

王鳴緒明史藁云王九思字敬夫鄆人宏治九年進士由  
庶吉士授檢討尋調吏部至郎中與康海以劉瑾黨  
謫壽州同知復被論勒致仕九思與對山康海字同里同官  
同被竅每相聚沂東山林日挾散伎酣飲製樂造  
歌曲自比俳優以寄其佛鬱見文苑傳



李夢陽字獻吉  
康海字功德  
何景明字仲默

漢陂集序

予始為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德涵獻吉導  
予易其習焉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  
涵改正者尤多然亦非獨予也惟仲默諸君子亦二先  
生有以發之顧予頑鈍不能勉副其意故今老且朽矣  
而于所謂文若詩者竟亦無所得焉是則可恨也然又  
弗忍盡棄暇日檢其差示勸者益十四五命子瀛彙次  
成帙存之家乘而因述二先生愛我之意甚至不能忘  
也若以示諸人人則吾豈敢

嘉靖辛卯夏五月五日漢陂山人王九思自序

漢陂先生集序

漢陂先生者鄆杜王子敬夫也我



明文章之盛莫極于弘治時所以復古昔而變流靡者  
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儀封王子衡  
鄆杜王敬夫吳興徐昌穀濟南邊庭實金輝王映光照  
宇內而予亦幸竊附于諸公之間乃于所謂孰是孰非  
者不溺于剗劑不怵于異同有灼見焉于是後之君子  
言文與詩者先秦兩漢漢魏盛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  
獻吉仲默子衡昌穀之集皆已刻行而敬夫庭實尚未  
也辛卯秋敬夫冢子順天通判瀛內艱讀禮之餘彙次

漢陂先生集序



徐頑卿字昌穀 吳縣人邊貢字廷元 歷山人等者鄆杜王子敬夫也我

何景明字應登 上元人之盛莫極于弘治時所以復古昔而變流靡者

陳沂鄭善夫 康海 王九思 李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儀封王子衡

夢陽號十才子敬夫吳興徐昌穀濟南邊庭實金輝王映光照

宇內而予亦幸竊附于諸公之間乃于所謂孰是孰非者不溺于剗磨不怵于異同有灼見焉于是後之君子言文與詩者先秦兩漢漢魏盛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獻吉仲默子衡昌穀之集皆已刻行而敬夫庭實尚未也辛卯秋敬夫家子順天通判瀛內艱讀禮之餘彙次

其集十六卷請序將藏之家塾本年春二月予東  
游華山會監察御史咸陽王君惟臣于臨潼曰漢陂先  
生之集獻游門墻之日久矣顧有志于傳而未能今承  
乏山西嘗得其定本于瀛將以示乎三晉與天下之士  
執事幸有以教我也予觀漢陂先生之集其敘事似司  
馬子長而不屑屑于言語之末其議論似孟子輿而能  
從容于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寄景道情則出入乎  
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于開元天寶之右可謂當世之  
大雅斯文之巨擘矣夫德不孤必有隣執文之士抑儕  
以自高妬群而獨亢者皆是也予觀孟堅之于子長竊

隘心焉故歷述

明興之文繇于諸公者如此於戲後之君子其將有以  
感于予言也夫罪于予言也夫

嘉靖十一年歲在壬辰三月丁巳許西山人康海序

漢陂集卷一

賦

夢顛帝賦

惟讒言以草草兮固幽昏而難明居築築其弗豫兮心  
恍惚而怍怍君門九重而迢迢兮浮雲浩其盈宇羗薄  
言而往翹兮路嶮巖其多阻空拊膺而流涕兮指蒼天  
以爲誓心忉怛而隱憂兮蓋悽悽其如醉環堵孤坐而  
呻吟兮孰知予之痛也聊假寐以隱几兮栩栩其予夢  
也夢予駕御雲以爲車兮命祥飈以爲馭羲和道予以  
前驅兮鸞鳳飛騰而擁護穿白榆之離離兮亂銀河而



徑渡帝居高其舊魏兮聊弭節而仰顧群仙紛出以予  
逆兮歛道遙乎帝祚拜稽首以屏息兮帝命升予于戶  
著團白雪以飯予兮飲予以湛湛之露咨予來其何爲  
兮顧予顏之慘哀予長跪而陳辭兮希垂聽於下懷曰  
予待罪于承明兮歲冉冉其九更沃君心以勸講兮觸  
忌諱于姦萌遂謫予於部署兮日奔走以皇皇雖閱歲  
而兩遷兮孰輕重乎玉堂慨遭時之汶汶兮恒皓皓以  
自盟曰妻孥其無覩兮矧曰其感夫友生衆口議予之  
形影兮謂假途而贖貨若曰予有此內疚兮敢復信信  
而文過仰日月之高明兮昭臨下土雷霆轟轟轉而有聲

兮曰震擊之爲武信鬼神其如在兮請左右而命之鑒  
予行其符議兮願揚威而正之彼哆侈成南箕兮繫青  
繩止于樊誰適與爲謀兮罔敬聽于楊園免矣哉叫闔  
闔兮排帝閭皇心明其昭昭兮矜此勞人辭既畢而待  
命兮僂乎有聞帝曰小子朕告汝以大道兮比于爾身  
昔屈平之蹇蹇兮衆蔽美而嫉妬沈汨羅以自明兮荃  
不揆夫中素意茲與明珠兮固形象之類也睽曰載鬼  
一車兮亦見豕之穢也議形影之舛錯兮自前世而固  
然惟忍尤而含詢兮斯于大道之安汝信脩姱而內美  
兮雖顛顛其何傷勿曰人莫我知兮橫涕泗之浪浪返

洛駕于南山兮結丹霞以爲房佩明月之團團兮前春  
雲以爲裳太白巖巖而西來兮澧洋洋以東注懷故都  
之信美兮服朕言而遠騫奏朱絃于空谷兮矢白首以  
爲期曰修汝之初志兮奚猶豫而狐疑予聞命而驩娛  
兮恍氣豁而神寤九頓首以拜嘉兮下走循夫前路夢  
既覺而鷄鳴兮星閃閃其漸踈戒僕夫以夙駕兮予將  
返乎故都

白石樓賦并序

夫撫景暢言登高斯賦物之情也曲沃李子卜紫金之  
山構白石之樓書涇堃呂子之記走使鄆杜下屬予賦  
之予老且餒未能絕洪河陟太行涉名區探幽竒而乃  
俛仰一室彷彿命筆故辭或歎焉聊述梗槩云耳其辭

曰

紫金自西蜿蜒而來兮吾不知其幾千萬里夫何既斷  
而復連兮傳著乎此眺巖巖之晴旭兮白石齒齒維嶺  
仙之苗裔兮字曰仲南扶鬼神之祕靈兮發竒勝于幽  
潛乃因物而著形兮錫嘉名于詩髯仲曰塵賈空以擾  
擾兮余其何堪維茲山之洵美兮庶永棲而窮探命公  
輸兮余爲陟空構兮崔巍隣白雲兮古洞瞻幽巖兮翠  
微山之巔兮瀑布懸雙溪匯兮樓之壻慨巢父之遐躅

兮飲牛之灘釣臺歸以吃兮憶尚父之垂竿濯我纓兮  
有磯石可坐而憩兮觀瀾桃灼灼兮如霞誰遊秦兮山  
之阿仙人降兮何年山有石兮嵯峨峰峯律兮雲卧跨  
西溪兮石梁之作石梁之作兮是曰利津雲冉冉而忽  
變兮油然作霖維霖雨之寥寥兮白石之陰望美人而  
不見兮實勞我心吁嗟乎樓中人兮衣芰荷沈澹爲菜  
兮飯胡麻駕風霆兮虹霓爲車左王喬兮右挾浮丘弄  
秋月之團團兮春雲與游予老且狂兮狂不可瘳思遠  
游而洋洋兮釀黃河之洪流澆予懷之既醉兮搥碎白  
石之樓

詩

四言

大孝述典禮也追崇禮成頒議于郡國徵臣與  
焉感而賦大孝

允矣大孝因心自天維植斯根維流斯源世廟言言天  
子是虔孰其遏之終以孔宣

世廟備矣以洽百禮天子穆穆百僚濟濟以享以祀以  
介遐祉神曰來爾本支百世

本支百世嗣我皇祖乃聖乃神乃文乃武無隳于行而  
越厥度神之聽之度以無怒



神之無怒昭格于天降福綿綿如石之磐如日之懸如天之延嗣我皇祖億萬斯年

大孝四章章八句

渭川懷康子也

渭川有竹其葉脩脩繫彼美人于焉逍遙愛而弗覿我心摇摇

渭川有竹亦濱于水繫彼美人莫我肯適願言卜築于子之里

渭川有竹風以散之繫彼美人何日見之何日見之中心戀之

渭川三章章六句

雨雪紀異也

辰月巳卯雨雪其珠既隕我麥亦殺我蔬民之吁矣亦孔之瘉

雷霆轟轟雨雪其零倏煥而寒民用弗寧孰司天紀而國是經

灼灼桃李雨雪靡靡翩翩者子狐裘瀟瀟笑言衍衍衍爾爾余曰孔憂許言鄙矣

雨雪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南山美康侯也維茲鄆學多歷年所日就頽壞

官師失據士因廢業茂才俊異亦蹇于成侯  
用疚心作而新之以興禮樂施教化成人  
才裨治道焉諸士樂而美之作是詩也

南山其崇豐水既東自昔蘊靈有周辟靡於皇明興作  
邑而墉維斯作邑以經以營以闢學宮以造我髦士以  
需帝庸

維斯學宮其孰闢之師臣張子克勤于微既久既隳既  
否斯熙爰有徐令載輿載作猗我髦士寔繁孔碩  
徐令徂矣歲月云邁無百斯年有築不壞有堂斯圮有  
草斯茂有令斯留不恫不嘒瞻之昧昧告之曠曠

是用因循以極于廢嗟廢之極慘其戚矣虞堂斯傾師  
離席矣青青子衿止無室矣蒿萊殖矣行道嘖嘖爲我  
心惻

天啓斯文佑我鄆人康侯蒞止懷保我小民小民攸樂  
既豐既獲既康既廓其色沃若侯曰時哉乃其有作  
乃作講堂講堂畫畫芳作齋廡齋廡殖殖乃作肄舍肄  
舍戢戢乃作中門中門仡仡乃作繪壁爛其有色

學宮既成天降時雨我侯樂之考鍾擊鼓有蒲斯道有  
鹿斯脯豈樂飲酒觀者如堵猗我髦士載歌載舞  
言言學宮既濠既新我侯蒞止其從如雲於樂泮水言

采芣芣明明我侯淑慎其身其德不來萬福來臻  
言言學宮既新既邃我侯蒞止有錡其佩於樂泮水言  
采其芟明明我侯克孝克義克友克類萬福攸暨  
言言學宮我侯蒞止猗我髦士載瞻載喜載趨載止或  
問之經或質之史侯曰來爾爾究爾歸洙泗之溪  
侯曰來爾維皇作士匪言用譽維才之需若構明堂爾  
棟爾椽若飭簠簋爾璠爾璣爾或匪璣亦徒只且  
學宮既成侯心載寧會其政成入覲于京入覲于京天  
子是徵是翊是馮作耳目股肱士曰有諛言予小子是  
式是矜

豐水鄰鄰南山出雲我侯于萬其車麟麟其旆央央其  
御佻佻何以贈之點瑟回琴向日忘之山高水深

南山十三章一章十一句十一章章  
十句一章十二句

### 古樂府

#### 擬白紵舞歌詞三首

吳姬越女天下無生綃素絲冰雪膚鳴環曳履當座隅  
爲君舞尚紅氍毹錦瑟瑤箏樂與俱嫣然一笑千斛珠  
君今不飲西日徂

天孫織霧爲爾裳瓊瑤之珮何琳琅日暮含羞出蘭房

六宮妃嬪如鴈翔  
文窈綉閣燈燭光  
贈君今夜明月璫  
伎如何其夜未央  
今夕何夕月華明  
蘆葭蒼蒼白露零  
美人歎息君王驚  
時哉易戢樂難盈  
南山不騫亦不崩  
上有松柏常青青  
願君與爾同遐齡

短行歌

來日無多驅車下坡  
請子飲酒聽我短歌  
山則有楊川則有梁  
鷓鴣巢啄食鴻鴈  
翱翔天夭園桃春  
風扇和有酒不飲  
當烹字何黃金千  
鑑白壁十雙心之  
弗樂不如御觴中  
谷有蘭言采其幽  
美余不見實繁我  
憂酒極則亂樂  
極則悲日中而昃  
月盈而虧矯矯神  
龍變化風雲嚴冬  
雨雪警藏其身籊  
籊竹竿亦釣于水  
小人乘時君子循  
理

白頭吟

種花不盈藩種葦常滿園  
結髮爲夫婦中道相棄捐  
今爲陌路塵昔爲比翼鳥  
鳥飛東西去芳華不自保  
盈盈白玉片落落長松枝  
松枝附女蘿白玉生瑕疵  
春風透綺疏織帷鑒明月  
獨坐彈鳴琴曲哀絃易絕  
晨興汲井水當函理素絲  
素絲結易解君心諒難移  
白頭誓偕老理無乖隔萌  
衆女善誣詠情愛一朝傾  
妾身如舜華君

心若流水流水去不返舜華亦徒爾浮雲起西北遙望  
涕汎瀾思君君不知賤妾當何言

古意

花柳帶平蕪輕烟半有無少年遊冶子笑挾兩名姝白  
馬鳴金絡青絲繫玉壺道傍渾未識問是霍家奴

吁嗟歌

人有死母者而明日葬之中塋予有感焉作

此歌

母邪母邪生兒一何苦昨朝聞母言今日送母入黃土  
吁嗟蒼天兒誠何心

結交君子行

結交結君子栽樹栽松栢松栢耐歲寒君子慎晚節長  
安遊俠兒黃金結知已朝爲桃李花日暮生荆棘青青  
原上草寒冬萎霜霰丈夫貴義氣小人棄貧賤

憫鳳操并序

憫鳳操者爲隆慶女子作也女子已字未歸  
而其夫死女子聞之亦自經死孟生道其事

予作此操焉

嗟嗟鳳我仇兮不與我同遊兮雖不與我游兮我心結  
兮甘與爾同穴兮

南山操并序

漢陂子既老棲于南山之阿作南山之操五  
首月夜獨坐被之絲桐抒情素焉

我棲兮南山有佩其蘭兮有芝可食綺皓逝矣誰與我  
兮盤桓

南山之陬兮我憇我遊桂樹叢生兮其葉颼颼王孫歸  
來兮與爾淹留

倚桂樹兮浩歌有樵夫兮雲中過拓我采苓兮山之阿  
山之阿兮采苓上有恠松兮偃蹇而蟠屈蒼虬之形安  
得駕此蒼虬兮橫四海兮觀八溟

山靈靈兮出雲風蕭蕭兮涼發時雨降兮霏霏粲粲出  
兮勃勃恍酒更兮明晦見斗柄兮夕揭蕩吾神兮天游  
足不履兮散髮濯澗水兮冷冷弄團團兮明月忽浩浩  
兮長嘯舞游蛟兮幽窟

水有蛟兮山有虎我與游兮不我有怒山有魑魅兮嗚  
人與我游兮不嘯以嘯嗟嗟南山兮既幽既好繫我白  
駒兮棲吾身以終老

虎生三子行

虎生三子中有一虎鳩生三雛中有一鷓鷯能食鳩虎  
亦嗙虎虎鳩流涕言吾與爾同乳不見雲中鴻哀鳴求

其侶咄嗟爾何心胡不使我同巢而棲共穴而處

猫相乳

丁亥孟夏季家二猫方皆乳子其一死焉其一啣其子並乳之予有感焉作猫相乳

君不見上留田豈無兄一朝父母死弟不得食嗷嗷啼  
路傍又不見尹伯奇父吉甫一朝喪其母嚴霜履中野  
呼父父不顧咄咄嗟父邪兄邪勸汝慎勿怒不見予家  
猫相乳

秋夜離歌贈王明叔

秋風蕭蕭兮明月在天蘭菊兮菲兮白露溥溥鴻鴈高  
飛兮亦求其侶我與三子兮不能同處王子歸兮雲中  
駕青虬兮挾長虹夕發軔兮南山朝遊遨兮帝宮山川  
鬱兮千里望而不見兮我思王子思王子兮柰何抱明  
月兮終始

太恭人壽歌詞三首

南山巖巖兮松栢參參兮雨露之覃兮是以與爾厭厭  
兮

有美一人絕代無皎如水雪不可污鶴髮垂垂翠與珠  
右挾織女左麻姑娟娟鸞鵠停碧梧琅玕光映紅珊瑚  
直須一飲三百壺

雲駟冉冉兮下大荒餐朝霞兮沉瀛爲採西遊崑崙兮  
東憩扶桑百千萬年兮樂未央

五言古

彭城別段德光追曾聖初侯景德黃仲實不及  
夜泊宿遷縣南獨坐無寐萬感俱集述五百

六十字

王子謫壽州暮秋發京國是時偕我行彭衙侯景德德  
光下詞林氣象頗匍匐聖初瑞安令夙昔重交識六日  
候河滸冒舟寧計直行行及清源仲實來孔丞我生自  
北土舟航借馮翊白晝或差池清夜必相即或開一樽

酒或陳數簋食身世忘沉浮笑談露胸臆有時激醉鄉  
高歌破幽墨有時擲蒲樽大叫呼采色群譖何嗷嗷孤  
坐或默默踪跡若殊軌指趨竟同域連宵燭屢更達旦  
寐乃得不獨暢懷抱兼以防盜賊徘徊晦朔周前路彭  
城逼咫尺未能到風起天氣黑德光及我舟樸大不雕  
飾其中無何有簌蕩難致力篙工捨篙坐繫之境山側  
緬想大風歌千古一傷盡三子駕輕舸乘風無少息將  
謂憩彭城感慨吊蘇軾因之別德光携我清河漁柁何  
夜渡洪停留無頃刻居然遺我書我到日已昃翌日始  
窮追恨不奮雙翼兩日竟蕭條疾行恐顛踣夜宿宿遷



南荒村人避匿其地寡稻梁其途多荆棘寒月半欲墮  
曠楚望不極鴻飛何肅肅蛩鳴亦唧唧我夢不可成我  
心久已惻寂寥思往事嗒然顏怛懼十年翰墨林冥行  
但適埴一歲天官曹奔走暗品式譬之泥土質昏暗枉  
拂拭君恩直浩蕩猶遣列郡職星駕走郊垆春風課耕  
織事守如事兄避惡如避蟻歲月久不變譴罰庶可塞  
少小事豪狂老大始謙抑未言杜與韓敢望契與稷父  
母遠晨昏兄弟隔南北靜中一掛念悲恨累千億大兒廿  
一齡頑厚非軒特誤遣學科名困頓豈差忒所幸在故  
鄉庭闈候門闕小兒始六歲亦非收與疑但令讀古書

謀生勤稼穡不墮名利場一朝生媿克故鄉十畝園  
樹舊栽植壽親酒不賒看山亭可陟行當賦歸去羸  
自控勒乾坤浩無涯我行未偈仄所貴治我心嘉禾去  
螟螣行藏自天命潛修在已飭不須問龜著幽玄亦巨  
測吟餘發長嘯風冷水湜湜鷄聲出遠林良朋正相憶

### 晚遊東園

白日覆蒼巘東園流輕颺徘徊蕩離憂袂涼飄搖時  
經潦雨後四顧成蕭條茂草被脩徑崇垣委深坳况聞  
禾稻傷蕪睹群賊驕華胥遽難即天闈亦迢遙孤臣煎  
百慮感歎變二毛安得生羽翮隨風以遊遨

燕會贈諸友

卜日駕言邁，睠茲川陸平。親友集高會，置酒青園亭。中  
庖具膳羞，歌舞羅衆伶。鼓瑟發清響，擊筦揚新聲。興移  
夏日短，入夜燈燭明。壯士起爲壽，誼重白璧輕。人生固  
有懷，冠組非所榮。願言崇令德，勿渝金石盟。

夏夜

時雨淨飄塵，東方出明月。明月照我懷，况復微風發。仰  
觀星宿稀，斗柄空中揭。鳴蟲各及時，栖鳥巢深樾。桃李  
競春榮，坐見群芳歇。人非金石姿，息傷徒自伐。得酒且  
爲樂，無勞悲素髮。

至家三首

西風吹雨絲，遊子歸故里。親朋知我至，候我城東趾。下  
馬拜親朋，相見悲復喜。盜賊滿淮南，居民半凋毀。惟我  
羽翼短，何爲遽脫此。行行入城闈，問對未能已。大雨忽  
沾濕，分携各遠邇。

冒雨入吾門，栢槐相映綠。老父立堂上，母亦出後屋。牽  
衣哭不休，淚下滿胸腹。宗族盡掩泣，隣人亦頽坐。是群弟  
苦勸止，跪拜始能肅。歎我白髮生，憂前慮萬斛。頃刻欲  
具陳，何由盡所蓄。

雨稀衆客散，諸父仍淹留。晚炊香稻熟，園蔬青且柔。春

酒浮蒲缸相勸洗我憂對此團圓夜誰能辭巨甌新詞  
自述作高唱激清秋語及阻賊中潛然還涕流願老南  
山下此外將安求

呂一仲木遣其弟持書見訪酬荅來意

佳人抱沉痾高卧涇川潯閉戶理瑤瑟寥寥稀賞音白  
雲宿高槐清風吹古岑茅簷流月輝照見千載心戀故  
結遐夢道長遠盍簪暮秋仲氏至恍如顏色臨遺我尺  
素書瑋然瑋與琳上言長相思乃在終南陰再拜謝仲  
氏此意良已深我欲往報之愧乏雙南金含情靡終極  
坐晚楓樹林

花下對酒憶康五

林栖鮮傳侶芳醕聊獨親繁香媚旭景嘉賞及茲辰習  
習谷風發萋萋卉木春黃鳥鳴枝間翩然求其群對此  
豈不樂念彼同心人夙志于泰清麗澤回天文久要意  
不薄惠言蘭吐芬室遠心徒勞追趨靡所因安得驟雲  
霓頃刻馳見君

春日楊氏水亭讌集

華構俯青林垂楊蔭碧流讌會張錦席盍簪洽朋疇浮  
觴湛玉醴彈箏發秦謳珍膾困鱗薦異道澗毛羞主人  
盡愛敬賓客樂淹留秩秩序投壺翼翼聯射侯遐瞻引

崇巘狂歌激深秋終日不知倦既醉仍思遊振衣陟西  
原度澗緣東陬逍遙觀耦耕徘徊狎群鷗山氣夕嵐陰  
林霏昏鳥投故途鳴策歸近郭薄靄投嘉時類修禊慚  
非逸少儔

春暮二首

曜靈無停晷青陽倏云徂繁陰匝庭除鳴鳥依芳株  
鬢鬢南山雲神飈蕩以驅光景遞明晦霏澍來須臾欣茲  
品彙暢因感節候殊濡毫面虛牖瀟洒聊自娛惟恐老  
境逼彷徨安所圖

艷葩不浹旬飄落委泥滓密葉發長條離離綴青子嗟  
此芳春歸譬彼東逝水逝水無迴波芳春去若駛人生  
期百齡百齡亦何邇緇髮一變素丹藥無還理豈知尼  
父畏翻為原壤耻所以古哲人兢兢慎塗軌蕩子勿漫  
矜芳華未足恃

苦雨

仲夏雨澤繁流潦何縱橫腴田豆苗爛災沴產妖孽來  
牟被原野孰腐滯登場西北羽書至犬戎侵我疆王師  
遠出征列縣供芻糧輓車趨好時暮夜走且僵丁男去  
未返稚子飢徬徨寡婦歎幽室農叟泣道傍日望南山  
巔雲濤風不揚誰能籲蒼旻回茲白日光

襄城王郎輓詞

萬里多悲風白楊何蕭蕭哲人即來夜冥卧空山切憶  
昔懸雲輅天衢恣遊遨才超燕臺後譽傾南國象龍門  
不可登瞻望徒爲勞耽幽棄塵綬習靜探羲文坐觀青  
雲端翩翩雙鳳毛遐澤浩無涖流芬亦何饒暮草春露  
零華表秋雲高自此玄堂下蒙貺逾逍遙

王綱之輓詞

弱齡負才氣高步承明廬弄翰泣神鬼披腹氣驟球蘭  
臺羅衆彥簪筆上雲衢直詞動稷契至治回唐虞青終  
萬里道秋霜澄海隅巖巖具司副崇階不易趨風雲際  
嘉會西園通坦途喬木狂飈生白壁青蠅汚杜士撫膺  
歎淅下何霑濡至今首山巔雲慘氣不舒

對菊有懷諸友

東籬寒露滋秋色燦盈目仙姿有殊類密葉映深綠特  
維霖潦收欣看林蕨熟引觴聊自酌玩此群芳馥白雲  
何奕奕南山亦轟轟微風吹我衿飄飄絕煩熯杖藜行  
且誚清商發新曲仰視歸鴈翔翩翩亦何速慨我平生  
親佳人在空谷逸氣蛟龍騰貞懷鸞鳳伏川原邈相隔  
鷄鶩不可屬徘徊日空暮歎息倚脩竹

東谷篇贈王明叔

美人住空谷獨坐探化機朝邀麗扶桑流影來荆扉碧  
空浩無滓神飈蕩喜微因之明我心虛室生光輝寅賓  
協堯典湯盤銘未遠一徹萬彙融洒然追浴沂花封藉  
餘照草木回芳菲遐蹤期海隅雅志扶皇闈鳴鷄感夙  
興轉眄零露晞昂哉當及晨勿俟魯陽揮

感情詩二首

二儀無易位白日有蔽虧人心不相謀忠信乃見疑周  
公翊王室反用流言爲骨肉尚有然何況行路兒千載  
鳴梟爲感嗆令心悲

中夜不能寐攬衣步前楹惡言切肝腎坦然傷我情芝  
蘭化蕭艾鳳鳥爲鳥鳴頰舌肆騰沸無乃爲酒醒吾猶  
冀爾叱僮俛循舊經

飲酒

紛紛揚白花化爲浮萍草隨風無根蒂盈盈冒清沼人  
生寄一世窮達難自保富而不可求何當從所好無如  
飲美酒愉情以終老

酒誡

糟粕伐真性幽滯詎能澄紛紛英妙姿而乃墮昏冥競  
慕七賢曠回哂三閭醒馳情媚醇酎雅志耽巨觥醺酣  
竟朝暮那復探遺經遺經勿復道腐脇良足懲卓哉崇

伯子半載揚令名

漢陵集卷二

詩

五言古

詠懷詩四首

昔我遊京觀翱翔青雲端  
明明孝皇朝弼亮羅庶官  
陽德被海隅陰佞不可干  
謬忝金闈臣瀟灑有餘閑  
奮志修孔業敷辭追馬班  
乘時蕩八極迅舉凌風翰  
吁嗟厄陽九中道罹險艱  
鼎湖龍上升烏號竟莫攀  
志士恩未酬激切涕潺湲

上天遠垂象丙寅乃其徵  
其年秋九月游覲災沴仍闍

豎瀆天紀二相奪台衡踉蹌發都邑道路行且驚而我  
抱沉憂端屋涕泪零自茲雷燄熾賢豪委斬坑閭閻遂  
殫竭豺虎亦縱橫幾事各有端不密害乃成嗟嗟韓司  
徒徒勞伏闕庭

無稽言勿聽弗詢謀勿庸經帙有常職竊擬回天聰天  
聰竟莫回忌諱觸奸雄奪我鳳凰池實我豺虎叢恭顯  
已伏辜斯甫復予恫倉皇壽春役溢罰非所蒙

壽春湯沐郡山水亦孔固我于徃居之簿書頗暇裕髦  
士從我游咏歌諧英護斯甫終見猜藏心有餘怒地震  
日爲食咸謂由我故有詔譴歸農聞命轉怡豫蒼天亦

悠悠予懷竟誰愬

示康甥栗四首

華族活固始陟陝棲長寧尚書樹鴻業竹帛流芳馨翼  
翼兩太常奕世篤忠貞銀臺蔭烈祖傲睨敦古風天施  
亦頗嗇爰有平陽公

平陽起關內巖巖廊廟具天馬脫羈銜雲霄橫馳騫蟠  
胸海若藏披腹琅玕露並遊英妙姿奔走頗顛仆造物  
意叵測竒貨人莫顧貌矣尚書勳終以貽爾父

爾父龍頭選天荒破三秦出入承明廬揮灑西漢文紫  
鳳游丹霄不與燕雀群嗟予等蒙昧定交忝德鄰同心



斷金利言若芝蘭芬歲寒誓不渝抗慨遂結婚  
結婚緣骨肉終始以爲期綿綿女蘿草遠附長松枝惟  
爾君子德爲予弱息師率之孝爾父行成名不虧巍巍  
世爵堂令德乃其基五葉積累功似續良在茲戒爾勗  
爾孝勿使高人嗤

釋疑

晉國羊叔子敵人諒其心饋藥固未違夙德良足謀騶  
虞不踐草舉世無弗欽藹藹芝蘭芳不受惡臭侵素節  
既不移群猜胡滯淫腥羶蟻斯集行陂疑乃深君子貴  
自修勿用憂崎崙

盜警

仲冬陽生夕暴客入我室我室何所有耀首黃金飾白  
金爲卮匝大半自寵錫搜索罄囊橐夜與天正黑時我  
寓園亭對客方愉懌老妻乘間出走匿慈闈側幸彼志  
馳貨刀劍不我即我聞古哲人群盜欽令德革心或就  
農逼境或斂跡我固非慢藏茲變何由得敬慎乃不敗  
需寇亦可息作詩書戶牖出入庸自飭

北遊

僕夫風嚴駕曰予徂渭陽出郭縱遐眺原塹何茫茫是  
時春氣浮雪融塵不揚條風應候至征鴈復北翔汨汨

水泉鳴岸柳柔且黃感茲悅心意寧知道路長因思在  
環堵俛仰徒面墻安得長出遊撫景以徜徉

春日訪友

自予遊渭陽蹉跎期月餘感興訪同心夙駕復西徂浮  
烟流曠楚輕飈逐籃輿宿麥回綠滋丹杏發故株黃鳥  
出幽谷求友聲追呼因念伐木詩臨景興益舒陟彼甘  
水涯言造君子廬翩翩春服成悠悠童冠俱洋洋歌詠  
歸彷彿追舞鄩

觀物

靈雨被芳苑群葩競敷榮綺綉爛相錯類匪雕繪能青  
陽轉羲轂一一形色呈靜觀造物意蕩然靡有情

病起喜德涵過訪

睽離歲云周晤言方及茲子胡忍棄予軒車來遲遲爵  
爵石上松蒼蒼水雪姿豈無骨肉親念子均所持予嬰  
負芻菑抱茲采薪悲期子子不至中懷當語誰翩翩雲  
中鶴隨風起雙飛繫彼平生友既覲我心夷

閔雨

冉冉芳春暮寥寥甘澍稀來牟委畦畛農人安所依行  
雲倏有無蒼巘鬱隄巍埵鶴音不揚鳴鳩徒爾爲載誦  
雲漢篇慨嘆令心悲蒼昊亦孔仁詎能捐展黎洪霖莫

端沛度以慰吾思

喜雨

皇天無棄物亢極雨斯沛  
豐澤沃四植勃然興萬彙  
策杖覲郊垆昕夕殊榮悴  
桔槔見棄擲亦免抱甕  
董几潤浹絲桐囿烟浮  
松檜道遙步前楹長吟發  
天籟

聞鳩

時禽媚旭景並吟芳樹林  
飄風自南來洋洋流好音  
彷彿金石奏聆之悅我心  
我心匪物移天機自不禁  
淵雲各有適羽翔鱗乃沉  
嗒然已忘言誰爲徒羨歆

暮春南山見雪

青皇且辭馭南山鬱未雷  
狂飈振庭柯夕雨寒淒淒  
遲明縱遐矚雪嶽皓崔巍  
春服不禦寒繡絮乃可携  
北斗酌元氣寒燠隨所躋  
休咎各有徵古訓誰其稽

黃閣峰

荏苒老將至幽奇寡探索  
適聆黃閣峰乃在紫閣北  
白閣峙其南飛瀑經其側  
陰暉殊氣象巖巒遜奇特  
嘉名久沉匿勝槩棄莫覲  
予聆王生言煩賞頓揮滌  
游目天南隅恨之凌風翼  
躡屐挾賓侶危巔庶可陟

大禮

至孝本天性流植各有因  
時賢議大禮頌舌固紛紜  
瞻

暖日月昏感激夫怒噴明明我祖訓一本枝葉親名正  
庶事康孝與四國仁夏殷軌已遐惆悵誰與論

春日宴集示諸友

嘉辰苦逼逝爲樂當及時韶華盈陋園良朋復在茲列  
坐茂樹陰瀟洒多令儀時羞薦芳馨濁醪引滿卮物菲  
意乃勤主獻實不辭珍葩映虛牖好鳥鳴高枝感茲發  
天籟鏗然吐麗詞謙謙二三子盈盈冰雪姿歲寒盟勿  
渝好爵吾與縻

雜詩十五首

北山何濯濯中有堅貞石托體文章流大書爲深刻龜  
跌斲盤薄鼻肩顛造雲霓傳億萬祀珍玩茂琛壁南山  
蕙陸海寶藏貨財殖其石粗糲姿良工巧莫即乃知寫  
壤內清濁各有適

中林有巨鳥自矜老羽貴一朝振翮飛忽與飄風會展  
轉萬餘里下息丹山背扶桑麗朝暎彩霞結成蓋棲止  
青桐柯渴飲澧泉瀨久假不自知殊非鸞鷲類

西北起浮雲漫漫盈堪輿終朝不成霖頑陰詎能除太  
陽匿精光魑魅乘其虛鷓臬雉城闐豺狼嗥路衢利劍  
不在掌倏仰徒嗟吁

嶽嶠太白山中有野道人被服紫烟衣危冠高切雲巖

冬浴龍湫夜穿虎豹群玄髮雙碧瞳冲虛含道真我欲  
往從之山高水雪深焉得延年術歎息傷我心

日入群動息鷄鳴各爲謀江河日卑趨萬派同一流推  
移無回理沉思結綢繆綢繆不可解曠世惟遠遊遠遊  
竟何鄉西陟崑崙丘南泝湘江止東海北幽陬逍遙群  
仙旁庶以解我憂

子真棲谷口君平卜城都下簾授老莊荷耒耕巖壑豈  
乏滄波鱗蝸涎聊自濡嗟彼燕雀群可以握粟呼朱鳥  
翔碧寒下集高岡梧狷士多苦心蜚譽溢皇衢

蒼雀變海蛤腐草化流螢飛潛忽異稟動植頓殊形蛤  
既靡所尤螢亦弗自矜士處大化內道固有廢興中懷  
遽欣戚擾擾徒爾縈何如休休子順受沒吾寧

昔予遊渭濱北上咸陽原高塚鬱鬱蒼松栢繁嘒  
彼泉下人賢愚同一墩處世夸名譽死沒誰復論及顧  
望城邑清渭帶郭門冠蓋東西遊往來車馬喧滔滔若  
流水大道塵埃昏終焉即長夜胡爲苦馳奔人非王子  
喬誰能久生存

青青渭川竹結根在芳苑結根亦何固蹉跎歲華晚取  
彼霜雪姿截爲瓊瑤管持以發清氣鳳凰吟宛轉遊魚  
浮洪波坐客再三歎借問歎者誰師曠爲顧及昔依濁

水泥今倚青玉案在物固有然恒惧知者鮮

流光云何駛端坐懷悲辛素髮被兩耳無由探道真太

華鬱崑嶢洪河浩無津及顧力已疲回飈揚暮塵行歌

曰慨歎無乃傷其神願采南山薇聊以終吾身

南山有長松枝葉何青青上有常棲雲下有千歲苓我

欲采此苓服食求長生嶮巖不可上况復虎豹橫安得

羨門子並坐吹玉笙

昔聞鳴鳥至乃在岐山陽風雲四面會萬國流笙箏管爰

茲禮樂興斯文粲以章神翮無久棲翩然遊大荒迢迢

碧梧枝千載零秋霜逝矣高岡音感歎摧我腸

英英子房公頗悟盈虛理平生萬戶侯棄之如脫莖辟

穀食朝霞托遊赤松子長嘯青雲表可望不可邇下視

冠簪信擾擾尚泥滓

鷄臯固殊視董猶豈同臭孰曰鄒衛音而諧清廟奏齊

門鼓軒瑟居然蒙些詭黃流注瓦缶過者哂其繆君子

亮高節寧與世情媮

名譽多巨材急湍無脩鱗季世浮偽滋仁義古所珍情

睽骨肉離志洽胡越親所以賢哲士清修慎厥身厚德

匹坤壤和氣如飲醇身老名不衰千載貽清芬

白牡丹

丹葩固殊品素艷益足娛春滋玉堂菱質瑩冰雪膚碧  
葉映逾潔檀心煨始敷仙飈流奇馨朗暎麗芳株零露  
瀉甘醴淨蟾耀冰壺娟娟媚幽獨迢迢謝名區嘉賞逮  
茲晨勿俟青陽徂

代贈康汝修三首

赫赫豐城劔皚皚荆山瑛至寶出雕琢利刃發霜劔陸  
刺象與犀水斷蛟螭精珍璞遭卞和居然價連城君子  
韞德望羈書勞其形一朝值風雲翱翔在天庭何殊劔  
與玉洗琢露華英殷勤亮自寶勿爲塵土嬰

依依楊柳樹結根流水湄春風朝暮起飛絮何處差人  
生一世間會合心相知中道成決別南北各天涯卓哉  
太行子去去遊天池棄我不復顧彷徨當路岐贈君青  
萍劔勸君碧玉卮千秋竹帛勲歲寒以爲期

白雲樓巖巖神龍在淵水一旦風雷合雲忽從龍起士  
懷經世略偃仰困百里冠蓋見督郵丈夫未爲耻忍性  
益未能古賢每如此脩塗御輕車發軔自茲始去矣吾  
康侯皇棕方眷爾

代徐生送王令

丈夫賤雷同貴在相契心杜士報知己義氣輕黃金鐘  
子去不返伯牙爲毀琴我侯東山豪識我多士林歛然

乘雲起棄我南山岑仰觀鵬鵬搏羞爲雞鷄吟安得天  
風發霄漢相追尋

何粹夫寄詩因次其韻

粹夫厭紛華滔滔付流水雖然陟九卿未能博一喜台  
衡倘虛席姚宋不專美璧豈萬木林獲茲千尺杞向來  
寄我詩麗藻繁文綺上言報明君下言知進止風簷展  
之讀馨香浹牙齒謂我如芙蓉涵影清波裡四海兄弟  
中以我爲知己我心欲報之潔身而已矣歲寒明勿渝  
百年事乃已

附粹夫詩

我愛王羨陂芙蓉映清水香風入人懷見者無不喜學  
問高一時詞翰復兼美共言宜禁林誰遣落荆杞鼎食  
羞素冷林居貴黃綺彼此得失間可以一笑止我懶世  
事踈躬耕甘沒齒誤蒙聖主恩復綴班行裡碌碌逐隊  
行平生愧知己世路機阱多吾亦將逝矣緘書報同心  
西望何時已

東原晚歸 以下和對山子

冉冉西頰日流暉映碧嶂幽人坐釣石濯纓弄清漾旋  
車歷巖阿歸巢聞鳥唱感興托古詞淵泉出瀏亮誰知  
胸次中拍拍春醞釀



番翠樓聽歌

憑空覽壯蒼翠登茲百尺樓春風蕩擊筑高歌發秦謳梁  
間轉流麗雲際迴歌喉陽春宴酬和佳人不可求恍疑  
碧桃謝景與瑤池牟曲終意未極青楓生遠愁

荅德充

小宋經世略悠悠遠寸心元方清朝器寥寥希賞音共  
隱郢城曲文豹霧露深篋鳴壻乃荅壯遊老已侵白首  
式相好感歎斯千吟

許西遊覽

往春遊許西堂構何巍然蒼筠夾脩徑群卉呈芳妍佳

魚取作膾清泉茗可煎微謳發皓齒舞袖翩翩焉春日  
足娛樂爲賦行樂篇

有懷同約諸公

君家世爵堂自謂門爲華洒掃延友生展轉如首疾忽  
聞雷雨至惟恐車馬室長歎憂益深微吟筆載述洋洋  
伐木篇千秋情可匹

世爵堂宴集

脩短各有期豈氓慕廣成何如飲美酒設宴羅華楹君  
今有令客一座都爲傾客本服高謔接君膠漆情乃從  
遠方來佳會固有名主獻南山壽客報瑤與瓊乘風步

前軒仰見浮雲征徘徊撫朱絃感歎歌載賡但循林壑  
性非敢薄公卿

### 再宴世爵堂

諸君英邁姿學道各有成屏居謝人事浩蕩無拘擿濯  
纓在滄浪替組非所榮竭來遊許西慷慨愜主情灑掃  
陳八簋高堂敞虛明佳人理瑤瑟四座春風生有酒旨  
且多脩几羅翠鬢主壽客不辭流連殘月傾願爲比翼  
鳥何求千歲名不見古烈士慕義黃金輕

### 對山草堂宴集

對客輒弄笛平生桓叔夏花時携妓遊豈讓東山謝蒲

谿花正香何必黃四娘雪兒歌楊柳花奴行玉觥斜陽  
掛遠樹勿用傷遲暮不見平津侯一朝起徒步漢殿影  
娥池吳宮香水谿昔人那可見唯有烏夜啼

### 汴東眺望

郟城多奧區古今發靈祕岡峰揖南山川流赴清渭孕  
茲豪傑才豈惟草木翠我明康尚書蒼虬起瀟灑彌綸  
奪天工斯文幸未墜曾孫步承明見者無不疲駕馬追  
驂騶奔馳亦勞瘁暇作汴東遊非緣修禊事瞻眺及嘉  
辰嘯歌挾同志登高復臨流情諧即舉觴詩成詫揮毫  
推敲或苦思遲速惟所云難做金谷例

登番翠樓眺望川原

雄增挾長川，紆迴開復合。傍有鷗鷺洲，蒲柳蒼翠匝。與  
在水與山，誰能老一園。今日上君樓，憑闌一解顏。相逢  
且飲酒，人無金石壽。富貴如浮雲，白衣忽蒼狗。

經漆村覽有郃古蹟

芳村烟火稠，堪信古爲縣。綿亘見沃野，平林鬱蒼蒼。舊君  
本有郃，人地志頗諳。練挾客西南來，指點舊郊甸。不審  
后稷屋，或恐他朝殿。殘甍與斷礎，往往草中見。或爲牟  
麥墟，或爲霖潦淀。陵谷竟難窮，遲迴目欲眩。惟彼終南  
山，繫自鴻濛奠。渭川經其北，勝槩良足羨。

過慶善宮

皇天頗厭亂，太宗當其衝。天戈起晉陽，矯矯雲中龍。乃  
知溝澮間，神物固難容。誕育在茲壤，山川靈氣鍾。清渭  
環其區，終南如堵墉。遺宮聞蕭爽，朝暮聞清鐘。宮前斷  
碑卧，雨深蒼蘚封。土民或拜舞，卜歲求豐凶。樵牧不敢  
入，亦欽王者蹤。客從潯西來，經此南課農。下馬瞻闕像，  
進止還肅雝。

渭河泛舟

北渡渭河水，南上碧雲峰。峰頭何所有，離離多古松。松  
根白茯苓，味若春酎釀。食之可飛步，飄渺烟霞蹤。

彭麓山房宴集

空有紅珊瑚盈盈高數尺持之博村醪反為農父搯相逢不一醉別後怨疇昔我今有美酒來坐松下石勸君君不飲騎馬將安適不見桃李花落盡五侯宅

同濛溪觀仙遊潭 和對山止此

潭水黑到底龍卧疑有靈我昔恣登眺稅駕仙遊亭其北有古洞馬駟嘗閱經其南多蒼山一一如畫屏杳靄翠微間梵鐸忽一聆有時煮山茗繫甌汲中冷劃然風雨作浩渺如滄溟浮雲條聚散山鳥歌不停同遊五六人相將醉復醒歸來憶佳景夢寐瞻媿媿茲聞群公遊

信宿棲雲局勒彼潭上石萬古遺芳銘

怨詩

受侮亦孔多中懷不可道秋風吹我心如飢復如擣斗粟尚可舂尺布亦可縫如何骨肉親二人不相容君非少壯姿我已白髮翁如何立談間怒氣相擊攻逝者亦云已生者宜相親不見阿峰墓怨宿蓬蒿塵脊令飛在原棠棣亦韡韡忍君二十秋不我以為悔彎弓將何為垂涕以相告君心如可移怡怡以終老

松坡

鬱鬱長松枝托根幽澗潄黯然鐵石姿不受雪霜侵蒼

解二 解三 解四 解五 解六

虬巧蟠屈棟梁非所任香靄烟雲浮匠氏竟莫尋有時  
清風生或聞竽籟音仙人王子喬翩然下其陰獨坐吹  
玉笙相將玄鶴吟曲終乘之去翱翔蓬萊岑

讀寒山子詩四首

貪夫徇財貨捐生竟莫悟下士戀名爵滔滔不返顧蒼  
山敞巖洞白雲團其石泉石豈不佳孰能棲烟霧三復  
寒山詩感歎傷遲暮

避世風顛子蓬頭脚不鞵身卧寒山雲心似秋潭月嬉  
遊狎豐年時時袒貝闕仰天忽大笑海鶴唳清樾揮毫  
向山壁龍蛇動碎硯流傳千萬祀芳名詎能沒

淼淼江河水風行自成文盈盈荆山瑛雕琢喪其真才  
士競虛名吟多徒損神譬彼鸚鵡鳥解語終非人安得  
避世翁中局絕埃塵

高士眇冠組雅志在泉石以彼飡霞腸蕙之眠松魄朗  
吟發天籟笙竽音嫩繹態若春空雲靄靄無定迹為謝  
夸毗子紛紛竟何益

悔詩五首

詩人憂鮮然君子慎末路予齡六表餘中夜徘徊顧聲  
伎娛耳目萋斐被讒妬翻令黃口群乃為皓髮靈龜往者  
不可追茲予灑然悟誓言處幽閒閑情水東注

覆霜識堅氷哲士睹未萌云胡連枝雛化爲止棘蠅蕭  
墻伏干戈陰妖蝕陽精爾俊若罔豫爾及悔何勝安得  
回乃心永結骨肉情

燕雀處堂慕不悟棟宇焚乃亦嘗歎息乃今若罔聞木  
心良已朽外飭采色文屠豎口誦佛手刃靡朝曠乃今  
骨肉間胡以殊所云嗟予抱沉憂逝矣方離群

誤覆陌路塵蹉跎逾十春豺狼眠我旁瞽疣災我身朱  
顏成醜老緇髮變爲銀妖魅欣隕滅聲伎猶相親衆口  
歎沸騰流言難具陳骨肉尚有然何況行路人無如學  
掃軌端足怡神

淼淼江河水風行自成文盈盈荆山瑛雕琢喪其真才  
士競虛名吟多徒損神譬彼鸚鵡鳥解語終非人安得  
避世翁中局絕埃塵

高士眇冠組雅志在泉石以彼冷霞腸兼之眠松魄朗  
吟發天籟笙竽音繳繹態若春空雲靄靄無定迹爲謝  
夸毗子紛紛竟何益

悔詩五首

詩人憂鮮終君子慎末路予齡六袞餘中夜徘徊顧聲  
伎娛耳目萋斐被讒妬翻令黃口群乃爲皓髮靈龜者  
不可追茲予灑然悟哲言言處幽閒閑情水東注

覆霜識堅氷哲士睹未萌云胡連枝雛化爲止棘蠅蕭  
墻伏干戈陰妖蝕陽精爾俊若罔豫爾及悔何勝安得  
回乃心永結骨肉情

燕雀處堂燕幕不悟棟宇林人乃亦嘗歎息乃今若罔聞木  
心良已朽外飭采色文屠豎口誦佛手刃靡朝曠乃今  
骨肉間胡以殊所云嗟予抱沉憂逝矣方離群

誤覆陌路塵蹉跎逾十春豺狼眠我旁瞽疣災我身朱  
顏成醜老縑髮變爲銀妖魅欣隕滅聲伎猶相親衆口  
效沸騰流言難具陳骨肉尚有然何況行路人無如學  
掃軌端足足怡神

藹藹青衿子遺經煩指迷中抱鷓臬心詭爲鸞鶴啼一  
朝露其真噬母如啄泥爲語門墻徒勿並逢蒙棲

詠懷詩四首

丈夫處世間秉志植綱常策勳稷契傳致主希虞唐英  
賢慕華風竹帛有遺芳若人豈非美時屈志莫揚棲遲  
衡門中歲暮徒悲傷

孔門陳四科顏閔德行尊吉甫燕張仲孝友古所敦世  
降風教微斯道日以淪藐躬棲鄉閭綱常誼頗存勗哉  
暮勿渝庶以貽後昆

文苑競雕綴氣骨卑以弱矯矯許西子力能排山嶽先

秦汧淵海班馬啓高鑰嗟予坐遲暮發憤乃願學安能  
謝鴛策蔚然虎鳳躡

崆峒起朔方流風振大雅同心二三子信陽馭天馬六  
義闡幽微騷漢出揮洒盲聵濫提挈自慚精力寡二墓  
宿草繁哀傷涕猶瀉

懷粹夫

悠悠勞我思美人在河內偃息明月巖食霞吸沆瀣隔  
別數經秋歲序不少貧伯勞與飛燕東西歎違背願爲  
比翼鳥飛遊洽情愛

喜晴二首

秋霖滯晨夕瑤空倏朗豁時禽闕旭暉候僮啓扉箔偃  
卧恒栖遲快霽差蚤作叢篁匝虛牖迅颭逐馴鶴微軀  
豈外求嘉賞胡不樂楚騷勿復陳文苑欣可託

壯齡謝珪組林棲迫桑榆濯纓清流策藜藿隔鳴  
鳥瞻收陽擊壤懷康衢習幽塵慮銷觀景佳興敷芳醕  
聊獨親徒歌孰與俱枯桐絀朱絲風簷良足娛

雜詩十四首

南山挺蒼松中林產靈芝靈芝和粹凝蒼松霜雪姿雪  
姿清廟材和疑間世竒二物不相肖于世各有宜  
南海有佳人容貌絕代無被服芰荷衣綽約冰雪膚飄



風自南來寄我珊瑚株珊瑚未足貴將以結驪虞我欲  
往報之道阻不易趨惟當佩落蘭芬香慎勿渝

皎皎天邊月粲粲樓中女盈盈離綉戶默默理砧杵  
娟涼風發颺颺纖袂舉明月照文心深閨誓獨處

夸父逐太陽居然走且僵醜女苦効嘖佳人哂其傍拙  
工代班輸血指空徬徨巧拙妍醜殊天賦固有常蚯蚓  
擬蛟吟云胡不自量

中林虎豹群白日遊山麓窈窕採樵子徃徃登其腹山  
靈靡禁訶虞人畏莫逐騶虞其光輝垂首匿深谷

秋江產芙蓉容華何皎皎其上巢鷓鴣其下多蔓草我

欲采此花疾藜被長道歎息起中夜只恐凋落早

豫生狗智伯子房報韓仇斬衣死趙襄紆策植父劉成  
敗固有殊雅志各能酬青史垂嘉名千秋耿未休

射其師歎息逢蒙傳

巢居知天風穴居知天陰君子貴未然志士多苦心蟋  
蟀戒太康鹿鳴媚德音處陋職思寡在位有荒淫秋蘭  
棲幽谷春花耀上林浮世競炫赫貞閑古所欽

傳說感商宗乃在版築間恭默洞幽微夢寐覩芳顏旁  
求肖厥像置諸青雲端對揚樹鴻猷匹美阿衡班嘉靖  
興殷邦萬祀名不刊孰云蹈遐軌繆妄起哀歎

周公扶王室管蔡有流言云胡骨肉親萌茲豐蔭端跖  
惠出同胞聖愚梟與鸞桓魋戕仲尼瀚海揚波湍賢哉  
司馬牛憂傷涕汎瀾乃知峴岡均玉石固錯盤斯道無  
古今哲士宜自安

高樓有怨婦歎息當窗牖昔爲傾陽葵今爲含露柳柳  
條易摧折葵心終不朽女蘿附松枝貝錦惟讒口讒口  
會有明松枝固耐久君無棄賤妾終以奉箕帚

神駒日千里產自渥洼潯龍種豈數有間世未易尋驚  
駘驚康莊鳴變氣駿駿伯樂久已徂王良非其任老驥  
伏槽櫪踣躅有哀音

牽牛在河北織女處其南鵲橋未易成銀漢不可探卉  
木有連理蟲有磨與鷄牛女會有期誰云涕泗溼豈似  
陽臺雲空今夢寐瞻

簷宇蟋蟀鳴感茲秋夜長紈扇生怨悲牛女限河梁寒  
露零塔除衆草凄不芳浮雲蔽魏闕一別永相望中夜  
起浩歎縱橫涕沾裳

溪陂集

卷三之四

漢陂集卷三



詩

七言古

四皓圖歌

征夫血染長城地諸生魂落咸陽市博浪沙中客漫驚  
商顏山下人先避沐猴授首烏江底汗馬論功未央裡  
上皇生兒與仲多戚姬有子真如意鼎足搖搖誰與扶  
吃口期期亦是愚赤松黃石有仙訣具書奉幣奔山嶠  
寓鴻徒侶雲間落野雞母子宮中躍漢庭羅網竟何爲  
商山芝草仍堪嚼芝艸幾莖經幾春商山此日無此人



楸枰散亂隨流水松桂蕭條空白雲高車駟馬憂方大  
龍湫虎穴人爭坐立志不從東海遊甘心况受西山餓  
千古閒情笑我癡四翁不見使人思聊對畫圖歌一曲  
疑聞風雨下長陂

畫龍引

江邊野叟方投筆老龍走水水瀰瀰雲屯雨濕萬山黑  
山下疾雷破幽窟子高畫龍老成癖時有天龍下其室  
樂安寺壁多鬼神點睛飛去天怒嗔世間好事轉希差  
却把畫龍畫作畫吁嗟野叟漫得意爾亦筆端一擲戲  
古來好龍如好士不好真龍好形似君不見江潭千尺

黑到底下有蛟龍卧不起掛壁擾擾斬蜴爾

睹官軍赴潁上歌

銀鞍繡甲劔在腰馬鳴十里風蕭蕭羽旗猶轉杏花塢  
鐵騎先過楊柳橋將軍妙手逞輕捷一箭飛落雙鳧鷖  
道傍觀者衆如堵奔走流汗喜欲舞老父歎息忽不樂  
暮年今見持戈斧七日賊圍潁上縣一縣萬人命如線  
聞說提兵李僉事白晝登城奮孤戰城中婦子愁唧唧  
恨不人人生羽翼晨炊走汲井水竭夜號聲繞春雲黑  
步兵間道單身出簡書馬上飛來急豈謂轅門坐風雨  
不念愁城卧荆棘叢侍郎都督請君蚤發元戎纛淨掃

烟塵四千里我亦西歸杜陵曲

周將軍歌

十五學擊劍二十學用兵猿肱燕領將門種丹書紫誥  
金櫃盟天明天子自神武日向虞階舞干羽渥洼龍駒  
滿帝閑越裳翡翠來天府長纓欲請繫單于廟堂勿用  
開疆土歲月悠悠老將至封侯萬里無由遂被酒酣歌  
缺唾壺臨風雄辯揮如意大兒蟠胸五千卷紅雲留侍  
通明殿元孫指掌八陣圖青春拜受將軍弁將軍卜築  
淮水濱買田蓋屋栖白雲刁斗漫隨程不識園林恰似  
何將軍垂楊裊裊細烟霧短竹蕭蕭繁雨露菱荷香散

碧池風琴樽興戀青山暮山中甲子經七旬堂下曾孫  
看幾度劍舞時令膽氣粗鏡光長許仙顏駐跨馬夜射  
南山石鞬鷹曉獵中山兔射獵年年樂未央山谷小虜  
今跳梁棘門霸上真兒戲野草飛沙空戰場浮生感歎  
雪盈首世事蹉跎柳生肘掃塵時復看龍泉安得將軍  
却少年

書葡萄引

漢武唯知貴異物博望常勞使西域大夏康居產富饒  
胡桐檉柳非奇特獨取葡萄入漢宮遂遣天王親外國  
當年肉味厭侯王今日霜根徧西北吾家十畝後園裏

長條幾架南山側龍鬚時表水風斜馬乳盡垂秋雨色  
故園一別驚風雨畫圖相對思鄉土青錢已辦雇河舟  
白首行看住草樓但願千釭釀春酒未須一斗博涼州

彭少保時雨亭

少保出車天意歡好雨隨車意未歇去住何妨帶玉驄  
沾濡猶記辭金闕淮北淮南小麥熟健婦把鎌兒放犢  
南風拂拂吹劍門家家小麥如雲屯花下同來飲白酒  
山中不去逐黃巾人思少保如思母暫時望覓能歌舞  
紫綬翩然覲北辰彩毫爲爾題時雨潁州亭子天南東  
潁州亭子高插空英雄過眼去即滅只有芳名殊未窮  
君不見南國甘棠非舊陌萬歲千秋思少伯

賣兒行

村媪提携六歲兒嘗向吾廬得穀四斛半我前問媪賣  
兒何所爲媪方致詞再三歎夫老病卧盲雙目朝暮死  
生未可卜近村五畝止薄田環堵兩間惟破屋大兒十  
四能把犁由少利微飯不足去冬蹉跎負官稅卒打  
門相逼促豪門稱貸始能了回頭生理轉局縮中男九  
歲識牛羊雇與東隣辦芻牧豪門索錢如索命病夫呻  
吟苦枵腹以此相顧無奈何提携幼子來換穀此穀半  
准豪門錢半與病夫作饘粥村媪詞終便欲去兒就牽

衣呼母哭媪心戚戚復爲留夜假空床共兒宿曙鼓夔夔  
鷄亂叫媪起徬徨視兒兒睡熟若聲飲泣出城走得  
穀且爲贍窮鞠兒醒呼母不得見繞屋長號更踴躍觀  
者爲灑淚聞者爲齟齬嗟猛虎不食兒更見老牛能  
舐犢胡爲棄擲掌上珠等閑割此心頭肉君不見富人  
田多氣益橫不惜貨財買童僕一朝叱咤嗔怒生鞭血  
淋漓寧有情豈知骨肉本同胞人兒吾兒何異形嗚呼  
安得四海九州同一春無復鬻女膏兒人

隆慶貞女辭

妾身已許君君死不待妾羞將往日憶君心縫裳又作  
他人業妾心已逐君君死妾已絕生不同室死同穴與  
君化作雙蝴蝶連理枝頭相逐飛萬歲千秋永不滅

給事中張士元謫貴州驛丞夢神語之詩聊紀

其事

張君憂國如賈生感激獨坐雙淚橫朝持諫書奏天子  
要使四海之內一時歌太平諫書滔滔太切直天子覽  
之勃然變乎色烈嵐震電不可已夕貶瘴鄉萬餘里明  
日稽首辭闕庭西風麗淚何瀟瀟臣去一何輕臣身未  
足惜只恐反覆間周行生杞棘瘴鄉到日如中國扶持  
盡賴神明力遙向滇南望北辰不見長安還下泣夜窻



隱几愁多夢耳畔新詩誰朗誦孤臣一日腸九迴獨有  
神明爲爾痛孤臣舊是玉坡仙青雲佇看來翩翩天子  
見之爲歡顏淚痕拂拭衣袖乾

張方伯畫圖歌

山矗直矗水粼粼青松千尺下臨巖蒼苔數畝淨無塵清  
風不斷吹客衿掃石獨坐彈鳴琴九疑望盡寒雲渺五  
絃音歇南風少秦箏沸夜玉階春齊竽吹月花樓曉鍾期  
已逝不可尋元亮歸來誰與道元亮鍾期勿復陳知音  
今日是何人山直矗矗水粼粼

玉質爛柯何渺茫謝安折屐終倉皇宮中爭道有奇禍  
殿前賭都寧堪作清閒惟是山中人占斷青山無四鄰  
秋杆獨展不呼伴只恐輸嬴生怒嗔人世反覆局面多  
機心無奈白頭何座上英雄空歎息山中歲月易消磨  
憑誰寄與商顏翁莫信留侯遊漢宮

山人愛書如愛酒一帙悠悠不釋手平生過眼五千卷  
世事浮雲我何有青春董子常下帷白首伏生能解疑  
鄴侯牙籤誇滿架新若未觸人共嗤世上紛紛遊蕩子  
飽食不覽霍光史漫道皐燕不讀書用心只學羲之字  
更有山東老學究一部論語分前後藏心未有五車餘  
赤手何由補天漏

古人作書鍊筆強漢有關羽晉長康王維輞川石刻新  
子瞻墨竹光嶙峋山翁白髮老空谷古文萬卷填胸腹  
興到有時臨畫圖東絹淋漓橫座隅等閑揮洒能逼真  
信手變化疑有神吳淞秋水影澄澈并州剪刀剪不絕  
薇垣主人氣磅礴廟堂堪寄經綸託請君提筆上麟閣

三老圖歌為孫方伯賦

一老手持赤玉莖童顏素髮星為睛一老宴自瑤池歸  
蟠桃春露猶未晞最後一老碧瑤筇秀眉數寸雙頰紅  
三老並是千歲翁相將來過薇垣東薇垣仙人瀛海客  
青瑣當年著標格雨露暫作河山春風雲終住神仙宅  
佳音未許傳青鳥壽域爭看下三老一笑相携入帝鄉  
對圖歲歲人長好

同康侯觀胡公泉歌

鄴西丈八村東側平地湧泉映空碧繞岸圓甃幾十圍  
澄波到底餘五尺石罅暗瀉東北流旱亦不竭潦不溢  
東北萬頃樹杞稭歲資灌溉蒙膏澤泉頭廟貌祀胡公  
歲久傾圮委岡脊康侯歎息語父老新廟亟成何煥赫  
侯來呼我共遊眺匆匆下馬日已夕割羊醜醑安靈畢  
下走覓泉甜苔石水面綠萍命婦拭雲影天光可指畫  
泉眼膩沸底見沙荇根游泳鯁與鯽時維二月雨新霽

花柳映帶春拍拍汲泉者茗試一啜頓覺清風生兩腋  
康侯興狂起欲舞嘯歌聲激浪花白人言康侯文雅世  
無匹只恐天子召之臺端簪白筆難戀此泉常挾客

代送康汝修

鄴鄉醪酒能醉人離懷萬斛不可洗南風吹雨急如注  
似爲吾人留客止酒更雨歇清風來周行迢遞雙旌開  
千村萬村走赤子留君不住徒爲哉君歌朝元曲我歌  
長相思何時青雲端寄我碧瑤枝瑤枝亭亭出仙家恍  
忽能開五色花逢人若問真消息太行王屋生琪葩

三島篇贈汝修

蓬萊雙闕盤雲起宮墻近接瀛州水瀛州仙子白玉堂  
桂影死在水中花前兩兩騎玄鶴樓上時時咏鳳凰鳳  
凰玄鶴棲瓊島春風翠長金光草公孫東閣許重開旌  
陽拔宅不難到夾道氤氳紫氣通龍池碧蘸明光宮青  
瑣夕郎鳴珮入烏臺柱史諫書同柱史夕郎氣勃烈須  
史叱咤風雷別一水瀛州咫尺間並遊霄漢稱三絕霄  
漢仙人扶紫宸雨露能爲四海春萬里越裳來翡翠近  
時帝苑走麒麟明良千載眷歌發洒翰平分漢宮月臯  
陶已見奪天工山甫偏能補袞闕袞闕年年補綴齊方  
壺落落五雲低雲裡群仙回首望一仙新起太行西

代雙溪子送王念覺

雙溪之水能釀酒，倒盡玉壺君。住否雙溪之濱，多楊柳，折盡柔條，竟分手。雙溪之頭，明月光，我往取之，爲玉璫。請君佩之，朝未央。清風隨步，聲琅琅。明月在溪，君在闕。團團一樣清光，發舉頭見月如見君。君心應似溪頭月，黃河篇壽少保臯蘭彭公。

崑崙高幾許，危峰挂北斗。日月隱蔽爲光明，鸞鳳紛紜集瓊園。萬窟昂然，星宿海奔雷噴雪，蛟龍吼迢迢。疑與銀河通，滔滔勢帶金城雉。千年玉泂含靈氣，一日金城產鉅公。產鉅公，金城下，臯蘭草木盡爲楮，不教腹內崑崙蟠。那看筆底黃河瀉，黃河東流入海門。公亦立朝媚至尊，萬里之塵隨手埽。五湖之水開口吞，斷螯之勇扶地軸。批鱗之氣排天閣，天閣一何高。公歸一何早，竹樓住近大河隈。祥雲望入崑崙好，崑崙原是神仙宅。往往紅顏生羽翮，星槎曾泛河源使。仙根久種蟠桃核，蟠桃結實經幾春。河水成醅不計旬，酌河水祝公壽。安期羨門公左右，浩歌酣飲年復年。黃河如帶公白首。

馬嵬廢廟行

秋風落日馬嵬道，道南廢廟顏色新。立馬踟躕問野叟，野叟須臾難具陳。請予下馬坐樹底，長轉欲語還悲辛。

正德丙丁戊巳年寺人氣燄上薰天寺人原是馬嵬人  
大築棟宇求福田馬嵬鎮裡東撤祠一時結構何參差  
瀆神媚鬼意未休浸淫及漢壽亭侯方岳郡縣爲奔走  
檄官牒吏爭出頭占民畝不與直費出帑藏多蝨暨  
工徒淋漓血滿膚晝夜無能片時息東樓西觀對南山  
巍巍新廟落何棘木偶盡是金縷紋驛車輓載自京國  
翩翩羽客招呼至考鍾擊鼓空坐食更有文章頌功德  
窈碑大書爲深刻我本田家孟諸野但認犁耙字不識  
徃徃才士過吟哦盡道台臣與秉筆聽來依稀記姓李  
云是文章名第一豪華轉眼不足恃乾坤變化風雷異  
寺人已作檻中囚道路忽傳邸報至百姓歡呼羽客走  
殿宇塵生誰把帚當日台臣尚秉鈞寄語縣官碑可培  
橫曳碎擊亟掩藏至今文石埋郊數予聞野叟言坐來  
生感激赫赫台臣苟如此寺人微細何嗟及月明騎馬  
陟前岡仰天一笑秋空碧

昔年行贈閻公甫

昔年吾與許西子驂馬東遊長安市長安貴人倒屣迎  
眼中落落誰知已是時公甫甫三十初袍擾擾紅塵裡  
鸞鳳從教燕雀期鱗鯁不信蛟龍起許西祖姑君祖母  
拉我訪君君出戶眉宇彷彿近山公風神不說王夷甫

相逢却恨我頭白握手論心喜欲舞擊筑漫呼高漸離  
尋春共入桃花塢花前沽酒邀明月徘徊月下歌金縷  
當歌對酒曾語君扶搖未久搏青雲奕世還須視烈祖  
致身切勿負筆勳別來幾何吾已老使車西下長安道  
馬嵬剛見埽松回鳳池又報東歸早公甫公甫勿忘予  
終南太華名不虛昔年之語今何如

畫雪竹歌爲羅大參賦

渭川萬畝盡平地紫鳳欲下空徘徊誰將一匹好東絹  
捉筆信意隨前裁長竿凌雲倚高孤恠石半壓青珊瑚  
漫空雪片大如手亭亭不受玄冥呼密葉蒼翠那復改  
翻自情何如扁舟泛五湖長遊不受人促迫磊落誰似  
潁西君春日題詩許我聞欲擬前裁那可得恍忽變化  
春空雲

許西行和對山子

猛虎伏空山怒廢千夫力虎心如我知日久亦可憊吁  
嗟世人心反覆安究極對酒休憂白髮新看花且趁青  
春色鸞鳩斥鷃亦能樂扶搖何必垂天翼許西夫子貌  
世人胸中別有千斛春文章氣凌漢太史科斗書輕王  
右軍飄風自北來寄我雙錦文邀我去遊潁西曲花前  
坐玩滄水紋泥封未破桑落酒錦瑟先招翡翠裙我亦

平生變歌舞向來慷慨成虛語千里命駕羞呂生雪夜  
王猷誰復許白駒皎皎食君場風流盧駱王與楊棲息  
忽看夜月滿登眺不知春日長春日同遊各盡興夜月  
多情還舉觴太平不飲果何待顧乃真醉非佯狂君不  
見古來治老苦無藥坐見桑榆影閃爍子有酒食當及  
時何不鼓瑟日喜樂笑我田舍翁未能游雀躍不及諸  
君山水情亦有草堂在西郭

二硯歌

壽春薛生索我文臨別贈我端溪硯此硯面有鸚鵡睛  
古以有無辨真贗寒結溪雲氣杳冥晴暴海日色黯淡  
獨立峻嶒傲真宰彷彿避世餓西山恰如結憤逃東海  
東海月出寒雲端時聞環珮聲珊珊瓊瑤滿地不可掃  
月底仙人乘彩鸞彩鸞彩鸞飛去歸丹穴蒼翠常留舊稍雪  
聊擬形容落圖畫萬古英雄仰高節

南山篇壽冠封君

南山八月秋氣豁芙蓉萬孕翠如削金風暗度長安城  
桂花香繞中丞閣中丞樓閣對南山太乙諸峰指顧間  
雲中冉冉下仙子花底時時鳴珮環珮環仙子笑相揖  
殷勤爲獻南山什中丞簡在帝王心阿翁名著神仙籍  
翁家元住大行肉逸氣凌雲五岳低斗米早辭彭澤縣

扁舟曾到武陵溪  
鯉對爭誇過孔庭  
鵬搏俄見起南溟  
留都風采韓京兆  
秦國歌謠宋福星  
福星耿耿河山表  
帝心豫悅推恩早  
雙龍誥出五花新  
多緋繡映腰金好  
金緋掛體何輕健  
南山坐對開瓊宴  
藍田爲等玉參差  
渭水成醅春潑灩  
中丞拜舞阿翁喜  
勝事人寰能有幾  
長教移孝補天工  
南山萬壽翁堪儗

春暮歎和對山字

春風吹白日飄蕩無停時  
明朝忽復見日出青春不返  
那得知楊柳陰陰一徑微  
落花遊絲雙燕飛桑落酒香  
碧玉壺美人不來空我思  
印何疊疊五鹿客自快幾時

兔毫長藉雨露滋  
松烟忽動波濤濺  
携歸蹉跎二十載  
暮暮朝朝惟我伴  
眼昏不善蠅頭字  
文多賸有牛腰卷  
千金吳鉤未足貴  
連城楚璧誰復羨  
吾聞古硯佳者多  
才人學士爭洗磨  
歙州龍尾太價高  
鄴宮銅雀柰爾何  
吾家得此良亦足  
更有一片蒼似玉  
古書標爲夷陵石  
往歲得自現山麓  
嗚呼如此二硯者  
子孫保之慎勿失  
尋常嘗買浮雲耳  
惟有文章煥星日

哀陳生

吁嗟陳生將門之種  
學海遊昂昂如鷄在群  
鶴圯上耻拜黃石公  
天邊要登紫微閣  
三冬經史映雪壁  
十年聲



華蒲秦郭吟詩自得少陵意下筆爭看魯公字廣寒代  
桂非難事曲江看花可立至看花伐桂氣成虹霜蹄一  
蹶悲朔風拋却風月五千篇獨玩春秋十二公春秋親  
出化工手諸傳紛紛費析剖蹊徑不落公羊徒衮鉞要  
識泣麟叟泣麟衮鉞未易測探索展轉成枯朽吁嗟陳  
生眼底那能有向來訪我城西數拜我通家丈人行鷄  
黍淹留陪几杖論文不知山月上情酣不醉梨花釀拭  
目青雲看鳳翥一夕寒霜墮玉樹秋燈風雨灑窗戶惆  
悵爲生歌楚賦

壽星圖歌

老人微笑騎蒼鹿白倏前控如僮僕黑猿折得紅梅枝  
橫擔織篚青錦絲篚中五色瓊瑤芝一猿村醜不可當  
並騎鹿後何太狂似覺耳畔風浪浪長松影掛春月高  
月下蝙蝠來飄飄三三兩兩同見招喜迎春色遊紫霄  
老人元是南極星阿誰變幻浮丹青懸之吾家春雨亭  
恍如四壁開蓬瀛南極耿耿長麗天大明之祚磐石堅  
皇帝陛下壽萬年

時雨篇并序

中丞閔雨寔乃有秋寵命會臨明陟三品輿  
人誦之羨陂山人采之爲時雨篇云

今茲來牟已苦薄四月五月更不雨秋穀有子堪下土  
秦郊未報滯莫舉農父傷心涕橫流蚩氓謀入南山阻  
五月歛過六月來炎颶徧野飛浮埃肉食紛紛誰復憂  
松石先生心慘哀先生元是三楚英帝命我中丞臺  
全陝蒼生百萬姓中丞視之如嬰孩眼見亢陽體似炙  
焦勞晝夜廢寢食東禱華岳西太白遣官四出走赤日  
自握瓣香謁靈宇靡神不舉發胸臆草屨布袍色枯瘁  
仰天浩歎還下淚天心允若百靈順六月辛未雨斯沛  
滂沱三日既霑足遠邇趁晴舉我耒以後有雨常及時  
禾黍芄芄森可愛時畝三秋天雨霜百穀告成各有態  
野人把鎌笑且舞黃粟累累索見雙穗丁壯在田婦子饁  
貧兒橫擔富者載吹竽擊鼓逐田祖潔爾犧羊爲報賽  
社酒斟酌老瓦盆坐中一一聞話言此雨元自中丞得  
天高海闊難爲恩秦人滿路歌有年帝念中丞錫寵偏  
黃金橫帶爛生花紅玉押勅來自天如今大旱天下同  
霖雨方思傳說功只恐中丞留不能翩然北上明光宮  
坐令四海樂歲豐甘澤不獨秦人蒙

畫魚歌

禹門三月浪拍空疾雷破山驚老龍老龍不起鯉魚起  
咫尺風雲萬餘里乘勢一躍九千丈洪濤近接天池水

只今四海愁困窮歲乃大旱天無功嗚呼鯉邪爾亦雄  
胡不變化沛霖雨徒爾游泳天池中

秋泉歌

山人好弄秋泉月白髮垂肩脚不襪高眠悠悠枕碧石  
長嘯時時繞清樾芝山李生揮彩筆畫出秋泉影突兀  
泉影盪盪月在天山人坐弄年復年我爲一賦秋泉篇

漢陂集卷四

詩

五言律

夏日樓居漫興三首

一榻高樓上蕭然野興存雀喧鄰樹晚雨暗寺鍾昏  
字兒能讀耽詩客共論吾生真可樂俯仰任乾坤

爲吏元非冗心清境自幽微風醒客夢片月下書樓味

淡疏欣軟陰涼樹憶稠年華嗟易過學業愧前脩

世泰容吾拙官閒似隱居苦吟遲得句倦讀卧看書山

色憑闌外花香退食餘老親身更健千里寄雙魚

夜雨二首

夜雨清無寐秋蟲響易哀  
庭除紛葉下樹杪自風回  
戎馬連城發鄉書隔歲裁  
路難歸未得頗覺壯心摧  
秋至多風雨冥冥起夜寒  
幕深藏燕寂壁迥落蠅殘  
故國繁歸夢親朋少舊歡  
隨身有書帙且爾就燈看

夜行

十月清淮道南風白晝多  
夜陰波始靜湖口險能過  
遠岸接漁火來船避棹歌  
垂堂知有戒無柰宦途何

白髮

白髮江湖外清愁虎豹前  
戶庭真懶出風雨足高眠  
劍

氣還衝斗龍吟或在淵  
馮唐雖易老猶得漢文憐

夢親

三月音書斷連宵夢寐繁  
羞看烏返哺虛聽鵲聲喧  
客舍慵彈缺孤城早閉門  
黃昏對風雨愁思繞乾坤

夜晴

萬室憂昏墊看晴此夜心  
潯銷暗壁林吹沐栖禽皓  
月光浮動明河露淺深  
孤臣渾不寐徙倚白頭吟

雪

細雨入寒夜雪花風亂吹  
節分驚鳥整後雷乃發聲  
時王粲憂群盜揚朱歎路  
岐幾回吟未穩况復鬢成絲

故鄉

雨雪今留滯他鄉憶故鄉春分催釀酒燕至得開堂  
山月梨花院園風竹筴墻舊栽四青栢應比昔年長

憶昔

憶昔瀛州選淒涼老鳳群欲將淮海淚哭向秦陵雲  
王國風雷少崑岡玉石焚數竒千古恨不獨漢將軍

三月十五夜對月

春月雖堪愛離人自不歡寂寥看北斗迢遞憶長安  
吹笛關山迥栖林鳥鵲寒何時茅屋下沉醉照更闌

聞盜賊且至登壽州南城樓野望兼示避盜諸

君子四首

極目川原外無言自愴神雲山晴見楚烟樹遠浮秦平  
地干戈滿臨風羽檄頻西飛羨歸鳥隨意過城闌  
寇盜東南近吾生去住難舉頭惟見日何處是長安野  
迥秋多壘樓高獨倚闌佩刀逢郡吏垂涕說凋殘  
草木陰風起淒然慘客懷主師思上將地險恃長淮薄  
靄浮青野殘陽下紫崖城頭金鼓發悄悄立昏霾  
遼海留王烈公孫射管寧結廬避盜對客且談經名  
著高人傳光垂處士星清風千載下彷彿見儀形

官兵至盜去有作

聞道仇元帥行兵捷有神嫖姚真漢將王翦是秦人父  
老持牛酒兒童識虎臣窮愁憐白首懸望息黃巾

即事

反舌何多事過時鳴尚人麥秋仍未雨稻隴渴生塵幽  
戶蛛絲動開花蝶翅新日高忘盥櫛潦倒見吾真

入關

客子來何暮關門媿昔賢首陽祠未遠商洛路依然飛  
鳥三峰外孤城落照前終軍今白首非復棄繯年

寄康五德涵二首

憶別承明殿飄然五見秋許西新有業太白正當樓戀

主饒遐思懷予定隱憂兩淮豺虎亂剛喜到林丘  
對策江都相能文太史公下帷心獨苦遯世意何窮天  
馬遺霄漢神蛟會雨風渭川行樂地應不坐書空

中秋對月

舊是他鄉月今從故國看但聞吹玉笛無復憶長安仙  
桂分秋早嫦娥耐夜寒年年約相見爛醉草樓端

司徒劉公用齊按察馬一兄公順同日過訪

華門人罕至長者爲停車光動星辰表春回風雪餘憂  
時劉子政作賦馬相如却戀山人意殷勤問索居

胡尚書母壽辭

寶匣留皇葆，深雲斬下紫。霄卜居豐鎬，近開閣桂蘭。饒舞  
席明菜，綵仙裳。剪霧綃，碧桃春。萬頃香繞鳳凰簫。

十四夜月

碧落雨初霽，清光秋可憐。寒生桐葉露，香滿桂花烟。玉  
兔看人老，金樽發興偏。醉歌渾不厭，深夜未能眠。

十五夜不見月

晨起看晴旭，斜陽變遠空。濃雲垂暮野，密雨灑寒風。天  
亦慳清賞，蟾疑避老翁。星槎如可泛，吾欲問蒼穹。

戴生舍移竹二首

西門流水岸，脩竹長琅玕。乘雨移來好，新秋坐且看。扶

搖丹鳳尾，杳靄綠雲團。勿用歌淇澳，吾今亦考槃。  
舊竹玉猷圃，新移小戴家。雨深不改翠，風裊幾回斜。鶴  
唳添清響，亭陰欲盡遮。青鞵有藜杖，日日到烟霞。

甲申元夕喜壽夫歸省

吾生五十七，林卧十三春。今夕亦何夕，其如春月新。燈  
輝鶴髮映，沙煖鵲鷓親。彷彿蓬萊上，鸞笙醉玉人。

元夕感舊

壬戌年今夜，整峰拱孝皇。微臣叨侍從，應制有篇章。憂  
國勞天聽，遺弓歷歲長。舉頭惟舊月，灑淚幾千行。

赴西村飲

城下河流淺橋西石路分緩行由馬性閒卧見鷗群近  
樹烟村入迎風社鼓聞主人能愛客泥飲到斜曛

眼昏

春燈懸靜夜堵與坐披翻何日頭先白今年眼更昏力  
難窺海岳老合卧丘園萬卷平生志悠悠那可論

城南同壽夫訪李隱居

共訪羅什寺先過窰芋頭路斜臨水岸村與傍林丘野  
鶴栖簷樹珊瑚拂釣鈎林宗非我輩慚上李膺舟

杏花

時雨群芳潤杏花開獨先杖藜看霽景對酒及春妍乍

睹仙姿麗翻疑淑氣偏香巢有靈鵲日伴錦鳩眠

潞西庄春日行樂詞八首

繞屋花如繡當筵酒瀉油青童珠絡臂紅妓錦纏頭深  
院歌嬌鳥垂楊繫紫騮謝公行樂地不羨五陵遊

鳧鳥鳴仙佩盈盈出洞房盤雲高髻子疊雪綉羅裳倚  
柱調鸚鵡吹簫引鳳凰烟花春日暮沉醉紫霞觴

渭北神仙府春來樂事多花枝侵舞榭日色艷宮羅麗  
曲嬌鶯妬紅顏細馬馱更憐明月上流影入金波

十二層樓外和風醉牡丹紫雲臨綺席朱袖倚雕闌嬌  
態含羞語名花帶笑看歡悰猶未厭天際駐青鸞



武水桃千樹滄川柳萬枝樓臺花柳際歌吹艷陽時詞  
客緋袍貴佳人白玉姿高唐新有賦醉墨灑淋漓  
迢遞南山北縈迴渭水涯三秦全勝地千載狀元家歌  
舞青春好壺觴白日斜漁郎應誤入水際有桃花  
金馬當朝彥銀魚隔歲焚高樓丹鳳麓閑卧碧山雲湘  
瑟春風度秦箏月夜聞太平無一事只合醉朝曛  
春日郟城曲風光屬潯西川原新過雨桃李自成蹊瞻  
闕燕雲迥歌樓太白齊狂夫筋力退每至許攀躋

獨坐

花林春晝寂獨坐意蕭然園蝶浮暄景山禽下暝烟白  
頭慵拭鏡濁酒不論錢自酌邀明月徘徊益可憐

晨起

晨起臨芳苑閒行玩物華社期來燕子春色到梨花地  
僻柴扉靜草深草徑斜桃源那復見今見楚人家

雨晴野望

夜枕聞春雨晴郊望眼明乾坤非有意花柳自含情雪  
映秦山近雲連漢時平春鴻仍北向借問爾何營

亭下桃花盛開有感

築亭伐此樹兒勸我還留隔歲春仍雨開花艷且稠神  
物疑真護天機難細求五株花滿眼曾發少陵謳

去春雨中中丞王汝溫過訪見許再至不果因

述寄呈

昔雨青春暮中丞此地過落花憐掃徑麗藻細吟哦勝  
事頻勞夢佳期奈爾何草堂今復雨空對落花多

清明掃墓示兒姪

地古松楸老心驚雨露濡雲仍千葉刺蘋藻百年俱太  
乙南橫翠清滂西逸隅慨茲龍虎穴合有鳳凰雛燕翼  
思先烈遺經作遠圖爾曹二三子曰省勿荒蕪

戲東公順馬兄

東苑韶光麗秦娥結伴遊浮觴臨曲水折柳上層樓翫

翠花間語青鸞竹外留夜深還弄月歌吹遶芳洲

春夜

倚芳亭畔孤吟敵睡魔春寒過風雨夜黑見星河暗  
地花香入移燈鳥夢叱遲眠還宴起勿問夜如何

牡丹

盈盈出翠幄春暮見奇芳一朵不勝艷千葩合遜王香  
慚金谷雨讌謝五侯觴却向松筠徑敷心戀草堂

暮坐有懷壽夫

纖月影初上清風吹我衿鳥棲烟竹暝蝶隱露花深骨  
肉三春別關河萬里心近傳東路報擬轉紫微陰

種豆

種豆豈吾志巖棲道在茲潤看苗帶雨青憶蔓成絲摘  
實供茶椀吟風對酒卮至尊如可獻竊比野芹私

雷

一春寒未減三月始聞雷迅擊疑山裂時行挾雨來淵  
龍驚或起幕燕舞應猜茂對君王聖皇仁洽九垓

喜雨二首

前日聞雷後雷停雨亦稀今朝從昨暮鳴雨徹幽扉二  
麥春齊秀三農願未違坐梁雙燕子應畏濕烏衣  
花哇灌壺歌含笑立芳亭日射浮雲影風晞舞鶴翎

空還細細過午轉冥冥何物酬神貺吾皇自德馨

晴

香榭雨飄殘晴天獨倚闌山城一夜雨積雪滿層巒頓  
覺春衣薄翻同臘氣寒向來看月令一一有其端

贈邵鍊師

去夏長安別今春鄂杜逢暫留山閣住難繫野雲蹤避  
客封丹火談玄坐古松明歸棲隱地花鳥徧吳峰

贈王鍊師從石

發跡雲臺觀從師萬里遊晚棲晉王宇獨玩冷泉流售  
樂蒼生起還丹黑髮稠南華予頗好坐講意綢繆

聞鶯

春樹何多鳥鶯啼自不同徐行芳草徑會有落花風物  
候催人老塵埃到耳空從來耽楚興因爾意無窮

赴長安道中作

巖石欣高卧親朋繫此行春光偷代謝野色半陰晴細  
草澧橋馬垂陽下店鶯昭峽暮雲際隱隱見秦城

長安贈公順

七旬馬夫子跌宕破沉冥醉賞花千樹狂歌月滿庭春  
光凝翠苑秋水卧青萍身退逢明主風流耻獨醒

過古章臺街

春日章臺路風流憶往賢空餘好楊柳非復舊人煙漢  
史芳名著秦宮夾道連飛花何意緒迎客馬頭前

公順園林七首

堦賞三月梅花景百年遊柳岸鶯初轉花林水暗流吹  
簫秦弄玉遯世漢浮丘安得謝塵鞅頻來共倚樓

水北歸耕地花陰獨笑堂栽花隣鹿苑流水即滄浪清  
濯鹿纓好紅飄春酒香幾回歌舞罷疑坐許西庄

春日鼓琵琶題詩護碧紗尚書留醉墨秦女妬飛花勝  
跡餘千古名園更幾家慚予遊眺晚未許並仙槎

聞說許西子新從東苑過自携錦綉段不惜賞青娥春

滿金花落雲停白雪歌狀元多氣象鳳鳥降林阿  
胡地琵琶遠秦姬曲調傳繞聞流水際忽轉落花前司  
馬江州路明妃出塞年曲終再三歎把酒立風烟  
春去群芳謝荼蘼爛熳紅摘來香漫酒對酌坐臨風袍  
疊金晴豸門嘶玉面驄主人情未極歸路晚匆匆  
好鳥不知名芳林弄巧聲斜陽遠駐屐歸客更多情出  
戶水邊路垂楊烟際生明春重過此習靜訪君平

長安逢東希大

鄭亭豪俠士帶劍五陵遊笑我形容老逢君意氣投看  
花排翠闥縱酒上青樓誰道狂歌裡文芒入斗牛

贈醫師王秉常

王子栖丹洞脩然野鶴姿逢春偏愛月坐石細吟詩酒  
熟欣吾至花飛恨賞遲醉留東市榻別飲內園池藥石  
功難忘芝蘭氣自宜何時山閣外共倚老松枝

哭康氏女四首

弱息拋吾早衰年痛爾深強收啼後淚忽破靜中心紫  
閣連郤爨清澗入渭潯山川風物舊不寄舊時音  
永訣言猶在長遊骨已仙情鍾惟我輩淚盡是何年枝  
冷烏雙泣樓空月半懸向收圖史地腸斷有遺編  
爾逝亦云已其如老痛何人言兒似父我亦愛偏多過

眼紅雲散傷心自玉吡相看憐老婦流淚摠成河  
流水去不返白雲常在山吾今終日慟爾復幾時還塵  
榻留鍼線風庭絕珮環祗餘花蕊發彷彿見朱顏

劉養和母壽詩

眼見今三世心勞已白頭科名唐進士家學魯春秋未  
覺金魚貴還培玉樹稠年年王母宴跨鶴楚江樓

代作送康汝修

出宰三年過趨朝五月初琴隨新買鶴庭有舊懸魚  
駁需筴筆青黎或校書布袍塵滿袖霄漢藉吹噓

汝修遺鶴二首

風外仙鳧起花間野鶴留長鳴如戀主狎舞幾經秋月  
落瑤臺夢雲魚碧海遊不堪毛羽弱且傍水西樓  
爾本雲霄侶誰將黍稷馴暫留山閣外終放野溪濱鸞  
鳳今垂翅鳴臯不畏人老翁搔白首爲爾倍傷神

贈楊生隱居

黃卷終難廢青山且自畊髮衰知老至名謝覺身輕歲  
月兒孫長桑麻雨露成明時容爾葦蕭散過平生

過楚令故宅

縣公昔有意萬古占輕肥身絕孤空在名懸屋已非寢  
梁花燕入賓館柳鶯歸殷鑒元非遠傷哉知者稀

將往許西遇雨呈諸君子 以下和對山子

同遊歌笑地風雨亦何妨  
丹杏春如醉碧壺酒正香  
相看侵暮景端邁是韶光  
莫遣舞雲樂空嗟點爾狂

招符君

坐久花陰轉可人  
招不來春流草茗汲  
草閣看花開門  
聽原生履歌閒李白盃  
從來汴東飲能得幾千迴

符氏崖峒小酌

霽漢飛騰懶巖扉  
歲月長自裁園果盛靜  
玩檻花香盃  
酌留人住軒窓近水涼  
喜逢赤縣令且學問耕桑

符氏汴園觀望

青近山堆髻綠深溪  
潑油乾坤無係絆  
栖止自清幽得  
食馴堦鳥忘機  
狎海鷗風流應不忝  
常伴許西遊

許西酒中呈重雲先生

南苑來佳客東風放杏花  
鮑詩憐杜甫博物問張華  
倦鳥林棲樂亡羊世路差  
一尊渾不醉墊興浩無涯

簡姜令及諸君子許西遊眺

花影看頻轉仙騶迨未聞  
臨風搔白首搦筆點青雲  
別館空調瑟行厨數問臙  
為憐青書好盃酒細論文

姜令書杏花亭扁愜志呈諸公

華構臨芳杏看花已數年  
扁今因構得事豈為花傳侵

坐紅經雨揮毫碧洒烟許西添勝槩翻笑勒燕然

醉後作

枕石卧青莎乾坤浩浩歌渾教終日醉爭有百年多明月看人老飛花柰爾何共來平地飲休上石盤陀

許西席上呈許廷美方伯

一別十年後相逢三月天星霜青髮改金石素心穿吾道滄州外行歌草樹邊明朝更分手離恨各依然

奉長洲公與袁將軍許西席上作

仙鳥雲中下疑從海上來將軍不辭醉季父且能杯堂燕迎人語園花着意開德音齊萬壽好味北山萊

沂東亭于閒坐四首

墊坐閒山叟春流帶草亭乾坤雙鬢白俯仰萬峰青好鳥能歌吹飛花送醪醕脩然塵世外誰復妬娉婷

老向山前住人稱海內豪亭深留午坐村遠得春醪風柳翻都亂溪雲出漸高感時新有賦端不讓劉曹

芳亭臨柳岸小憩聚花茵春水欣憑檻雲山屢側巾自由猿鶴性空老廟堂身班馬風流遠于今更幾人

雨過水潺潺輕鷗下急湍草深便坐軟梅小恰嘗酸雲物回頭變親朋會面難悠悠知老至日月走雙丸

喜聞時濟諸公同至



每羨山陰興寥寥無與同群公趨雅會千古振高風乾  
鵲音先報名花色轉紅喜來還看劔精彩翠如葱

荅太微夜坐之作

君有枯桐片遺音識者稀故將流水調來向子期揮夜  
靜花浮月風回鶴欵扉賞心猶未厭獨坐豈懷歸

許西賞花

國色殿群卉盈盈若待年花神疑爾笑詞客慢情牽影  
護龍蛇篆香浮錦綉筵阿誰歌古調碧澗響流泉

許西雨中夜歸

客散驚馬風雨燈前獨往來可能騎鶴去爲道看花回高

崖秋徧滑濃陰撥不開籃輿沾濕處自笑亦奇哉

三宴世爵堂

不盡西堂興重開北海尊銀蟾移久坐幕燕起高論一  
榻惟徐孺幽棲非羨門乾坤容我輩雨露不言恩

謁后稷祠

稼穡功難報無能起夜臺共來尋古廟遠上碧雲崖統  
緒垂文武封疆卽有邨生民遺雅在萬世仰欽哉

謁唐太宗皇帝祠堂

盛治推貞觀雄才冠有唐故鄉春浩浩武水日湯湯像  
帶風雲氣宮遺卣樹光殊朝還下拜一酌澗蘋香

南川宅宴集

伐木歌求友南山詠有基那知今日會揔是濟時才德  
聚星疑動詩成雨漫催主人翻好奕展轉罰深杯

經橫渠綠芷亭

王道綦蕪久斯文脉未寒六經如瀚海夫子力回瀾故  
國嗟龍隱高風陋考槃吾儕二三子好向孔門看

讀太微蒙溪詩

吾鄉二才子李杜乃齊名登眺逢春好吟哦信口成南  
金聲擲地楚璧價連城追逐真難事空餘老驥情

索春遊之作和對山止此

懶出真城癖閒情強賦詩忽看白雪調難措林人辭夜  
月方乘興春醪可釣竒有時欣得句醉舞影離離

冬日

老去逢迎懶冬來宴會稀狸奴陪夜榻玄鶴款晨扉問  
內美親煮隣孫火共圍敝廬洒掃早暮大兒歸

秋夜

園亭堪避暑樓息忽經旬雨挾秋風至涼生夜氣新絺  
衾猶戀枕蟋蟀漸依人容易悲搖落天涯舊逐臣

待月

避地樓何迫憑闌興起予目窮千里外月上二更餘素

影流銀漢清輝透綺疏聊將太白句把酒問蟾蜍

花鳥

笙歌無絳帳花鳥有東山憂在蕭牆內喧騰道路間  
隨巫雨散心對野雲閒草閣從今閉何人許扣關

鸚鵡二首

嗟爾雕籠閉何如碧樹棲早知羅網密安用語言啼  
啄玉香杭碎梳風翠羽齊故山應有夢咫尺隴雲迷  
堪恨禰生賦同歸鸚鵡災鳥憐能學語人忌出群才  
威鳳遊千仞逸民遯九垓悠然離塵世何物浪驚猜

立秋三日雨

立秋三日雨禾黍發西疇我本扶犁叟能無擊壤謳  
鳴鳩涼拂樹巢燕濕歸樓佇看明朝霽南山紫翠浮

讀仲默集二首

大雅久不作之子起詞林萬里風雲氣千篇錦綉心  
青霄看鳳翥碧海詫龍吟却恨重泉閉空遺清廟音  
爾與崆峒子齊升大雅堂風流驚絕代培植荷先皇  
斯文如不廢吾黨有輝光

晴

深夜收殘雨高眠任老翁閒亭喧鳥雀旭日上簾櫳  
起酌松花釀行歌竹院風興來書細字碧葉前梧桐

鳴蟬

鳴蟬爾何意相近草堂前自覺年華邁偏驚節候遷晚  
風吹轉急涼露濕堪憐處處清砧發難忘搗素篇

送徐生入試

弱冠遊文苑蒼天困爾才鹿鳴遲歲序龍蟄待風雷步  
月今攀桂調羹用作梅平生應不負萬卷手曾開

與張希曾

我忝通家友君爲避地人卜居山水近結社往來頻豈  
繡家聲藉罷罷熊夢寐新弄璋端可待拚醉碧溪春

避客

老態還浮世憂讒學避人靜依水西寺聊憇盞中身  
道能看客王誰且自親野棲思鄭谷無地卜芳隣

代徐生贈楊令

泣別盡沾襟鯁生思獨深青萍憐薛卞鍾子賞鳴琴道  
路元非遠門墻許更尋倘蒙引手力不負白頭心

贈郿令王子二首

卿月臨郿塢郎星動碧虛孤高凌太白瞻仰得橫渠花  
縣弦歌滿春郊耒耜餘三年休報政指日下徵書  
樂只周人詠循良漢史傳誰知千載後復睹昔時賢  
閣春如海彈琴月在天即看飛鳥去簪筆五雲邊

次郡守李公遊興善寺

紺園晴旭麗隱隱識花幡堂迥僧延入林幽客避喧塔  
風金鐸語徑雪碧莎痕松釀行盃學茶瓜薦簋殮

五言排律

壽大宰許公四十韻

昭代涑賢佐中州盛典刑明公推俊傑勝地積英靈河  
洛環疆域高行列戶庭氣鍾千古秘秀厭萬人形首舉  
升南省敷陳入內廷帝居森象緯柱史應華星激烈摧  
長檻超遷摘御屏皂鵝秋更疾窵草雨能醒桂嶺初迎  
旆楓江透返舫萊公關鑰重吉甫朔方寧卧郡勞長孺

臨軒憶九齡牙蘭猖北漠烽火照西亭敵愾三千里王  
師十萬軒土巢愁敗鏡風帚滅殘螢華岳新移鎮燕然  
舊勒銘烏臺閑畫夏年刃發霜劔日月流清渭乾坤汰  
濁涇巨川求傳楫和氣睹堯質劉晏司邦計廉頗走塞  
垆虢州歸暫隱魏闕名難傳九代尚書府三軍校武聽  
錦袍蟠綉蟒金勒帶青萍冢宰持衡蚤殊恩湛露零都  
俞天咫尺拜舞玉玲玳宋璟心如鐵韓琦量比溟妍媸  
縣澤鑑幽執待雷霆世仰山公啓家傳戴氏經驚人鸚  
鵡句接武鳳凰翎才子貌元愷嘉賓式筮劔長庚輝夜  
幕微暑散風櫺畫閣留群彥朱絃謝從伶誥藏三帝寵

鼎厭五侯鯖函谷通仙宅莊椿拂紫冥天香凝象笏春  
酒醉銀餅石奮身逾健錢鏗髮尚青登龍增慷慨倚馬  
未伶仃故國同分陝洪音起寸莛鶴班曾佇望輿論幾  
回聽自許操觚翰遠堪頌德馨殷勤歌此曲長願奉皇  
高

### 李行之蒙山圖

大雅遺歌誦崑高出甫申蕃宣王國翰文武濟時臣此  
道無今古冥機自屈伸乾坤佳氣合堯舜舊風淳勝地  
鍾靈又蒙山入望新泰峰東揖魯華岳近通秦翠削芙  
蓉障威藏虎豹隣有雲常作雨拄笏更宜人擬壽誰同  
算逢時一降神名門生俊傑平地走麒麟對趨庭早  
鵬搏度海頻青藜天祿夜紅杏曲江春北極逢昌運西  
曹立要津法星垂宇宙寶鑑絕埃塵直道終三黜仁恩  
洽四民超遷登汴臬節制控淮濱出令風霆迅隨車雨  
露均周行初發軔溟渤浩無垠時論歸商榷行當秉化  
鈞此山如不負千古共嶙峋

### 贈彭中丞

文武當朝彥何人吉甫同中丞推獨步外閫寄元戎黃  
紙威權重轅門節制雄江淮環帝里河洛帶王宮南北  
干戈滿山川道路窮巨螯搖地軸猛虎噬天籠恩負生

成日師行掃蕩風偏裨奔走外經略笑談中雷雨隨兵  
氣陽春出化工除兇惟折首歸命即兒童陵樹祥煙綴  
扶桑曉日紅波濤潛海若閭巷舞山翁道上馳驟馬民  
間睹畫能銀河新洗甲鉄騎罷彎弓威震三千里名收  
第一功凱歌齊萬口捷奏豁重腫鳳闕頒殊寵鸞行接  
上公周筵開湛露虞裳補華虫豸竹帛今猶古乾坤孝與  
忠崢嶸鄉國望霄漢倚崆峒

朱仙鎮謁岳王廟

古廟依名鎮百年感廢興金牌甘爾偽玉殿竟誰登世  
難多遺策材高忌盡能相權操白刃讒口歎青蠅遂有  
華夷亂難扶社稷崩攀留憐父老報祀換雲仍松籟仙  
墩動樓霞日馭升丹青相炳燿神爽欲飛騰汴水流東  
浙夷山接宋陵雄圖猶在目舊恨已填膺賤客遭瑕棄  
歸途拂劍棱踈愚慚對越係戀失炎蒸吊古英雄盡憂  
時涕淚凝終南從此去蕭散老漁罾

次韻送汝温中丞

斧鉞臨邊迥風雲出塞遲三春經漢時七月咏函詩豸  
角緋袍奮龍駒玉轡嘶夜嚴刀斗靜露拂羽旄垂勞勩  
謙終吉栽培復德基依稀岐鳳翥耻問碧鷄祠磊落萬  
人傑汪洋千頃陂弦歌流八郡琛璧走諸夷憂樂非無

謂安危繫所思星軺恒未暇冰鑑更何私全陝今多穀  
東藩舊產芝文章班馬行經術帝王師名世逢昌運興  
邦會有期奮庸熙帝載聽履上皇墀滄海鯤魚化明堂  
大木宜司喉猶北斗破膽誦西陲開泰思連茹調元忌  
漏卮高標誰與並勇往獨爲之寶鼎鹽梅好孤琴野鶴  
隨尋常泯圭角變化露瓌奇首禹彈冠日王褒獻頌時  
壽齡天錫祉誥命帝陳詞虞袞勞施繪燕然笑勒碑鋪  
張周禮治表正漢官儀黑髮仙姿秀丹心聖主知明廷  
稽首地未許讓龍夔

贈康汝修

晉國山河壯鍾靈見若人金莖收沆瀣玉樹挺風塵弱  
冠推才子觀光作上賓巨材須歲久長劔發硎新大對  
天人策渥霑雨露仁郎官列宿表花縣萬峰隣敷政彌  
三載覃恩及庶民彈琴鳴鶴應推轂畫能頻易失無情  
鑑難羈有脚春促裝辭召爰考績上虞宸幸際風雲會  
堪爲耳目臣壯懷時磊落具望日嶙峋吐赤扶明主撫  
謙秉化鈞飛騰看暮景霜雪在松筠

村居漫興和馮孝甫

愛爾村居好乘時玩物華垂楊風外燕芳草雨中蛙茅  
屋清溪遶柴扉碧樹遮挾筐晨摘菜燒竹夜煎茶四野



青疑盡群峰翠轉加出門還自笑撫景向誰誇  
綵綉俄催織家人解績麻綺樓臨大道羅扇舞嬌娃  
若以村方市猶將瑟比琶白頭聊遣興濁酒正須賒  
柳岸連花塢山顛及水涯快遊時跨蹇安坐或乘車  
野渡漁初唱平林鼓亂搗閒居逢聖世稔歲喜農家  
醉後人如玉詩成筆吐葩仙區聞吠犬喬木見棲鴉  
燈火開墳典星辰掃莫邪昌黎誰與共吟社得劉義

張時濟母壽詞

巽德滋培久坤隅歲月深贊成萊子孝雅稱伯鸞心粹  
孕河山表春涵杞梓林棟梁生不世廊廟力堪任暫卧  
丘園底幽潛學海濶馬班期並馭漢魏逼高吟尚覺慈  
闈健欣逢壽旦臨麻姑開美醞湘瑟鼓清音玉樹孫枝  
綴蟠桃海氣侵仙顏長駐鏡朗目慣穿鍼難廢荆山璞  
終求麗水金龍章行可待翟翠老宜簪晉史書陶母商  
郊仰傳霖年年張繡宴畫閣許追尋

漢陂集

卷五之六

漢陵集卷五

詩 七言律

閣試十六夜月

佳節纔過獨倚樓清光俄減一分秋  
簾櫳移影還如昨  
絃管無聲轉覺幽涼逼詩懷刪舊句  
狂添酒興換新籌  
等閒盈缺知多少吟倚西風莫浪愁

閣試秋聲

誰遣蕭蕭滿屋顛夜窻初聽一凄然  
半空澎湃疑翻浪  
小榻清虛忽破眠響入疎桐人靜後  
韻隨寒雨客愁邊  
寫神惟看歐陽賦愧我無能向短篇

暮春即事

禁柳條長穀雨微，輕寒猶自怯朝衣。  
風光賔遍花聲歇，春色銜歸燕子飛。  
曉闌排青山欲動，露盆凝翠草初肥。  
不知萬斛紅塵外，高興何人共浴沂。

曉起

小僮頑懶啓闌關，百紵青鞵獨坐時。  
涼雨入宵人未醒，晴風衝曉樹先。  
一經年詩卷聊還債，繞屋書聲自課兒。  
何處可人猶隔面，淡雲芳草落相思。

川扇

誰剪芭蕉一片秋，天風吹落鳳池頭。  
沈雲香護鸞殘小，湘雨寒分翠黛愁。  
明月隨人光欲滿，彩鸞歸院影還留。  
幾回夢醒詩成後，徧倚層霄十二樓。

壬戌元宵應制

佳氣葱葱望眼勞，半空歌管月華高。  
火明金闕千珠樹，雲擁蓬仙萬錦袍。  
阿閣暖烟巢彩鳳，瑤池春雨熟蟠桃。  
微臣欲獻昇平曲，却愧無才荷寵褒。

雪靜香塵玉漏遲，皇都燈火正參差。  
春光早動昭陽殿，月影晴涵太液池。  
丹鳳盤雲仙樂迥，六龍扶輦衣垂。  
不知李昉輿迎後，湛露荷人被寵私。

籬成呈李編修王主事

堂下籬成似水濱青蒲翠竹自鮮新  
隔籬燕子還尋主  
點水蜻蜓不避人  
翰苑功曹俱貴客  
主維李白是吾隣  
酒盃稍待秋風後  
百遍相邀未厭頻

寄贈任丘李大夫

去年海上蓬萊閣  
獨倚碧闌思故鄉  
即問舟航回劍珮  
倏然風露灑衣裳  
白雲團圞晴偏好  
舊竹和烟翠且長  
已見文星朝北斗  
願隨漁父卧滄浪

十四夜月與李二獻吉飲

萬戶秋風砧杵哀  
殊鄉今夕故人來  
竹間涼露瀟瀟下  
樓上浮烟細細迴  
地僻柴門無過客  
家貧樽酒有餘杯  
踈簾碧簾須同醉  
明月青天爲爾開

鴈

蓊門雨稀天氣豁  
風日淒淒雙鴈鳴  
乍離關塞轉多恨  
未到瀟湘仍有情  
短莎細蒲野田迥  
澄水遠山秋月清  
此身飄泊自足食  
莫近虞羅傷爾生

顧孔昭出守馬湖

東閣當年共詞賦  
嗟爾分曹遠素心  
繡衣持斧郡國動  
桃李無言蹊徑深  
煙際乘舟去  
暮鳥雲邊望闕常陰陰  
漢官獨重二千石  
行路不難休苦吟

雨晴退出左掖

北闕春雲散曉扉西山雪日弄晴暉雨聲恨不連三日  
松樹須教過十圍歲遠玉螭書未有書長金馬詔全稀  
侍臣欲老惟疎放自笑從容退食歸

### 春興八首

青山白雪勢崔巍  
薊北春深且未雷  
宮柳絲絲鶯鳥不至  
塞雲漠漠鳥飛迴  
將軍破虜年空老  
詞客驚時興轉哀  
清夜高樓頻極目  
紫微寒影接三台

對門春水草堂寺  
隔岸烟霏紫閣山  
御道北來通漢苑  
浮雲東望滿秦關  
黃鶯百轉垂楊裡  
翡翠深巢萬竹間  
一別故園驚歲月  
遊人今已鬢毛斑

聞道秦中雨雪垂  
邊城烽火日相催  
陰風濁浪龍蛇鬥  
暮夜深林虎豹哀  
遂有紅顏啼道路  
不堪黃髮走塵埃  
王都千古河山地  
經略還須將相才

詞臣往歲侍先皇  
恩詔叨承入故鄉  
臨別贈詩黃閣老  
遠遊能賦紫微郎  
庭闈春日遲遲下  
風雨棠花細細香  
五載關心還望嶽  
幾時回首一登堂

巴城寂寂帶江樓  
城下清江不斷流  
鳥道入雲通白帝  
漁歌終日起滄洲  
英雄不廢嚴顏廟  
割據深知漢主憂  
脩竹早梅俱有意  
少年春服與同遊

憶在梁園詩興發  
康王城北見黃河  
信陵公子蕭條盡

白髮侯生感慨多  
落日酒酣提劍舞  
中流風起扣舷歌  
十年徒侶仍稀闊  
裊裊長行雲  
柔爾何

曾從伊闕赴南陽  
細草留連白日長  
博望虛傳宛馬使  
孔明嘗有卧龍岡  
漢主鄉里終非舊  
召父祠堂不可忘  
南到漢江知未遠  
扁舟只少聽滄浪

文皇有意築燕城  
隔斷祈連百萬兵  
宮闕九重懸象魏  
河山千古奠神京  
匈奴近入雲中塞  
大將誰屯細柳營  
總制獨推少司馬  
不知烽燧幾時平

赴壽州宿張家灣

玉殿已遙金馬詔  
路河遙上壽州船  
平沙冉冉細烟動

雙杵悠悠新月懸  
獻策賈生他未老  
傳經劉向爾何年  
青藜點檢蓬窓夜  
且誦蕪葭白露篇

九月

客裏逢秋秋更哀  
細風晴雨負登臺  
魚親畏說秦山遠  
憶弟驚看楚鴈迴  
異國濁醪難獨醉  
故鄉黃菊莫爭開  
帆檣落日聊回首  
滾滾長波萬里來

亳州

出門二月已三月  
騎馬陳州來亳州  
暮雨桃花此客館  
春風燕子誰家樓  
簿書堆案不相放  
郡守下堂仍苦留  
浮名羈絆有如此  
媿爾沙邊雙白鷗

塗山阻風

沛上還鄉漢祖歌塗山繫纜古淮河中流隱見蛟龍鬪  
兩岸飛騰燕雀多赤壁尚聞公瑾戰桑榆空憶魯陽戈  
北風便逐南薰起上水還從下蔡過

西歸留別吳守四首

濃雲不釀催花雨閉戶春寒日日陰眼底有情惟綠酒  
世間無用是黃金連宵慣作還鄉夢壯士難忘報國心  
肯向離筵揮老泪笑看寶劍賦長吟

龍耳初驚二月雷天涯歸思冗難裁黃梅山下人猶遠  
紫閣峰前客已回滿座香風春酒熟一庭微雨杏花開  
敢言獨樂歸司馬且着斑衣戲老萊

百年義氣誰知己二月風光我別君秦楚路長同見月  
關山樹迥盡連雲形容不上麒麟畫萋萋還成具錦文  
君若欲歸歸亦好湘江春水白鷗群

畫工不買毛延壽高士還歸魯仲連犬馬到頭終戀主  
英雄回首卽登僊參禪已悟三生石負郭何須二頃田  
况有南山蒼翠在年年相對酒杯前

病起

四頂山前新水生壽春城上野雲晴狂夫病起梳頭坐  
好鳥風來隔樹鳴相印漫誇蘇李子仙人難遇董雙成



請看前夜登天夢已屬西堂愛日情

雨夜漫述四首

聞說湧泉亭下竹青青照水玉稜層未能今夜春山雨  
去訪深林野寺僧風籟蕭蕭千丈下闌干落落幾人馮  
曾煩多士登臨約孤負花前酒似澁  
壽春縣令祠前水今古相傳飲犢池舊見瑞蓮開上下  
况聞脩竹映參差邇年無吏供蘋藻今雨何人種藕絲  
若把甘棠輕剪伐丈夫空讀召南詩  
花徑春泥濕不乾茅堂夜雨久尤寒禁鍾落月同誰聽  
匣劍衡星美獨看鸞鳳遠從千仞起鷓鴣深宿一枝安

始憐客底還鄉蚤轉覺人間行路難

壽州才子是吾隣接席相看美語親豈有文章空四海  
勿言豪傑在三秦睡聞暮夜桃花雨爛醉山城竹葉春  
公等願留歸去急高堂並坐白頭人

雪夜三首

張生愛雪真成癖雪夜顛狂走未休焉得此時同載酒  
翩然乘興一登舟寒窗自照踈燈坐布被聊為稚子謀  
舟到山陰即回首却令千載慕王猷

天上誰持北斗杓四時元氣賴均調雨暘多寡恒無慮  
豺虎縱橫亦自消但願夔龍扶社稷便應巢許老漁樵

江天此日春消息密雪紛紛在柳條  
此地春寒也自稀曉看雨雪夜霏霏  
江湖寂寞魚龍臥  
關塞蕭條鳥鵲飛何日放船牽錦纜  
誰家拾翠換羅衣  
晴來欲趁新生水歸去還尋舊釣磯

愛鳥樓

花近高樓烟霧開碧山滄海亦蓬萊  
門前流水娟娟淨  
沙上群鳥日日來此鳥見人渾欲舞  
老翁戀爾未能回  
彩鸞黃鶴無消息唯有忘機鷗不猜

喜官軍破河南諸盜

王師忽報收群寇乘勝長驅汝蔡間  
父老風塵繁老鬢  
深春花鳥破愁顏瘦軀醉後狂能舞  
長路平來好便還  
畫舫喜看經汴國小車行見入秦關

清明是日得舍弟家書

行藏欲卜成都遠但見清明又一年  
花盡千枝愁共發  
柳絲萬縷恨相牽異鄉戎馬風烟裏  
故國音書涕淚前  
遊子歸途真阻絕將軍破虜莫留連

遣愁

巖穴終歸鄭子真豪華不慕楚春申  
終南夜迤淮南夢  
白閣晴連紫閣春出谷鶯聲能喚友  
啣泥燕子遠看人  
尋常已脫浮名累未必他鄉絆此身

三月晦日二首

隼擬青春作伴歸，坐看春盡怨芳菲。  
暮城樓閣風雲暗，野戍關山道路非。  
淮海光陰淹客棹，楊花飛舞點人衣。  
暫時歌笑還堪賞，畚有良朋到竹扉。

白首龐公能避世，青春杜甫未還鄉。  
鹿門終去食靈藥，巫峽愁來望洛陽。  
開落桃花仍結子，飛歸社燕已巢堂。  
山城日暮聞風雨，梁父吟成恨轉長。

五月十日病起聊短述

仲春病起雪冥冥，此日南風灑戶庭。  
節序變遷催短髮，乾坤飄泊任浮萍。  
榴花葵葉紛紛見，語燕鳴鳩細細聽。

故國書長應更好，便看歸去碧山亭。

盜賊止息卜日西歸喜而有作

八公山前豺虎稀，空翠堂中人欲歸。  
青春雖去不作伴，紫芝有約仍未違。  
纔呼舟子入城市，便覺岸風吹客衣。  
香醪正甜沽一醉，來日片帆開曉暉。

發壽州寄謝彭中丞孫僉事

郡吏壺觴惜別筵，將軍笳鼓在樓船。  
雨中父老能相送，江上人家亦自憐。  
歸路正看群盜歇，報書賴有兩公傳。  
中丞按察如難遇，此日狂歌恐未然。

頻川別諸友

相隨八日頻川郡歎爾愁懷轉更深南北江山看涕淚  
舟航風雨罷謳吟此生巖石慙吾老何日雲霄寄爾音  
蹤跡未須論去就巢由稷契本同心

喜康五過訪

山郭秋風入夜寒翩翩車馬到門闌寧勞天上乘龍客  
來訪林中老鷓冠兩日淹留鷄黍會百年交誼子孫看  
虛傳李杜齊名久實有陳荀見面難

近山歌湖約遊草堂事阻不果賦詩二首

古寺終南舊草堂萬山紫翠繞門墻飛塵不動消殘雪  
佳客同遊到上方官閣迥臨霄漢上山林偏愛酒杯長

吟餘却笑王生懶孤負當年翰墨場

山北風高萬壑哀遠從兜率望蓬萊狂夫漫有登臨興  
此日空憐杖屨來具闌巧當流水岸諸天只在白雲隈  
昆吾御宿無多路乘興還期折野梅

雨晴遊後園

濃雲初斷暮山雨返照忽明春徑泥樹底花落何忍見  
床頭酒香誰共携家家寒食月欲上處處鞦韆墻不低  
奚奴款段莫相負明日出游還水西

遊仰天池

迢迢具闌倚山開裊裊長溪遶樹迴鳥外川原餘萬里

雲中樓閣近三台影涵秋水明衣袖香落芙蓉到酒盃  
更向後山登翠巘要從北極望蓬萊

送人入京四首

烟中北冀三年別夢裏西山萬仞青喜伴秋風朝魏闕  
遂携春酒到親庭蓬萊曉日垂龍衣霄漢晴雲起鳳翎  
準擬白頭開壽宴更於紫極見文星

天上人歸五色雲南山野老歎離群空懷桃李瓊琚報  
未有先秦兩漢文騎馬草堂他日會衝星寶劍暫時分  
高車未許留燕國建節還看入渭濱

雨露東籬菊正開風雲北塞鴈初來贈行誰擬登高賦  
論將吾憐濟世才更有文章齊翰苑坐看勲業上雲臺  
纍纍如斗黃金印一笑封侯繫肘回

狂夫老向青山住壯士遙從紫禁遊門下曾叨金馬詔  
殿前新拜錦衣侯窮途阮籍長年醉投筆班超雅志酬  
未許同沽燕市酒相思空望曲江樓

趙汝承郡閣燕集次韻四首

遷客當年去國時西風灑淚滿離卮屋梁夜月懷人夢  
一日三秋采葛詩淮海蒼茫歸棹久山林踈散入城遲  
考槃徐孺今誰是下榻陳蕃荷爾私

秉燭虛堂夜飲時還疑夢裏對瓊卮凌雲未有相如賦

補袞深慙吉甫詩風雨衡門人去早兼葑秋水月明遲  
白鷗洲渚仍相待紫閣山翁是所私  
憶在山中酒熟時相邀野老盡餘卮靜開竹院彈琴坐  
間誦康衢擊壤詩林月水風吾嚙穩碧山紅日夢回遲  
倚樓極目川原外更覺乾坤未有私  
韓公開閣及秋時祭伯投壺勸酒卮披腹琅玕非舊日  
揮毫珠玉見新詩郡中歌頌來何暮山下狂夫會頗遲  
獨有太平瞻望久好將霖雨慰吾私

和韻與王中丞九首

長年燕子遠看人此日相逢笑語真  
驄馬行瞻太白雪  
宮羅香帶東華塵芳春可惜過三月清酒何妨累百巡  
漫道高情擬北海且聽歌誦滿西秦

清世誰歌行路難故人一盡平生歡別離幾許老將至  
俯仰如何天亦寬雲外碧山還共賞琴中流水不虛彈  
要知蘭茝當年意留取松筠晚歲看

羨陂野人栖碧山藤蘿麋鹿相追攀  
艸閣柴扉夜月迴  
落花飛絮春晝閒磁甌獨飲紫薇露釣石長坐青溪灣  
中丞枉駕不可避笑着衣履雙鬢斑

丹梯萬丈說經臺瑤草瓊葩勿浪猜  
北望紫雲天外落  
西瞻黑水樹顛來披氈無復重陽子疾足難逢老萬回

且向碧桃花底坐一尊相對笑顏開

白閣崢嶸紫閣高遙攀絕頂未辭勞  
驄馬漫教過陋巷詩人從此賦干旄  
淮南昔日曾招隱楊子從來誤反騷  
且看陶令門前柳却勝玄都觀裏桃

何處蒼龍問大還行雲挾雨暗青山  
洞門遠近生瑤艸仙子依稀濕翠髮  
鐵筆凌春詩句好玉關無事戟枝閒  
笑歌夜半星河迴天意隨人亦未慳

不見中丞二十年江湖空賦白雲篇  
向來奏對傳青瑣老去勳名有碧天  
雨露三秦沾亦久雲霄萬里望孤鶩  
明時嘉靖從今好杜叟山中得宴眠

草堂暮雨落春風芍藥荼蘼相映紅  
豈有盤餐滄使曾勞書帛寄飛鴻  
何時御宿昆吾路徧訪長楊五柞宮  
吊古漫誇修月手于今專望濟川功

杜甫錦江茅蓋亭子雲白首太玄經  
風流一灑千秋淚蹤跡真如四海洋  
公等廟堂應努力野人農圃合勞形  
泰階不問東方朔自卜貞符望六星

過張時濟少陵山莊

少陵野老去不返十畝山田多白雲  
新築茅堂爾為主獨栖巖洞誰與群  
夏日來就碧窗臥午風細灑青簟  
紋飄然夢覺坐苔石笑飲竹泉歌夕曛

唐虞佐母壽詩

瑤池地接西王母，柏府門對終南山。渭流誰釀作春酒，  
文星更見當秦關。天上雲璈忽一奏，花下板輿時往還。  
蟠桃勿問幾結實，玉樹孫枝殊可攀。

東谷

卜築燕山山水清，覺來旭日滿虛楹。白駒皎皎不可繫，  
彩鳳時時還一鳴。閒弄玉笙坐苔石，翩然仙子來蓬瀛。  
隆中谷口萬年事，他日同垂青史名。

許西宴集四首以下和對山子

飲集西園紅杏花，行穿南渚白鷗沙。徵君住久龍頭老，  
春水流來燕尾斜。竹徑菜畦令別業，木天石室舊生涯。  
醉餘不傍斜陽臥，笑問漁郎借釣槎。

春深花柳遶南川，此日來遊勝往年。侵曉仙鳥隨皂蓋，  
揮毫珠玉動雲箋。且嘗鮮鯽銀絲膾，豈必搓頭漢水鱖。  
終日遊歌渾未厭，更邀明月到清泉。

許西三月看花來，桑落泥封為爾開。垂柳啼鶯遷駭鳥，  
小溪流水待浮盃。錦箏瑤瑟聲相和，白雪陽春曲自裁。  
小隱多年成老癖，黃金誰復憂無臺。

朱衣驄馬引高軒，花榭風亭倚北原。茂宰憫農春勸課，  
主人愛客禮頻煩。日高紅杏濃侵酒，雨過青山正遶門。



欲擬甘棠歌召伯東風桃李本無言

南莊夜歸

入夜南莊盡醉歸東風吹雨故飛飛嚴城剛及重門鎖  
高岸深坊一徑微忽有雷翻棲燕幕即看水拍釣魚磯  
晴郊載酒還同賞未許芳春與願違

符園對月

微風裊裊動花園皓月娟娟照酒尊且聽玲瓏歌白雪  
不勞阿段報黃昏涼生芳草遊人臥影射桑枝宿鳥翻  
乘興便為行樂地青鞵何必到雲門

獨步許西寄北山

獨向花間倚瘦萊芳春卉木正萋萋山原舉目皆喬木  
今昔何人細品題南郭轉愁春事歇北山猶遣夢魂迷  
翛翛林鶴今誰絆却恨雲巢不並棲

約岐鄆長安諸君子詣許西賞花

杏花開後幾花開轉眼許西三月來春到牡丹多異品  
釀成桑落有餘盃即看車馬翩翩至收拾風花細細裁  
洛下流傳真率會玄都道士果誰哉

同岐東于許西小集有羨陂高興成虛語之句

高興無能柰我何諸公落落未盈科徘徊自覺風流少  
遊賞翻成感慨多聞早牡丹真有意清狂太守獨先過

等閒肯負青春色且聽佳人鼓瑟歌

同岐東南川于許西賞花二首

鵲語依依占客至花枝裊裊使人憐遙開草閣兩三席  
風動瑤箏十四絃燕笑共來明月下鳳巢元在五雲邊  
要知湖海聲名日却是山林隱逸年

即看綠水碧山春愛爾清狂皓髮人太白元從天上謫  
麒麟何必畫中身深盃入手花枝動彩筆題墻鳥篆新  
載酒誰來問竒字接聞吾亦解朝紳

將詣南山再過許西別業

飄零其柰牡丹何四月已來三月過未去山靈應爾笑

醉扶花影且高歌當筵但得翠雲髻有酒不須金盞何  
興盡翩然那可絆水風隨馬散微醺

汧東宴集值風雷大作

日暮俄吹萬里風西原牛馬下龍從震雷挾雨千峯黑  
高岸飛花一澗紅掃興頓教碁局散停歌非為酒尊空  
須臾玉宇還開霽皓月留人意未窮

彭麓山房荅太微夜坐之作和對山止此

彭麓莊裡客先至仙遊寺前人未歸坐見暝雲去蒼巘  
忽有明月來幽扉晨光晶晶隣鷄報秀麥漸漸野雉飛  
有約相逢不相負為君渾歆典春衣

喜雨

去年五月雨全稀五月今年大雨飛  
未耜候晴爭播穀園亭覺爽笑更衣  
巢鷺無語深秋濕梁燕將雛已並歸  
行見閭閻回菜色秋風禾黍各依依

送成方伯遷太常卿二首

帝寵召歸丹鳳闈使車明發紫薇垣  
秋高河嶽風雲壯春在桑麻雨露繁  
禮樂脗朝新制作文章華國勢翻翻  
夔龍致主真堪擬董賈多才未足言

生平不識荊州面感慨聊為太白吟  
落落乾坤誰義氣洋洋山水得知音  
雲霄鳳集天池迥雨露花開草閣深  
夜月春風俱有樂江湖廊廟亦同心

無題

寂寞西風翡翠樓黃昏斜抱玉篴篴  
彩鸞影逐秦簫斷紅葉心隨御水流  
天外行雲難入夢手中團扇易驚秋  
愁來只恐嫦娥笑明月踈簾不上鈎

和郡守李公遊樓觀

曉山官路逢春早霽雪仙臺發興偏  
海上蓬萊移漢苑雲中樓閣俯秦川  
使車問俗花封近彩筆留題草脗傳  
寵召自天應有待追遊此日恨無緣

七言排律

賦洪廣文金陵遊

廣文只愛江山好忽到金陵喜欲顛江帶暮城迴素練  
山浮曉日送青連迢迢帝闕雲霄上簇簇人家雨露邊  
花柳近郊鋪錦繡蓬萊平地走神仙春光迤邐連連海  
王氣龍葱迥接天碧石清泉蕭寺月長松修竹漢宮煙  
汀洲芳草鳧鷖亂樓閣東風翡翠聯六代封疆歸舜禹  
兩都形勝敵幽燕但教騎馬遊三日恨不遷居住老年  
禹穴實來思太史仙槎虛遠笑張騫賦成班固超京洛  
畫就王維陋朝川莫道廣文官獨冷壯懷落落萬人先

漢陂集卷六

詩

五言絕句

聞鴈二首

從到南山下閒居漸白頭柴門聞鴈過又是一年秋  
夜聽西窗雨晴聞北塞鴻寒暄催野鳥歲月感山翁

李尚書園亭十詠

蓮塘

不采塘中花只坐塘上草日日蓮塘上坐看魚翻藻

楊柳巷

依依楊柳樹春日有啼鶯草堂人睡醒時聞三兩聲

山寺

朝聞山寺鐘暮看山頭月朝暮鐘聲裏幽人生白髮

戍樓角

裊裊空中雲隱隱樓上角西風吹不斷時向雲邊落

雙橋

斜日雙橋路秋蘭正堪采前前橋下水東流入滄海

水磴

時雨及春深農事村村有雙磴不停輪將以饁南畝

菊花圃

采采東籬下黃花爛似金關山千里道每以寄同心

稻畦

流水千畦稻柴扉夕照紅杖藜臨水岸曾有稻花風

汧河

罷釣汧河晚獨坐閒漁唱水濱不見人只見明月上

吳嶽

城西三里道門外五峯青雲氣長來往朝朝着畫屏

西郡雜詠十首

潤德泉

泉湧山前道滔滔北歲豐山前問父老泉上拜周公

甘露

今夜甘露零明朝甘露結甘露有佳味寂寥為誰說

凍河節

猛虎當路隅遙避明府蚩蚩他郡氓不如此山虎  
人階憚虎口我獨識虎心今日下郡檄明朝歸遠岑

鳳雛

鳳凰出丹穴何故在鷄巢渭濱千頃竹脩脩多鳳稍

白兔

山郡秋風裏雪積來廣寒不知丹桂樹能有幾人看

秀麥

四莖麥秋至把鎌見雙穗持以獻明府徘徊不忍刈  
郊外茫茫麥雙岐有幾家却笑河陽縣只栽桃李花

甘雨

舊雨正當夏今雨復及春隔年新舊雨恰好慰吾人

關山盜

今為田舍農昔為山下盜回思往時蹤長嗟復大笑

夢中作

竹裏繞尋寺花前共倒樽野雲常戀樹溪水正當門

雜賦符園景物十首以下和對山子

梨園

芳春繁雨霰老圃鎖莓苔一徑無人到梨花任意開

杏塢

紅杏符家好開花徧水南花間拚一醉潦倒鬢鬢

柿曲

林密深棲鳥芳萌曲展鰲貧人俱望實何處羨蟠桃

李谿

仙種辭金谷繁香綴玉蕤迢迢蹊徑熟日日有人窺

韭巷

天桃恰盛開青春已過半未到攀紅香風來透鼻觀

林檎曠

結實有來禽挾彈誰家子曠公若不聞遊人浪悲喜

葡萄架

修蔓盤高空悠悠動遐想前春到此中纒架短垣上

柳浪

弱柳帶春溪盈盈湛空碧下有獨木橋到門纒咫尺

梅杏行

符生半畝園行行梅杏子何不種罪梅馨香入君齒

蒜陌

春風動南陌蒜苗亦可采不落五侯鯖且作三農醢

杏花亭小坐

不見杏花放來坐杏花亭呼童上高樹摘得子青青

柳下觀基

身在柳溪邊心遊碁局上人閑我不聞元是溪水漲

渡漆二首和對山止此

渡頭見漢父把竿露雙足慎勿近深潭深潭有龍觸  
前年渡漆水去年客河上重來漆水頭惆悵復惆悵

秋日

黃葉掃更落青苔沒還生山城多風雨日日掩柴荆

李氏別野十詠

翠亭

愛爾芳亭好春來景自殊吳峯一夜雨翠入朝川圖

關山雲

雲來關山暗雲去關山明主人有佳興倚戶看陰晴

魚塘

李子擬莊生亦有濠梁興爾能知魚樂慎勿傷魚性

深樹鳥鳴

人住碧山阿鳥鳴深樹裏深樹鳥亂鳴碧山人嚆起

苔石

司空袖中石携得滄海至至今苔蘚痕猶疑霖雨漬

花園



雨餘見花開風回花亂落開落自年年主人動深酌

梅白鳴琴

瑤琴有古調梅花三弄詞尋常亦三弄不似梅開時

竹屋書聲

書屋蒼筠裏呀吾三三生岐陽多舊穴疑是鳳雛聲

蓮沼

沼本先公鑿蓮從舊日裁先公不可見忍見蓮花開

珠泉

人知珠在海誰知泉噴珠只教濯纓好勿用匱藏諸

六言

城東觀巖下花柳四首和韻對山字

掩映一川花柳分明十里陽春興到即穿芳徑何須更

問主人

色嫩黃金之柳花香白雪之梨不須王摩詰畫自有李

太白題

望望白雲翠巘悠悠流水霏烟興在傍花隨柳詠歸落

日平川

舊雨潤連今雨今年花勝舊年錦纜牙樯春水青娥皓

齒樓船

園亭秋興六首

黃葉滿階未掃碧山當戶分明草徑雨餘鹿臥竹林風  
外鶴鳴

一片閑雲西雨幾叢最瘦菊東籬詩興催人揮灑書聲隔  
樹吾伊

把酒香含玉粒梧桐葉落銀床童子戲調鸚鵡譽髦時  
咏鳳凰

林酒有時獨酌柴扉盡日長關醉臥亭中北闕覺來枕  
上南山

策杖登高眺遠雨餘日麗風清雲山幾千萬里塞雁時  
三兩聲

小小碧亭如畫林林翠竹成圍午坐英才待側暮歸稚  
子牽衣

七言絕句

夢中應制作丁巳春

萬花叢裏一聲鷄又送龍車上御梯四海太平真樂事  
東風吹轉玉蟾蜍

壬戌元宵應制八首

雙闕沉沉玉氣騰雲開火樹見層層君王坐處良昇平樂  
不向閭閻買浙燈

海風吹月上天門春動星橋輦路溫却憶前朝有名將

曾於此夜奪崑崙

瑞燄燒空駕彩螭清平調裏樂聲高東風早散霓裳舞  
只恐連宵眠體勞

香散蓬萊午夜春朶雲紅處侍儒臣天王不賞魚龍戲  
幾度丁寧問細民

晴雪樓臺宵倍明通宵燈火照層城懸知天上春如海  
盡散人間作太平

春空星斗萬燈懸內苑風光別有天却喜御筵今夜月  
清光還為照三邊

龍池春早月華新煙霧杏生輦路塵一夜六宮歌舞倦  
晨朝還有聽鷄人

蠟炬森森絢彩霞宸遊天上樂無涯東風初送春消息  
猶恐高寒拂翠華

秋夜宮詞

寶瑟瑤琴度錦鸞碧樓朱殿映齊紈水邊楊柳因風起  
月下芙蓉帶露看

蠶

遲遲春日叫倉庚采采柔桑滿舊籬公子衣裳應有待  
幽人風俗正含情

久雨四首

秋未爛死不可救田父傷心只淚流恰似天宮無管束  
雨師恣意聲颼颼

檻花盆草笑相開蛺蝶蜻蜓摠不來唯有引雛雙燕子  
捲簾飛去却飛來

石榴結子渾欲破木槿開花亦可憐却被西風俱送盡  
商量細雨菊花天

有客遠寄江南春兄酬弟勸聊相親冥冥風雨不賴汝  
天涯愁殺未歸人

畫四首

攏竹風烟日夜新茅堂鳥雀去來頻當年杜甫曾為主

此日城都更有人

不是江頭坐不起雨過澄江秋可憐萬里橋西賣酒市  
百花潭下打魚船

翠柳黃鸝啼不斷平田秧稻長初齊雲連山寺收殘雨  
人在溪橋倚杖藜

百尺寒泉拂地流千章古樹帶雲浮山前茅屋彈琴夜  
城外長安見月秋

方丈二首

珠樹瑤花獨掩扉虛窻高閣靜生暉道人月底吹笙坐  
仙子雲中跨鶴歸

我慕仙人王子喬蓬萊萬里水瀟瀟也知大隱歸朝市  
誤向空山採藥苗

聞鳩三首

同知舍後高榆樹上有春鳩谷谷鳴我亦乾坤無繫絆  
不勞花鳥較陰晴

啞啞春聲亦可憐萬家未和雨餘天客船買繫城門下  
我欲西歸學種田

黃鸝不鬧杏花風鸚鵡長團栢樹叢忽聽春鳩鳴屋後  
却教歸客憶秦中

畫竹四首

長梢嫋嫋涼風動老髮脩脩白日寒淇澳誰能移舊種  
瀟湘如聽落驚湍

平生愛竹如愛友晴天來坐碧堂坳清泉根底疑龍臥  
密葉中間有鳳巢

壽春人家不種竹千村萬村谿水閒纔把琅玕橫素壁  
即聞風雨下青山

張生家住淮河上不向山扉種綠筠買得露稍千萬葉  
却來筆底看精神

看花九首

花開不約看花伴一日後園能幾回走向床頭覺濁酒

醉于花下臥蒼苔

藜杖休扶未老身  
花枝須看早時春  
馴來野鶴長隨主  
欲下山禽却避人

三徑新開將謝家  
滿園恰似武陵花  
雨中稚笋沿堦長  
風裏垂楊着地斜

紅紫紛紛不復辯  
千枝萬枝爭曉晴  
夭桃一樹短堦下  
獨領春風偏眼明

戲折花枝來屋後  
閒携稚子遠籬傍  
却憶西川杜子美  
要訪前蹤黃四孃

子美被袍惱不徹  
我今看花亦復然  
清明欲來雨初歇

惱殺梨花山月前

解道梨花白雪香  
謫仙慳爾亦顛狂  
連宵踏月頻回首  
千載令人却斷腸

野人不識海棠樹  
只作尋常楸子花  
從扣柴門相送得  
空教風雨委泥沙

獨向墻陰鋤野烟  
更于竹外汲清泉  
芳樽挾客饒吾醉  
明月經春任爾眠

終南篇十首

龍蟠虎踞奠秦關  
萬古蒼蒼香靄間  
一線行空紫閣谷  
三峯對鄂白雲山

彩雲長覆仙人掌古寺遙臨羅漢峯掌上雲連西華嶽  
峯前寺暗草堂松

王州自古詔秦中表裏河山百二雄雲際尚疑秦復道  
翠微深閉漢離宮

崑崙一脈從西海芙蓉萬朵遠秦城東到驪山通華嶽  
直須剗斷放河行

經臺西峙五臺東白閣陰森紫閣融群山羅列重雲外  
圭峯拱立碧天中

雪障晴懸太白孤萬峯東湧碧蓮圖股肱秦國今蕃屏  
豐鎬周邦舊帝都

終南舊縣對高峯勢壓群山紫翠空重時雨年年消旱魃  
出雲謁藹逐游龍

峩峩終古表西垆蜿蜒萬里抵南溟烟霏合有神仙宅  
林壑深藏虎豹形

陸海茫茫寶藏興祀梓棟楠未足稱降神好為生申甫  
廟堂梁棟待賢能

萬壑千巖響畫關葱蒨鬱鬱氣佳哉微臣願學歌天保  
長侑君王萬壽杯

狀元唐守之輓詞二首其弟憲使沛之

天邊雷雨龍頭去塞上風雲鴈影孤東閣無人扶日月

外臺有淚灑江湖

我別金門二十秋，美人恨不與同遊。  
忽聞原上鵲鳩語，也動風前黃鳥愁。

與南川德一復至許西賞杏花十首以下和對

山子

客來不及花開日，花落應嫌客賞遲。  
今日要看棠棣賦，春風剛到杏花枝。

老去看花花可憐，園林恰是雨餘天。  
花枝酒盞春何限，弟勸兄酬興灑然。

天亦憐公愛杏花，春風長護水西涯。  
笑將碧玉雙龍管，

吹落瑤臺萬畝霞

把酒問公公不忙，花前爛醉更何妨。  
若教容易青春過，爭柰峻嶒白髮長。

二三年裡杏花詩，十萬場中紫玉卮。  
夜夢每遊燕闕下，春光長在武川涯。

詩思因花似湧泉，春風隨筆上新編。  
看來驥足誰齊駕，恠底龍頭獨占先。

歲歲看花草閣前，今年花發轉堪憐。  
即看穠艷千株杏，不負清明二月天。

紅杏枝頭花欲然，花枝深處有鶯遷。  
極知龍虎尋常事，



再領鶯花五百年

花時風雨願常違况更東遊且未歸歸日春晴花正發  
鯨吞翻恨酒泉微

莫笑濁醪頻過墻看花社甫益顛狂且教花下秦娥舞  
絕勝人間傀儡場

和岐東許西夜歸之作

馬上春風入夜歸飛花猶自點羅衣客亭瀟灑渾無寐  
起傍銀蟾望紫微

觀瀾亭小酌和對山止此

芳草萋萋雨後生流鶯恰恰柳中鳴到來彩筆剛題柱

歸去紅兒已抱箏

秋日無題十首

秋雨登臨興未能楚雲消息夢難憑聞來自笑多情客  
老去今為有髮僧

錦琴瑤瑟暗雲和小苑西風薄彩羅楚叟不勝秋雨歎  
佳人漫賦戾笏歌

今年九日菊無花苦雨淒風小徑斜不把一枝遙贈爾  
寒香空自憶秦娃

終南南望翠重重隱隱平山十二峯遮莫為雲更為雨  
情知不是楚娥蹤

一洲隱集卷六  
四  
一  
桃花迷却武陵源日日蒙騰睡思繁底事午函驚我夢  
隴山鸚鵡學人言

碧天萬里月華明人在西樓大廈生莫訝秋聲相逼甚  
雲中過雁本無情

繡戶紗厨不耐秋錦囊閒殺玉瑩篔此情不似相如薄  
忍使文君怨白頭

織女河邊濯錦紋嫦娥月下剪瓊文誰携一斗麻姑水  
共醉三秋碧海雲

海色西風望眼勞仙家何處碧雲瑤東籬滿掬黃花露  
也勝尋常換青醪

碧檻芙蓉怨曉寒紫簫鳴咽畫樓端那能萬里西風外  
吹落青霄雙彩鸞

### 漫興十首

許西山人今謫仙笑橫雙眼看碧天說着大明有大雅  
指點李何與王邊

五子之中我濫竽未應滄海有遺珠且看吳下徐昌穀  
何似閩南鄭善夫

仲默親從獻吉遊高才妙悟孰能儔寧獨老夫堪下拜  
卽教獻吉也低頭

成化以來誰擅場豪傑爭趨懷麓堂不有李康持藻鑑

都令後進落門墻

三輔才人康呂馬一般霄漢倚崆峒紛紛輕薄休輕議  
老我端宜拜下風

龍頭太史許西君拈出先秦兩漢文流風遂復千年舊  
逐電真空萬馬群

王立脩髯太微子詩名新與李何齊連篇累牘歸梨棗  
任爾江湖細品題

進士東山李伯華相逢亦笑李西涯不知爾輩緣何事  
四海英豪本一家

德瞻超悟世無倫玉樹凋傷十九春若遣秋霜生鬢脚

也應難弟避嶙峋

對客揮毫張伎陵遺詩斷句尚峻嶒向來細讀崆峒傳  
涕淚那禁洒夜燈

### 辛卯生日四首

秋雨涼生春雨亭烟開竹樹畫青青兩兒前後行春酒  
四壁中間着壽星

大兒擬獻長生曲撰成雙調付琵琶更着一枝青玉管  
疑開千樹碧桃花

生人共說遐齡好老我獨慚德行微君寵親恩俱未報  
却教兒子舞萊衣

樽前秩秩對諸昆膝下盈盈立二孫六十四年今乃爾  
不知何以荅乾坤

漢陂集

卷七之八

漢陂集卷七

雜著

經筵講章

己巳四月十二日進講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  
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  
可願

這是虞書大禹謨篇帝舜告大禹的言語稽字解做考  
字多是禁止的意思帝舜將以天位傳與大禹先以治  
天下的道理告他說有一樣不考於古不據義理的言  
語若聽了呵必妨政而害治這等的言語不要輕易聽



他又有一樣計謀不容問於衆人執一己之私見若用了呵必妨政而害治這等的謀慮不要輕易用他人君尊居九重之上人民無不統馭政事無不主宰看來豈不可愛小民散處四海之內撫之則服從擾之則離散看來豈不可畏元后是大君欽字解做敬字可願是人

心願欲的善事小民雖衆若不奉戴人君靠誰做主相欺相害誰與管理饑寒困苦何處告訴此人君之所以可愛也故曰衆非元后何戴人君雖尊若全靠那百姓為本雖有高城深池着誰守護堅甲利兵着誰運用此小民之所以可畏也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人君居此

可愛之位臨此可畏之民或有一毫慢易便失了人心故曰欽哉言不可不敬也然人君欲致其敬必當謹其所居之位不以尊貴而自驕不以盛大而自滿則能謹守天位矣故曰慎乃有位人君欲慎其位必當敬修其可欲之善如心裏存的都要合乎道理外面行的都要合乎人心則能敬修其善矣故曰敬修其可願這等則位之可愛者益見其可愛民之可畏者不見其可畏致治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帝舜將這言語傳與大禹後來大禹果能以帝舜之心為心故當時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聲教訖於四海三代而下皆莫能及有由然矣臣

惟人君之治天下其存心出治之本聽言處事之要固不可以不盡而君民相須之理安危存亡之幾尤不可以不知古之帝王戰戰兢兢罔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恭惟皇上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凡可以致治保邦者固無不盡其道臣更望聖明以小民為可畏而寬恤之恩屢下以性善為可願而敬修之心常存措天下於掌上保天位於無窮可與舜禹同揆唐虞並駕而陋漢唐宋於下風矣宗社臣民不勝慶幸

周語七

周王豢七虎於庭劉子邾人莒人諫曰不可昔者西旅首獒武王受之召公戒之其辭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王不慎德而猛獸是畜遺先王矣夫畜猛獸則不仁遺先王則不孝夫仁君之德也孝德之本也不孝者逆不仁者殘君人者將殘逆是去而務之其能國乎王不聽虎之諫王既不聽洛公伯彊楚公震越公高乃復於王曰夫虎惡類也醜而難制怒而噬人不可狎也狎則禍語曰蜂蠆有毒矧茲虒虎昔我周公驅虎豹以寧王室



晉侯章其可也王其召之俾豫無悔詩曰相彼雨雪先  
集維霰王許之晉侯章糾其類以入而虢公負寓焉方  
向虎號公負呼曰衆退虎噬汝衆乃退晉侯章亦退明  
日七虎亂洛公越公乃老君子曰虢公負儉人也巧言  
惑衆而貽之以禍

元年冬十月癸酉周太宰缺王召晉侯章虢公負將用  
之或問王孫甫曰太宰其首乎諍臣之所舉也王之所  
與也周幾治矣王孫甫曰不可昔我先公制禮曰惟王  
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  
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故峻德昭明克厭群心者上  
也虛己而守正者次也貢則謚矣剛而不知義愚而不  
知學斷而不以禮尊而不能容夫剛不知義則愎愚不  
知學則邪斷不以禮則辟尊不能容則伎伎者善之蠹  
也辟者政之隨也邪者術之乖也愎者德之賊也四惡  
備矣而用之無乃不可乎王惟用章克協於先公國用  
大治乙亥王謀諸寺人郁華對曰貢可用也王乃立貢  
為大宰君子曰周王於是乎失臣矣金真所是而用其  
所非詩曰魚網之設鴻則罹之其是之謂乎

說官

人之殊能也猶其有美惡也大者或有滯于小昧者不

可強而通今夫東鄰之子與其西鄰之子之學也其業同其師又同其終至於甚相遠也工師之所師工也其智勝也其力則工之弗若也行仁歛義宰制萬有有道者為之也然不能治陶冶是豈陶冶之子之弗若也談天雕龍之技人或能之而仁義道德則無有焉夫物則亦有然者矣驕駟騏驥日可以千里者也以之執鼠則狸狴弗若也是故有公孤有九卿有群大夫有岳牧有守有令而又有關市之吏有隸役之守是各出其能以事于上者也反之則皆不能能焉而不盡則其負一也或倖其能于其所不能則其為非義一也盡其能之謂忠則其忠一也夫由隸役之守關市之吏而達于公孤而能焉皆謂之忠則是隸役之守關市之吏可方於公孤者也今有言曰隸役之守關市之吏人役也君子不由也則可乎是則不智也已矣

質齋對

有主人自題其居室曰質齋客有過者請曰願聞質齋之說何如主人對曰唯唯夫本之在山林也栖之以煙雲飽之以雨露吹之以風籟鼓之以雷霆照之以日月友之以鸛鶴此木之性然也一旦工師見而斤斧之斧者柱清廟架明堂而其小者為犧樽象采色孰不以為

竒且盛也然其性則鑿也故于是而問木曰于山林何如吾知木之神未有不思山林者也王之為珪璋為瑚璉也刻之鏤之琢之磨之文之章之形之象之孰不以為希世之珍連城之寶也于是而問玉曰將聽其珪璋瑚璉乎將璞于崑岡韞于荆山而渾渾真真無災無害以全其真乎吾知玉之神未有不怨玉人者何也其性鑿也今夫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遊飼魚于罟不若放于江湖之為適也馴獸于苑不若走于廣野之為樂也愛其鳥而籠之不若雲飛之快其心也是故順其性則生逆其性則壞順性者逸逆性者勞勞生于飾逸生于質此吾質齋之說也客以為何如客曰然敬聞命矣遂書其對揭之質齋之楯

### 壽州祭水文

某等奉朝命為吏于此州玩愒歲月不能事事不能愛養元元以佻副天子命吏之意以迓承上天之休徵上天不降災于某等之身乃五月淫雨浹旬州城外西北水漲日增而高蕩擊城趾將復于隍旣霽兩日乃今六月又雨夫雨不止則水又益高其勢不推城而入不止矣闕闔之地且將為魚鱉之墟矣某等負外是在躬甘受茲罰然百萬性命皆無辜之民奈何使罹此酷也惟神

流動瑩徹明智內蘊衰此下民俾無災害此在其等甚  
難任神特易易事耳敬以羊一豕一投之中流尚希歆  
鑒謹告

五福堂賀壽文

吾鄆杜有鄉先生曰張公河嶽之英靈士林之豪傑也  
蚤受毛詩克遂于理剛直敦厚允蹈厥躬蓋公實興之  
秋則九思如誕之辰也逮其挾藝南宮擯弗克售授經  
秉教學徒歸心稍遷國子博士洞覽遐眺困乎深佐  
理蜀郡澤浹黔首既乃戒盈知止興耽丘壑解組言旋  
營菟裘老焉今茲丙子壽屆八袞是時九思亦四十有

九齡矣踈伏林藪二毛粲如里閭相望幸從公遊或奉  
談塵灑然惺悟或時高會御觴擊筑洋洋焉洩洩焉盍  
簪之誼投澤蘭之臭均也公有二子受爵義民雍雍愉  
愉孝養周洽有田有廬無假外求其元孫東懷瑤握瑜  
席珍俟聘繩武振業其在斯人矣公于是時衍然以居  
陶然以遊咀仁義之華尚玄冥之風杜于謁之萌剗是  
非之路視明聽聰言有倫序體彊却杖望之若仙即之  
無敢狎遠之弗能忘也夫吾于室之邑萬有其衆也黃  
耆之老固亦有之至若儼德于公聞焉空歎儷矣夫以  
松喬安期之徒習其能經鳥信之術非不遐也君子弗

尚也惟德惟仁斯符孔氏而貽世範也太史康子嘗躋  
公堂取諸五福形之古隸謂洪範所述咸萃於公矣允  
哉覃乎蓋頌禱之義美矣極矣匪以縱一時之侈觀作  
後嗣之虛聲也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又曰樂知君  
子萬壽無疆因斯以言則夫御風乘霆未足為公先壺  
天洞府適足為公哂爾南山巖巖雨露膏之松柏生焉  
北有清渭滔滔淼淼東入于河我其釀之挹之酌之于  
公祝之其自茲始矣

### 二山解

大司徒咸寧劉公用齊自其上世居于南山之陰公既  
孕茲山之靈以生而安重靜雅性實類之因自謂曰近  
山于是薦紳學士咸稱為近山先生云秦藩作相汝南  
強公景明仕于茲者蓋二十餘年癖愛此山而以為非  
故土也乃自謂曰借山其所與將者君薦紳學士亦皆  
稱為借山先生而未聞有異議者焉一日借山公有言  
曰久假不歸恐來捷徑之譏近山是名似有爭墩之志  
至欲歸而避之圖畫此山置諸汝濱之廡以償其志而  
曰何必縮地移之然後為快也于是近山公聞而異之  
作書以自解名曰解朝其意以為南山吾家故物也吾  
得有之而以自名彼爭墩者嗷嗷于千載之上其何以

是加我且借山者誰主是盟誰嘗取索既欲圖畫以歸而又曰吾不借是也其可乎不可乎于是相持以言未有能下之者會予至長安見借山公曰公謂司徒爭墩邪過矣過矣司徒豈爭墩者又見近山公曰公無惑于左相之言也左相之好猶公也蓋弗自覺其言之至是耳而又何惑焉借可也圖畫亦可也吾之南山固在彼几席屏障間特屬物耳公又何惜于此邪于是二公釋然以和歡然以言其薦紳學士邀二公于城南草堂置酒高會拉予同往是日也雲收雨霽蒼翠滿前熙熙然若茲山之效靈也予乃奉觴于二公曰夫山人者樂也彼鼎劍龜玉之寶公卿大夫之貴藝場文苑之譽走狗汗馬之勞求不得則爭爭不平則怒蓋雖古之賢者未

能免于斯也若夫巖石丘壑之趣烟霞林霏之勝願乃

有迹而去之者至干移文之誚偽隱之譏未聞有愛之爭之若二公者之為豈非仁者之好而超世之豪傑邪敢以為二公壽二公荅曰不敢敬舉君之觴予又揖二公曰近山勿專也借山勿忘也善友山靈以永終譽二公曰然請刻諸石以遺好事者

惑解

壽如籛鏗富如石李倫世未有不以為極焉而慕之者

不惟異諸其身也而且異諸其子孫焉又以祝諸其所  
厚者其所厚者無不受之怡然而未有以為迂且妄而  
恠之者也至于人之極焉若舜之孝周公之忠孔子之  
道德世亦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而亦有異諸其身與其  
子孫者乎亦有祝諸其所厚焉者乎設以祝諸其所厚  
焉則未有不恠之以為迂且妄者也夫富與壽命也而  
欲必得之而忠與孝也道德也可以力為者也而恠而  
弗為惑矣或曰舜聖人也周公孔子聖人也可以力為  
乎夫學聖人而未至將不得為君子乎文其次不得為  
善人乎彼鏗與季倫者賊也以偷生壽以剽竊海內富  
其術異其為賊一也而世則棄聖而師賊其不惑之甚  
乎自世之稍有識者人稱其為君子焉則訢然以喜名  
其為賊未有不艴然怒者夫以其所必怒者而欲必為  
而得之不以為迂且妄也而以為迂且妄者乃其稱之  
所甚喜者也而恠而弗為其惑乎其不惑乎夫子已言  
之安知今之人不以為迂且妄也以為迂且妄也其惑  
也終不解矣解其惑者必不以予言為迂且妄者也其  
幾于善矣作惑解

與亳州守張希賢書

九思再拜君侯執事別來悠悠八閱月矣追惟清問之

燕傾倒譁笑醉酒飽德情悃累積莫可稱述竊聞起居  
萬福甚休甚休九思有罪去冬十二月蒙天子寬仁罷  
歸田里甚幸自聞報至于今賊盜群起是月五日幾圍  
壽城賴官兵至有天幸苟且無事爾時賊復南奔今不  
審安在說者云勢稍衰弱然康靖未可睹門人友生咸  
謂遲之便故九思留滯于此又聞西北妖民千餘號白  
蓮教詭害深至君侯奮憤被甲冒持弓矢身帥民兵掃  
除蕩盡此豈徒拜尊官受上賞者也將君侯之子孫蓋  
世世封爵無極也此其有功德在民天之意固云爾矣  
九思父母老俱七十以上在家歸心發作有時廢食寢  
而晝夜畫計幸盜賊蹤跡遠汴渦而上以達于汴又恐  
不測猶豫未敢決斷伏惟君侯控制一方威令嚴密偵  
候明確望少留意緒籌策進止之端大要安全之宜遲  
速惟所命之異時維舟城下復得以入齋閣侍燕閒拜  
起稱謝睹盛德之形容長別無所復恨惟君侯察焉九  
思恃君侯為知己傳不云乎士信于知己者故受命于  
左右君侯其念之復之九思不勝懸懸四月十有七日  
九思再拜

與劉德夫書

九思頓首德夫足下睽違十秋消息阻絕獲奉教書如



聆晤言幸甚幸甚緬惟往昔翱翔翰墨之林僕本鴛下不自量力妄追古作足下不以為狂指迷導軌奉教甚厚其後遭時齟齬丁卯之春足下南歸逾三年而僕亦有壽養之役又一年而罷歸田里僕于是時有亦自惟謂朱游廢而易教昌董子退而經訓博賈誼憂時新書廼與王充屏居爰有論衡此數子者皆非有怨于世也蓋知夫時之難得而我生之弗可虛也所以闡幽發隱而振藻垂聲于無涯也如予木類植德弗固招尤積毀庸與時違已矣已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然自六籍以降若孟氏之正大左氏之醞藉屈子之豪宕太史公之

洪麗班固之豐厚莊生之竒恠國語之溫雅戰國策之縱橫博以取之滿以發之下上千載之餘將心觚翰以成一家之言則藜藿終身老死巖石誠能甘心悅意勿有復死者也此僕之本志也比歸于家昊天降割先君不祿禮樂崩壞文藻屏棄嗣以老母貞疾賤軀効灰迎醫治藥迄無虛日歲月不居邇邁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于是而較量往昔勇怯盛衰相去之遠有若兩人慨少壯之難恃痛藝業之就蕪憫素志之終違懼修名之未立傍徨中夜泣泗連如嗟乎嗟乎此孔子所謂四十五十無聞而不足畏者也尋又自惟老驥伏櫪志在

千里伏生耄耄猶授尚書伯玉省愆亦在五十武公既  
老進修弗逾有如予者上之既無以策勳天朝下之又  
無以潛精藝苑老且倦厭填委溝壑猶足與縉紳齒邪  
于是強力苦心奮翼澠池以收桑榆之功者此又僕今  
之志也然麗澤之益貴講習之勤同心之言有如蘭之  
臭昔曹植飾丁儀之辭韓愈潤孟郊之文僕竊慕焉欲  
奉教于足下不幸南北隔越千里而參商之勢違飛潛  
之途異質疑無從徒興浩歎而已昔人有言人之相知  
貴相知心故伯牙毀琴于鍾子張華談劍于雷生蓋趣  
合則易語志契則難諧也嗟乎情之感人令人豈肯見

殊也足下聞僕斯語其亦有以悲乎然將何以教僕也  
尊公遺詩刪定一二覽觀如何餘俟後陳北風倘順時  
惠德音僕之鬱鬱瞻戀寔切九思頓首

### 答王德徵書

九思再拜德徵執事九思鴛鴦竊慕高誼之日久矣往  
年在京師亦嘗及門投刺未能承顏接辭結平生之歡  
甚恨及罷歸里舍日親農事山城僻陋過客稀少又無  
邸報故于執事雖或有時往來于懷然竟不審何在是  
月之朔兩騎到門兒童走報云山西王使君遣以存問  
者漫不知何人以為誤矣問之乃始知為執事是時已

向夜呼燈發書讀竟憮然歎息曰王子其知我者乎其  
知我者乎夫九思者當世之狂人也翰林不容出為吏  
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里舍當世之士  
自負豪傑聞其姓名罔不怒罵而執事之書曰吾何愧  
此可發英雄一笑也自歸里舍農事之暇有所述作間  
慕子美擬為傳奇所以抒情暢志終老而自樂之術也  
不意親朋指摘瑕類投諸館閣發怒起禍幸以消沮而  
執事之書曰風流可蓋一世政不必拘拘學寒酸語也  
嗟乎王子真真知我者乎及觀海市辯浩浩洋洋孔孟  
之心班馬之筆也于是仰而歎曰其斯以為王子矣乎

夫未嘗承穎接辭結平生之歡而使入于千里之外非  
極慕其人甚愛其才斯固未之有也而九思者天下之  
狂人也而執事行焉于是以知九思者王子之徒也然  
九思老矣執事異日或填撫關內庶幾一見以消夙恨  
如其不然唯宜堅持素志操勵晚節求無辱于王子之  
徒而已執事其尚有以幸教九思也乎使者返命敢布  
腹心伏惟審察幸甚幸甚甲申秋九月八日九思再拜

與中丞劉養和書

車從過鄠獲侍左右幸甚竊見憂勞百姓形諸顏色所  
過咨訪下及芻蕘嗟乎憂國如家愛民如子久以為不

復有古人矣乃今忽有之此昌黎韓子喜談而樂道之者况不肖乎自奉別至于今踰期月矣竊伏自念高明不以九思不肖納為知己詢以今日之務之最急者當時倉卒未及陳對乃今有懷而不以告是負知己也故敢以書上亦韓子所謂惟愈于執事可以此言進者惟高明察焉高明按臨郡縣輒進鄉老詢以民瘼昨見鄆中所進見者多市井賈人不諳政體或以一人之私或以讎家之故率爾發口自不知非此高明親與聞睹不容以或証也不肖以為度諸他縣想亦不遠雖然此就其無益于事者云耳即其所言多切于弊而高明行焉而奉行者或非其人竊恐高明之勞日甚而無益于下也雖然此就按臨之地云耳即其所言多切于弊而高明行焉而奉行皆得其人而有益于下也全陝七八百里能徧歷而月與之臨乎此勢之決不能也不肖以為今日之急莫如擇人古法有云朝廷任吏部吏部任監司此天下之勢也而一省者天下之準也故今全陝之地兵馬在都司錢穀在藩司獄訟在臬司而府州縣則承接而行而規畫布置則巡撫臺也高明于此將何為邪規畫布置而已耳任藩臬而已耳擇府州縣吏而已耳雖然藩臬人少而多賢其任之也易府州縣吏少賢

而人多其擇之也難惟其難也故近有密切訪察者焉  
不肖于此不能無疑何也其訪察也寄之何人乎使其  
人果君子也必能公其心以事其上矣萬一錯繆于十  
人之中而誤一人焉竊恐九人之得不能償其一人之  
失也况其多乎况不能公其心以事其上者乎今日之  
急莫若于府州縣吏每府書一方冊置之坐隅分命藩  
臬及各道守巡留意訪察親見賢否從公稿報高明不  
負天子澤滂臬諸君必不忍負高明也既得其實已其上  
而可旌與其下而可黜者則亟為之其向上而未久者  
勸勞之其未久而志陋者姑罰之使其警焉而知悛也  
若天中人之資固無異才亦不廢事此其最多者則戒  
飭之使各勤其職焉于一省府州縣吏不下數百人  
覽之則在目中憶之則在胷中不假下人訪察而賢否  
可知不勞親問百姓而民瘼自息一人家有一都御史  
盖有所恃而不恐一官府有一都御史盖有所畏而不  
敢高明于此又何為邪亦惟捫其大綱去其大惡以收  
其成效而已無復多勞也多勞則病損千金之軀以貽  
高堂之憂可乎不肖于高明為通家兄弟父子孱知愛  
于門下甚深是故敢以此言進也異日高明坐于廟堂  
之上佐天子進退百官倘不迂不肖之說推而行之則

天下其庶幾乎惟高明留意幸甚幸甚

銘恩堂頌并序

柱史潛江初子啓昭題其堂曰銘恩之堂徵言于前史  
王九思九思未獲登堂而于所謂銘恩者嘗與聞其實  
焉蓋有以知初子之篤于君父也乃感而作頌云頌曰  
維初厥初孰肇于潛赫赫沙縣維澤孔覃覃澤滂沱爰  
有清河以及省翁策名賢科龍淵國子贊郡南紀天施  
未畱有我柱史柱史有弟亦有猶子于邠于酉聯翩以  
起柱史曰吁先民有言優游暇食孰使其然一脉五世  
受祿于天明明天子寔司其權思斯眷斯旣渥且偏我  
不我銘為魚為鳶我銘維何為王畫臣猶子愛弟咸致  
厥身茲堂可圮我銘無已嗟嗟肯堂詔爾後嗣

襲桂堂銘并序

潛江有文章鉅公曰初翁舉成化癸卯鄉試其子啓昭  
舉辛巳進士為御史御史君兄子芳正德己卯相繼以  
舉而其弟且復舉乙酉御史君曰嗟乎不謂吾堂曰襲  
柱之堂可乎鄆杜王九思為之銘銘曰

奕奕爾芳溢于爾堂吁嗟爾良孰發爾之祥孰衍爾之  
慶爾告爾後矣無隕爾之常

書對山子為東谷王子贈詩卷後

東谷子之交非其人即三公九卿萬金之子求其一諾不可得也對山子之詞翰非其人即三公九卿萬金之子求其一字不可得也君子觀于此卷則二子之所與可知矣

書燕山賦別卷後

右諸君子皆當世知名之士也賦別未久東谷子不幸獲謗諸君子蓋不能無意焉乃今十餘年東谷子之跡既明諸君相繼歸田者半而大復何子乃又獨先遊焉求如燕山之會豈復可得也東谷子別予鄆杜出視此卷相與歎息者久之而予題其後如此

怒箴

我年既高血氣斯憊怒之弗勝其室甚大惟怒之發如火斯烈林我五臟穿我百節今茲之怒其端尚微既久既深樂不可治爰究其根惟諸斯怒彼諸人者蒼天弗傾彼譖我誣我聞則舒胡為彼怒以殞我軀我作此詩庶敬我為此而弗警悔不可追

魯齋先生像贊

嗚呼此魯齋先生許公像也蓋願學孔子者公之志美而且大者公之造用夏變夷者公之心而祥雲瑞日則公之貌也當時有言曰南有草廬北有魯齋嗚呼此河

漢天子不能無歎于懷者歟

漢傳卷七

六

漢傳集卷八

序

奉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序

天生大臣以為天下國家也必予之以剛明純粹之資錫之以博厚悠遠之福進也足以有為退也可以為法然莫能以數數見焉夫惟其不是數數也故天下之治常少而亂常多夫固天之意不欲其常治也然天實生之而或是人者也者舉其所以予我者而棄之而後天之所以為天下國家者始有不信使是人焉生而能以自全不輕以棄而其君者又能以庸焉重焉信且托焉則



其所及于天下國家者宜何如也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吾鄉三原王公自擢進士入翰林累官都御史兵部尚  
書以至吏部其剛明純粹博厚悠遠之所積而發乎其  
政見乎其事其紀綱法度之振飭軍旅機務之贊畫才  
愚賢不肖之黜陟讒毀禍患之承敵有古昔英雄豪傑  
之所未嘗者而公獨能裕然為之中國被其澤外夷聞  
其名若是者四十餘年而公不有焉及其歸也光明峻  
絕優游以適者又十餘年今已九十矣中國外夷無問  
識不識莫不仰望其風詢其起居古昔英雄豪傑之士  
固又有不能者矣所謂進足以有為退可以為法者公  
碩不既備且盡邪由公與同時而立者其學力才術天  
豈無意也碩自賊其身且以及人舉其所以予我者而  
示之則于公何如也公自立朝事列聖皆能自得其幼  
學之初其為吏部也實先帝親拔焉天子兩宮徽號之  
禮既成遣使存問于公夫固廣體先帝之意而禮重夫  
舊臣故老所以博化而施仁崇古尚賢之道也聞公今  
且日讀書考古飲食動止如五六十人焉公之所饗與  
國之所托以光者詎有涯也鄉人相率為歌詩壽公以  
九思為序故僭論之俾壽公者有考焉

康德瞻集序

詩人若唐四傑及李長吉諸子皆早世弗究其才而古今相與悼惜者以為未見其止云爾武功康德瞻七歲能詩歌十五而為騷賦十九歲死方之諸子則又為甚少也乃其騷賦詩歌典則不詭曲盡情理庶幾乎金石之音而救粟之味焉無言其老即及諸子之年其所至詎可量哉然世無知者君子尤悼惜之德瞻弟太史德涵將圖校刻以傳而屬予為序大明興詩人嗣出至百餘年極美黃髮之老疲精殫力則固亦有之若乃卓然追古無陷溺于習者厥亦罕哉君子而讀德瞻之詩其有以感也夫

贈王元道序

自古才俊之興也必以世是故有象賢而封者若微子是也有追配前人而升者若君牙為司徒是也有後五世而清白者若楊太尉家是也有名德而肖厥父者若陳太丘之子是也是故上有所作則下有所承蓋元臣碩輔之用也忠貞扶王室流風起百世况子孫邪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兵部尚書吾鄉河州王公在景泰中殄滅奸回撥亂反之正社稷賴焉是故扶王室起百世功烈之盛視諸古人何加焉公之子元道克服公訓出宰于灌是故楊太尉之後陳太丘之子之類也夫灌

小邑也其宰也何有予感今之事思公不可得見見元道焉故有以贈元道

贈李人英序

自賦斂厚貪吏橫而民始窮自禮教不興而風俗侈財用匱遊民衆耕者寡夫田非有加于舊也生齒之聚日繁而遊民衆耕者寡風俗侈財用匱而禮教不興貪吏橫賦斂厚若是而民不窮不可得矣夫風俗侈財用匱遊民衆三者下之所自窮也然本于禮教之不興賦斂厚貪吏橫二者又上之窮乎下也是皆有在于上焉者矣今之所以涖民者五曰布政曰按察曰府曰州曰縣

此五者今之所以涖民者也然州縣由于府而後達布按布按亦由于府而後下州縣是府者又涖民之重者也涖民之重者而得之或以為歛或忽之以不盡忽之以不盡者負也得之以為歛者悖也悖且負而能以涖民者不可得矣有所議于布按有所令于州縣知其重而圖焉者也不知其重而圖焉者驅遊民之南畝以薄賦斂黜貪吏貪吏黜賦斂薄以興禮教變風俗節財用財用足風俗正則民生厚民生厚而天下不治不可得矣韓城李人英自戶部郎中知順慶府其行也以吾說告之以吾說告之者以人英也非迂也迂吾說而能不悖

且負者亦不可得矣

送魯司業序

國子監司業魯君振之家湖廣景陵之湖上魯君有父曰魯翁翁有兩子而其長子鎮疾病人不完不能服田力穡而朝暮侍魯翁然翁老八十餘歲矣往年魯君由翰林院編修出使安南國北還而省問其父魯翁湖上當是時乃遂留其家人不與來而獨與其幼子彭來京師而其意則遂欲歸湖上矣今年秋乃奏書從容為上言之乞歸上下于吏部吏部臣奏法兩男子者勿與歸養而弗識魯君固爾弗堪也于是魯君復奏書言上曰

主臣臣父雖有兩男子然其一已廢無能為而臣父老朝暮望臣歸未嘗不流涕霑衿也而臣何心哉願從陛下乞歸陛下放臣歸而臣父子仰賴陛下巍巍蕩蕩天高而地深豈足比恩德哉臣今者窘迫極矣如林如溺不可具稱說矣而可以常法拘之哉上報曰司業歸矣魯君聞之喜甚乃挈其子彭起走司業舍及後園中無不到且走且笑曰我歸矣我歸矣夫魯君躬被上命率先海內之士而日與其徒誦說先王講論五經同異以泚諸身而達于天下者且一年矣士執經問難者亦皆固尊奉魯君矣然由化也至是聞其歸靡不感動各

念其父母而日日謀歸者蓋數百人焉何若是易也古  
有言勿為喋喋惟身其攝故未有誠而不動者魯君是  
也魯君且行諸客退出金馬門會饒李天史家而皆言  
魯君曰魯君上待君厚何思所以亟報稱者于是魯君  
蹶然發寤敬諾曰謹奉教矣

### 送閻允學序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隴州閻公旣罷歸其鄉越二年連  
喪其兩子于是長子允學在錦衣為百戶而聞之悲痛  
自念曰大人故疾病迺一旦感切恻惻又至此極矣吾  
又遠在數千里外朝暮望我吾不歸無以說樂大人之

意曰者武臣願移近地有特許者而鳳翔去隴州二百  
里所我當露悃之上上神武仁孝憫恤舊老臣不忍其  
疾病恻惻而聽我俾父子兄弟相聚即室家完而我不  
匍匐為上言之則何由可以遂也于是言上果移鳳翔  
云且行而鄠社王九思送之言曰古者先王禮于其臣  
也其報功則有世祿之典其去而懷之也有召見之體  
有存問之使錫予之儀因情而為之節體其意而勿使  
拂焉是故其為臣者仰之如天地恩之若父母波流子  
孫沉酣浸漬至于數世之久也皆知慕先烈効忠勸而  
報主恩也然非有他也因其情不拂其意若是而已若

是而恩不浹國不固未之有也故曰故國者非喬木之  
謂世臣之謂也太保公端偉樸厚中擴而通出入三朝  
有勞于王室天下之人罔不聞睹朝廷錄其舊功而戶  
侯是錫戶侯請移近地詔又特許之嗚呼盛矣雖先王  
禮于其臣亦若是而止矣今歲北虜犯河關中震恐天  
子以為憂命大臣一人往主經略夫禦虜之策選將為  
先土著之人服習虜性由是言之三秦豪傑宜必首起  
而並用之也允學沉毅而有力善射之士也豈無推轂  
之者夫大將固未易也出一技破一陳以報天子而樹  
名當世聲流于無窮焉豈非允學之所宜行也不然則  
崇孝累仁以俟來裔而已唯允學擇焉

送秦民望赴陝西按察副使序

今年春僉都御史王公自寧夏奏書言上曰北虜出牧  
河套中度六七萬衆自言至夏草長馬肥時入寇我邊  
境我中國若環慶之地于邊鄙要害甚切至也臣始由  
邠州抵環慶也而道路所經若鋪舍驛傳城垣官府或  
名存實亡或棄而弗治荒穢凋敝但石無人芻餉儲于  
環縣而遊擊諸軍過者耗費甚多蠹白而莫可究詰諸池  
餘鹽抽收于慶陽也所以助國計備邊儲也貪吏侵牟  
莫或禁之此其故何也蓋巡守不專其官則有司之職

不舉有司之職不舉則弊政滋邊務弛傳不云乎為政  
在人往歲環慶設按察副使一人專理兵備陛下初即  
位幸邊鄙無事詔革罷之夫聖人不疑滯于物而與世  
推移言今昔之殊時也故堯舜善宜民而湯武不傲俗  
詩曰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言理無定處也因之革之益  
之損之貴宜時也今願推較才名素著一人為按察副  
使來守環慶以興滯補敝則邊務不足慮北虜不足憂  
惟陛下幸留意焉書奏天子以為然詔吏部推上剛明  
練達所宜任用者皆曰保定守秦公遂召至京師賜勅  
以往于時公門人關中豪傑數十人送之都門外其友

王九思言于秦公曰夫于將莫邪天下之利器也蓋田  
荆山之種世之所謂奇寶也使或有之而或未必以為  
利以為奇也則是物之不幸也臯夔伊呂之徒非賴明  
君則終焉而已子思孟軻古之賢人君子也處齊魯而  
弗遇則行道之難也是故烈士盡于知己忠臣不負其  
君以所遭異也公之為御史也六年而守保定又一年  
而至此夫拔于稠人之中而待以不次之任者非常之  
遇也感知我之恩而奮激思勵磊落之士也忠告而善  
道之者朋友之義也秦公曰我其敬哉于是遂行

送馬公順提學湖南序

古者先王之于其民也制井田行貢賦時力役所以固  
本也井田制貢賦行力役時而後衣食足盜賊息民生  
厚民生厚而后建庠序敦化理興禮樂格天地故教者  
政之餘也先王所以成天下衣食不足盜賊不息于是  
而立教聖人不能也孟子之言曰士無恒產有恒心夫  
士亦人耳不放僻邪侈則亦已矣饑寒困苦之切身而  
其心愬然雖賢者不能也是故先王之世地必井授民  
無凍餒由是而國學家整術序黨庠禮樂興地格草  
木蕃庶鳥獸滋育故曰教者政之餘先王所以成天下  
也三秦馬公順由稽勲自外郎督學湖南湖南連歲災  
郡縣盜起是故填溝壑走四方非士之宗族則親戚鄉  
黨之人也夫士固不皆顏閔也士固皆顏閔也吾之身  
凍餒焉則亦已矣而吾父母妻子兄弟皆且不免焉然  
則柰何可遺也故曰雖賢者不能公順于是時誦法先  
王講論五經所以為教則善矣所以為盜賊凍餒則吾  
不知也故曰衣食不足盜賊不息而立教聖人不能也  
公順文學雄三秦知識超百士嘗為河內歎今皆有善  
政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是故弭盜之法厚生之法  
有方伯廉訪使二千石有刺史縣令講畫指授次第修  
舉民安其業士偃于裘而教有不行化有不洽吾采之



信也故曰教者政之餘先王所以成天下也

親交贈言後序

序曰隨時而升者古今之同情遵道而弗渝者君子之雅操蓋流水難識陽春寡和獻璞于楚徒貽別足之戚鼓瑟于齊難移好竽之固然玉非不有而瑟非不工也屠龍之技雖大莫施射覆之能小而見幸非工于小而拙于大也彼一時此一時也且不殄厥愠非西伯之過也麇裘而鞞非尼父之罪也情愛中奪孝子履霜詭言屢至賢毋投杼故見豕載鬼易之所以為睽也萋斐具錦詩人之所以歎息也雖然展禽三黜魯論取焉孟軻不遇天下仰之况夫龍泉太阿不以埋藏而或沈梧桐鳳凰終以感通而相遇者哉由是觀之則樂平李子中之所遭與後之所獲者蓋可見矣

送豐原學先生序

四明豐原學先生在翰林為侍講纂修孝廟實錄有功進秩右諭德而為諭德未久也迺奉上命視事南京翰林院其事蓋在正德己巳之六月云臨別而先生曰何以幸教我也當是時九思亦由檢討纂修調為文選主事矣公事故不果其明年庚午秋罪人斯得而予處坐鄉里為吏部有權遂黜為壽州同知壽州去南京五百

里先生賜書存問稱執事而曰執事格心之學忤逆寺  
者誰則弗知也又曰執事弗幸教我邪當是時又公事  
未果也居壽州一年而辛未冬十二月上廼用諫臣議  
議蓋曰壽州同知前在翰林得出為吏部為吏部而狼  
藉賄賂破壞選法宜罷棄去應上天之變于是上報曰  
同知致仕矣先生聞之廼又賜書存問而曰嗟至石共  
焚廼至于此執事不暱罪人舉朝所知何至今猶未明  
邪執事固但知桑梓之樂孰知慨世道者如何也而又  
曰執事廼弗幸教我矣予讀之竟于是感激發憤歎息  
曰嗟乎世復有知我者乎人固有明乎禮義而陋于知

人心者也果如人言則九思者蓋小人之下者也天地  
弗能容鬼神而訶斥之者也又奚以其言如曰以其言  
已也則世豈之人而必小人之言何也嗟乎世復有知  
我者乎昔者在翰林蓋應制而風諫寓撰述而美刺備  
群居而規戒形九思不佞固奉教于先生矣蓋若是者  
十年比其南也而經籍典墳古文遺書及復而諷咏有  
味哉如啓清廟奏金石美哉洋洋乎蓋九思弗得而與  
焉茲者竊聞上意開明堂興禮樂陶鎔萬類軼駕唐虞  
是未可知也是豈可乏人行且召先生矣而予退處巖  
谷老農老圃終其身可矣莊周之言曰小知不及大知

故夫鷓鴣則大知之類也而鴟鵂鳩片鷄者則不知類也蓋亦各安其分耳矣故曰知小而謀大鮮不及矣獨念世無知我然如先生者又遠別弗侍矣向所欲為先生言者亦汗漫弗稱述矣屈子曰竭忠誠而事君反離群而贅肱又曰交不終兮怨長是故水搏則勢激情極而感興幽昧險塞困拂壹鬱日月不能照山嶽為之摧此所以烈夫壯士擊劍悲歌拊膺流涕而至于痛哭弗自知者有矣嗚呼惜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已焉哉然非先生孰弗謂小人之文過矣

贈延綏副總兵都督僉事時公序

天下自孽寺竊政毒流害敵及于元元遠邇迫脅咸擾弗靖兩京畿內之地河南山東四川諸路盜賊蜂起劫略邑聚攻陷城池燔燒官府州郡失據長吏或逃亡守臣馳奏朝廷以為憂下大臣集議兵部臣言各路兵壯狃于承平勇怯相半賊勢如火益熾未易撲滅惟西北各邊鎮智勇之將素著勳績剛捍之卒習與虜戰陛下幸聽臣言選擇征調分布各路責以成功即盜賊可計日定惟陛下察焉上可其議于是延綏副總兵都督僉事時公奉命來河南矣今年二月朔至陽武行與賊遇賊號二萬衆公所統士纔二千且戰下令軍中曰敢後

者死士人入殊死戰戰甚苦賊大敗驚乃遁去斬首三百七十八級獲被虜婦女幼男三十六人馬騾三百四十二匹馳奏上嘉悅賜之勅上若曰勞苦副總兵爾率邊軍跋涉險遠首與山東賊遇即能大挫其鋒智勇忠勤足稱委任今河南賊衆尚繁生靈其苦爾與諸將協心畢力大功早成自有恩典以酬爾勞爾其懋哉公自陽武之戰又與賊戰西平斬首四百六十級又戰于洛陽于六安定遠斬首五百級賊懼走上蔡固始又追及與戰斬首二百四十級前後擒獲男婦百四十九人諸將亦各力戰有功于是元惡就擒或自經死餘黨數百

人為我軍所擊殺晨夜奔突若魚在釜糜爛漸盡可跋足待公以鳳陽湯沐之地皇陵在焉擁衛防護勢無容已于是駐節壽春偵候四出日報無虞嚴刑戢下嗾無敢譁城中寂然按堵如故父老幼童仰戴歌頌比于父母客有劉子實者秦富平人也晨詣軍門求見公曰客欲何言子實長七尺餘闊面廣鬚髯抗聲秦語曰大將軍苦于風塵願獻牛酒饗士非有他願也公曰義人攜之上與語甚悅是時予罷官者數月矣道阻弗果于去公聞予名躍馬見訪予往拜其門則子實已先在禮竟長揖向予曰太史公寧無大將軍一言乎蓋聞諸易曰

師大人吉元咎夫夫人者老成持重之稱也其歷年効其涉世深也其臨事懼好謀而成者也是故有不戰戰則勝矣詩曰方祿元老克壯其猷此之謂也公今年六十餘累樹邊勳為時宿將其用兵如老醫扇藥隨病以施即應手愈巨寇底平論功錫爵封萬戶侯行有日矣敬以為公賀予親老在堂留滯于此爵爵弗宗川塗既通下日就道孰曰非公之賜也敢併為謝且以自賀云

送平賊將軍右都督時公序

七年壬申春河南廬鳳諸郡盜起是時九思同知壽州會有歸命而道阻弗果行甚恨繼聞延綏諸將南出擊

賊戰甚苦而將軍都督愈事時公驍勇特甚夏五月將軍駐節于壽九思上軍門謁拜具道所由來請決進止將軍迎見甚喜稱說鄉里問道故舊具盃酒接殷勤之歡九思托于麾下竊有所獻以為將軍壽美采諸風誼撰述功德云又一月賊平九思謳吟歌笑取道西歸比歸而四川諸郡盜賊復起逼于漢中聲震關輔門庭之寇其憂又甚大也竊自念曰安得時將軍又豈憂盜賊哉未幾用河南功掛印平賊將軍進秩右都督錫蟒衣玉帶以部卒三千佐太子少保彭公西出擊賊當是時四川諸盜先後以次平定獨慶麻子者聚至數萬攻劫

郡邑殺害憲臣醜惡深至不可撲滅我軍既至少保公  
曰賊乍降乍叛或言撫吾以為攻之便于將軍何如將  
軍大聲曰賊之罪上通于天狼子野心非可以人理化  
也巴蜀之民肝腦塗地恨不斃其肉而向者憲臣之家  
所為切齒而腐心者也兵法不云賊賢害民則伐之故  
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竊以為攻之便少保曰如計不  
可不早為戰于時將軍下令軍中曰吾與若等去家數  
千里深入擊賊賴陛下神靈少保之威德宜取之易雖  
然無敢或怠怠則殺汝矣當是時乘河南之勝三軍皆  
勇氣百倍與賊戰于漢州潼川之間賊衆大潰追亡逐

亡生得若干斬首若干級獲老弱男婦若干人計其  
終始財十有五日云捷聞于漢中而巡撫陝西都御史  
監公蓋網紀于茲之日久矣乃不自有而曰平賊將軍  
功大宜有所稱述比于凱歌不可但已于是命之九思  
九思受命仰而賀曰矯矯乎壯哉平賊將軍之為真將  
軍矣迺者河南之役兵殊死戰民不憚擾九思蓋嘗聞  
睹度今比昔如蹈一軌而成功則甚速斬獲則尤多意  
者兵因險而愈竒勢乘勝而易揚歟將軍嘗言我武人  
不讀書雖然嘗受教于君子矣委身以報國誠心以恤  
下推斯言也雖古名將何以過也宜有若將軍秩列侯

食萬戶河山之盟與國終始慶流苗裔益永弗替矣書  
不云乎功懋懋賞九思頑鈍竄伏林藪方與齊民歌舞  
太平之休思慕將軍無以承顏接辭稱壽麾下如壽州  
時而于中丞公之命致私願焉將軍猶能記憶九思否  
也

漢陂集

卷九之十



漢陂集卷九



序

時氏世勲序



惟時氏之裔出自鳳陽其先曰時良起于步卒從高皇  
帝平定海內有功而洪武三年由總旗陞爲陝西西安  
右衛百戶百戶又屢有功進秩西安右護衛正千戶世  
襲而時氏之興遠矣良之子曰忠忠之子曰禎皆襲正  
千戶而或乃改衛有非其故云至禎之子清改延安衛  
後所而延安時氏蓋自此始天順二年清與賊戰寺子  
山力屈而亡有詔進秩一級然不幸無子其同母弟曰

演乃襲爲延安衛指揮僉事不久病卒又無子于是今  
都督公其弟也乃入繼焉成化十八年公與賊戰清水  
營凡三大戰有功于是在陞署指揮同知二十有一年與  
賊戰單塔兒斬首一級乃遂實授云而弘治七年公之  
在威武堡也賊夜入寇不幸偶忘備有所亡失左遷指  
揮僉事其十年冬賊又入寇公破之水荒山于是復其  
舊秩十有四年春賊由波羅堡大舉入寇公與戰柳家  
灘大戰數日賊懼敗走歸斬首一級有功陞署都指揮  
僉事充右叅將分守延綏東路其明年乃復行賞賞白  
金綵幣十有八年冬天子新即位上尊號兩宮推恩臣  
下于是實授都指揮僉事云正德七年盜起河南廬鳳  
諸郡詔右叅將統麾下千人往追捕之進都督同知未  
久盜平于是進都督同知爲右都督掛印平賊將軍賜  
蟒衣玉帶將入覲天子已而四川諸郡盜賊復起于是  
復以平賊將軍統麾下千人西出擊賊賊平進左都督  
歸鎮延綏云公蓋嘗以平生經歷者畫圖爲冊而太子  
太保臬蘭彭先生題曰時氏世勲而公使使來命九思  
序之九思曰天之將佑人國而生雄傑梟勇之材以樹  
功顯名也蓋有意焉乃若安排思慮爲者非偶然也惟  
時氏之興由千戶公良而下五世六人至清演而胤絕

而都督公繼之都督公所以自樹立者由今言之策勲  
王家爲時名將可述以傳者也而由其後觀之開府要  
害之衝坐收靖邊之績寵于天子剖符定封施及苗裔  
終始河山之盟蓋可睹矣然則公之大時氏之族者豈  
偶然哉豈非天意哉而公之子孫思乃祖之遺風以及  
我公之烈豈可徒然無以爲也此則畫圖之意也公名  
源字裔之頰面高顴雙目炯炯望之如神蓋不止畫圖  
之所載矣

秋夜燕集詩序

蓋聞孔父之遭程子則晤言終日吉甫之贈申伯則雅  
味盈篇故授于誼者繁契合之懷教于情者多遂衷之  
詞易稱斷金之利詩借伐木之喻斯理之固然匪可以  
僞合而強致者也若乃面而弗心則馬牛之風殊未同  
而語則瑟瑟之調乖又豈有此唱彼酬絮然連帙者乎  
長垣趙君往在選部予忝同曹道誼之劇切有逾去第  
季之友于也其後予乃被罪左遷壽州君亦蒙讒出倅  
平涼輿議游彰超拜二千石來守于郡予于是時罷歸  
林莽雖茂箕山洗耳之節亦勵立園肥遯之志惜別感  
舊瞻西弗及乃今茲孟秋有事郡下獲接于君詫龍淵  
之載合欣鷦縠之並體君乃秉燭清夜開閣肆燕嘉穀

多而且時旨酒湛其維清觥籌交錯嗣以大斗困抱累  
積緒言莫殫君乃授問于予命爲歌詩以摠厥蘊予不  
辭穢率爾成章君起履歌予亦載賡于是所得七言近  
體各四篇而托之毫楮存而弗遺者所以識墳笈之迭  
奏衍心雲仍之嘉話也方之古誼蓋殊代而同執若夫去  
就之路則岐而不一葭玉之恒則予固有弗辭爾

送提學秦先生赴河南叅政序

台州秦先生以按察副使督學關輔者三年于茲論績  
序遷爲河南左叅政拜命且行于是關輔諸大夫學官  
弟子霑被道化深享隆洽再借則不可違教則其惜乃

長安訓導胡山暨正學書院諸弟子謀所以贈先生者  
請九思爲之言夫一藩之大地方數千里庠序百餘計  
官師布列學徒萬衆乃以一人督之豈能徧歷其區而  
日與之臨也亦彙簡即繁舍要而任勞勢有所未可也  
于是定之以條約申之以行誼學之以文業擴之以政  
務歲以試之揚以勸之撻以記之黜以罰之若是者宜  
未有弗化者也乃今天下督學之師罔不由此然有化  
不化者何也吾嘗求其人矣明足以辨妍媸而不苛公  
足以愜輿情而不衒德足以範群士而可尊文足以追  
古籍而不有若是者蓋未有弗化者也不然則言語徒

繁率之不動考課雖勤亦徒勞耳吾嘗以爲督學而能其官則天下之士我能師之可以爲祭酒黜陟幽明進賢退不肖可爲大冢宰坐于廟堂權衡人物佐天子理教化可以爲宰相矣自先生之蒞吾土也吾在林莽見吾庠之士惴惴焉若先生日與之臨洋乎其氣浩浩乎其文也端重雅飭循循乎其行也聞之旁郡乃無有弗化者蓋嘗言曰先生自茲升矣及得邸報或有問吾者曰何以此處先生也九思曰夫古之用人者必歷試諸秩周于天下之務而後重位加焉所以益慮裕才示不敢輕授之道也先生始爲行人嗣爲刑部又嗣督學歷覽名勝精研法比著述文章品題士類所未歷者旬宣之務耳喬崧大河之間輜車所至甘澍霑足蓋無幾而宵旰之意勤丹青之念興崇階峻秩次第于先生矣九思寒劣未能瞻仰眉宇聽受晤言私心怛焉未能已已况關輔之士乎况正學之官師弟子而親炙之者乎當風雨之及晨旣斗山之載違情悃累積非可以一二說也先生其無遺吾人哉

送王令序

予在翰林時每見述職之典其年春正月天子郊祀畢越旬日御奉天門視朝是日諸司始奏事于是方岳郡

縣諸吏咸趨御橋南跪免冠俯伏首至地待罪刑部尚書率左右侍郎上御街北面跪讀彈文繼而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皆有彈文各推老成一入北面跪讀大意言方岳郡縣吏若弗能事事宜實之法以示懲勸予所見凡三度天子咸口出德音特宥之以勉圖後效于是方岳郡縣諸吏不下萬餘人輒踴躍頓首謝口呼萬歲響聲若春雷在空既退出翌日早具公服謝午門外然後吏部以黜陟上聞弘治壬戌吏部言方岳郡縣吏政有卓異不可但已宜稍稍旌之以動豪傑于是推轂二人其一大明知府韓福其一宜陽知縣胡獻敬皇帝覽奏甚喜命錫宴禮部未幾皆右遷蓋近代曠典予所幸見者也自予麾出外郡竄伏林莽歷逐職者又三度矣未聞有所旌拔如壬戌時然山城僻野邛報不及或有之而罔聞知也亦固未之有也皆弗可知矣正德庚辰春又當其期吾邑令王君朝暮戒行李北土邑中諸大夫謀有以贈請予爲之言君固多善政茲行賢書在藩臬考覈在吏部意者天子勵精圖治復舉先朝之典則夫嗣韓胡二人以興者其王君乎是未可知也若夫奉天奏事乃恒格待諸吏予偶及之云爾

太師端毅王公奏議序

公舉正統戊辰進士出入內外且五十年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壽九十有三歲卒贈太師謚曰端毅其孤忠大節之著有贈謚之誥有載德之碑有哀死之誄其文章存者甚多而奏議爲最盛自爲大理左寺副至南京兵部尚書者六卷兵部尚書王公憲爲御史時嘗刻于蘇州御史程君啓充爲知縣時復刻于三原其在吏部者九卷藏之公子太常卿承裕所知縣王成章從諸生求得之以告于巡按御史曹君珪曹君曰久矣吾慕于斯迺今幸獲見之是爲我師知縣其合前六卷者刻之題曰太師王端毅公奏議播之四方詔後世焉刻成

曹君命九思序之九思讀之終卷仰而歎曰嗟乎世復有如斯人者乎剛而弗屈也明而能盡也直而不餒也公而不衒也婉曲而有味也其汲黯陸贄之流乎是故天子嘉其忠豪傑讓其美蒼生誦其德夷夏仰其名天豈一朝一夕聲音笑貌之爲乎孟子不云乎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公蓋其人焉夫自都俞風息義理不明道德亡失志氣卑陋耽祿者多患失之心全軀者甚憂國之謀知弗逮者蒙覆餗之耻事虛文者爲駭俗之行知而自默者貽社稷之憂嗟乎責受朝廷之倚毗身繫天下之安危迺碌碌至于斯也是公之罪人也昔者主

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嘗廢書寫而泣司馬遷讀晏子  
春秋謂其犯顏敢諫也願爲之執鞭蓋其中有以合也  
故士有曠百世而同心者君子于是刻也可以觀人矣

### 瑞芝詩序

夫芝者草木類也產之于地潤之以雨暄之以日噓之  
以風然後其質凝焉凡草木之有生未有不然者也芝  
生最罕根土而葩者可采而茹瘁而復生可繼而有若  
商山紫芝是也漢元封二年夏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  
連葉于是作芝房之歌夫芝產房中不藉乎風日雨露  
者也然猶根土而葩與諸草木者無其異也而歌誦興  
焉以爲王者之瑞得天之道應地之符參日月象太微  
被之筦弦薦之宗廟備諸燕饗然未聞其產于穴木不  
土而根者也明正德某年某月山東巡撫都御史政事  
之堂座右柱舊裂而隙乃于其中產芝共本二十四莖  
赤如珊瑚黃如紫金華采曄曄洞徹光明瑩如堅水傳  
聞道路魏目駭觀當是時僉都御史灤江王公會當巡  
撫之寄于是巡按監察御史某以告于藩臬長貳而曰  
夫芝者仙草也陰陽調燮和氣融液然後芝乃生焉在  
于其國則君臣正政事理在于其家則父安子順家道  
雍睦今不于他所于巡撫政事之堂嗚呼休哉惟巡撫



公敦德雅度度越中朝膺帝簡命泣茲東土思陟民和  
克勤朝夕旌廉滌污威惠並流愛養元元如保赤子上  
協天心風雨以時嘉穀用成百姓給足播德之頌興樂  
土之風和天乃下瑞以表有德爲當世勸是故芝乃生  
焉然又發于木隙不土而根前古所罕聞典籍之未載  
者也不有歌詞曷以昭盛德詔來世于是相率賦詩有  
比有興四海之英聞而和者又若干人未幾公以副都  
御史來撫關陝九思得以覩焉而歎曰嗚呼盛哉至矣  
不可以復替矣夫瑞公者芝瑞朝廷者公也公當入侍  
天子統百官均四海使天下後世仰而慕焉若景星鳳  
凰者斯固九思之願也是故僭之爲序

序東谷先生考績北上詩後

東谷王先生以易學起京師舉進士爲崑山令崑山小  
民無弗仰戴先生者獨不得于崑山之貴人用是改蓋  
屋蓋屋多豪猾媒孽豐端即令帖帖即已或震動妨豪  
即起訟不可撲滅至罷落乃已令以故至者率緩輒自  
疲積弊負邊餉累八九年蓋屋亦因此稱爲難治東谷  
先生至一切繩之以法若是者三年即邊餉完諸豪悞  
奉首竄匿膽落莫敢橫者小民煦煦仰戴若赤子得慈  
母去年巨豪不自意復起訟臬司是時先生已名動關

中諸大夫習知舉措即遷豪不與共鄉井邑中靡然益  
愛慕先生至是先生以考績北上于是學官弟子不忍  
民之無母采其風謠播爲詩歌以贈先生九思先生友  
也居田去蓋屋近愈益習知舉措今覩作歌意或未能  
盡之乃爲叙述其後庶幾先生有以鑒也然今吏部亦  
習知崑山之故合蓋屋之政宜以臺諫處先生至于列  
卿台輔蓋自茲始然先生所自立者可無惧之哉

春雨亭夜飲離歌序

序曰厲志亢節者君子之高蹈由衆而悲喜者怕人之  
情也有所托而鳴焉者風人之意也擊劔悲歌者烈士  
之行也東谷王子燕山之豪傑文苑之精英出宰崑山  
沮于萋斐改蒞蓋屋于茲三載鋤去豪橫培植善類直  
道而行不誅于勢不求于聞終始不渝以懃于志蓋古  
之君子厲志而亢節者則東谷子其人焉夫彰幽疏滯  
舉賢以裨國者監司之任也而薦書不及于東谷蹤跡  
猶惑于改轍無亦悲喜之由衆者乎東谷子挾其成績  
報于天府過鄴杜之下別于漢陂子漢陂子視其行李  
蕭然無何有也然神采益晬四體益舒慨乎其言洋洋  
乎其氣也漢陂子與之飲春雨之亭酒酣耳熱悲歌擊  
劔聲振林樾烈夫志士感激興歎上視古人恐或未之

過也于是遂以其歌贈東谷子焉而序其所由蓋亦托于風人之意云爾

### 榮歸錄序

榮歸錄者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臬蘭彭公作也公在朝以病乞歸既得報同朝公卿大夫作爲歌詩以贈其行道出陝藩若撫按及藩臬諸君子亦作歌贈公吾西安郡守趙君彙而刻諸木以傳以九思爲之序或者乃曰夫大臣身繫天下立乎其位也其心皇皇焉慎其道之不行而責之弗能勝也有故而去則其身若可以少安也而心之在天下也固未能一日忘焉此其故何也

盡望之重者憂之深受之厚者報之隆公自爲都御史以至尚書宣力四方維持國本大臣之道幾無不盡今者一旦病歸碩切切焉以爲榮焉公之心無亦若是也九思則曰榮其歸者詩人之意也非公志也夫君臣之義終始爲難進退之節完者亦罕二疏之事光照漢史後世猶以爲榮而况于親見之者乎是故有歎息泣下共稱其賢者此則詩人之意也且今聖天子勵志中興人惟求舊公以病告誠意惻怛不得已聽歸而宵旰之念固拳拳焉公年未滿七十聰明內蘊近醫藥持精神何恙不已未幾天子有召當必復起以有爲于天下

其何可以忘也故詩人之辭徃徃及之不獨榮其歸焉  
讀是錄者尚有以求公之心可也

白閣山人遺稿序

白閣山人者予弟壽夫其自謂也壽夫從予學舉進士  
于古文詩詞未嘗亡意焉及舉進士爲御史郡守力未  
暇以爲間亦應酬述作乃復棄去不甚省錄及爲按察  
副使以歸方將極力爲矣乃又不幸死嗚呼惜哉茲掇  
其遺者與奏議數首刻之傳之子孫庶斯文之不泯也  
若其修德守官之實可傳子孫者具在墓志語中故不  
復述云

贈楊克誠序

夫昆吾天下之利器也陸剗犀象水斷蛟螭功用之  
也然其始也水以淬之石以礪之而後功用可致也楊  
子克誠燕山豪傑之士也舉進士授理官于西安夫西  
安陝省之內郡也獄訟繁興什倍他郡然猶其職也其  
外有將逐之勞有榦委之督簿書期會之煩祁寒暑雨  
之不可已也故于其至也人或爲揚子難之揚子乃中  
自畫曰此吾致力之秋也毅然當之洋洋乎無或恫也  
若是者三年罰無濫及非以市恩也惡不容貸固非有  
怨于我也上之知我也不以喜其不知也不以加戚焉

吾惟盡其禮之所宜者而已也故其久也德浹民懷歌  
誦載與都御史御史總制之老藩臬之大夫憐才重節  
推賢表能走諸問勞之使形爲剡薦之章亦既備矣而  
揚子亦援例考績朝暮戒行李去郡守廣川趙君與同  
寅諸君子以書抵予曰不可無贈夫揚子當世之昆吾  
也而西安者淬礪之具也臺諫之批鱗廟堂之紆謨水  
陸之虎豹犀象也揚子其往哉可以歷試之矣不迎刃  
而解吾不信矣夫神物有耦上千斗氣未久廣川諸君  
子起而並遊于闕下矣若九思者老子農圃飽食終日  
能無馮驩之彈鋏斯亦幸矣至如張華之語雷煥固非  
其所能也

太夫人劉母壽歌詞序

松石劉先生養和嘗自郡守擢按察副使督學山西先  
生以母太夫人秦老在堂疏乞歸養歸養三年而陝西  
督學副使以缺員告乃起先生先生乃復疏乞終養不  
許于是先生不獲已辭太夫人入闕然其心無日不膝  
下也今年太夫人壽登七十九月某日寔維誕辰關中  
諸豪傑多先生御史時所舉士也相與作爲歌詞以慰  
先生爲太夫人壽命九思序之弘治庚戌九思始走禮  
部見麻城劉公舉春秋第一人磊落大丈夫也心竊慕

之欲謁以先進未敢也其後聞公爲豐城令有德在民  
不幸早世民爲身後立祠蓋未嘗不歎異焉正德戊辰  
予忝承乏翰林松石先生與予弟九峯同舉舉春秋第  
二人予見而竒之問之豐城公之子也自是與之通家  
相愛如兄弟然未能登堂拜母恒用歉然先生其後自  
主事擢御史蹶而復起累秩至今然其失怙早孰曰非  
母太夫人之教也夫古稱相夫者曰樂羊妻矣未聞其  
教子教子者曰陶士行之母然其夫則未之聞也獨歐  
陽文忠公之母夫人佐其夫爲廉吏道其子爲名賢人  
到于今稱之而太夫人者得無似之手乎夫豐城公循良  
之蹟克配古人載諸國史乃有子如松石介而弟移村  
可大用舉世仰而望之蒼然屹然超徂來埒衡岳焉夫  
勲業若士行文章若文忠公蓋將少之而太夫人所托  
以不朽者寧不在茲乎寧不在茲乎予聞先生有子二  
人復以春秋舉日侍太夫人太夫人喜忘其子之不膝  
下也諸豪傑之作亟宜寓歸付二子歌焉爲太夫人百  
千萬年壽

元老靖邊詩序

少保晉溪先生王公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總制陝西邊務開府固原于時土魯番貢職弗修屢

抗我師爲禍甚大貽朝廷四顧之憂公曰土魯番舊稱  
臣父第御之失宜故至此我其撫之撫之不聽然後有  
以爲彼亦無辭可稱說也于是撫之果降修貢罔敢或  
爽先是各鎮士馬各守其地不相及北虜往往竊入我  
境拒之則無人覺而逐之則有甚不易者公自畫以各  
鎮士馬凡虜可入之地紛布之以拒其入謂之擺邊以  
語諸巡撫諸公諸公訪于軍中老而諳事者咸以爲不  
可公笑曰吾畫已成第俟之可萬全無事已而果然于  
是邊人頌之以爲降土魯番者詢謀僉同公之雅量也  
或可學也至于擺邊之策神識獨智公之才不可以學  
而能也于是關中大夫士聞之作爲歌詩以紀其盛題  
曰元老靖邊云而涇陽進士穆文英走使鄴杜下屬九  
思序之夫六月之詠平獫狁也采芑之作服蠻荆也由  
今日視之師不興于六月士無事于采芑而邊靖焉則  
夫嗣遺雅之音以流于萬世者宜何如哉宜何如哉公  
未久入侍天子爲四海致太平盛德備績紀之太常備  
諸國史蓋不止于靖邊者云

漢陂集卷十

記

西軒記

西軒之所有其外則芳香歆直蒼黃紺碧蔓絡而挺秀  
為草卉花樹之繁其中則天府之書嶧陽之桐端溪之  
石中山之毛穎秦漢之篆籀古今名家之詩由其遠以  
望則雷首諸峰蜿蜒巖巖森若擁戟來若拱揖陰晴書  
晦變化而無窮其近則碧瓦丹楹挾雲霓絕闌闔主人  
于是靜居而樂焉日誦書史作字與畫鼓琴客至輒相  
坐與談凡理亂消長人物用舍之故既去則復誦書史



作字與畫鼓琴有客自西軒來為述其主人之意曰主人既構西軒以居曰吾次當居于西而軒又吾構也吾聞古之人居則有名稱焉如稱吾軒曰西軒則不俟辨論講說而知吾之西軒也豈不可也遂定名曰西軒又曰軒不可以無記子其圖之夫生于深宮之中酣于富貴之習溺之則愚抗之則驕侈之則竭縱之則隳此易事也非有穎拔超悟之資未能或異也然則風雅如河間樂善如東平豈不偉哉彼固所謂穎拔而超悟者也孰知千百世之下亦有如西軒主人也西軒主人將非聞風而興起者邪詩曰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主人有焉王人者晉潘襄垣王之孫客請記者侍御史蒲郡秦民望也

### 壽州修城記

壽州城其周以里計十二有奇其高以尺計二十有奇西濱湖北濱于淝水按志修築者宋嘉定間都統許氏而遺其名國朝洪武三十二年指揮袁賢重修俱無碑刻紀述歷歲滋久西北濱水善崩崩塌者多東南則間亦有之正德辛未夏四月晦隣境報流賊且至知州黃梅吳君節判官維陽于君澍與予三人者督率民兵為城守計吳君曰城守上策願弗完柰何是在我矣我其

圖之圖未成會天大雨雨十日既晴三日又雨于是大水西北澆漾薄城城缺處幾入水水幸落無事已頽城益崩塌弗完吳君曰是則惡可緩也我其陶磚于野伐石于山不足則繼以北門廢橋之石石灰則易以公羨不足則募諸富民之好義者人匠則城鄉壯有力者更爲之圖既成會疾病欲解官去弗果于事其年冬判官西蜀姚君曰謨吏日太原高君岡相繼至郡越明年壬申春正月予復罷歸是時盜賊益橫弗果行其二月中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登葉公奉命上命巡視鳳陽 郡按部至壽登城望曰壯哉郡俾城郭完

又豈憂盜賊哉乃進諸生曰孰能了吾事者咸曰無知州若也然疾病不可今惟判官于澍能其可使也公問于君曰將何爲君具對如吳君所畫公曰善復問州衛分修如何對曰舊約以十分計衛七州三州之分地在東南隅公曰不然事洵洵如此彼惡能多辦也其南北中分之速成勿怠怠則罰速則賞不汝誑于君應曰諾乃卜三月十有六日即工工半而代予者天台林君薇亦至郡五月五日工告成叢公大喜以爲于君能矣命教官一人至郡勞羊酒絲幣會君將以母喪去任而壽之大夫士逸老百姓走告予曰願爲記俾永有考也是

後也人匠以工計二萬有奇石長短以尺計一萬三千  
磚計萬箇石灰以石計六千一百四十五食米以斛計  
二百有奇所修城橫以丈計二百六十七而計其終始  
財五十日云成功速而民不勞財用滋而人無異議者  
于君其知使民者歟春秋一臺一門雖小必書重民力  
垂法戒至深遠也君受胡傳春秋其達于義者歟人曰  
知州吳君之經營林姚諸君之督畫胡能無也予則曰  
揔其功皆叢公有也夫此城不修且百年因循破壞至  
于今也或沮于文武之未協或憚于財力之無從向使  
公不至不嚴于限未必修即修其成功必不若是易易  
也且修于衛者亦以完告自今壽之人享無疆之休則  
其戴于公者有無疆之澤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公  
其有焉予故特書以詔于衆以貽後之人俾相繼圖之  
勿視于壞也

壽州正陽鎮新修河渠記

正陽鎮在壽州南六十里淮水自桐栢來直走其西入  
家負水而居幾七千戶舟楫所通四方商賈無有遠邇  
畢會于此物貨之委積精粗美惡交易而後退惟人物  
曼麗惟聲伎繁惟居室美好惟服食器用侈于習由淮  
西望之帆檣林立屋瓦櫛比煙火雲接南北數里連絡

如繡蓋中都第一鎮云上即位之六年正德辛未江北諸郡盜起盜營至潁上迫于正陽居人戒嚴幸無事越明年壬申春二月兵備僉事樂平李君天衢巡行潁上會盜數千人亦同日至攻圍甚急盜又數十騎東行劫略去正陽二十里所人乃大恐訛言驚擾爭走逃避相蹂踐有溺水死者當是時文登叢公自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視廬鳳諸郡會出按部聞潁上圍跳驅至正陽其日盜聞即解去鎮之父老豪傑相率頓首謝萬人之命賜之更生公進之告曰夫難度者變易失者時此鎮繁華誨盜之地蓋思永圖以輯爾後不然終患奈何僉復于公曰惟西長淮之險可恃無恐其三面受敵若浚土引水水以環之土以垣之垣以接之人以守之是亦一策公曰俞我其視哉視已曰可度地得千二百二十有六丈度人得二千六百七十戶公曰河廣惟四丈深半之工力則視其戶而上下之三面爲門門有樓有橋垣之上爲樓十有七所離列惟均名曰敵樓凡樓則選諸富而義者獨爲之否則數人合爲之于爾何如父老豪傑齊應聲曰幸甚乃進鳳陽府通判方賓公曰爾則服勞在外恒往來于茲爾督又進宿州判官侯經曰爾經爾有職守恒在茲無他適爾爲曰爾

實暨爾經其遄即功無戾于小民尚懋敬之未幾報河  
渠成又未幾報門報橋樓成經始于三月壬戌訖工于  
四月甲午凡三旬有三日凡三十萬工父老豪傑睹厥  
成功歡忻舞蹈會代李君者遼陽孫君磐東行過正陽  
咸走告頓首具言不敢忘公將有爲不朽計相率問可  
不可孫君曰夫大臣有功德于民爲民所歌頌勒之貞  
石爲後世法禮亦宜之僉曰如命于是介生員高科來  
請記于致仕壽州同知王九思九思曰傳有之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惟公不棄我民恐罹于凶盜樹之遠圖爲  
子孫世世利以保有厥家惟我民敬戴公罔敢失墜曰  
子若孫其惟我公是念是祝罔有遺于後是惟有以詔  
之是不可無記惟公地官大司徒之副佐天子理萬姓  
尊大貴重文武之材小民無良弄兵于山谷乃假借公  
平定安輯之兵革既寧歸復于王家崇階荐陟斟酌元  
氣作霖雨功萬世備載國史紀之太常是又九思所深  
望公者公名蘭字廷秀庚戌進士歷官給事中通政至  
今秩併記于此俾後之人有所考

壽州同知書屋記

壽州同知賓館之東有園僅一畝其北爲屋南向者五  
楹析其三爲退食之地然卑隘弗宏亦弗詳其始作者

正德庚午冬予謫居于此幸其地僻事簡同寅又皆賢明長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迺取離騷經左傳漢書誦說其中郡士張昇來曰願受教予弗能拒也越明年范慶薛變吳介來未幾王立黃海張曉熊治來未幾俞澤周京質壽許澄周熊來又高科暨蘭谿包悱來茲十有五人者每見予誦說經傳下上古今論文章論詩問民所疾苦其年冬予復罷去會盜起弗果行又明年壬申夏四月代予者天台林君世烈至郡數過予而曰是屋也先生既去當葺之使新奉書關中請記勒之石陷之屋壁之間俾後有考也又兩閱月予始西歸既歸之明年癸酉果以書來曰屋葺之完已磨淮山之石矣予則仰而歎曰嗟乎世之乖蹇迂謬齟齬不類孰有過予者乎自翰林出爲吏部又出爲壽州又以天變罷斥棄去而當世所謂賢人君子奇俊磊落之士聞說王九思蓋惡者半笑而議之者半其知者蓋益鮮而况愛之惜之既去而復戀拳拳焉與之者乎何以得此于林君也予在壽州暮年恩未洽于民道有媿于已其後泯泯罔有聞于人也林君名臣之裔傳其家學施于有位民懷自今其求弗隊矣詩不云乎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則是屋也異日之甘棠矣諸士滾滾能文章秉筆名世將必有

嗣召南之音者予言何爲哉予言何爲哉

遊山記

正德庚辰春三月癸巳大復山人何子仲默校士于鄂杜其暇約予遊南山諸勝處云丙申南行二十里抵金峰寺寺背山山下出泉伏流佛座下至院甃爲井復伏流至門外達于平地爲溪院內有時灌卉木則閉井北口上水其山下出泉濤亦秋毫爲井瑩澈可鑒由泉西緣岡南上抵山半樹木離列可安几席乃坐飲數觥下出寺東行半里許抵化羊宮其東澗水出焉道士引別支經流苞舍後炊時則接竹入水于釜由宮後南行度一

小澗陟岡其上平坦可數畝多檜東臨澗水潏然坐飲移時甚樂也何子有詩出宮門北望則嗟我九嶷諸山隱隱若黛並山東行三里許抵重雲寺南向坐憩圭峰在前如人拱揖又東行七里抵棲禪寺即所謂草堂者也蓋姚秦時鳩摩羅什自西竺來爾時未有寺也爲樹草堂繹經其中其後建寺始定今名而俗猶呼爲草堂寺云寺基宏敞前殿壁畫甚古西南隅爲鳩摩羅什墓塔有亭覆焉前朝詩刻陷壁甚多獨金趙閑閑公詞翰爲盛明道先生詩註云寺在竹林之心其竹蓋將十頃乃今根株盡矣獨寺後銀杏四株上薄霄漢亦百年外

物也薄暮何子詩成索予和予老懶弗堪漫應曰當追  
賦之相與大笑出門門外諸峰蒼翠如畫東南林薄中  
有唐圭峰禪師苑塔其西南入峪數里爲紫閣峰有瀑  
布有寺景特奇絕何子以公事未及夜二鼓回至縣云  
明日丁酉何子西入盤屋又四日縣令王子明叔折簡  
邀予西游樓觀予辭不赴使者五至而予命駕其日壬  
寅望也比至則諸公已先在方從紫雲樓而下秉燭逆  
予笑曰王子太俗蓋西溪張子用昭至自華州河濱段  
子德光至自長安對山康子德涵至自武功獨予近乃  
獨後至固甚可笑也于是由何子以下各舉觴罰予予

即大醉王子明叔請至方丈具飯飯已乃相携至老君  
殿臺上席地對月坐飲已又起入方丈環坐何子卧榻  
于是康子鼓鳳琶歌予所製越調曲感激憤厲諸公擊  
節歎焉已又據席飲何子曰不可無詩乃先成一章諸  
公皆和而予獨不能乃自爲一章張子康子各爲一章  
贈予詩就漏下四鼓矣乃寢明日癸卯王子明叔倍予  
登紫雲樓樓兩層其上爲玉皇像北面其後灰壁南面  
爲山水人物畫圖蓋其奇非今人筆也憑闌一目千里  
何子段子有詩既下與諸公觀老子繫牛栢栢下石牛  
卧焉已乃南行四五里抵說經臺盤屈而上絕頂爲宮



三楹中塑老子尹喜像其四壁畫前朝君臣逸士像蓋  
有功道德經者前門內古栢一株俗說既死而聘鍼之  
活誕不足信何子于宮前碑側書予六人者姓名邑里  
經遊歲月云已乃坐後殿廊下飲人得一詩王子明叔  
又請西遊仙遊寺于是下臺轉折西行既數里見山麓  
一塔巋然問之唐一行僧葬塔也又數里過康子彭麓  
庄何子有詩又西行數里轉折而南道路甚險東崖山  
西岸黑水下視毛髮森豎行里餘天氣昏黑與諸公相  
失路愈益險肩輿不可度予夾兩僮僕走既數里轉折  
西行度澗橋危甚又里餘抵寺寺榜曰普緣蓋此地故  
有仙遊宮俗亦因呼其寺云寺四面皆山黑水經流其  
門蓋奧區也是時何子已先至未久諸公亦次第至于  
是舉酌相對勞又乘月走寺前後至夜分乃寢明日甲  
辰登毗盧閣已乃觀殿前石塔塔下空中塑一病佛側  
睡且死諸羅漢按摩哭泣籲禱備極情態康子戲曰佛  
亦有此無常邪相與一笑已乃出門門西瀕水二石塔  
上刻吳道子畫諸佛像有東坡題名北岸山上泉下瀉  
于黑水有聲其傍石洞後漢馬融嘗居焉何子欲校射  
乃設候連發三矢連中予與諸公辭謝已乃入僧舍坐  
飲人又得一詩了是何子曰嗟乎勝地不常良時易失

嘉朋難合樂事罕逢斯遊也一舉四美備於乎其盛矣乎然吾東至草堂而歎鳩摩羅什之倡佛也西登說經臺而恠聃之滋夫道也夫二子者二教之宗仲尼之罪人也今其骨朽矣化為灰塵湯爲飄風矣其無感乎是不可無記是惟漢陂子長有以宜之日中予揖諸公曰盍歸乎諸公又大笑曰王子又俗矣乃相與別去明叔至是使人來取記將併詩刻之木其年冬十月丁未也漢陂山人王九思記

重修咸陽縣城隍廟記

高皇帝平定四海爲天下神人王肇稱殷禮秩百神之祀乃許郡縣城隍立廟以從事蓋祭法之言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而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有蕃衛之功故獲其安者思其本蒙其庥者報其功吏奉朝命爲郡縣者其始至若旦日視事則于今夕齋戒宿廟鷄鳴起祀神誓言不敢殃民殃民者神其殃我無悔祀已然後視事月朔望則謁拜廟下春秋則合風雲雷雨山川祀之其三時厲祭則城隍主之以禍福民者爲令高皇帝所以建萬世之業度越前古者蓋禮嚴而慮周如此其一節云洪武四年咸陽縣吏首奉詔今立廟于縣治之東至正統時加修葺焉而成化七年知縣

祁州李君經撤腐作新規摹宏遠事在紀功之碑後十五年而為正德十三年廟又寢壞其年冬會知縣底君以進士涖茲土君河南考城人也名蘊字某始至謁廟大懼無以安靈揭虔非事神之禮乃十四年春正月大集郭內長老民至聽下告之曰吾欲云云官有守弗暇我為若主食貨若為我董治力役則何如其可乎不可也衆乃推出崔文奎者數人從容對曰茲廟不修且壞小人有其孰率之從茲我民有神君敢不盡力在曰文奎前若亦治若屋以貽若子孫乎慎勿棘也棘則不固矣不固則易壞後其謂何數人者齊應曰敬奉教于是即工越明年秋七月工訖君率數人者謁拜廟下以成事告而起立周視則覆瓦鱗次淫雨不憂黝堊燦然照耀棟宇殿門廡柱髹漆加焉堦祀周整履之坦如于是而校諸往昔若增而高若引而長若敬而明若削而直其數人者以其食貨力役之費上復于君曰是役也不可無紀爭來趣子為記子歎曰底君于是乎能其政矣夫敬者神之應也仁者民之歸也忠者君之資也而忠其君者仁民之臣也仁其民者敬神之吏也是故能事神而後可以使民能使民而後可以言事君矣是役也忠仁敬三者備矣故曰能其政夫一邑者天下之則

也宰相者縣令之推也底君能其政于是乎可以宰天下矣請勒諸石貽後來者俾永有式焉

一鏡亭記

古之君子其進而有爲于天下也憂勞勤瘁竭衷殫智靡所于寧至其勲猷茂著而名立志慰奉其身以歸也于是乎有巖石之趣有魚鳥之適所以紓情寫興游藝而養心忘老引年之樂也若相州韓魏公洛下司馬君實有堂有園陶然以居衍然以游于以暢其後樂之懷而完令德保終譽非不休也然莫能以多見者何也蓋勲爵之于人也如飲醇酎未有弗酣如蟻之于糴未有

弗集如鐘鳴漏盡夜行而弗止扶殘曳跛強顏就列于是有龍斷之誚有蹲鳳之譏有北山之文有靈澈之詩或者以爲林泉之福甚于鐘鼎明農之逸孰與履危信斯言也則夫駢首躄位終其身而弗獲者分使之然也天也非人力也吾陝隴郡李公起家戊戌進士爲行人御史遷按察僉事又七轉而爲工部尚書尚書歸老其鄉乃作屋于城西之囿水中名之曰一鏡之亭公仕宦中外幾四十年爲使而專對于四方攬轡澄清于遼東治水功成于河南弭大盜于湖廣旬宣于兩藩持憲于外臺實在南都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而裨于天子惠

于四海由古人觀之果如何也則夫斯亭也其與獨樂之園醉白之堂殊代而意同乎否也亦其有以獲此者果出于天邪非人力也是則公之完福也不其盛哉不其盛哉亭作于正德某年某月某年某月落成而亭之所有若巖石之趣魚鳥之適景分類析播為聲詩授之從者歌以侑觴而壽公于無涯也

世豸堂記

豸者何豸神羊也神羊善觸邪佞古者御史職觸邪佞故御史冠豸冠豸其職也又國有大事則御史豸冠朱衣纁裳白紗中單彈之明興稽古建官御史豸冠豸服

法先王也世豸堂者何少司寇即墨齋公嘗為監察御史越二十年而嘉靖癸未其子田復舉進士被選為御史于是鄉國大夫躋公之堂賀公而曰茲堂也父作子述世德作求者實揆義名曰世豸之堂予以壽公明孝而勸忠之道也記者何御史君持節隴右謂其友王九思曰子為記蓋公命而御史君行之以終鄉大夫之意者也記曰昔者弘敷五典則有若君牙世為司徒忠貞顯名載諸古書沉酣經籍則有若司馬遷世為太史包羅萬古為文章宗舍是而其表之相仍奕葉之相聞世非不有也然忠貞于君牙何如文章于司馬氏何如故

弗列焉孰知千百世之下善繼其父者有若御史君也  
往時弘治中司寇公為御史屏邪進良畢智殫慮為天  
子輔當是時赫赫烈烈聲震朝野九思蓋嘗聞睹積勤  
累勲陟于九卿至今稱御史者剛嚴博大咸歸于公云  
而御史君嗣之而與龍淵太阿方離于匣瞻之者懾聞  
之者避于今稱御史君者咸曰剛嚴博大克肖于公云  
然御史君舉自童中踰三十年而後舉進士為御史六  
經諸史先秦遺書靡所不貫發為撰述爾雅洪麗九思  
往在京師亦嘗聞諸蓋君牙之忠貞司馬氏之文章于  
君切有望焉則其所以繼于公而世其業者蓋不獨一  
身耳矣是故為之記以復于君且致夫忠告之意云

固原東路初修白馬城記

嘉靖壬午以來陝西邊鄙多事是時少傅兼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遂庵先生楊公方致仕居京  
口其乙酉春天子用廷臣集議起公公辭至再至三有  
詔改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師西征公  
既至開府固原所以朝夕籌畫者邊防大計靡所不周  
而又廣視聽益聰明蓋嘗下令許豪傑言事便宜于是  
守備固原都指揮僉事劉君文上復于公曰固原故戎  
馬西馳之區也弘治正德中明公奏議于中路預望城

增設平虜一所其西路紅古城增設一堡募士委官拊  
備虜見其如此乃于東路入寇以撒都城白馬林爲穴  
由此而南深入至于平涼而嘉靖壬午虜大舉入寇時  
正由撤都城也狂瞽妄議以爲撒都城之地不可無一  
城也于是下固原衛苑馬寺勸議指揮符深圍長張子  
儀合辭言曰夫撒都城者雖界清苑草場然地勢孤懸  
久不牧放且其地善水草頗稱肥饒宜亟築城以斷虜  
道使其白馬井墩堡亦宜改築近水展築月城占據水  
頭使虜騎不得以南向飲馬庶虜患可息固原其寧靖  
云今參政成君文是時以按察副使兵備固原公乃進  
告之曰夫成功者弗計其費圖久安者不憚其勞若撤  
都城之役是也其會同都指揮劉文卜日興事乃是年  
八月初吉工興十月以成事告蓋城周圍以里計之四  
高以丈計之幾厚得高之幾更其名曰白馬之城作南  
北二門南曰永寧北曰阜康皆公命也城內作官亭二  
作倉廩若干楹是役也力則固原平涼軍民及清平萬  
安二苑卒九若干人食則固原州及彭城板井敷米以  
石計若干器具稍把若釘鐵磚瓦木物則官爲辦置銀  
以兩計若干既乃照例懸賞募士千餘人設操守守堡  
官各一員每士給近堡田百畝墾種俟十年後量徵子

粒備本城用而是時移檄巡撫陝西都御史王公行令  
布政司于原坐附近城堡敷米量撥本城以備按伏官  
軍于是固原之地中路則有預望西則紅古東則今有  
白馬保障之形既建操備之念恒存則虎山以北虜騎  
難入平涼以南郡縣可安枕而卧焉成君以爲不可無  
記乃命之九思九思曰千古有之禦戎之道守備爲本  
故朔方城而猥抗襄詩人美其事備諸歌詠至今讀之  
穆如清風雖然必有南仲而後朔方可城也白馬之役  
固善向非少傅公神識絕智博采群議則亦未能一言  
而决三月而成而若是易也夫公之來也所以畫邊務  
報天子者固不止此未久羗伏境寧嘗復入侍天子處  
內閣理元氣爲四海作太平盖其豐功偉績樹之平生  
載之國史傳諸萬世者尤不止此此特其末事云

陝西固原州新建總制秦公祠堂記

戶部尚書山東秦公弘治中嘗總制陝西三邊而固原  
乃其開府之地公去二十餘年而嘉靖乙酉冬邊人思  
公不置欲立祠固原祀公于是監生馬文輝以其邊人  
之意呈于總制今太師遂庵先生楊公公以命于兵備  
按察副使桑君溥桑君下地得州城之南二畝許坐震  
面允盖經營踰年而祠堂告成堂凡三楹重門中伉周



垣孔峻而堂之正位則秦公之像設具焉脩鬚廣輔袍  
笏儼然于是士民商賈遠邇之戍卒聞風奔走瞻拜祠  
下舉欣欣焉若公之復沚于茲土也蓋二十餘年所以  
思公者至是始大慰無成歎矣桑君以為公之德無窮  
祠則或有時圯乃遣使告九思曰子其記之刻諸石以  
告來者庶幾嗣而葺之以永邊人之思乎此國帝師遂  
庵公之意而溥奉之以周旋者也九思曰予為兒時父  
老稱說西安知府秦公古循良茂以加焉及公總制三  
邊而是時九思承乏翰林嘉謀偉績得于鄉人之傳報  
者為多正德初預脩敬皇帝實錄同列為公傳會薛壽

甘心于公故于公之邊績未敢盡述焉而九思于是未  
嘗不扼腕憤恨也乃今得以執筆記公祠是豈徒邊人  
之慰也實九思者之大願遂矣蓋公之在邊者三年其  
始總制固原諸路軍務其年弘治辛酉冬也明年壬戌  
春正月甘涼諸路備禦官軍以連年資乏告乞休息鎮  
守武安侯鄭英執不可以為虜猶在套也公曰草枯馬  
瘠虜必不至既而果不至所省芻餉殆不可計公以備  
邊之策惟戰與守于是推演古法造兵車造火器已乃  
修豫望城修石碛口修雙峰臺三城又于金佛碛海子  
口七堡甃石為垣裹鐵為門凡城與堡皆以絕虜道衛

居民焉而公于是年夏復受勅總制三邊云乃命三邊  
與其腹裏修城保關隘以處計萬四千一百九剗崖以  
里計三千七百餘然是時固原之地城市煙火甚荒稀  
而貧也公乃拓其外城奏移批驗所鹽物于此自是商  
賈雲集物貨流通人有貿易之利官得經費之資公曰  
富矣然教不可以不興也于是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  
化人才彬彬焉相繼出矣其後遂庵公至見而歎息焉  
以爲秦公文吏即古名將其又何以過之故于邊人之  
請爲亟諾以行繼遂庵公至者兵部尚書荆山王公也  
于新祠之建成而落之殊切景慕故桑君于是得以行  
其志焉九思則曰踵韓范之跡者秦公也休休焉善如  
已出者遂庵公也仰止鄉先生者荆山王公也按察桑  
君勇于行義其舉風憲之職者乎是則皆可書也秦公  
諱絃字某山東單縣人起家進士爲御史知府布政使  
都御史侍郎以至尚書其孤忠大節具載家傳茲不多  
著著其在邊人者使其歲時展祀之餘止而誦焉以慕  
公于世世云

柳屏精舍記

大中丞張公汝霖以使事入關走書鄠杜告九思曰汾  
水之陽先塋在焉其傍隙地有柳數株每春明生意勃

發擊露橫煙若前及若織均若若屏居常容與其間得以  
俯仰造化尋識至理也因構屋對之曰柳屏精舍云夫  
此屋若斗然子其爲我記之借以不朽他日于其屋讀  
其文鏗鏘金石如春風在席是又一大快也客有聞而  
疑之者以爲公以性命之學豪傑之才受知于天子繫  
望于蒼生麟閣雲臺乃其所有事也碩切切焉于故園  
一屋者何邪九思曰不然夫古之君子進則有爲于天  
下及其老而休也未嘗無行樂之地焉若東都裴晉公  
洛下司馬君實有堂有園吟哦嘯傲于以暢其後樂之  
懷而顧其既暮之齡斯固終始之節古今之所難也公  
自發解舉進士令宜陽司諫垣尹京兆撫巡西夏入副  
內臺且三十年矣九思別公久聞公鬚已盡白髮白亦  
過半則其所以憂天下者從可知矣然年未耳順神勃  
勃逼人出入將相之事方倚注焉豈能及于柳屏之遊  
也迨夫策雲臺之勳業圖麟閣之形容然後奉身而退  
優游柳屏之下故今亦豫設焉以爲他日之地耳豈切  
切于此者邪若夫俯仰造化尋識至理乃公自得之妙  
蓋亦池蓮庭草之意故九思于此未敢率爾以言姑述  
客對以復于公公果不鄙實之屋壁他日或口出焉即  
九思侍几杖聆聲言欬也是又一大幸也

溪陂集

卷十一之十二

漢陂集卷十一



碑

明故壽州處士薛洪墓碑



予同知壽州之明年始覽郡志蓋郡中父老十人者嘗相率爲嘉樂會而畫圖歌詩稱述志意有古之風焉于是訪求其人獨李瑄在其九人者蓋相繼凋謝之日久矣又嘗論其世而郡學諸生咸曰薛洪李瑄張紳三老者其亦可謂嘉樂焉耳矣又明年壬申春上命壽州同知致仕歸其鄉會諸郡盜起道不通而留滯于壽于是洪之從孫鑾蓋諸生從吾游者請書洪墓道之碑按古

伏奠而隱曰處度法比義洪殆庶幾矣乎故稱曰處士  
云碑曰處士薛洪字宗海壽州人也壽州在中都西南  
隅山水險固而俗尚禮義顧善釀酒酒甚美而賈復  
易難人故崇于飲不飲者蓋少洪則不飲而服田力穡  
以養其父母父母歡樂之命之而飲亦三二爵輒止不  
多飲迺以其暇讀宋司馬氏資治通鑑諸生號精熟者  
與之論難稱說往往出其下于是屈伏而共推先洪就  
辨問焉蓋專精如此後又讀真氏大學衍義未終卷而  
老病作不能復讀然猶不肯釋手少年經生弟子嬉遊  
汗漫迺或不能及之其父母喪蓋就外寢者凡二十七

月後禮倣諸古不奉佛徼福如世俗者之爲從子瑄仕  
爲孝陵衛知事迺一日病死不能歸遣子琛歸而葬之  
存恤其婦子此二事人亦稱之至今而曰孝慈云鄉飲  
酒禮洪位在三賓有司敬重之呼曰鄉老而不名其爲  
嘉樂會也與其九人者迭爲賓主或于其家或湯泉諸  
勝處而飲酒爲樂甚歡蓋至是始稍稍近于酒矣李瑄  
善詩歌洪與張紳亦頗解而行亦相埒故又稱爲三老  
云同知會稽董豫嘗以米肉餽洪而致書曰方春萬物  
和煦而吾民之長老顧無以悅樂志意責在有司敬以  
米肉若干佐子孫饌具老人其乘時康樂無恙知州東

郡劉擘既去任久猶每每存問洪亦稱曰鄉老擘特立不群者也而豫亦剛廉然其在于洪者則固若是也乙丑秋洪年八十一會上新即位尊禮兩宮詔民年八十月有行誼者錫冠服于是洪與焉越明年正德丙寅六月五日老病卒而塋于城南七里之原其年七月二十一日也洪娶吳氏今年九十尚存無疾病子二人琛琰女一人嫁爲王洪妻孫男二人琛嘗奕棊不事事洪怒迺投棊于火而琛由此修飭今亦復爲鄉老云銘曰維奚仲析疆處土遂延于楚代有碩人至于居州爲公子後以啓爾祖爾祖疑疑弗耀于行曰吾孫子孰發爾之祥孰申爾之萌亦曰其靖共哉維爾允和克敬于身以立爾家曰吾祖是毗壽春城南七里平原膺膺爾墓在于斯過者則式蓋衍于後祀矣嗚呼爾哉

明故處士呂公墓碑

公諱鑑字某西安高陵人也其先出自成周太公封齊而居呂厥後諸裔乃遂爲氏其在高陵者歷藉漢唐文獻遐邇弗能徵諸迨及有宋有諱世昌者慷慨激烈超躍弗群蓋嘗吊季代之委靡慕雲長之英烈模鑄金刀象其平生置之祠廟而識名其轍至今觀者罔不歎息擬諸國士之風焉由斯以降有諱彬卿者其距世昌系

次莫究生子三人其長曰大其次曰十又次曰珪通經  
發跡作邑于淇大之行八人乃持稱而淳樸顛直聞言  
不信洪武之初役司學庾乃以虧餉發戍于北平永樂  
之初改繇于齊東其諸裔留者綿綿延延彌久而昌與  
高陵敵矣生有三子其長曰興體幹魁梧腹如抱鼓言  
論便便不離中公嘗爲郭下老人接詞善聽民以不爭  
返梁氏之遺金壅親之朝乃值祁暑獲其沃水之報藉  
以弗死興生二子其長曰貴弱齡補戎綽有勇略督役  
伐木棟梁京觀尋移靖虜被知元戎擢爲總旗乃佐金  
湯之績濬甘源之利興帷薄之俗破穿窬之穴貴寔生

公及其三弟清鍾暨文鍾乃績學爲祁縣丞盖呂氏之  
興代有懿德延及公世日益隆茂惟公體貌魁岸鬚髯  
踈秀粹出天秉聰哲內韞夫其器量淵邃物至有容而  
服誼之節剛亦不吐盖嘗訟割稅之誣以折宗人之強  
遠侮慢之跡以召敬恭之心仁勇具備直而不餒至于  
息李氏墮嬰之禍遷曾祖母崇丘之塋誼所宜舉不以  
貧沮忠謀之施具出腎腸可謂惠洽隣比恩覃枯骸者  
矣而又欽詩書之族崇耄耄之禮明農圃之務嚴涇渭  
之流懷德畏刑老且彌篤于時冠帶之徒杖屨之老申  
同德之嘉盟嚮山林之高蹈者彬彬焉雍雍焉土垣茅



茨之下獲覩夫康衢擊壤之遺風也爾乃撫謙抱冲朝夕惴惴若涉淵水罔敢或易培深履遐享年八十有四以弘治戊午閏十一月其甲子者終正寢公配夫人魏氏繼配劉氏咸以貞淑柔嘉孝慈勞勩克相于公蓋雖孟女之禮伯鸞懿婦之宿卻缺幾以過之魏夫人生有二子其長諱溥率禮秉誼世德作求其次曰博溥生子三子其長曰柟德醇學粹對揚皇猷天子休之擢進士第一授翰林院脩撰進講經筵乃又覃恩錫類貽封所天光于邦國刑于四海其次曰梓又次曰栖苦心篤行願學類子不幸早卒博生二子其長曰楊秦王典膳其次

曰檟柟生子田駒虞之仁少則成性其餘曾孫三人亦皆蘭茁薰芬漸而莫禦者也公塋城北海逾二紀惟夫表墓之碑有闕載德之辭未述遠邇同好永懷念慮靡所由申柟槩括前事謀諸九思載考往代逸民處士或畊巖石之下或隱卜肆之內或邁往以潔體或完德以渝民方之于公時乃或殊隱則均矣若乃含精韞和閤而勿露上龔象集之鴻休下振百代之丕緒惇大寬裕博厚悠遠罕有見其如公者也是宜昭銘景行擬實去華發潛德之幽馨顯令聞于不朽其辭曰  
煌煌厥呂肇自有周裔于高陵寔繁且悠烈士顯名有

赫劔矛翕而勿散貽厥孫謀四世九人名德嗣興或躋  
臚仕或戎或畊世澤之覃于公是凝於休維公令德彌  
純生枯拯殛戢侮廣仁丕承厥祖祐啓後人元子莪莪  
乃有家孫歸根徂源維公之教朱紱方來哲乎有曜爰  
茲勒銘萬禩是告

重脩河東陝西都轉運益使司廟學碑

惟茲廟學之建多歷年所日玷于危上雨旁風神栖靡  
寧官師失據士妨就業行惻載塗靡所于告乃正德丁  
丑春監察御史南昌熊君某祇承上命視益于茲入謁  
殿廡退即講堂顧瞻既久怛然疚懷于是日集公羨出

市材木與其瓦黝堊之飾既合既盈卜日興事工良  
庶能細大偕作甫踰旬時舊冒維新公乃釋菜對越于  
先師神貺格洋洋若臨士各就舍孜孜欣欣弦誦之  
音溢于里巷君以其暇訊德考業大豁厥蒙藹乎時雨  
之滋而春風之襲也安邑知縣張鏜睹茲盛美使人于  
九思令具撰述傳載不朽惟河東之地帝都之故墟先  
王之遺風在焉考之詩可知已然凡民之性因世乃移  
豪傑之士不變于俗故士者之志立然後百姓之道勸  
禮義之學明然後士者之志立庠序之地興然後禮義  
之學明故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然今天下委質之臣

由學之士宣政于列郡持節至四方非不多也若乃措  
意庠序善誘士人蓋亦見其罕矣惟君粹發天衷學有  
源委毅然興道尊崇孔氏克敦于行所以作人禪化佐  
天子而竭使臣之職分也惟爾多士來游于斯被明公  
興作之化負河山靈毓之氣服孔氏綱常之訓勵萬代  
忠孝之節居則善俗出爲名卿奮跡堯舜之墟予以弼  
成唐虞之治不亦休哉昔者文翁興學蜀人詠德韓愈  
造士南方頌焉以今揆昔益隆且茂是宜述錄偉績播  
之昭銘勒諸玄石庶幾悅豫士心而焜燿無窮者也其  
辭曰

於休皇明式古建學菁莪載詠嗣周其作惟茲河東雄  
峙一隅匪肄于邑國運是需乃作泮宮文教以敷俊士  
聿興爲國之瑜歲序既遷宮墻其顛神栖于危士離而  
歎謗謗能君邦之司直泄斯睠斯爲我心惻出羨買材  
惟吏之飭百工畢藝庶民展力既作之堅亦落之棘曰  
宮曰室戢戢翼翼多士循循以游以息含英毓粹實于  
王國誰其作之繫君之績勤銘于宮垂示罔極

新脩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鹽池周垣之碑

益于民用功埒五穀然自董文徐揚至于江浙又南至  
于閩廣又至于荆梁滇南諸郡罔非由人而作黜幽而

成者也惟河東之勝湧水爲池幾二百里祥飈拂拂來自東南水膏凝結如瑤如瑜望之瑩然取之復結蓋覆載之奇寶生民之鉅幸也于是全晉之地以及雍豫蜀漢之交悉仰于此國朝建制乃于池之西北安邑之墟樹之運司官之長貳因地以興利執券以御商權課以供國流販以裕民上令下靡公私具足又歲命監察御史一人賜之璽書往涖其事若官之臧否鹽道法不法悉以憲度從事正德丁丑南昌熊君寔當其任下車三月剔蠹摘類威行惠流乃守池之卒日以盜至刑之弗已君乃往閱短垣及肩莫能扞禦于是喟然歎曰細民

見利而弗動非情也以國利與盜者慢也誨盜而殺之非仁也乃歸而下令郡縣諭其長吏達之父老欲爲推故鼎新一勞永佚之策郡縣以其長吏父老之意咸復于公曰謹如教公于是又下令曰戒爾役徒具爾版畚輯爾工材其以五月之吉有事于池上敢後者罰又簡其吏之能且良者授以方略俾之往督而曰更其勞佚時其飲食垣之欲堅門之欲嚴其以十月之終卒事乃各應命曰敢不謹興事之晨君乃躍焉往勞其人蓋執役者幾三萬罔不欣喜爭趨于先及期而役完蓋垣以屋計丈有五尺高倍三之一圍如池之闊而加多焉其

外爲馳道爲隍其深廣各如垣之厚有水環焉門之南  
北西向者各一其上有樓以楹計者各三其樓之相距  
爲鋪者六十以楹計者各一凡門與鋪各以數人守之  
于是昔之盜者周視其外仰首歎息無可柰何乃各散  
去爲農與商守卒夜卧警柝不聞其郡縣之長吏相與  
謀曰惟茲池之故重利所委盜賊踵至日殺人于庭罔  
或畏死驅良氓即鋒刃損公家之利害非細故惟君洞  
視遐覽有超世之智好謀善斷有道義之勇滋推以給  
公上有體國之忠渝寇爲良有子民之仁惟我一二有  
司日擊其休使其泯泯罔聞于後罪則曷歸其安邑知  
縣張鏜乃辭于衆曰惟吾所尹邑乃濱于池而隣于司  
是誠在我示可以勤執事于是告諸前史王九思爲紀  
功之碑載其令名詔後世焉其銘曰

條山之北鉅河之東秘發祥肇自鴻濛園爲澄陂寶  
醴乃興乾敷坤承翊我皇明良賈懋遷如流罔滯惠浹  
群藩以禪國計相彼四匝頽乎倭埒慢藏誨盜其曷可  
輟皇眷斯土乃畀熊公驅我子民以築周墉周墉崇崇  
亦孔之固載作之門慎此夙莫孰曰寇狡維我其晝孰  
曰民懿維寇之革士慶于宮商歌載塗公不爾留期翔  
天衢史也秉公作此銘詩敢告後人嗣以治之

大明中順大夫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封  
中憲大夫蓮峯韓先生墓碑

黃河太華之間有賢大夫蓮峯先生卒其子儀封知縣  
邦彥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郎邦靖國子監生邦翊  
卜葬朝邑南陽洪之原而太史呂子纂述令德播爲嘉  
銘納諸玄室矣惟是墓道之碑有闕無以崇親表賢別  
貴賤之等而詔來裔示後世于是謀之九思九思少時  
習聞我先君言言先生才氣古豪傑茂以過也弘治中  
幸謁拜京師而先生往時教授華山下而受經之徒尊  
而仰之也是故稱蓮峯先生云先生諱紹宗字裕後同

州朝邑人也蓋姓韓氏先生生未晬而孤三歲而有智  
八歲行墮洛河水下一巨人挾之出無恙問之狀貌蓋  
頽面長鬚髮母父老驚恠之疑關雲長云十歲讀書日記  
千言蓋受尚書武清令倫所武清令倫者先生之叔父  
也精通尚書以此盡傳其秘十六而爲學官弟子副使  
伍公見其文奇甚甚愛之呼之曰韓生當此之時故三  
秦士無不推先韓生者本副使伍公延譽之力也二十  
三舉鄉試進士乃不中而歸乃就華山雲臺觀授經  
三年士遠近至者蓋門下多文武之才而又浮渭而西  
登畢鄆上郃城覽終南太白之勝又西至于岐山之陽

陳倉之口所至士多從之遊而文日益壯蓋二十七而  
舉進士云進士授刑部山東司主事主事五年而遷四  
川司員外郎其年再遷郎中復山東司而雲南廣東二  
司者事劇甚部尚書特委攝焉然又或攝他司而終始  
刑部凡九年其所聽斷平反者甚多蓋數十百事不盡  
書書其大者都指揮王章者之守備真定也蓋橫其虎  
而冠者也巡按御史柯忠劾奏章亦誣奏御史郎中  
往勘而章恃其有內倖出謁道上執賓主之禮郎中怒  
鞭之道上三十遂按其罪免官當是時真定知府者亦  
有內倖而入謁甚倨郎中微持其陰事乃復長跪謝無  
狀死罪幸使君寬之不可竟奏抵于法太監石巖者鎮  
守大同而都御史許進爲巡撫惡之兩家相訐奏奏下  
給事中御史同郎中往勘往勘而巖罪有端而許公無  
何給事中御史以爲亦宜微入許公以塞口郎中曰天  
乎乃有枉人罪而避已禍者固不肯獄成巖深疾之舍  
給事中御史不奏奏郎中言郎中黨都御史罪我于是  
天子震怒建繫郎中而遣他官往勘則許公左遷矣郎  
中竟亦無罪當是時安遠侯者好結客客與游者皆貴  
近用事有氣力者侯與都御史某者不相中具奏北闕  
下郎中按問而侯贓以鉅萬身所殺傷數十人奏請抵

法天子不可如是者三而是時彭公韶爲尚書曰即中  
力窮矣乃自具奏以唐事爲比語在墓誌語中然不竟  
罪侯者諸客之力也其後京師有一僧善太監梁昉而  
稱曰門僧一日某伯者出而僧正衝其前道撻僧倚  
梁昉奏伯繫獄而自從昉匿不出也即中追出之抵罰  
而京師爲之語曰伯繫獄僧入窟掘逃僧韓即中頃之  
又有樊舉人事樊舉人者蓋壽寧侯之門下客也壽寧  
侯貴振天下而其人負勢以逞謂無柰我何蓋勳戚貴  
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亡事實至是奏下即中  
即中具知而詰其主奏者勳臣曰誰能爲此奏乃具以

實對曰樊舉人爲此奏于是攝樊舉人是時樊舉人  
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而下獄數日矣乃即  
中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  
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即中笑曰此樊舉人所自爲書  
也詰之果服同寮咸謂此畏答誣服耳何乃自爲此即  
中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寮驚問  
曰何乃自爲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搖動以勢斬生則必  
死今言死者左計也幾生我耳即中曰不然若罪不至  
死于是發戍遼東云而壽寧侯雖心惡之然無如之何  
朝審囚徒中有亂義勇婦者死冢宰三原王公疑其太



重以問主者主者不能對卽中前對曰義男犯其父與生男同科有之乎冢宰曰然然則亂義男婦者獨柰何弗死也冢宰雅知卽中乃愈益重之遂欲超拜異等以風厲部署會大理寺丞缺員擬遷卽中而員外郎王嘉慶者蜀人也與卽中有郤乃以他事奏使下獄而主問者御史又故爲稽留以故不果遷其後遷爲福建按察副使副使既至而都御史左遷者魏叅政子樾人市中適過見之怒攝叅政子魏叅政懼暮夜令其子亡匿歸未幾而鎮守陳太監者其舍人群奪屠者肉市中捕獲一人而諸舍人者走匿不可得吏捕之急太監怒呼諸舍人者出數之曰此新韓副使也若等不聞之邪且若等何如魏叅政子遂送抵罪而後又有鎮守鄧太監鄧太監者無故笞一吏死吏舍人訴之按察使御史按察使御史不問至副使副使問而太監者盛具接殷勤之歡窺伺副使副使于他事則荅于死吏則或荅或不荅而笑因以困鄧既出召衛指揮至而曰往時太監笞吏死者行杖人皆若衛卒其急捕之來不卽勿復見我及捕至且治而爲太監謀者令行杖人赴訴御史言未嘗笞吏死又令太監笞予吏舍人者金而教言吏實病死非受笞死于是御史下按察使而太監遂無事然終以

此噍副使也其後副使代管海道捕海寇急而寇王某者覘知此隙謾爲書與捕者因誤遣太監而云韓副使受我金生我矣太監得書即以此奏副使是時都察院戴公瑄爲都御史知副使而署奏聞上竟亦無事知州白某者尚書之弟而受賕事覺入笏不敢問問罷之又通判湯珣者嘗爲吏部其人辨有口而與知縣高遷相訐奏詞連巡按清軍諸御史布按二司官而勘事者給事中郎中至而獄久不決而決于副使而湯珣高遷皆免官罷其在福建凡七年而郡縣吏以法問罷及所聽斷平反者又甚多亦不盡書亦書其大者如此副使嘗

泣福寧道而三年不代者蓋難其人僉事王公寅自請代之代之而神形瘁矣問下人曰我孰與韓使君下人曰無忝願韓使君微聞暇耳僉事投筆笑曰幸甚誠如是足矣邦人聞之曰往年右布政與副使分治雙門河也而才智弗逮也慙憤病幾死乃今僉事來代副使乃又殊瘦矣其後僉事至工部侍郎終畏副使巡按御史四人者相繼論薦不次擢用吏部亦屢擬按察使皆不果尋以母喪去歸會朝觀黜陟幽明而給事中許某者嘗以舉人授徒按察司滋爲姦利副使聞之立叱出使去有此隙乃藉鄧太監言受盜金事劾罷副使後十餘

年而黃君河清者亦閩人在吏部復薦起副使又不果而副使之子邦奇爲吏部主事乃陟封中憲大夫云而又十餘年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所與識者遠邇嗟歎皆曰傷乎蓮峯先生已矣有流涕者其葬則是年七月十八日蓋壽六十八歲先生爲郎中時得贈其父顯妣子宮母張氏封太宜人而太宜人之貞節則又嘗被旌也先生傷贈君之弗逮也而所以事太宜人者蓋甚至太宜人病嘗失明醫藥無所不致至不愈先生夜夜顙天爲祝拜甚苦一日有醫從外來自言我能愈請鍼之鍼之果愈已忽不見蓋神醫云此與墮冰而

神挾出者皆世俗耳目不聞睹甚恠異希有之事措紳學士亦往往所不道然先生之真節正氣動天地昭日月格鬼神固宜有之乃獨不幸而爲人所譏沮擯斥之巖石死不究其用斯回烈夫志士所爲痛心而搯腕太息焉至其子僉事員外郎又皆以直廢銘曰  
韓以國氏肇自叔虞其來徐徐馮翊是居於維遐茲肇公三子罹世如燬二叔辟地伯氏棲止伯有曾孫桓桓其武翔翔于元金牌萬戶於維休茲萬力之裔五世知名贈君僑儻莫我敢陵八齡剖正豁虎辟鋒竭力所天輸儲于公於維烈茲贈君遙謝其澤孔重忠孝之委先

生是堪先生我我萬夫之望孰構爾諛以蹶爾行爾後  
奕奕既熾而昌於維丕我太華以北在河之頤鬱爲茂  
林先生之阡於維人尚式旃哉

處士馬公墓碑

處士馬公者西安左衛人也諱昇字子進其先山東高  
苑縣大族也祖曰帖木帖木智勇絕人而居田廬間爲  
農家子不事耕作獨時時取古兵法讀之莫知其所從  
授嘗謂人曰丈夫空死草野如先將軍伏波公何其父  
恠惡之欲火其書即跪謝曰大人毋苦兒所爲人固各  
有志耳年三十會元末盜起攻掠鄉邑帖木聚少壯子

弟相保守賴以無事高皇帝下山東帖木從壯士百餘  
人附附之尺籍用以平定四方而帖木之驍勇帝獨愛  
之以爲可將兵命宿衛幄下曰近我會天寒賜金龍卧  
襖衣其他物賞賜其鉅擬于諸將後從開平忠武王西  
定關中功最多而耻于自伐又無推轂之者帝亦已忘  
之矣身以故不尊顯止爲總旗天下已定秦主封就國  
而帖木又以壯士被選扈從而西既入關乃調西安左  
衛云而左衛馬氏蓋自此始帖木子曰道原脩身謹行  
伏處閭巷之下而名動鄉國有鄭子真之風道原六子  
其長子良代帖木之役而處士公其弟四子也處士公

生而有貌長身玉立廣顙方頤而脩髯可數望之條然  
蓋安期羨門之流長安有善畫者曰紀公處士公好與  
之游間采其筆意已乃棄去而習鬼谷子秘策久之笑  
曰此蘇秦師之縱橫書又棄不讀讀小學論語讀之歎  
曰嗟乎人道備于斯矣故不徒口其說而由父子兄弟  
家庭之內至于宗族鄉黨親戚朋友身所施設咸放之  
而行子弟弗率教者槩之唯壯大亦無所假改則止後  
又讀唐人詩蓋數十家乃因悟其背繁而能自作五字  
句詩蓋類姚合者云而又倜儻談論御酒擊斝雅歌  
客盡傾谷劉先生者長安之上醫也兄弟習通其術間

以語處士公處士公喜求其書習讀之因亦開悟尋又  
聽方士言言導氣可却老可數百歲不死又行而尊卑  
之乃自作書引喻其意而致諸劉先生其辭曰夫富貴  
者怨戚之府也動譽者讒毀之招也今世之士不爲  
傑俊異斯固已矣而爲豪傑俊異未有不富貴動譽也  
富貴動譽矣而讒毀怨戚乃不期至矣推其初非不知  
惡而遠之也而卒不免斯可哀矣夫身者吾所有至貴  
重不輕也百歲者瞬息至近也富貴動譽者不可必得  
至難也而怨戚讒毀者伐身之斧斤刀鋸也夫以至近  
之期求不可必得之物自取斧斤刀鋸以伐至貴重之

身斯固至愚不肖者之行也而曰豪傑俊異斯又大哀也語曰萬巧萬中不如一拙故薰以香死而膏以明煎樗以不棟梁而存乃今于吾以玄真爲宮以清淨無爲爲室以無何有爲戶以曠達爲床以枯稿爲席乃今于吾惟知有吾身也雖然惟吾身亦無有也况其餘乎况其餘乎劉先生見書始而驚終乃歎曰馬子進其殆已乎何言之哀也居頃之其友王道生死走哭之慟歸下馬病昏臥數日果死當是時其配戴夫人生有一子是爲封吏部主事諱倫者也是時始數歲夫人撫之成立而封君配安人生二男子長曰應祥舉進士自吏部員外郎累遷按察司副使次曰應昌孫男子五人平業進士有名而馬氏之族遂益大椎于關中弘治中戴夫人真節垂四十年且老有司具以聞于是天子下詔表厥宅里云其後老病卒而處士公墓在樂遊原之麓乃合塋至是按察請其友王九思書墓道之碑銘曰  
長安人言菜市里馬氏歿俠蓋按察剛而愜封君義而浹余讀處士書歎息以悲是爲我師夷泝其世其帖木公之遺乎夫崇資遐壽夫婦白首世則歿有然朝病死暮不齒孰與馬處士哉

明亞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郭公墓碑

公自平陽知府擢山西右叅政分蒞冀北督邊儲未久  
疾病乃上疏言陛下過聽不以臣桂踈淺使待罪藩省  
居邊亭給饋餉職專位重墮首無以報邇者臣桂不幸  
有犬馬病旦暮且死願從陛下乞骸骨歸故里即死無  
所復恨惟陛下留意哀憐之幸垂察焉臣桂頓首頓首  
死罪既得報一日乃遂不起蓋正德丙子七月九日云  
而丁丑二月某日塋鳳栖原先塋予獲從其叔父舉子  
鳴和游習聞其世行編列其事勒諸石樹之墓道今後  
世知有賢大夫之事其辭曰叅政郭公者諱桂字時芳  
咸寧縣鮑陂里人也蓋其上世有爲御史者冠鐵冠人  
稱鐵冠郭家家藏仕宦者畫像而傳以爲元時人也然  
不可考矣其五世祖曰道原明洪武初舉人材爲河間  
府經歷而生子恒恒生琮琮生錄錄配楊氏生叅政公  
公二十六而精通毛詩舉鄉試三十三而舉進士爲知  
縣安丘安丘民王愷者富而橫令至則啖之以利既乃  
鉗制不得動乃長揖不拜令心內忿然無可奈何至是  
愷使人逆公以利啖之公拒不可怒斥之去至縣而愷  
自來謂乃發其事鞭笞之愷懼與其兄弟謀害公陰中  
以禍公以罪擒殺愷愷兄弟徒爲邊氓未久縣翁有訟  
其子盜金者且罵毋公知其爲後毋也而謂翁曰亟歸

而發媪衣笥中可得金果得之于是翁大感悟知其爲媪爲之也乃復愛其子也公嘗趨郡謂郡大夫而縣中囚徒乘隙反獄走匿不可得攝縣者懼追告之途公曰當在其地古墳坎窞中果然然其他政事明斷多此類也此宜起爲御史會讒不果稍遷湖州府通判督糧儲湖州府通判督糧儲者未有能自拔超遷法者蓋多以賄敗公獨以廉而又綜理周密能祛其宿弊人莫敢犯之儲運輒先期完稱爲能而遷爲泰州知州州有三虎一日鄧仁一日祁清一日蘇容公至而鄧仁祁清以姦事發覺死而蘇容獨存有以爲言者公曰姑待待其自

至乃一日姦事發覺至州門曰死矣公曰死即瘞也門下瘞之三日出屍出屍乃死然其初實詐不死也其待惡戾民如此可畏也而于好民則子孫視之惟恐其或傷之于是州中遠近歌頌相戒不敢爲惡恐犯教如三虎死居無何轉鎮江府同知同知位尊而無權有分職職清戎蓋千孔百瘡其他政令可否惟郡守時時視郡守顏色喜怒不敢多一語公則不然視理不視郡守守亦察知其爲人善待無敢易之其始人見其理戎務也老吏猾胥歛手縮項弊端塞絕也然不知其他蓋嘗攝郡事理詞訟決疑獄而人乃更屈服翕然稱之惟恐不



爲郡守其後遷爲郡守乃不于鎮江于開封焉于是鎮江之人無不咨嗟歎息也惜其去輒留然不可得也至開封旬日會母喪以歸歸未久而父亦卒喪畢起復爲平陽平陽山西大郡轄州縣多而是時海內多事盜賊起百姓凋敝又多藩邸下人怙勢侮法無敢誰何者公至而盜賊息州縣平藩邸各輯其下百姓安堵久之而衣食足歌頌興焉公曰民可使也于是新堯廟堯廟成增脩舜禹廟亦成戶部尚書韓先生者洪洞人也年八十餘家居官舍非其人不與見也乃安車入平陽謁謝而曰老人無所求強爲百姓一行未久擢叅政去不幸疾病乃五十九歲卒其在安丘也三載考其績稱無過及當道者論薦例當封于是天子下詔即封其父錄文林郎安丘縣知縣封其母楊氏配于氏俱爲孺人于孺人與側室孫氏者具在生男子濂治云汾而濂爲太學生世其業餘與女子一人俱幼其銘曰

泰山之東有邑其墉牛刀發劔孰過爾鋒大江以南亦溢其北孰踰爾軌以遺爾德稽古平陽國有堯宇蟋蟀載詠維爾是怙皇念爾勲陟于晉藩不吊昊天中道爾顛生稱鳳岡塋以鳳原吁嗟郭公爾亦孔安

明故昭勇將軍直隸潼關衛指揮使孫公墓碑

昭勇將軍孫公者諱鑑字克明其先山東淄川人徙鄒平乃遂爲鄒平縣人其七世祖福金末備盜鄉邑有功而元興授銀符爲軍民千戶以收河南功當調而鄉人愛之留爲鄒平縣丞云福四子而長子希武襲爲千戶授金符守備睢州後征海州不幸中流矢死希武六子其仲子惟方惟方二子其長子曰繼祖繼祖子讓讓四子其長子曰本當是時元末天下亂群雄並起高皇帝提兵驅逐胡虜而本以壯士歸附隸籍濟南追寇金山下戰死其弟孫智代之智亦戰金山死而其弟惟復代之隸燕山右護衛洪武三十年文皇帝南靖內難惟爲

前鋒攻懷來椎縣漢州取之陞小旗又取大寧鄭村垣敗齊泰軍進爲總旗取蔚州攻圍大同大戰白溝河抄募忠勇千二百人陞武功中衛左所副千戶又克滄州戰夾河藁城勝之收捕開州叛民若干人獲哨馬數十匹陞正千戶又攻東阿東平汶上克之而南攻靈璧破大軍克泗州渡江克金川門有功陞羽林右衛指揮使文皇帝平定海內而椎扈從而北又北擊達賊木鴨失里阿魯及瓦剌是時關中無事而襟喉在潼關不可無人帝獨念之深一日熟視椎而曰舍椎無可守潼關者椎頓首謝曰臣起自行伍效犬馬微勞賴陛下之恩德

超拔至此今幸且備宿衛近日月之光老死輦轂下無  
所復恨奈何棄之于遠地乎帝笑曰母說遠吾以汝爲  
萬里長城也行且召汝矣第往母苦于是乘傳至關而  
孫氏之隸潼關也蓋自雄始也雄以天子心腹臣受命  
當要路又智勇絕人者以此名動關中雄生子真真配  
劉氏生一子是爲昭勇將軍孫公者也公生五月而父  
卒又三年而其祖雄亦老病卒又二十一年而公始襲  
其祖職指揮使云潼關衛自其祖雄爲指揮使有名其  
他爲指揮皆以門閥繼嗣姪姪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  
功名有著于當世者公乃奮勵感激歎息曰嗟乎我不  
視吾祖死卽何面目見之地下乎又曰人身惟目最清  
外物毫忽不可入居官處已者當如是足矣于是攻苦  
食淡而捕盜盜息司門門嚴泣城操城操嚴其肅備胡  
備胡有功典衛政衛政舉士卒服當道稱焉而又故孫  
氏也于是諸指揮者咸辟自以爲弗及也然此而人但  
知其廉克舉其職無忝于其祖而已矣至于誦習經籍  
鼓琴或有未知也至于痛其父之早逝以孝于其母也  
母病籲天以身代死母死而哀毀幾亦死者則無弗知  
之者蓋嘗誥贈其父昭勇將軍指揮使封其母太淑人  
而所以養太淑人者又甚至然猶若此此可不謂之能

孝者乎然其爲人剛直有氣者事不如意輒怒即無所發怒即數日鬱鬱不釋竟由此病人或勸之乃愈益怒病至是病革召其子庶執其手而曰吾爲指揮使無媿吾祖我死汝宜爲指揮使汝爲指揮使必思吾所以無媿其祖者勗之哉庶泣而應曰不敢忘乃遂不起其年成化壬辰五月十七日也壽僅五十歲配淑人姚氏生二子長庶襲爲指揮使次唐女二長適百戶蔣雄次適百戶劉謹庶生五男一女大經已酉舉人仕爲南京戶部員外郎次大綸大綱俱義官大縉大純俱衛學生女適指揮僉事關堂唐生三男大紀大紳大約一女適彭櫟曾孫男五人長承宣襲爲指揮使曾孫女九人自公卒後五十餘年而庶以材能著稱大經以文興承宣能世其家赫然關內而一時武弁皆左無敢與埒者公之遺澤餘蔭悠遠博大浩浩乎其盛至此也而墓在河南閔鄉縣底董里九思與大經同舉通家相愛是用書其道左之碑以詔來者其銘曰

惟孫氏之興肇自金元至我明益昌且繁雄之克武翊我文皇汗馬樹勲南北翱翔潼關蹇我皇心叵寧咨雄汝往曰子干城雄之克武其氣烈烈靖我西土皇心孔悅再傳于公爲國之防朝夕翼翼率乃祖攸行惟公

有子無忝爾祖如熊如虎孰我敢侮元孫勃勃不踵其  
武巍巍韓范予惟是伍亦有曾孫焯焯其英公于九原  
有目其瞑後嗣孔鑒誦此碑銘

武功姜侯重修縣治之碑

武功鄉大夫若牛公經党公資祿康公錦蓋八九輩介  
二生授予狀曰武功縣治在城西北隅按志洪武初知  
縣嚴君祀創作之者正統壬戌知縣渾池蘇君孝嘗重  
修之歷歲滋久幕庫門廡日就敝壞而政事之堂爲甚  
前後更十餘令雖賢能者莫之能舉也嘉靖甲申秋廣  
安姜侯以進士來知吾縣勸農彌盜鋤去奸惡興作庠

序聽讞獄訟平均役賦延訪耆舊問民所疾苦越三年  
丙戌威惠並流政成民信吾輩有以時之可爲及于斯  
堂者侯聞而諾之乃于六月即工乃築堂基三日堂基  
成又四日堂五間成遠邇軍民間其有作競致嘉木交  
錯于道拒之不能于是以其餘木又作後堂五間作過  
亭三間益以交疏飾以丹堊甫三旬而工訖先是嘗作  
儀門二間作庫作幕各三間斯皆易腐肉以新撒里而崇  
而後堂左右又創作屋各三間以儲諸器物之公需者  
蓋縣治備矣是役也動不勞民舉不妨政是宜紀諸貞  
石載侯之德垂示無窮故敢請于執事者予往年入武

功訪侯于政事之堂見其老木撐拄其勢纍然可畏出  
謂康太史德涵曰姜侯亦有意于斯堂乎荅曰方急于  
子民耳其後德涵過訪鄆杜頌謂子曰某近過彭麓山  
房道遇送禾者問之曰家頗足以自瞻尋常故舊有作  
尚以相助况君侯之德政治民骨髓者乎睹茲盛舉義  
氣所激自不能已亦使子孫世世作嘉話也姜侯蓋如  
此今堂已成矣予聞而歎異者累日以爲此于馬班范  
曄所傳循良諸吏其何以讓焉故今于諸公之請不敢  
輒辭謹具撰述以告來者侯名恩字君錫年方鼎盛公  
而能容廉而不激才高而不矜聞義而能從質美而嗜  
學簿書之暇游心典墳進而不已名德之極以之勒鼎  
彝紀太常蓋亦有可竢云銘曰

何令無堂何堂無作維侯作之民心孔樂戒爾勿亟基  
成三日孰伐爾木如林斯集民曰我侯我父我母我趨  
父事孰忍或後史曰休哉自古在昔如召如杜殊代比  
跡維侯政成入覲于京去爾郃城爲國之楨逖矣郃人  
其何弗思是用載德于爾之碑

漢陂集卷十二

誌銘

明故鴻臚寺序班贈奉直大夫刑部陝西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呂公合葬墓誌銘

公姓呂氏諱洪字克寬其先秦州任氏也任氏本民家祖法真洪武時始起從軍父清永樂時始入京師而屬後內局焉居嘗數千金為大曹因贅呂氏遂姓呂公生呂氏諸兒無能埒公者長不喜賈學子舉進士不成去學譯字學成為鴻臚寺序班譯字四夷館又能詩歌個儻談論館中人無不善呂公然呂公雅不欲居此天順

癸未八月十五日卒卒年三十五爲不壽當是時其配張氏亦財三十矣雖幸有三子然傑十歲倣六歲耳付益幼甚呂公且死謂其配曰吾恨不舉進士死然傑可教也傑能舉進士吾可無死是在于爾矣于是張氏拮据三十年傑果舉進士歷官刑部累贈其父刑部陝西清吏司署郎中事昌翁即階奉直大夫母加封太宜人每命下時太宜人蓋未嘗不喜喜必曰吾即死可以見夫子夫子有聞否又泣下潸然弘治壬戌春傑出知撫州府太宜人就養撫州居撫州三年傑朝覲京師而與俱歸太宜人曰以倣付也傑旋而曰努力無吾憂也吾有倣付又三年老死京師其年正德丁卯正月十六日也壽七十四當是時傑已死撫州半年道遠不聞而太宜人且死如或見之呼之冀與復見也不知父已死然傑已生有二子曰懷秀懷建倣付亦各有一子又有女子共十人一適舉人蔡芝一適右通政張公之子乾子

是呂氏赫然京師名家其實任氏方呂公且死其見婦子之孤弱豈必于成即成亦未必若今日也乃其植德弗取以與其後然成之者太宜人公太宜人皆可無死倣等下以太宜人卒之年某月某日合窆于公而墓在某地之原通政公來請予銘銘曰



慎德弗逾以湮其途冥冥之樞俾熾爾孤爾孤翼翼成  
其內則內則既式來即公域皇皇其呂惟任之緒其後  
有譖爰究我語

明故封孺人王母合塋墓誌銘

孺人之夫子曰禹城知縣封監察御史鳳翔王公璽卒  
弘治壬戌二月五日其塋也予嘗銘其墓至是孺人卒  
其子監察御史冠在京師復泣以拜曰太史前銘吾父  
可信世不朽不肖孤忍不厚其母敢更爾請也予爲之  
述曰孺人姓劉氏岐山人也岐山數二三大家必曰劉  
氏蔡氏蔡氏之女歸劉氏之子恭生孺人孺人生而奇

父母曰女當貴無妄與人與貴者乃歸夫子于是生冠  
及少子袞與劉世英沈志學妻冠又生汝楫汝梅汝梅  
學舉進士可成于是鳳翔數二三詩書家必曰王氏孺  
人同夫子貴同子貴父見孫子成享年八十一可無憾  
死方夫子爲生員家故弗裕也孺人紡績助之學甚勞  
也及鄉舉爲訓導臨晉爲禹城孺人曰不可忘儉也冠  
爲生員又飭之學及舉進士爲推官爲御史而又曰不  
可忘儉也于袞曰守父兄之訓袞爲義官于二女曰宜  
爾家于汝梅曰無忘爾祖也于是鳳翔數二三賢母必  
曰孺人孺人與夫子以冠貴受勅封焉爲弘治戊午十

一月二十一日其卒則正德丁卯八月十三日也以是年某月某日合葬夫子寧主村之原夫子卒時冠出按湖廣乃今復在此固不勝恨爲之銘曰

夫其夫子其子孫其孫維名以求存

明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

院修撰康長公墓志銘

弘治壬子平陽府知事康長公卒卒十有一年而其次子海舉進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又四年而爲正德丙寅上上尊兩宮于是公及太安人贈封焉又二年戊辰而太安人乃卒于京師宣武門邸舍中卒之明年合葬公武功南紙坊之原海友鄆杜玉九思爲志其

墓其辭曰康長公者諱鏞字振遠幼能讀書爲文章一時有名爲文章者咸避弗敢稱並公既長益肆力于文章閑放辯博下上古今又慷慨談論而偉貌鬚髯而又故康氏也于是衆益皆避匿康長公弗敢見也嘗是時以功名可如捨芥然數試南京及關中皆數不第迺大笑曰是未足以困我及試既列置第一已有毀言又罷棄去故又不第迺貢入太學數試又不第公由是休矣迺日誦修先王之法已及莊老及浮屠家書撫然曰夫迺今于吾可以已矣吾宜謂我爲已庵君而著已庵

書數百言大畧衛欲喜生文類先秦可誦說書成衆皆曰已庵君休矣夫士有抱負異者不可使絀弗遇也則父壹鬱也其著病發狂死公豪傑有氣者其數不第心固弗堪也往時關中飢公自甌越載糴來歸抵汴風幾覆舟已而又盡掠于凶盜當是時以母袁夫人及諸弟皆仰望已也于是遂感心病後其仕又止如平陽故愈益病迺遂至不起其年財六十三矣予故觀公所與友皆三秦豪傑天下知名之士也然審識事實明習當今之務皆無若公者然尊官富厚而彼罔不伸也而公何否絀如此也予嘗從海數得公陰細衆事皆深矚見公行事凡公行事唯日日恐弗得稱順其父母則奚復客詭遺者勿自私也而于其父母兄弟者則孰非其可誦說也諺有言勿眡其難宜眡其間人皆言公父母病夜夜籲天以死代父母其父母死不䟽食飲水幾亦死是雖其表表也然或皆修諸難可不論今論其微者間者嗚呼可不謂全德邪然助公以成德者由太安人太安人者邢臺張氏女也父曰張賢南京鴻臚寺序班序班夫婦相繼以沒也迺太安人依母舅陳君由陳君家而來歸平陽公太安人入事祖姑李夫人李夫人甚嚴也然獨予太安人事姑袁夫人袁夫人則又甚嚴也又

甚愛太安人居無何平陽公去就試關中居關中十餘  
年始更見之見之猶勿有怨恫也夫其始歸時有叔氏  
四人者皆少也皆太安人與保護至壯及壯皆有子若  
女又皆與撫育有至壯者四人者與子若女皆毋事太  
安人太安人生子二人阜海阜七歲能詩又能離騷十  
八歲死無後詩離騷存與公已庵集數千言可並傳世  
海預修敬皇帝實錄爲上經筵講官其文章傳世蓋類  
太史公云海取尚氏女生子二人俱夭折死女三人尚  
幼然終豈無子也太安人生女一人嫁爲乾州士人習  
五車妻云按康氏其先河南固始人七世祖政徙來武  
功居武功長安遂爲武功人政生廷瑞廷瑞生世睦世  
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由燕王長史至北京刑部左侍  
郎卒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汝楫生南京太常寺少卿  
爵爵生通政司知事健健生五子而平陽公長曰康長  
公云銘曰

來勃勃行蹶蹶食不于其履于其祀聞其室廓如其容  
如安如戢如永終吉

明故誥封恭人鞏氏墓志銘

恭人鞏氏蓋屋縣人也其先祖曰遵仕元至正間爲御  
史中丞高祖士傑左右司郎中由曾祖至父肅三世皆

耕巖石爲農然世秉禮莫義爲賢者後鄉里固已重其門閥乃又見如此愈益敬之故于肅無長少皆稱曰鞏君而不名鞏君有神識恭人始誕喜曰吾不意生女子若是年十五乃學庖饌庖饌精潔學女紅女紅咸備登機擲杼一日夜得完布焉握刀尺鍼線一日夜成衣一襲鄰里共能之以爲竒競通媒妁自以爲得佳婦也然無識其宜貴者也鞏君獨皆麾去弗許當是時同縣王氏有子幾冠而穎俊特異方授陳氏禮記有令名焉是爲中憲公諱璽者也鞏君蓋嘗見之及媒氏至亟諾曰是吾壻是吾壻柔日既卜乃遂館之于家命爲縣學弟子以就其業中憲公是時甚貧也其費悉仰鞏君鞏君裕然應之益久弗懈也恭人于是勤勤懇懇勸之相之罔敢或怠且或敢違矧曰其敢有驕中憲公獨有母在堂事之甚至也母獨愛其少子少婦乃又甚至恭人體中憲公以事其母體其母以愛少子少婦故母與少子少婦無不悅恭人者中憲公由鄉舉士爲學官遷知縣超拜御史封其配孺人又超拜知府乃封恭人焉其長子伊升于太學不仕終其身中子傳初仕禮部爲郎遷右通政再封其母恭人後遷太僕卿終左叅政少子俊授新安縣丞歸鄉里有女四人焉長適通判同縣李瓚

次適右叅議龍州閻价又次適秦郟鎮國將軍然無出  
早已卒矣又次適推官咸寧趙邦憲云太學之子曰九  
成府學生其次曰九功叅政之子曰元凱兵科給事中  
元正翰林院庶吉士元亨丁卯舉人縣丞之子曰九官  
縣學生其次曰某某又有孫女五人曾孫男女各九人  
焉于是枝葉繁茂科第連接秩位明顯姻壘盛赫然  
終南太白之間由關以西稱宦族者必曰王氏夫世祿  
則怙侈襲貴則驕縱談經學道者頗或溺焉恭人前後  
一以儉約御之踰六十年視昔館于父家殆無以異嗚  
呼賢矣宜其子孫之出彬彬然未有已也恭人之德既  
足以範其鄉里性又不傲故一鄉數百家人人仰慕之  
其存也若怙其卒也哀哭之焉然非徒以其富貴者也  
恭人生永樂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卒正德八年八月二  
十四日壽九十有三歲是時中憲公卒已乂乃以十年  
某月某日成其封與合葬其外孫吏科給事中閻欽狀  
其行實允思爲之銘銘曰

南山之麓松檟鬱鬱川流環焉是爲幽玄之宮中憲王  
先生在于斯恭人歸于斯吁嗟乎惟克有之其無窮邪

大明封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馬公墓志銘

吾友馬君應祥以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陳州會有命

罷陳州兵備君于是來歸其鄉尋改清屯河南未及就道而其父主事公乃病弗起九思聞而戚焉蓋九思與按察者友也有兄弟之愛有忠告之道其始登堂拜父蓋三十年于茲公于九思所以誨愛之者甚至而于其終弗能臨棺以哭是九思者負公矣然猶能述公之行而內諸其墓曰主事馬公諱倫字宗幹西安左衛人也其先山東高死人祖道原在洪武時以秦王就國後遂隸西安左衛云道原六子其第四子昇昇配戴氏生一子是爲主事公公未壯而孤當是時馬氏居長安菜市里中多俠長安人至相戒避菜市馬家公獨不俠然卓犖自負亦無敢犯之者資素乏或有時困乃賃馬必息既又大笑曰丈夫何苦役役才定用即已及行年五十乃又大悟絕不復爲矣至于慷慨好義急人之難又若俠者然實非利一錢河州衛指揮金冕者有急使人挾二百金將有所遺既不果遺挾金者乃留金公所以去既乃病死不來取金而留公所者三年公自齎送之封題如故又一千戶者而亡其姓亦河州人嘗自京師道長安有罪倉卒亡去以一囊留公亦父弗取又自齎送之封題亦如故囊中白金河州大司馬王先生居家不妄通賓客獨喜接公又遣與諸子從遊上下相得其懽

也公舊字修道先生以爲不協于義乃更字之又爲說  
自書貽公先生曰反金事不難俾數年出金以息所得  
蓋不細矣然封題如故者此其可謂難也故于此益重  
公夫先生者振古之英而社稷之臣也君子于是因以  
覘知公云其秦城內外學士大夫鉅人長者亡不愛慕  
公願與公遊公亦忻然應之有托以營爲者雖百金以  
上可能也然性快直無論尊貴人能受不能受輒面數  
其過或有怒者公旋已忘之輒又好語如常人以此愈  
益敬愛公公既喜接鄉士乃命按察以學按察善承父  
志以周易魁于鄉舉進士爲令徵入爲稽勲主事轉文

選三年考績于是天子下詔即封公爲主事而贈公  
王氏爲安人公是時受義民爵已久矣文選尋遷稽勲  
員外卽有爲表宅里者予公直金公却弗受員外卽遷  
湖廣按察僉事後轉河南公之所自守與其教按察者  
蓋二十年如一日云然此皆在外顯者人少知之至于  
事母戴夫人誠孝曲至人或未之知夫人貞節自誓得  
公而歡老壽被旌顯于井疆有榮耀焉正德丁卯公嘗  
就養京師九思見其平地躍馬強力善飯或年少弗如  
因記在長安時見其買藥活人及聞返金諸事實乃竊  
發嘆以爲此其有陰德在人者其福履何有既邪今別



十年乃遂至于此於乎悲哉公生正統戊午十一月二十四日卒正德乙亥十一月二十三日壽七十八歲是時王安人卒已又安人者女德備至者也且載墓志銘蓋都御史山西王應韶所叙述云繼配王氏亦先卒又繼杜氏王安人生有二男子三女子按察其長子也博學善文章磊砢有氣豪傑之才也次日應昌壯直克家亦有諸父之風長女適殷富次適河南府同知張景夏次適李蕃孫男子五人平咸寧縣學生孫女子三人長適西安前衛應龍指揮周邦圻餘幼未聘按察卜以公卒之二年丁丑三月初七日合葬王安人樂遊原之麓

銘曰

古稱義重千金輕觀于公豈非然邪閭巷薄天歟殉貨死公亦死奚翅天淵其高爲原其下爲川公藏其間川原可遷公名萬年

明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秦公合葬墓志銘

蒲郡秦公生宣德庚午五月十六日壽五十有六而成化乙酉閏四月十八日卒卒三十有五年而正德己卯二月十八日其配孺人亦卒距生宣德乙卯壽八十有五矣其子按察副使昂卜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啓公墓與合葬乃屬舉人張馨叙述公與孺人世行事實請其

友王九思爲墓志銘公諱璜字景璋其先潞州人金元之際有諱仲和者避亂來徙于蒲仲和生子信子信生孟仕孟仕生貴貴娶徐氏生公公娶同郡關氏是爲孺人生五男子三女子長子昂精通毛詩舉弘治己酉鄉試第三人丙辰舉進士授東阿知縣召爲廣西道監察御史遷保定知府再遷陝西按察司副使受勅兵備環慶乃被累罷歸田里其爲御史時功能懋著天子嘉之詔贈其父如子官封其母孺人次曼次昆次得次昌長女適郡人張鼎次適田祥又次適郭琰孫男子八人師心學舉進士師賢師道師中師性餘尚幼孫女子五人長適兵科給事中襄垣劉夔次適張元謨又次適裴忠餘幼未聘公生七年而失恃育于伯母閻既長而容貌修偉性質剛毅慷慨不拘言論灑然嘗喜讀書小學四書司馬通鑑能曉大意事親有禮而先意承顏務求愜適居喪哀毀所居總惟題曰時思以寓追慕繼母孟氏生子曰俊性頗忿戾而委曲優容友愛有加與人交接而坦率易直輒露肺腑或負是非片言而決居家行己而克謹禋祀不事浮屠婚茹營繕不問術者貧富窮通不談祿命賤貧賤饑而造棺百餘給疫死者祈愈父病有所假貸貧不能償輒復貸之且以券付郡守作祠廟

出麥八十斛以食役徒少年爲商而遊心湖海不計錙銖比歸于鄉日與故舊置酒高會顧養天和方期耄耄乃不幸卒卒之日按察及諸第俱未樹立而孺人孀居築葺覆育諸孤治家睦鄰節操甚厲孟夫人頗見積思而孝敬愈至又則見親按察既貴諸子亦壯有資衆孫繞膝姻聯華盛而孺人珠翟霞帔茵坐鼎食碧瞳皓髮望之若仙鄉鄰敬慕歎息嘖嘖及老屬續神怡神休瞑目無憾蓋按察之歸才不克究雖爲世惜而生死孝養豐于厥母由君子觀之未爲不幸矣公與孺人有子若是顯揚名姓萬代無斁是豈可無銘其銘曰

德齊而享殊同歸其區維子之烈揚于天衢其名不泯

明故國子監生梁孟卿墓誌銘

弘治壬子春予爲舉子侍先公游大梁與蒲梁孟輔同受易燕山車先生所其年秋孟輔舉于晉越乙卯其兄孟卿亦來游大梁予因交識甚歡明年丙辰春予會試北上河水不可渡取道中牟甫出大梁西門大堤外會孟卿自蒲來馬上望見予喜甚下馬立語謂予黃龍隱隱動肩睫必舉進士解囊贈予文悅二端云南人謂之迎潮頭乃相顧大笑別去其後予舉進士爲翰林起居弗絕乙丑秋予歸省孟卿躍馬鄠杜下談笑信宿其冬

在長安復送予北上正德乙亥予伏林莽乃復遣其子元貞來存問予且索予題其客航致語方帙迄今六載爲庚辰春正月二十二日大雨雪予暮坐草舍而元貞人持書至云孟卿于己卯三月十九日卒其外孫舉人妙昂述其行實請予爲墓誌銘予爲悵然以悲然葬在二月十五日甚迫天苦寒迺于是夜多硯爲叙述云嗚呼孟卿其至是已邪孟卿父諱溫母李氏壽俱九十以上孟卿骨清貌甚古相宜遐壽然距其生正統丁卯閏四月十七日壽七十有三歲雖曰古稀然猶歉其父也父善賈家累萬金自夜恐墜其業其長子桂蚤已授經爲國子監生餘子拱樅尚幼惟孟卿差長可賈然自少穎敏讀書又不忍棄去乃遣爲郡庠弟子自尋文恐失賈會例輸粟助邊爲國子監生然不仕即隱于賈西游三秦囊金臯蘭之墟買駿渥注之溪東抵大梁泛舟于河南浮淮海涉江而下至于吳越之會凡四十餘年賈輒獲利數倍郡中稱富人輒推梁氏然妙由孟卿孟卿與鄉人同舟視如骨肉教誨勤懇懇發爲文詞語直而意長同舟賴以振業蓋所謂舟航致語者學士先生往往稱述之焉吾友修撰康德遜司業景伯時爲之篆隸檢討胡孝思爲之序述孟卿又有江湖覽勝一巨軸

乃天順成化間文林諸先生詞翰皆近代所罕睹後嗣之奇寶也孟卿雖多貨財然非硜硜自羈者義所宜施百金弗吝所值王公大人納交結歡惟義之歸然此其外者爾若乃孝友之行公忠之節著于家庭揚于郡下乃不具書古曰觀人觀其所與者是故詳于其外者可由此知孟卿云孟卿諱槐字孟卿配張氏女德婦行克相君子生正統丙寅八月二十日壽六十有九而正德甲戌二月十二日先孟卿卒生男子元貞學舉進士就業已乃援例爲國子監生蓋孟卿命之女子四人長爲妙蘭妻蓋昂母云側室暢氏生男子元龍及三女子孫男子一曰國賓女子一人梁氏新營在郡東北隅呂之村蓋哉張氏墓與合葬銘曰

學則我通孰賈而矇義以度利慎茲以終譽矣孟卿其曷以窮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致仕李公墓志銘

李氏鳳翔文昌里人也其曾祖寬祖義父曰李安安配劉氏生三男子公其季子也諱璽字朝信幼醇不戲在群兒中嶄然頭角里中者共竒之以爲可讀書父曰家世爲農不識毛錐子恐無分何益尋遣受讀里學究即

日記千言十二能文章學究懼謝不敢當師乃改師而受毛詩如先生所十六爲郡庠弟子員二十舉成化甲午鄉試第一如先生者亦鳳翔人以毛詩魁于鄉蓋嘗語人曰孛生可進士第筆勢非我敵也然屢試弗第于是讀書城北僧舍蓋自炊食者數年乃舉弘治丙辰進士予幸同舉然長予十年以上敦德老學願接引予甚愛予敬重不敢稱兄稱曰先生尊禮之進士授荊州府推官決獄平無冤又捕巨盜數百郡中稱之當道交章論薦起爲雲南道監察御史嘗出按河南山東後按直隸諸郡縣會劉瑾用事事多掣肘公一切任法不忌諱無所假貸獨立不附由此忤瑾摘瑕指類逮公錦衣衛獄踰月出左遷鄧州判官踰半歲又降貴州平溪驛丞在平溪一年乃陞襄陽知縣復超拜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主教武學一時勳貴子弟仰德服量俛首傾心靡然嚮化矣居無幾復超拜河南按察司副使折獄聽政務持大體不苛察細故爲明會大旱傷禾木且枯萎死民用是戚公授有司法教民製車車水灌禾竟以有年在河南六年而正德乙亥會有疾病奏書乞歸田里天子察其廉直近于古晉秩按察使許歸既歸五年而已卯九月初六日乃病弗起距生景泰癸酉二月十九

日壽享六十七歲其明年庚辰十二月二十五日薨城  
南七里河之原予少時已聞公爲人公爲人厚外樸中  
通交接無貴賤咸恭有禮與人語吐實不欺不言人過  
雖御酒酣醉或從旁詰之言輒一大笑止終不言孝交  
仁讓不言而躬行類萬石君雖訥然親愛者愈益衆門  
外多長者車轍古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豈非然邪公  
自起家至按察使家徒四壁立朝夕餬口無餘實爲子  
孫地親戚故舊率以爲言公曰然吾非不慮顧省奈何  
爲御史時邸舍瀕水乃種樹曰當屋種蔬當肉種葦當  
竹結茅其中日與鄉士觴咏甚樂也赴襄陽過洞庭群  
盜操刃入舟既見無何有相與嗟歎羅拜以斛米饋謝  
無狀公笑遣去比屬纊僅能具棺殮予家去鳳翔三百  
里所屢期會晤公不果孰意其至此悲夫其爲御史滿  
三載詔贈其父文材即雲南道監察御史其母孺人配  
石氏封孺人孺人生五男子長年次申常俱府學生申  
先卒千午俱業進士女子二人長未聘卒次適告員王  
朝忠孫男子二僑傅女子十俱幼銘曰

李出文昌世躬稼穡廉訪挺生克岐克疑弱冠題名四  
十強仕憲臺烈烈中遭顛蹟既閤復章荐陟華要歸田  
蒙渥天子有詔巖石孔樂倏爾其殞遺芬萬世我銘是

論

明故處士种君配胥氏合葬墓志銘

已卯春予爲少子渭卜婚予外舅咸寧張公也其弟東川先生少司寇也予往問焉先生曰吾縣种胤有女子可婚先生又曰胤兄山嘗爲大竹令吾同舉居相去近而又交愛甚至也吾具知其世行种氏出宋隱士族之後至明曰种克已者爲咸寧人克已生子茂茂生子敏敏生子鈍山和胤是爲吾縣士著民世世清白可婚又曰胤端厚樸茂長者其配胥氏有女行夫婦賢可與婚也予應曰諾遂締婚締婚數日矣報胥氏卒予往吊焉

其明年夏處士君亦卒其比舍舉子郭鳴和述其行實爲狀狀曰處士种君諱胤字宗續兄和早死其三人者父敏委鈍以賈山以學處士君少孱弱獨委以家事恐勞苦病不學不賈顧家事經畫實難竟由此勞苦嘗病然獨得其父歡甚愛之曰少子類我處士君至喜讀書若朱子小學以及星曆醫卜靡不誦習事至輒乙其處暇則復觀然沉默寡言自得不得不衒人故無知者兩兄業各底于成處士君助之各有功焉又不自負尊讓兩兄兩兄亦愛其弟相與于于如也怡怡如也成化甲辰關內大饑人相食處士君視里中困甚者曰量予之食蓋



存活者數家數家感之至今弗忘也而處士君猶曰願  
吾力弗能多甚恨都指揮劉某者築城壕外垣奪民李  
善地善弗予劉執處士君曰爾隣于善知狀當予地不  
予且行刑處士君曰刑可加善不可誣相持數年竟不  
誣罷往時人見其柔和也至是驚恠以爲神宗續剛其  
何可輕也其後里中爭者輒往質之出語即罷不爭其  
于隣里族黨饋遺往來之節量情而施不以貧富爲薄  
厚不隨時異態奔走富貴之門然見其迂直人又或笑  
之竟持不變其自立如此同鄉胥福泰者豪俠善賈有  
女愛之不輕予人處士君少時而見而異其狀貌即許  
妻以女是爲胥氏者也胥氏既歸而舅姑宜之曰是善  
事我父之而妯娌相與語曰少婦賢舅姑愛之固宜非  
偏厚者也下至藏獲婢媵無不曰少婦賢其後處士君  
納側室王氏又甚賢人不曰王氏賢曰長君之能受也  
然亦可觀處士君之化也處士君生景泰甲戌三月二  
十六日正德庚辰六月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七胥氏與  
處士君同歲十一月十三日生其卒先一歲爲己卯三  
月二十三日而庚辰十一月六日合塋鴻固原祖塋子  
男四長雲龍丙子舉人博學善文蘊而勿露致遠之器  
也次雲鵬雲鸞雲路皆善其家女一許嬪鄠縣王渭狀

如此云雲龍持狀請予為墓志銘銘曰

放隱南山豹林谷貽厥苗裔于山之麓世載隱德以及宗續宗續守其怕爰有嘉耦克相之成同返于佳城吁嗟乎貞銘

明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張公墓志銘

刑部左侍郎張公者諱鸞字應祥西安咸寧人也其曾祖曰景德祖惟義父約皆隱于賈有資而好禮世聞為三秦故家云前母李氏生子泰臻母趙氏生子鳳及公公四歲喪母而繼母王氏生子騫矣願獨愛公唯父亦甚愛之以為穎悟可學舉進士餘子皆以服賈其後父

卒而公竟以父命為縣學弟子員受毛詩舉成化戊子鄉試而辛丑舉進士第為大名知縣是時縣中百物俱廢教倉空虛奸豪侮法又衛河每漲而瀕水諸田盡為之沒百姓患苦之公至修墜補敝誅鋤豪強積穀備凶幾萬石築堤扞水不害耕作詞訟清理遠近稱為廉平當是時寧山衛胡指揮者其妾妬甚家人皆疾之乃胡指揮一日中風死其子即誣其妾毒之死而獄已成會御史下公案問其妾得以無死先是巡撫都御史似公鍾以南樂壯縣奏書移公治之而大名民伏闕奏留不得調至是吏部竟以調公于是大名民復留不得乃留

其韓以爲去後之思云是時南樂之民以歲旱而饑及流亡者又甚衆也公至天乃大雨然新穀未登無所賑給乃請于巡撫都御史欽差侍郎得二千金請于大名府得六白金又請于賑濟卽中得穀若干石民由是蘇矣其後歲孰乃以役民百工告成無所怨嗟而又崇道興化培養茂異首舉之選超于往昔又綜理其馬政馬政修舉既考績三載已于是徵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又之監督通州抽分弘治戊申視茂陵後徒會繼母喪以歸終喪復其官乃奉璽書巡視居庸諸關從容言便宜事而曰隆慶衛守望官軍例以前半歲給餉于京倉而

遠且費得之又甚難臣以爲于本衛倉便長陵衛例摘二百在鎮及賈兒嶺隘口操守以爲老家荒涼貧苦蓋不可言其量給行餉四斗庶幾其有濟焉黃花鎮有倉去巡檢司六七里而以巡檢代署其非便也若選官攢給印記署曰黃花鎮倉其甚便可其紫荆關浮圖峪口實襟喉之地也而官軍月餉乃給取于他處其傳報警急乃又缺馬二者非所以養士禦患之宜也臣以爲于本地置倉給馬五十匹便奏上敬皇帝下戶部兵部議報可及代復兼督通濟白河抽分而三載考績勅贈父如其官贈母趙氏王氏贈封配兩許氏俱孺人

居無何出按四川老成務持大體不矯激立名其布按諸司官材能異等或有小過若禮貌未至輒旌按弗與校也若貪黑庸事事雖諂必劾罷去郡縣吏以不職問罷者若干人然鄉里故舊庶能著聲亦與存問不廢推舉焉而又裁省浮費飭理兵政修繕城池與作庠序表章忠節推舉隱逸先後奏議以松潘諸處及成都諸郡縣舊有添設官員未宜裁革于成都府則宜添設諸官以分理水利倉庾督捕盜賊于俊寧地方則宜以酉陽洞長楊昌弘之子丘授之士官巡檢以靖夷禍詔皆如御史議又以馬湖土官知府安鰲恣橫有端宜先事撲滅而鰲果以此敗而人亦以此服公及代歸而都御史屠公瀟總院事雅重公以公掌諸道奏事戊午冬十一月清寧宮災乃奏上八事其一曰法司修纂各年條例宜早完輯以省刑罰召和氣二曰言事諸臣詞意過激矣然其心則忠愛矣宜優容以開廣言路三曰各路巡撫都御史宜量材授任蓋邊陲與內郡異未可一槩予人四曰濫放俸金五曰優恤小民六曰明慎用刑七曰行取差官八曰量減抽分敬皇帝為罷行之其後滿九載而都御史閔公珪推較御史首及公會屠公為吏部于是擬公大理寺丞不果又擬湖廣按察使又不果乃

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云而奉璽書巡視者六年  
謹夷夏之防嚴私販之禁選備禦之職杜賄賂之門于  
是倭寇遠遁海道清肅矣而巡按御史先後論薦宣不  
次擢用用是超遷爲大理寺右少卿未久而鎮守河南  
劉太監與周王訐奏諸不法事天子降璽書命公與司  
禮太監錦衣指揮即其地案問乃具得其事還報犒寶  
鈔羊酒是時天子新即位上尊兩宮于是誥贈父爲大  
理寺右少卿贈封母及配俱恭人未久轉左少卿而正  
德丙寅春遣祀西嶽及歷代帝王陵寢蓋以即位告云  
其明年陞左僉都御史理院事而御史王公時中巡按

大同諸邊忤權貴人權貴人怒欲置之死公與一二都  
御史奏書救得不死得發戍遼東今復起位至都御史  
矣又太監張璿者奏言豐潤縣皇庄地土苦百姓侵漁  
而實奪之田于是天子降璽書命司禮太監戶部侍郎  
同公勘問百姓賴以無事詔陞俸一級未久轉右副都  
御史仍理院事兵部題命清理貼黃尋復超拜大理寺  
卿得侍經筵仍管黃戊辰春正月陪祀南郊越翌日宴  
慶成得坐奉天殿三月廷試進士充文華殿讀卷官是  
時纂修資治通鑑成得賜又賜御製寫懷迴文諸詩五  
月從駕萬壽山觀驃騎賜宴文華殿前九月復轉刑部

左侍郎是時江西上高縣民奏訐侍郎黃景諸不法事  
天子降璽書命公司禮太監錦衣都指揮同往案問然  
曩在大理寺會天下多事案牘委積諸屬年少新進弗  
諳于里乃公自理之乃勞傷自弗視而已已秋歸自江  
西卑濕毒熱乃愈益甚失明于是乞骸骨歸田里天子  
不許乃以江西事忤劉瑾僅免禍得致仕歸既歸而瑾  
猶怒不止猶罰米二百石蓋公之爲人也介直不善阿  
附又貧無何有瑾故極怒如此云而公于是杜門日惟  
蔬食歲時伏臘賓客燕會不盛設具不御音樂曰令子  
孫後世師吾儉非公事不至臺省不談時事然乃好杜  
甫詩兒子吟誦其側日聽以自娛焉而辛未秋乃病目  
復明矣于時學士大夫無不嘆息歌詠稱壽者又九年  
而已卯夏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距生正統丙寅八  
月初九日蓋壽七十有四歲云訃聞天子諭祭命有司  
營葬事其繼室許恭人乃公卒後六月而嘔血死與先  
許恭人賢行各在墓志語中然兩恭人俱無子以兄臻  
子珊爲後珊爲秦王引禮舍人持儉克家有功之風焉  
而又孝敬備至也公許恭人乃亦重憐愛之與已出無  
異也其女子三人長適同邑杜鏜次適華州舉子東實  
次幼未聘而九思之妻亦公兄臻女也公愛九思者厚

而曰九思善撰述爲文章蓋嘗執其手曰死當銘我又  
謂其從壻按察副使長安王納誨曰汝知我汝宜述狀  
至是珊以嘉靖壬午三月十三日葬公于孟村先塋以  
兩恭人祔而九思哀而爲之銘銘曰

晏子崇儉名斯以傳張釋之爲廷尉民以不寃公于二  
者庶幾其然斗城東南有我其封旣安且固臯春寔隆  
公藏于斯天壤以終

漢陂集

卷十三之十四



漢陂集卷十三

誌銘

東孺人張氏墓誌銘

華州舉子東君實既喪其配張孺人卜以嘉靖癸未十一月十八日塋庄南先塋謂予繼室與孺人從兄弟知孺人乃來鄆杜請予銘其墓孺人者咸寧東川張公之女也公諱鸞任為刑部左侍郎配恭人許氏生孺人是為成化乙巳五月二十五日也是時公為知縣南樂而許恭人無子乃極愛其女不幸甫七歲而恭人卒繼恭人亦許氏乃又無子又極愛孺人弘治丙辰公在京師



為御史而東君之父諱思恭為兵科給事中先是給事  
公之兄考功員外郎諱思誠與東川公同舉進士父將  
相愛故東川給事二公者稱為通家又相愛甚厚是時  
東君與孺人俱從游京師年德相埒兩家門閥若此又  
相愛是故結好云而一時鄉大夫率相賀張得佳壻東  
得佳婦踰二年不幸給事公病卒然是時東君之母薛  
夫人卒已久祖母郭宜人在堂以為君獨有繼母姜氏  
終鮮兄弟欲早婚未幾太宜人亦卒其後壬戌東川公  
為浙江按察副使而東君乃始入浙奠鴈乙丑秋東川  
公擢為大理少卿同道至彭城東君挈家西歸既見家

徒壁立東君將有圖又資素乏甚憂孺人勸之曰書中  
自有屋努力負何鬱鬱為于是東君大肆其學舉正德  
癸酉鄉試而已卯復同入京師卒業太學君學日益富  
文日益壯乃舉進士屢不第孺人不以為戚而曰丈夫  
磊磊如此暫困耳終必遂之于是復歸故里會嘉靖壬  
午冬東君又以會試北上是時孺人已抱病不得已強  
別而明年癸未正月十二日乃遂不起東君在京師聞訃  
甚痛蓋孺人壽僅三十九歲又無子又未能相與永訣  
視殯殮故今為予道其事愴泣不已初孺人之歸也未  
及事其舅姑甚恨乃獨有姜夫人姜夫人嚴怒即孺人

伏地終日跪乞歡不歡不起以此姜夫人恒為解頤于  
其卒也哭之如喪其女其餘諸母妯娌下至媵婢無不  
哀孺人者孺人性警慧其在時東君夜誦詩讀書從旁  
聽之輒記一二或質問大義亦了然又解書在太學時  
東川公及許恭人之喪東君以孺人素羸恐病不欲聞  
而孺人自見其訃書知之後聞東君言東川公例得祭  
葬又自為書寄其弟張珊具以聞後竟得之然伉儷東  
君者二十二年未嘗齟齬齟齬作又目獨勸其宗飲乃更甚  
苦東君以是思念不能忘銘曰  
其處不怵其貴弗驕琴瑟靜好以莫不饒未竟而隕君

子是戚是勞其道不澆

明故奉訓大夫四川順慶府蓬州知州閻君允

中墓誌銘

閻君允中者諱係字允中鳳翔隴州人也自曾祖秀以  
上家世為農至其祖璿始從學受經舉鄉試仕為縣學  
教諭教諭公生四子而長子諱仲實舉鄉試第一尋舉  
進士歷官吏部考功郎中遷河南左叅政公配淑人王  
氏生三子允中其中子也允中少時穎異絕人而是時  
伯兄价學有端緒矣于是叅政公愛其中子令勿學苦  
之叅政公有弟諱仲字官至兵部尚書是時已舉進士

為御史極愛允中復令從孝聞舉子所受易參政公一日見其文喜曰兒更若是矣後又受易紫崖馬先生所西歸為州學弟子員提學副使潘先生試論張良勸沛公燒絕棧道極許允中事在弘治己酉而予是時亦游縣庠聞而慕焉其年秋鄉試與允中同逆旅舍見其詩學唐人書行草學右軍帖以為發解無疑乃不第而予不意先登然私心未嘗不畏允中也弘治癸丑春予游太學與故進士長安童秉慶今都御史岐山楊宗文戶部主事鳳翔孫敬之同舍講學而敬之與允中文善敬之有母老在堂允中殷勤焉乃以書抵敬之曰有負吾

友敬之見書而泣而予與秉慶宗文玩其詞翰相與歎息蓋吾三人者亦皆與允中友也是時遂庵楊先生提學關陝又極許允中乃乙卯秋舉鄉試第六人人以為屈其後會試乃又屢不第正德戊辰予在翰林允中時時過訪謀予欲謁選吏部然須髮雖已半白予候其氣尚嶽嶽不衰勸之乃止及辛未春乃又不第于是謁選為滁州知州是時予由吏部左遷壽州同知相去近聞允中始下車即芟去繁賦罷不急之役勸課農桑尊養長老旌顯節義教授生徒諸生貧不能婚葬者量與資給季課月試經其指受靡然嚮風夫郡中諸尼寺悉與

撤毀嫁其尼民間築亭瑯琊山南名曰來風又修築醉翁亭故基暇與郡中學士大夫游咏其間先是衛指揮率侮郡守郡守不能制允中正色御之無不屈服者壬辰春予罷壽州會諸郡盜起不能歸允中遣使賜書存問拳拳甚至也其後盜歷滁境允中戮力捍禦有郎某者武弁之子也幸賊至謀為內應或以告允中允中命左右縛之獄其黨即日解散賴以無事賊復南走大江今兵部尚書彭公總制殺賊素知允中令處幕府畫策相得甚歡賊平還郡乃秋水災民多不給允中告於漕運都御史張公發粟賑貸全活者衆當道推其才能問

勞之使結轍于道然允中不善俯仰遇事當為即為所忌諱由此被讒調四川蓬州比至首新廟學財不告費力不勞民事在紀功之碑營山盜又肆暴掠居人畏之如虎允中以計擒之百姓歌曰猛虎莫唆有關西關羅丁丑春朝覲考察百官會當道者有隙遂罷歸里舍允中在蓬州時嘗致書存問予不絕既歸與予約遊南山紫閣諸峯然竟不至予聞其田園甚樂以為不久當至也孰意其卒蓋嘉靖壬午十一月某甲子也距生天順己卯十二月壬戌享年六十有四歲云閻氏自教諭公以經術顯名乃生叅政尚書二公叅政公生長子价

起家翰林庶吉士擢監察御史四川左叅議叅議君生子欽舉進士為給事中累遷河南右叅議尚書公亦有子舉于鄉其相繼舉者又數人焉于是隴州閻氏赫然為關西世家云而允中當此全盛之時略無驕矜縱誕之氣事父母生盡其養死能哀毀葬之以禮周人之急揮金不吝嘗欲置義田贍族人官祿薄不果所著詩文章有岍山集載在家傳配張氏先允中卒張氏者太醫院判三原張徵之女也有婦德事在墓誌語中生二男子二女子長男鈺醫學典科次釗州學生女二一適鳳翔府學生鞏大年一適國子監生清水張詔側室羅氏生二男子鈺金俱夭折死乃有女子二人長適涇陽趙經次適國子監生涇州閻瀛鈞等卜以卒之明年癸未某月某甲子合葬弦蒲張夫人之墓屬其父之門人漢陽府同知張綸述狀請予為墓誌銘銘曰

吁嗟允中遽至是邪天其謂何滁人之思蓬人之歌知君者以君為宜不知君者諧言孔効謂非命邪吁嗟允中吾見其美不知其他勤銘茲石耿不可磨

明故朝列大夫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

議五泉韓子墓誌銘

今年春五泉子抵予書曰秋當過訪鄠杜蓋正德戊寅

夏五泉子嘗訪予別年矣得書喜甚朝暮幸其至孰  
意其死也五泉子且死謂其兄死洛子曰必敬夫銘我  
墓嗚呼吾尚忍銘吾五泉子邪五泉子者諱邦靖字汝  
慶同州朝邑縣人也姓韓氏蓋自稱曰五泉子父曰連  
峯先生諱紹宗仕為按察副使母恭人閻氏蓋弘治戊  
申閏正月初一日子時生五泉子是夜恭人夢五色雲  
中奏咸韶之音已而玉女十餘持蓋擁一童子入室覺  
而生五泉子五泉子生而靈異三歲而能誦古詩百首  
四歲而通孝經小學五歲而讀論語文王至德篇掩卷  
若有思者蓮峯先生問之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矣八歲

而通舉子業十四而舉于鄉二十一而舉正德戊辰進  
士予與武功康德丞愛其才推為庶吉士不果明年已  
巳拜工部虞衡司主事乃奉部檄十庫監收庫宦官不  
為禮五泉子自坐前席宦官怒給曰部尚書至因起徹  
坐五泉子詰之答曰公無預庫事者止一飯耳五泉子  
曰然則我當去矣答曰當署者案五泉子曰豈有署案案  
預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署案尋又監收黑窩廠主廠者  
宦官厚燕接殷勤之歡五泉子不顧自起視秤分毫無  
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可奈何未幾抽分浙江市舶去  
矣先是抽分部使者往往避嫌乃重取于商為羨餘以

自白五泉子乃下令曰非巨木若竹木成器者不稅稅  
課舊屬府幕官乃奏議寄布政司不與府幕官以部使  
者侵漁而府幕易與耳又奏議以為抽分司刑獄宜下  
按察司以防出入詔皆奏可故事抽分司魏鎮守太監  
歲千金是時鎮守劉太監者又谷大用之黨五泉子固  
不與金劉太監怒又知其為人不怒愈益敬之會宦者  
從京師來倚其近倖索抽分錢甚急劉太監從旁勸曰  
幸無求韓主事我當有以贈公也及代入奏乃課額不  
足部尚書及工科給事中皆以法劾五泉子五泉子亦  
自劾求罷會國老有知其故者賴以無事壬申春南地

畿內河南山東諸郡盜起天子命將征勦工部官例一  
人前除當前除者數人皆懼不敢往言之部尚書有泣  
下者次不及五泉子部尚書知五泉子素勇可使數日  
五泉子五泉子毅然請行後亦有天幸不害比歸遷員  
外郎都水司出奉部撤清查直隸山陝諸路歷年班匠  
銀兩既見其民貧乃奏議罷徵是時急于用財不許後  
以乾清宮災竟罷之而天子于是方以災異下詔求直  
言者五泉子歸上疏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  
亂向背之際甚可畏也陛下即位以來朝政不脩經筵  
罔御盤遊無節狎近郡儉摧折膏鯁之臣閉塞諫諍之



路百度乖違庶事叢勝府庫空竭閭閻流散盜賊災異  
荐至迭興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頃者乾清  
宮災陛下下詔求言天下之人莫不祈望以為陛下翻  
然悔悟轉危為安也然徒事虛文不脩實政臣三章奏  
罔有施行而部官黃體行乃又以言罷去天下人心  
莫不沮喪以為陛下遭此大異乃復如此是悔悟無期  
而治安不可望支離不可收也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  
國搖故漢儒有土崩之言先哲有搏沙之喻伏望陛下  
以社稷為念將各官章奏採擇施行前後言官待罪之  
人並黃體行取回錄用于以收既散之人心迓將來之

福澤天下國家不勝幸甚疏上天子震怒下錦衣衛獄  
給事中李君鐸率衆論救之乃得奪官為民其後御史  
師君存智范君輅給事中徐君之鸞皆奏起用皆不果  
辛巳秋今上卽位起為山西左叅議分守大同于是感  
激奮勵單車就道革奸平獄權豪斂跡然分守道故無  
印由此多弊乃奏議請照提學官事例給關防不報是  
時天子脩定策功封爵太濫而高山陽和諸衛軍士奉  
例開墾草場數千餘頃皆為豪家占種乃前後上疏論  
列又皆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相食又奏議請發內帑  
賑濟不許為之憮然泣下輟食將再論之或曰君之心

盡矣不從者責有所歸也獨奈何自苦如此答曰言而不從自謂已責已盡而委咎于人此詐臣之自便而釣名者之為也復抗疏論列累千餘言不報侍郎臧公乃鳳經略邊務嘗奏書薦之而曰臣見左叅議邦靖穎秀夙成操心平正問學博洽議論淵源使之提學必能以身率士裨補治道巡撫都御史楊公志學給事中俞君集亦奏薦之皆不果五泉子慮其舊疾復作乃上疏乞歸于是都御史張公文錦奏留之而謂宜陞本道兵備副使以慰軍民之望然歸志已決乃復上疏報未下即行御史朱君寔昌奏書薦之而曰邦奇邦靖學問自相師交名節交相砥礪乞將邦靖病痊起用邦奇者苑洛子也吏部具奏上報曰如御史議西歸之日軍民遮留道上以萬計號泣不忍舍去五泉子亦為泣下而嘉靖癸未二月初十日抵家于是謁孔子廟揖縣令拜先隴牲見於祠堂擲觴壽母與諸兄弟燕會終日甚樂也乃十八日病損食不豫苑洛子為迎醫甚衆乃愈蓋病四月初十日衣冠如平生呼苑洛子曰我其逝矣十九日必大雷雨即為我戒衣衾又曰先君之歸在是月二十一日我強待之好作忌辰也十九日果大雷雨苑洛子為正寇然已不能語而搖首苑洛子泣曰待二十一日

乎乃首之及二十日而死洛子復問曰歸在明日乎不  
應死洛子痛哭曰吾弟力不支矣又首之已而果卒距  
其生蓋三十六歲云配安人屈氏生一女無子以族子  
仲譜後卜以六月二十二日塋南陽洪先塋自五泉字  
卒後太恭人哭之不已死洛子廢寢食哭蓋其平日孝  
父母者甚至終身不違顏色蓮峯先生病寢處其側者  
四月餘及卒哀毀幾死其事伯兄縣令君邦彥及死洛  
子及處其弟國子君邦翊極兄弟骨肉之愛有朋友忠  
告之益又嘗為其姊李孺人吮疽鄉人蓋嘗立碑表其  
孝交云而其愛民之仁律已之廉食用之儉細行之必

於臨事應接之敏其事皆可書者不具書其在浙得  
歸而同年趙推官者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  
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此人所難  
能者書之為世楷法至于韓氏世行所由來遠具載蓮  
峯先生墓誌語中亦不書銘曰

予在京師見五泉子七言絕句詩類杜子美及罷歸為  
予誦其古歌詞浸淫唐初逼漢魏矣觀朝邑志其亦文  
章之洪麗乎夷考其行蓋曠世之英全德之士也乃不  
壽死嗚呼天邪孰為五泉子邪

明故文林郎直隸河間府靖海縣知縣張君墓

誌銘

君諱鏗字尚節姓張氏咸陽縣在廓里人也曾祖諱昇  
仕為雲南布政司理問祖諱宣受義民爵公諱英為邑  
學弟子受毛詩才高善屬文人呼為張才子張才子必  
舉進士然屢試場屋竟不合于有司抱負才氣鬱鬱而  
卒是時君母杜氏生有三子而君甫晬為少子以此杜  
夫人愛之甚至也其後伯兄鉞傳毛詩學復為邑學第  
子卒父業君既幼從而受學焉亦為邑學弟子未幾鉞  
不幸死君亦未懋于成人曰張才子之業終乃未就也君  
于是感激專精誦習果舉甲子鄉試云而累舉進士不

第見其母老乃就選安邑在安邑三年廉不矯世惠不  
干譽剛而不害和而有制蓋嘗清鹽課之宿弊沮中貴  
之擾人裁之以法理主之以無心事既能行禍亦不及  
于是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俱有問勞而母杜夫人邈  
養于茲也見其若是喜其為加一食然君平日孝養母  
氏者甚備又少子故杜夫人實安樂云庚辰春述職入京  
師吏部改君靖海知縣靖海雖小邑然密邇京師為水陸  
要衝煩勞十倍安邑平居亦已為甚會天子南巡狩往  
返于茲又諸郡盜賊群起百姓愁苦不能聊生君所為  
供億弭捕之者各有條理境內晏然安堵無害君是者

又三年然是時杜夫人年已九十矣老不能就養不勝  
陟岵之思君仰而歎曰嗟乎吾方寸亂矣又何能理政  
事治百姓也於是浩然西歸不幸遘疾歸未至竟卒逆  
旅舍中其年嘉靖癸未三月十三日也距生成化壬辰  
二月初十日得壽五十二歲而以卒之三年乙酉二月  
初七日塋其地先塋之次君配賈氏生四子崇禮崇寧  
崇恩崇福又有孫女二人尚俱幼也正德癸酉秋君嘗  
訪鄴令程萬里予獲見君長身脩髯魁梧美矣也以  
為必舉進士且壽孰意其止此然郎官百里之寄不小  
而兄子崇德嘗從予將已復舉鄉試今崇禮又為邑學  
弟子俱以毛詩專門顯名必有舉進士者于是張才子  
之業大振其後世矣然實自君始乃為之銘曰  
父為才子兄以才嗣皆不壽死我聿作之其子和之自  
我大之世業既興歸報父兄維永攸寧清渭之陽言卜  
其藏終焉允臧

張安人東氏墓誌銘

秦州張氏本河南大康巨族也自居隴右幾世而有刑  
部左侍郎諱錦侍郎公配淑人劉氏生五子而長子潛  
繼舉進士累官山東左叅政叅政君配安人生子之桀  
世其家學以尚書繼舉鄉試于是隴右名德世族率歸

張氏云之槩既舉之三年而嘉靖甲申正月二十五日  
安人以疾卒華州之槩奉其父命撰述安人世行請予  
為墓誌銘安人者華州東氏之女也父諱思誠仕為吏  
部考功員外郎安人生有異質精女事又通孝經小學  
其母郭安人及大母郭淑人絕愛之有富家自千里問  
名吏部公拒不許太淑人以為誤矣公曰吾將擇文士  
何說富既見叅政君喜曰是吾壻未幾吏部公病卒京  
師且卒呼其女曰他日善事君子君子當不吾負弘治  
壬子叅政君年甫弱冠果舉鄉試是年冬安人來歸其  
時侍郎公官京師劉淑人外慈而內嚴凡晨昏及賓祭

饌具悉主安人少不可姑輒移日怒不語安人即長跽  
謝必威霽乃起無敢或恫其諸叔氏尚幼安人撫之甚  
備其後有室又皆善與之其叔氏與諸室人者亦皆敬  
愛安人稱為慈母云而姑父見其若此獨甚愛之嘗以  
勸諸婦諸婦亦自以為不能及也丙辰叅政君舉進士  
授戶部主事己未考績三載封安人焉辛酉侍郎公病  
卒天子遣使諭祭營葬事事大費繁安人至脫簪珥  
又百計奉姑氏解其憂鄰婦舊有隙者至是感化稱為  
賢婦云乙丑叅政君改禮部員外郎郎中是時諸叔氏  
卒業太學每挾客過食飲竟安人即令左右除器不使

兄知恐恠怒廢業或索緡錢輒予亦不使知之正德丙寅  
天子冊后賜緋群臣安人即以寄奉姑氏其秋叅政君  
以公累逮繫詔獄安人蓬首寢地迨出乃已庚午叅政  
君出守廣平迎養太淑人凡所以悅樂志意者多出安  
人未久畿內盜起太淑人日夜思歸旣歸安人無日不  
西望流涕焉癸酉叅政君超擢山東同官者今尚書秦  
公夫人簡重寡言笑獨喜安人稱為文中君子其明年  
叅政君罷歸實非其辜安人慰解之委諸天命辭氣慷  
慨偉丈夫不如又踰年太淑人卒秦州安人哀毀甚至  
初侍郎公自岷徙居秦州其後卜居華陰又卜華州不

果至是叅政君墓母襄事始徙華州居之其間道途險  
阻人情變故田廬之經營勞費心力更歷歲時叅政君  
挈其大綱而已其細密曲折皆于安人又篤教之槩自  
童子時戒其母誑曰勸歲諭異紹先烈嘉靖壬午之槩  
果舉鄉試明年癸未自太學歸省則安人已病至是卒  
距生成化甲午九月十二日壽五十一歲叅政君有側  
室胡氏安人逮之甚厚異其育子覺不育而安人惟有  
之槩之槩聚翰林修撰武功康德涵女克執婦道安人  
愛不廢教嚴不傷恩乃有孫男女三人男曰無過長女  
曰少寧許聘華州東國秦次曰繼寧安人殆以卒之年

十一月十二日而墓在州南少華山之麓銘曰

內則既弛女誠寔微世祿怙侈益蕩其規吁嗟安人胡  
稟之粹弗形於驕而習于貴孝以相夫教成其子維是  
不矜益敦其履維子戔戔維國之珍安人萬年名以永  
存

明故承德郎四川重慶府通判前國子監博士

張公墓誌銘

公諱傑字世英鄜人也家世以農為業父諱榮豪俠  
好義決平里中甚于官府配史氏生一子繼配劉氏生  
公及三仲子公自幼有奇氣骨髮異常父遣從師學進

士業年十八投試入學督學僉事見而奇之列置學官  
弟子授毛詩其後父卒家用漸乏公孝養母氏不以負  
病撫諸少弟各與生產作業暇即吟誦攻苦如淡學愈  
益遂成化戊子舉鄉試第三人及臨宴席思父不逮潛  
然流涕見者稱為孝子及屢試禮部竟不第以母氏老  
乃就副榜為祥符縣學教諭是時天台陳先生督學河  
南一時諸學官鮮有能自立者惟公正身率下篤信不  
欺陳先生稱之以為能正士風得師道焉于是巡撫都  
御史前後論薦未報而公以母喪西歸會關內大饑人  
相食親族無慮數百指皆以周給幸無事其後補任葉



縣雖未久而諸生感化無異祥符比蒲轉國子監博士  
諸為博士者皆以為過路漫無可否公獨仇其中不肯  
俯仰是時立文莊為祭酒大不喜而吏部端毅王公庶  
知其才將顯用不幸在葉縣時學堂不柱于火為過合  
降級于是止陞為重慶府通判云而往往諸博士有陟  
五品者端毅公蓋甚惜之在重慶職專督餉他督餉者  
苛則勸民緩則廢事黷貨則敗公任八載餉道不缺民  
亦無損又以餘力承委理訟或及他務罔不辦集巡撫  
都御史方擬論薦而中子望之抱負才氣通尚書為學  
官弟子有名乃不幸一旦死會公以老授劾罷歸是時

元孫東復為學官弟子授毛詩年少有名公見其若是  
心喜忘其子之無祿與吾先大夫及舊老八九人結社  
飲宴為樂諸老酣醉歌笑公不御酒興劇亦翩翩若醉  
者如是八九年而諸老相繼凋謝公亦靜居又十餘年  
而嘉靖甲申八月曾孫繼芳復為學官弟子其慧又  
不幸二十二歲死公癖愛之乃哭之慟由此損傷至十  
四日乃遂不起自生正統丁巳六月十四日計壽八十  
八歲蓋社中諸老壽惟公為最高公配邢氏女德甚  
備與公共貧苦而成化丁酉不幸卒祥符繼配鄭氏克  
協于邢今亦八十一歲無恙邢夫人生三男子一女子

長男維義官次望之次汝霖義官女適焦琛維生男子  
東今為國子監生女子長適王元吉次適藍屋趙萼望  
之無子惟一女適吾族學官弟子九韶汝霖生男子楠  
亦為學官弟子授毛詩女子長適學子官弟子范永清  
適趙邦奇東生男子長繼芳次韶方女子長許聘藍屋  
徐永孚次適任應奎次未許聘楠生一女子與繼芳一女  
子俱幼而鄭夫人生一男不幸夭折死乃竟無子維等  
卜以公卒之年十一月十二日即洪洞庵新塋啓邢夫  
人墓與合塋請九思撰公世行銘石而納諸函用以貽  
後世垂不朽蓋九思之生其秋會公鄉舉今五十七年  
矣而九思罷歸里舍待公杖履者亦十三年于茲正德  
丙子公留八十予與武功康太史德丞登堂拜慶蓋看  
叙述以為公壽約九十復舉止爽二歲而公不可待嗚  
呼悲哉孰意以壽公者而為之銘銘曰南山降神鄜有  
碩人自古在昔子明彬彬蓋張方伯廉而淳關按察哲  
而文嗣興者公暨我封君克剛而溫位卑道神維公塋  
壽肆邁其倫言歸于函封君爾隣陟降左右式安爾魂  
爾立為谷我銘斯存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進階光祿大夫

李公墓誌銘

公諱善字宗元家世隴州人也其高祖曰公賜仕為高  
郵州知州曾祖惟中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祖昇  
由國子生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擢浙江按察副使父溥  
亦國子生不幸仕為庾宰後以公貴封文林郎南京廣  
西道監察御史母馮氏封孺人太孺人生四子公其第  
二子也公少穎悟讀書善誦不忘父封君愛之遣入州  
學為弟子員授易知州陳君者江西人陳君善知人于  
諸生獨竒公貴其然氣豪而貌瘠諸生聞言或目笑之  
不信未幾果舉成化丁酉鄉試明年戊戌舉進士授行  
人司行人出使慶府王以金幣贖不授行人三年選為

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是時太監梁芳陳某怙寵市權  
而南京太監郭鏞亦橫擅入後湖公與同官繆樛等上  
疏極言雖不報然三人者寵由是衰矣尋出清理江北  
諸郡尺籍劄弊剔蠹以影射出者八百人有竒弘治戊  
申以父喪歸終制改浙江道出按遼東是時總兵官羅  
雄偷安弛備太監韋朗縱其舍人侵漁軍餉奪人妻孥  
聞公至即懼不敢復為都督王鑑孫貴皆以不職劾罷  
傳玄者逆旅舍主人也嘗主貨郎李林林不知所往林  
子頌玄殺林有司抵玄死獄成然林實向沽酒婦所飲  
醉婦與姦夫謀殺林死利其財公廉得其情玄以不死

及代歸而壽寧侯鶴齡方負勢莫敢誰何族子舍人  
上運河沮擾管易拷掠無辜謗怨載塗至是有訟者會  
在公公曰教授侯門之鈐鈐弗嚴故至此夫于是察其  
教授姚倫就問教授懼走匿侯所不出公于是劾侯出  
教授就問乃侯家以罪發成者若干人京師遠邇譁然  
皆知有李御史也然侯實不堪復求疵撫拾公天子震  
怒欲置于理是時在司禮者若陳寬二人皆識體苦  
為諫止無事吏部見若此恐終不免遂擬陞河南按察  
僉事云而都指揮李賢者守備高盧濫受民詞納賄無  
厭會公分巡河南道乃劾罷去是時河決張湫都御史

劉公大夏與太監平江伯偕來督修乃求綜理其事  
藩臬以公應公為相度水勢開修賈魯河四十八里啟  
河南注築塞黃陵缺口百十餘丈斷水東流功垂成復  
決公僅以身免乃更修數月功乃成詔陞俸一級未幾  
太孺人卒乃歸其後復除湖廣分巡荆襄荆襄間律法  
多妖孽扇亂者至是有何准者與其徒五百人僭號稱  
王攻陷城池劫掠鄉聚居民大驚恐不可撲滅呂高者  
襄陽衛指揮也善捕賊公以委高而身自微服出入賊  
窟中覘賊以計擒獲之事平詔陞俸一級其後王景陽  
者亦荆襄人以左道惑眾其黨熊彥和以子妻之兩人

皆稱王謀入襄陽內亂未發而公覘知之亟遣呂高往  
捕得彥和等及其妖書解京師其脅從者五百人有姓  
名籍記公焚其籍不問在湖廣二年擢山東按察副使  
兵備臨清一日報錦衣衛千戶劉海與一校尉乘舡至  
聲勢甚大公見而疑之執劉海下拷問對曰我京師人  
曾貴也校尉僕曾喜耳曰劉海詐也聞者咸以公為神  
在臨清五年擢山西按察使是時晉王寵宦者門副劉  
茂茂倚以為奸凡府中金貨輒匿衆無敢言茂與府中  
人李成有隙詐以王命逼成幾死成訴之巡按下公問  
于是捕劉茂茂急附王王為之請不從意捕劉茂使

死其後劉僅用事欲為茂復讎然公自防甚密竟亦不  
能害也正德丙寅擢四川右布政使未幾轉左四川番  
夷叟肆標掠百姓患苦之巡撫都御史鎮守太監因民  
之不忍具奏出師征之公請于鎮巡曰當用兵幾何曰  
非十萬人不可公曰民力殫矣番未平而內變作矣非  
計之得者也曰業已奏請奈何公曰征未晚也番聞我  
師至必懼不若因而移檄宣布朝廷威德聳言服其心從  
而撫降之亦萬全之策也于是檄番果降誓死願為良  
民不敢復叛捷聞天子大悅賜公襲衣白金尋拜南京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會同吏部考察南京庶官甚平乃

自引乞休天子不許慰留之轉南京刑部右侍郎會尚書缺員獨理部事獄死囚三人將行刑公以未經覆奏止之明日邸報至三人者移江西巡按御史勘問衆皆歎服庚午超拜南京工部尚書公以冬官大司空職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位高任重不可但已會修孝陵及懿文諸寢殿皆公會計甚悉未久疾作罷歸是時公年未滿七十才不究用識者恨焉比歸而其子守經先已買田築室及諸游樂亭池之勝竹樹花卉魚鳥之趣無不畢具公處之怡怡然不知老之至也辛巳夏天子新即位覃恩臣下于是有司問勞公具羊酒絲幣尋受

奉詔進階光祿大夫鳳翔知府路君直賀以玉帶羊酒又五年而嘉靖乙酉八月疾作是時次子守純赴試省城矣公以為歎亟召歸明日終于正寢蓋是月二十六日也距生正統甲子四月初六日享壽八十有二歲云配夫人周氏封孺人先公三年卒女德甚備具在墓表語中夫人生子守經錦衣衛冠帶總旗加七品散官亦先卒一女適醫學典科閻劬蓋同邑叅政公之子也側室鮑氏生二女一適鳳翔叅政張公之子珂一適舉人閻佳劉氏生三子一女子守純州學生綬守維俱國子生女適鳳翔千戶白多孫子五塘州學生次琪瑤瑤瑄

女二公葬下以卒之年閏十二月初七日而兆在州城北原祔周夫人墓與合葬公事父母孝居喪哀毀封君之沒也奉其治命悉以所遺衣物與諸兄弟又為伯兄通及少弟時用輸粟授義民爵仲弟慶早逝遺妻趙氏及二孤守緒守纓守纓纒兩歲耳公養為己子教之讀書庚午舉鄉試乃不幸死守緒亦與授義民爵而趙氏老貞節云公與郎中張天叙主事馬以乾交愛甚至也乃二人者不幸皆夫婦客死南都公皆為棺殮歸其喪撫其遺孤而主事之子某今舉進士視公如其父不忘往年公為僉事九思以布衣游大梁公見之喜其待以上賓之禮遣守經從而授易北入仕問訊不絕公歸二年而九思亦罷歸里舍嘗謀西拜公不果周夫人守經之卒皆予為表其墓今年春守純請予文壽公至是周夫人之姪州學生宁來計且持叅議閻君欽述公世行致守純等之言曰願為銘嗚呼予尚忍銘公哉昔韓退之謂未四十年而哭馬少監祖子孫三世今予未三年而哭公父子于人世又何如也銘曰

吳嶽巖巖鍾靈孕賢子李則偏高郵孔仁按察是因以有封君封君施嗇于公其食其來嶷嶷維公克忠克憲克庸陟于司空司空來返孫子翩翩其樂衍衍既壽

而淪如嶽之尊名以永存

明故迪功郎河南上蔡縣主簿封承德郎戶部  
四川清吏司主事吳公墓誌銘

鳳翔吳君縉起家癸酉解元舉癸未進士授戶部四川  
清吏司主事轉兵部職方員外郎嘉靖乙酉秋其父上  
蔡公家居疾病縉聞之京邸即移病上疏乞歸不許乃  
乞終養又不許而公竟以是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卒  
卒之明年丙戌九月二十二日塋郡東十里新塋縉以  
其友武選郎中臯蘭劉君之濟述公世行命其弟縉請  
予為墓誌銘按公諱激字勉之鳳翔人也其先山西平陽

人高祖福臣元季兵亂徙家鳳翔至今蓋七世云福臣  
生孝中孝中生泰泰生傑傑配田氏生公甫粹乃夫婦  
相繼以死于是其祖泰與其祖母王痛其子之夫婦相  
繼死幸有一孫抱哺惟恐失墜公文骨相異常兒可愛  
乃朝夕愈益顧看惟恐不長稍長即送里塾師所授讀  
蓋嘗喜曰吾有孫吾孫學舉進士吾夫婦可無死當是  
時郡守方選子弟醇謹者入掾史無得匿有罰其下急  
即以公克選然一時起刀筆者深文舞法咸謂公謂公  
懦未強之人耳不能博一錢公由然自守郡守以則愛  
重公異他掾史掾史往往罹禍公獨全乃仕為上蔡主



簿云其年正德壬申也當是時河南諸盜方離上蔡去  
民死傷流亡者半稅不輒完城郭傾圮甚當道者以公  
撫民民皆來歸督稅稅完分修城郭他修者淫雨善崩  
公修獨不崩聽訟不寬百姓以此懷之當道雖有勞禮  
然未能深知也公于是始有歸志明年癸酉會其子縉  
發解關西公為浩然歎曰不歸吾何待乃投牒徑歸日與故  
舊飲宴行樂未幾以縉受勅封公承德郎戶部四川清  
吏司主事配呂氏岳氏得贈封為安人云甲戌冬縉以  
使事便道省公見且老欲移病留養公不許甫暮年而  
公卒縉每語及輒潸然以泣公生景泰丙子二月三十

日享年七十呂安人先公十二年卒有女行語在家傳  
岳安人生四男子長縉次紳聰選知印絲繡俱太學生  
二女子長適張瑱次適王辯孫男九仲府學生伊仕佺  
份倬僑僖俊孫女子三未聘公性素潔故居官無所取  
平生好施予成化乙巳關內大饑人相食族有南徙者  
公泣留與居賴以存活其後十餘家不能婚喪者輒助  
之蓋其仁心厚故居官多惠政不妄答一人今上蔡志  
有傳公雖起自刀筆不好好讀書精通資治通鑑專門  
之士弗如也乃移以教諸子縉果大發渾樸重厚名位  
未可量然公方謙讓為德鄉飲酒禮郡守請為上賓一

往再不可致與鄉人游如子未貴時言若不出人以此効  
之方縉之便省公也公戒之曰小子聽之凡吾與汝有  
今日者吾祖之遺也父母棄我早吾祖保哺我恩同罔  
極然我不幸失進士業不能無恨也汝幸舉進士嗟乎  
使吾祖而在當何如哉當何如哉吾祖固甚貧至于非  
義則一介不取蓋嘗主富人析業有陰賂以自便者輒  
叱去不許其介如此此吾親見之然竟貧以死嗟哉天  
乎今吾臨食未嘗不慘然也夫德積者昌後善繼者不  
匱爾其敬修爾職以報吾祖斯亦孝矣奚必以老身為  
扒反覆累數百言具在家傳予重職方又恨不識公今  
得銘其墓銘曰

參以醇謹相漢樹名窟也視父名德弗勝慙慙吳公志  
就書史載之其躬以貽其子元子職方相業是望爾後  
克昌公也不亡

### 康氏女墓誌銘

女玉英字溫予繼室張氏出也年十七嫁為武功縣學  
生康栗妻云栗父太史公德涵正德中予同官交愛甚  
至也乃兩家妻皆有娠太史公曰幸一男一女當結婚  
姻云而戊辰六月十九日予女生其年十月生栗太史  
公會有母喪去歸予其後亦有壽州之後丙子春予二

人者同在田里于是始結婚云嘉靖癸未冬十月女歸于康氏歸三年而丙戌夏四月吾母太恭人棄養女來會哭鄠杜以有娠因住鄠杜九月初八日產一男即蓐不啼救之不活死是時太史公年五十二唯一子日夜望生孫矣乃若此女由是恨怒涕泣踰三日病腹痛甚下藥乃愈蓋其月十七日竟不救死生十九年耳嗚呼痛哉其始結婚栗母尚安人喜得吾女甚愛也然不幸病卒女恨不及其姑獨孝養太史公與栗言從容語次未嘗不及人蓋有不及知者至是且死言栗大人老唯一子不可無孝以順適其意栗亦為諾泣下云尚安

人者善治內其遺矩久不能無廢也女思復其姑之舊君嘗與栗言凡饋祀紡績織紉之事鷄豚之畜蔬果醢醬之宜靡所不慮也孰意其死其家人妻妾嘗事安人者皆稱曰嫂夫皆曰某兄其子若女撫之若子女焉至于叔祖母伯叔諸母諸嫂姻鄰諸母嫂雖接見之希亦皆盡禮得憐愛之故其死也皆痛惜焉女性不喜露武功鄠人雖知其容也其見者蓋亦罕自笄及歸寧常深居雖予見亦罕矣其有所拂鬱愠怒不平輒忍不以告人甚者雖其母亦不以告也獨其病時五六日輒呼予予心甚訝之嗚呼孰意其死也然當其病亟其神勃勃

然語秩秩然不亂其所着衣履皆自檢取若將歸其家者焉予第禹夫泣宜問曰子溫詎忍舍此去邪女曰孰忍舍此也命矣奈何瞑目已其母哭之慟乃復張目語侍兒曰好勸母無損傷痛哉天乎尚忍言邪尚忍言邪沒後室中異香不滅十餘日粟卜以其年十一月初留歸葬滄西祖塋之側請予曰願為銘予曰痛哉吾女吾尚忍銘汝邪父哭汝母哭汝其知耶其不知也邪人言汝類我然竟夭折死豈非命哉嗟嗟吾女父汝銘捨于爾局爾歸藏之維斯以示寧

程孺人常氏墓誌銘

孺人既卒二十有三年其夫子于魯縣公亦卒太史康子述公世行為墓誌銘惟孺人之德不宜無述焉于是其子緒乃以其友行人廣安王君狀請于予曰是太史事也幸賜圖之其亡辭焉緒舉進士有名知襄陵廡達有名予方恨納交之晚乃不遠數百里為母氏圖不朽予其可辭述曰程孺人常氏者于魯縣丞諱章之配也父曰韋順章以閭右著名鳳翔僮僕談論化導鄉里為善郡太守以禮待之不屑屑以貲順配封氏生孺人孺人生而端雅長而聽教父母絕愛之必欲得壻而是時程氏亦鳳翔之望孟縣公文嶽嶽不群者于是乃定婚焉

比歸不幸舅已病卒久獨其姑邵夫人在也孟縣公是時方補學官弟子願資之慮甚孺人慰解之曰努力學問豈有有如夫子而長貧者乎于是脫簪珥治具養姑不廢修滄之奉夜則與公共守燈火誦讀之功紡績之勤至夜分乃寢未幾孟縣公食有廬祿美家亦由是漸裕邵夫人喜為一笑曰非新婦不至此然孟縣公自是氣益豪邁往往益勞孺人乃盡出其嫁時衣物與公置古書數百卷交游郡中名士上下論議歡如也故其時關西諸豪傑無不竒程生者本孺人內助之力也然孟縣公者固數竒乃屢試竟不第弘治壬子方以歲貢去

京師去無幾其母邵夫人疾病孺人所以奉養者其室百方開諭言毋以念子故至此子不父且至矣幸少寬無慮言輒泣數行下邵夫人亦為少差矣尋復病乃大作竟至不可起孺人大慟曰天乎天乎我夫子乃不幸至此極邪孟縣公比歸則棺殮竣事矣公但惟修蒸具已蓋其孝如此當是時孺人生有二男子曰繼綸緒既見孟縣公不偶以語公曰諸子誰可學舉進士者公曰緒其可矣于是命繼以家綸以賈緒學舉進士就業已不幸孺人被病已卒蓋弘治癸亥六月初五日也距生正統丁卯九月二十三日壽五十有七歲卒之年其肖

某日塋郡城東臯祖塋當是時孟縣公尚家食也緒未抵成立孺人固不能無憾云而今此之日公致其政而歸考終牖下繼綸業致千金緒一舉得進士赫然名動關西將啓孺人之墓合窆公蓋自方岳郡太守遠近豪傑固不會塋致禮孺人于此可以無憾矣孺人尚有一女子適郡人周長而繼生二男子五女子綸生一女子緒生三男子一女子皆于孺人為孫又一女子為曾孫焉而程氏之後蓋彬彬乎興矣銘曰  
善我植兮不于我食兮李孔碩兮其載我名哲兮允矣君子歸即我室兮維以無或惕兮

漢陂集卷十四

誌銘

明故李孺人康氏墓誌銘

孺人之夫子曰山東按察僉事李君名紀字維之令制官在外三載政績卓異蒙旌薦無過吏部考其職稱乃獲贈封其父母及身若其妻按察君知縣祥符時克合于制孺人于是獲勅封焉孺人者興平康聚女也聚配何氏生孺人孺人始能言笑即貴重不苟有悠遠之氣父母為擇壻父是時按察君之父祥符公亦方為其子卜嘉耦焉媿氏有以告者兩家欣然孺人于是歸按察

君既歸善事其舅與其姑張孺人卒繼姑亦張氏孺人事之尤謹按察君兩母兄弟六人妯娌群處言話影響嫌阻輒起孺人當之油油然不隨不激即有若不喻其意者衆始之以為緩慢者耳久乃大服其量按察君幼有英氣勃然興于學而孺人燈火之助勤懇備至故年甫弱冠以尚書舉于鄉初仕為鹿邑知縣以才堪治劇調祥符未幾召入為監察御史坐誣左遷陳留知縣復起為寧海知州又以才堪治劇調臨清擢前軍都督府經歷超拜今秩孺人蓋未嘗不從其屈也不以為戚甚陟也不以喜其服食以約其閭閻以慎蓋終

始一日久而不懈也按察君之居東也職理畿內屯田責戚權宦動輒掣肘君乃蕩然一無所顧破崖岸而為之竟由此獲謗君乃大笑曰我固知其至此于是接効徑歸乃與一二朋好若郡守劉廷信太學孔宗翰時常宴飲為樂酒醴饌具皆出孺人予嘗西入郟城每過興平未嘗不訪按察君坐定即出飲食豐腆整潔未嘗臬嘆孺人之賢孺人從宦時見按察君朝夕良苦乃為納側室張氏侍巾櫛焉待之曲盡情禮張氏不幸病卒遺二幼子孺人視諸子尤愛時時撫摩或泣下然按察君剛嚴自持孺人固未敢以此自德家務雖至微細

必稟而後行至于僮僕有過亦不敢親笞必以付按察君夫夫者剛立之稱婦以柔順成德若按察君夫婦君子以為各得其道孺人生于天順庚辰二月十二日而嘉靖五年十一月初六日病卒得壽六十七歲有男子四人長時芳秦王典膳次時華國子生時茂時對俱縣學生女子一人適郭瑞側室男子二人時芳時陰孫男子一人女子六人俱幼次子時茂者穎敏之子也學舉進士可成乃不幸死往年在京師予嘗見而異之按察君夫婦獨鍾愛焉其妻氏廷信君之女也聚四十五日而時茂死無子孺居者十有二年故孺人且死謂按察君曰吾死不恨所恨劉氏婦苦節及側室二子未婚耳按察君固剛嚴者至是亦為泣下不能自己云時芳等卜以卒之明年丁亥二月十三日葬孺人于城南新塋之北時華奉其父命執廷信君所述狀來請銘予交按察君餘三十年嫂視孺人悉其賢銘其可辭銘曰莫戚匪順我則守之莫矣匪妬我亦不敢有之我天之庶我育之繁我則亦既就之壽言歸藏其孰右之

明故咸陽才子張公合葬墓誌銘

咸化未予游鄜庠識咸陽張鉞是時鉞甫弱冠授毛詩有名咸陽諸生咸畏之以為進士第可唾手取也然乃



不幸死弘治甲子予已承乏翰林而鉞弟鏜以毛詩舉鄉榜予亦獲與識焉鏜兩為安邑靖海知縣亦不幸死予嘗為銘其墓鉞之子崇德嘗在鄆杜從予將而正德已卯復以毛詩舉舉進士不第游太學會其祖母杜氏老病卒崇德適孫也奔歸治喪然其祖才子公卒五十餘年矣墓在經周庄之原將合窆崇德來請予曰吾祖之歿吾父吾叔父俱幼故吾祖之墓闕其銘今吾祖母之窆以嘉靖丁亥二月十三日惟先生憐之合而為銘以告來者為不朽計先生其亡辭焉予嘗以鉞兄弟至于崇德世受毛詩著名渭陽蓋嘗歎張氏之及賢也其後聞諸先達之士成化初有磊落奇偉與于渭陽者諱英字世傑崇德之祖父也又歎曰張氏之賢所由來遠矣然公之磊落奇偉不見于世齋其志而死不可以他稱故稱曰才子云才子張公者世家咸陽人也曾祖允中受義氏爵祖昇仕為雲南布政司理問父瑄隱德不仕瑄配王氏生公未幾王氏卒繼鄒氏生子簡再繼鍾氏生子曰萬公幼有奇氣既長體貌魁梧博學善屬文下筆滾滾千餘言可立就在縣庠弟子中昂昂如鷄群之鶴比入試秋闈人咸曰無知張世傑張世傑撞破烟樓矣公亦自負不淺以為發解闈中取進士如俯拾

地芥耳不意花樣不合而罷公乃大笑曰且讓一籌壽豈有張世傑而不云云者乎及屢試竟不第于是大恨無所發泄有時仰天嘆曰嗟乎張世傑竟若是已乎乃鬱鬱抱恨而卒蓋成化己丑某月某日也距生正統戊午某月某日年三十一是為不壽是時鉞甫九歲仲子鏡七歲鏜在襁褓杜孺人哭幾絕既而言曰吾當下從夫子然群兒小弱不立我即死且柰何于是撫育誨訓俱脫幼穉各因其材而畀之以事鉞鏜先後受經鏡則乾盤及鏜知安邑時嘗迎養焉蓋稱未亡人者五十七年而嘉靖乙酉某月某日卒距生正統辛酉某月某日

得壽八十五歲正德中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邢君嘗奏其貞節于朝表厥宅里命未下而孺人卒君子蓋深惜之才子公之為人雖曰個儻不羈至于事父母及兩繼母及異母弟綽有孝友之風引接後進忘年交游雖或沮之弗顧也及其不壽而卒諸子未立人皆歎息以為善類之歎而杜孺人者乃能化弱為強成其夫志貞白之節桑榆之慶豈是蓋完告云雖其三子皆先孺人而卒然鉞有子四人崇德未久當舉進士所以振才子公之業者其在斯人矣鏡有子三人鏜子四人長崇禮太學生于是張才子之後勃然而興駸駸乎未艾也是宜銘

銘曰

經周之原土厚而堅是為才子公夫婦之阡踰千萬年  
維名以永傳

明故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

君諱綿字文之咸陽人也其自稱曰渭涯子曾祖憲好  
義受義民爵祖讓隱居龍巖鄉人高其行稱龍巖處士  
云而龍巖之兄舉子亨精通尚書故君父斌從而受尚  
書為學官弟子有名既屢試不第卒業成均仕為山  
西太平縣丞以君貴贈江西道監察御史母王氏贈孺  
人孺人生四男子君其季子也方六七歲失怙贈君撫

之異於他子今從學許時勉舉子所時勉大奇之呼為  
小友未幾隨侍太平太平令翁文瑞者予同榜進士也  
君從而受學焉文瑞見其文輒擊指節歎賞而曰丞有  
子若是于是太平鄉大夫諸士咸敬重丞求友其子惟  
恐或失也贈君既見若是浩然棄歸以為有子矣何丞  
之為歸未幾乃不幸卒君哭幾死自是愈益置子問  
補學官弟子今帝師遂庵楊公故都御史虎谷王應韶  
相繼督學關中謂關中多奇士君在數中弘治辛酉果  
中鄉試舉舉進士不第其兄勸之仕不肯乃就城北僧  
舍誦習其苦閱二十年而正德辛巳舉進士第明年嘉

靖壬午擢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是時天子新即位有以佛老道之者君乃抗疏諫曰夫佛老者帝王之罪人也陛下深惟治道祖述帝王而左右憚人移奉佛老佛老進則帝王之道遠其勢不踈儒斥正不止矣敬信佛老而奉之為斯言者不過曰將以徼福也不知禍福在天彼佛老者豈能竊以予人也陛下聰明神武或之固難書不云乎慎厥終惟其始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茲當改元履正之時四方之觀聽萬民之瞻仰所由繫焉風聲流聞為害至不細也蓋愚民者易惑而難化設法禁制猶入于邪况從而導之乎又左右憚

人朝夕窺伺此隙一開其勢漸盛臣恐天下事自此壞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慎其微也疏留中不報江南民鄧愈唐者逆彬用事時為仇家誣執繫獄數年不決無辜死者若干人都御史以付君君立剖得其情在廷諸老多譽之者甲申巡視居庸諸關峻崖絕澗靡不經涉所至練武修故發奸摘伏邊人頌焉大同有變君建議以為息浮于威無以示戒宜有震動以彰天討事下兵部集議多見米納比代有所舉劾鮮不核實猶復自覈曰以愛憎為毀譽吾所深恥茲得無有之乎乙酉奉命巡按遼東前此已抱病而是時遼東多事衆方異其大有為作君亦自奮欲

往會病臻不果竟以是年某月某日卒京師舍中貧不能具棺殮其友谿田馬伯循武功楊用甫率其嘗與游者若杜文祥穆伯寅劉以學柴止甫及同鄉諸君子棺殮歸其喪君生成化丁酉某月某日年僅四十九歲配趙氏贈孺人繼史氏殷氏趙孺人生三男子長鳳翼次鶴翼邑學生次鵬翼女子二人長許聘同邑王某監察御史惟臣之子也次與孫男子二女一俱幼弘治中子在翰林歸省君過訪予鬚眉踈秀玉立偉丈夫也其後罷歸聞君癖好馬伯循康德涵呂仲木之文見輒評曰此類先秦此類太史公亦濫及予子媿甚然以是知君不實窟舉業中必舉進士果然君風流韞藉不拘小節然自舉進士斬然自愛其志可知也乃又不幸死豈造物者靳秘不欲其**揭**簸揚之世邪是豈獨君之不幸也然其慕親敬兄之德居鄉之義交朋友之誠汲引後進之量亦無媿于古人矣鳳翼等卜以君卒之明年丁亥某月某日塋龍巖先塋執張舉子崇德所述狀來乞銘惟臣以書抵予曰文之卒京師伯循嘗許為銘不至塋有期矣故敢告于門下然知君之深善文章宜莫如伯循乃以屬予是又君之不幸也銘曰

胡蓄之豐而施之屯胡陟于要而隕于貧嗟嗟渭涯吾

以爾為古士之達彼不知者或以謂君嗟嗟渭涯無  
爾心爾名不湮

明故秦府良醫王君墓誌銘

涇陽學生王輿將葬其父良醫君乃執其師東魯霍學  
奇所述世行請予銘其墓良醫君諱昂字大器涇陽人  
也高祖青曾祖浩祖敬父榦母張氏君配同邑張氏生  
太學生輅復娶高陵張氏生輿女子四人其二為熊詡  
張盤及進士今饒陽令秦世顯妻其一未聘孫男女二  
人皆輅出君卒嘉靖丙戌四月二十七日距生景泰壬  
午十月初二日得壽六十五歲其葬以卒之明年丁亥

八月某日而墓在龍灣村新阡王氏家世業農君與其  
弟學乃與子賈學不幸死君益奮欲大其業乃辭其父  
母入維揚賈益居維揚十餘年已富有貲遂紆不得歸  
而正德丙寅其父以卒告君亟奔歸哀毀幾死比襄事  
凡諸可為者不惜財力鄉里相與歎羨以為難得自是  
事其母愈益孝故每事輒先意悅樂之一日姻鄰宴集  
其母指其夫婦言曰爾孝養我如此爾子若婦當復有  
若爾者矣天道豈有差也五年庚午君復有意賈益之  
事以母老不敢其母探知之而曰賈事重爾不往不可  
于是不獲已乃復入維揚會有例募民輸金助邊得受

爵有差君乃浩然歎曰天子有事匈奴自司奔命我獨  
區區守貲何為于是輸金受秦府良醫醫爵君離膝下  
久不勝思慕然母亦思見君甚切也乃君一日晝寢夢  
人呼之云不如歸去覺而異之遂拏舟亟歸母子嘻嘻  
其樂也閱月母乃疾病君朝夕不離側醫藥無所不  
致夜則顛天乞以身代然母竟不起而君得以侍疾永  
訣無遺憾者疇昔夢感之力也嗟乎此與古噬指心動  
者其何以異焉非其誠孝所積詎至是邪詎至是耶君  
往年喪父時事嚴未克卜地乃權塋祖塋道傍至是乃  
得龍灣之兆而合塋焉其年嘉靖壬午也其諸棺殮儀

物視昔益盛君嘗于此郭買田數百畝創作別業列植  
花卉竹林有水有亭奉其父母居之比塋母後日與朋  
舊高會于此二子俱已成立又抱孫而家道甚備始無  
意于江湖之遊其樂陶陶人以為壽社未艾也不意甫  
五年而疾作乃遂至此然其孝友之行播諸鄉閭者雖  
百世可知也蓋其弟學之遺孤堂性頗驕惰有勸其析  
產者以為不析不利於君君乃泣曰弟之子不肖則析  
產可也有如吾子不肖則將安所處乎且吾死後何以  
見弟于地下也自是教愛堂無二子二子今斬然或將  
懸仕或將以科目進天其報君者豈可以或誣也霍子

曰王氏之興始自良醫曹君然有其行門下生邑中豪傑  
父老靡不稱道之故敢述狀予聞霍子東魯跌宕之士  
不忘說乃據而為之銘銘曰

富爾致爾孝爾義克以富遂史爾銘維爾以永世

明故處士楊君墓誌銘

君同母兄弟三人而處士君長其弟中丞公及西樂君  
大紀皆與予交而西樂君之子太學生附鳳又嘗從予  
游故于處士君雖未獲承顏接辭然其行則嘗聞之矣  
其卒也其孫子承芳來請予銘其墓其狀則王舉子崆  
所述者而附鳳之書曰先君子之行已托不朽敢以伯

父復請于門下予覽狀益盡知其賢于是歎息曰世常  
說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豈其然哉然有若處士君  
又何說古人也處士君者諱紘字大綱慶陽安化人也  
上祖恭元時秩萬戶侯今郡中稱為楊萬石家曾祖林  
祖勝父冕俱不樂進取樂于好義而德基善根其積蓋  
非一日者云父以中丞公嘗知肅寧有績得封文林郎  
直隸河間府肅寧縣知縣母梁氏封孺人封君孺人始  
以中丞公舉進士西樂君少故于一切幹蠱委諸處  
士君毅然當之乃家貲過前遠甚于是封君孺人喜未  
嘗不歸處士君未敢自溢也乃愈益孝敬而封君孺人



愛之蓋未嘗不稱說云是時中丞公方苦于學至夜分乃寢處士君視其居處寒煖之節亦或有時至夜分焉而裳衣食飲燈火之需朋友交節之禮意所嗜好諸物皆取辦處士君處士君乃嘗為豫設焉不俟其口索也中丞公既貴比老歸田未嘗忘其兄事之甚敬且備曰大兄成我其叔父景不幸無子處士君養之終其身及其叔母皆服喪三年家口百餘同饗無異言者郡守以五世同居疏請表厥宅里不報親舊待君舉火者百餘家成化末闕內大饑人相食賴以糜活者殆不可計歲嘗出穀百石賑饑豐年始償其直不償亦不校也貧不能婚喪者助之嘗見少壯子弟群居嬉戲十輩君過問胡不治生衆以乏資對乃遂給以貿易有起家者嘗以白金千餘兩貸商易芻餉輸官官乃嗇其直不能出息諸商自為歎甚君乃大笑曰公等無慮吾不責息也自是巨商大賈多出其門者矣其郡中負貸者類多無力君察知乃悉焚其券書云而君之貲乃更益裕正德中姻部為仇家誣以大獄逮繫男女且百人洶洶且死或言其缺費即以白金二十挺遺之曰以活汝不望報也邊郡少醫藥君嘗患之命其子雛鳳歲買藥物數百斤按古方書活人人謁門者殆無虛日然君自奉則甚

美皮集卷五  
十一

薄非節慶不宴即宴不御聲妓貌偉而氣和與人交未嘗見其忿厲下至僮僕亦御之以禮于是學士大夫諸生相與咨嗟歎異以為不可及也鄉飲酒禮薦為大賓君乃撝謙執遜匿而不就郡守聞之稱為高士而不強曰使人知吾郡有鄭子貞也君配同郡劉處士昉之女生子男女各三人長男來鳳某王府典膳次雲鳳佳鳳俱太學生孫男子五人女子三人曾孫男子二人女一人公于是時年高德邵優游肥遯剷絕是非日訓子孫若士若賈若耕而農各執其業其子若孫亦皆衍衍愉愉竭力修隨之奉人以為處士君不百歲不止不意病作乃嘉靖丁亥二月十一日終于正寢于是向之靈息之子遠邇奔赴哀哭若喪所天然距其生景泰丙子九月二十四日壽七十二歲來鳳等卜以卒之年九月十六日葬北山祖塋學士大夫諸生成曰是為有德而隱者如私謚曰處士蓋庶幾其稱情云銘曰

古稱北地人多豪俠好義觀處士君豈不可異哉郡城南十里北山之陽草樹蒼蒼是為處士君之藏我銘弗忘

明故中憲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白閣山人王壽夫墓誌銘

壽夫子弟九峯字也蓋嘗白謂白閣山人云先大夫中  
憲府君諱某配太恭人劉氏生予四男子壽夫其少子  
也成化己亥六月初一日先大夫仕為保寧巴學教諭  
生壽夫教諭舍中是時吾祖高年府君迎養于巴間其  
啼聲喜言兒當貴我老恨不及見也壽夫生十年而弘  
治戊申先大夫官滿携歸鄆杜里舍又二年庚戌先大  
夫復教諭祥符壽夫隨太恭人入祥符其年秋予禮部  
下第亦至祥符壽夫乃遂從予受四書又二年受易及  
子史性理諸書弄筆為文章詩輒吐奇語又四年丙辰  
先大夫遷教授南陽府壽夫隨入南陽乃從張文粹先  
生受易又二年戊午予以庶吉士送幼子還故里省視  
南陽壽夫乃遂隨予歸試關中是時遂庵楊先生督  
學關中極愛之命以儒士入試秋闈乃不第復入南陽  
卒業文粹所明年己未乃隨先大夫丁外艱歸虎谷王  
先生應韶嘗友張文粹文粹蓋嘗稱之至是來督學關  
中按鄆首問壽夫得其文大喜命為學官弟子遂携  
入正學書院與高陵呂仲木輩親受其業乃舉辛酉鄉  
試壬戌不第歸乙丑復不第乃入太學尋復歸省而正  
德丁卯予在翰林為檢討召之至京晝夜督課之乃明  
年戊辰舉仲木榜第二甲進士其年冬授河南道試監

海陽集卷十四  
一  
察御史明年己巳監稅蘆溝橋木物其年夏得實授監  
察御史奉勅巡視居庸諸關乃親往其地閱其險阻簡  
其行五利其器物時其練習而凡衛所諸官怠惰者侵  
漁其下者箠戒之不已則參治之其主將才而廉若貪  
懦者舉劾無所嫌避幸邊徼無事得代歸視事道中乃  
先大夫書告被疾例不得歸省自移病乃始得歸其年  
辛未秋也明年壬申予亦罷壽州歸先大夫乃愈益病  
而癸酉冬乃遂不起于是壽夫以憂家居至丙子春乃  
除服北上授浙江道監察御史云而其年巡按順天諸  
郡郡多貴戚近幸豪強撓法掣肘不可逞壽夫蕩然一

無所問旌廉去貪畿內大治明年丁丑得代會滿三載  
考其職稱于是與其妻全氏受勅封焉而先大夫太恭  
人以予官授封故不及也其年秋駕幸居庸諸處壽夫  
率同列諸君子前後三上疏極諫明年戊寅點視團營  
諸軍尋文點視皇城四門又嘗攝他道事勤勞甚苦而  
年資又甚深咸以為得美陟矣乃己卯秋稍遷金華知  
府云在金華四年明禁令正風俗清獄訟裁省浮費興  
作善類鋤去姦惡而主之以誠持之以廉行之以公終  
之以慎尚書蘭溪章公既卒而家貧孤少為疏請月給  
米二石其始至郡人或易之乃漸服既去多思之者

于是漁石唐虞佐報書曰吾郡乃今始知有壽夫也嘉靖甲申夏蓋嘗考績三載吏部以為績最無過舉御史旌薦者效例給誥于是贈父中憲大夫金華府知府母封太恭人妻亦封恭人云未幾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受勅兵備偏頭關諸處其年冬莅代州會當道遇非其禮有去志尋聞太恭人病甚于是投劾徑歸蓋莅官未及三月而代人念之至今以為可惜其才也歸未久乃遂寢疾丙戌夏四月太恭人棄養而六月十八日壽夫竟相繼而逝纔四十八歲耳嗚呼痛哉全氏生有三女子無嗣乃以第三兄九臯之子漣嗣焉其女子長適督府

經歷咸寧陳廷賜之子府學生文奎次許聘知州興平劉廷信之子縣學生珙次許聘秦府奉祀咸寧邢有終之子童生實側室生有一女子尚幼未聘其古文詩存者無幾與奏疏數篇刻諸木題曰白閣山人遺藁云其孝友之行予所不逮也其交游亦衆然鮮有與之契者獨于予愛敬不衰比其歸也乃或有時恣予心甚訝之嗚呼痛哉孰意其為凶變也病且殆乃顧予曰大兄銘我嗚呼壽夫吾其忍銘汝也然汝之言弗可忘也乃泣而為之銘銘曰

其年嘉靖丁亥其月仲冬其日甲申予弟壽夫之葬從

太恭人于城北祖墳其墓在左既吉且倫子子孫孫尚  
有攸于斯文

明故中憲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致

仕敬湖馬公墓誌銘

九思交公四十年矣公自嘉靖壬午歸自山西每見九  
思必曰死當銘我丙戌冬十一月公以太恭人棄養來  
吊步蹇損食矣猶述在歛一二事曰可入志銘別去踰  
月乃遂不起蓋十二月初四日云予走哭盡哀至是某  
年某月某日卜葬樂遊園先塋九思為之辭曰痛哉公  
乎予東銘公墓矣公諱應祥字公順其自謂曰敬湖山

人其先山東高苑人也 有諱帖木者洪武中以總旗扈  
秦王就國隸籍西安左衛乃遂為西安馬氏帖木生子  
道原伏德而隱有子六人其第四子昇天資迥秀喜讀  
戰國祕策既乃棄去讀小學四書見于行晚年長欲喜  
生嘗作書述志具在墓碑語中昇生子倫墳直好義蓋  
古之遺德也配王氏生公及次子應昌公自幼穎異授  
之書輒記弗忘成化弘治中為咸寧縣學生授易旁及  
郡籍不專記誦而妙契古人作為文章步麗奇特獨步  
一時督學浮梁戴先生與其進上饒婁先生訝其才金  
華潘先生賞其文蓋嘗策試三秦人物批其卷曰英風凜

凜氣凌霄霄漢耳矣弘治己酉果舉鄉試第二人丙辰舉進士觀政戶部其年秋齋犒金甘肅有以羨餘言者公

去秋毫無所苟明年丁巳授河內知縣河內素稱難

治而是時又乏善令又庶事一切頽廢租賦至數年不

前令苦治竟不完公曰百姓人耳獨河內異邪乃加意

撫循之不率教者治之不安答一人具攷戶數高下之

則躬為編坐奸吏猾胥無隙可進自是租賦完徭役均

百廢興詞訟希少豪民斂跡矣暇則課諸生今之部侍郎何粹夫尚末知名公許以為聖賢之學台輔之器也

通渭王宗器先生守懷慶而河內附郭縣也嘗召公飲

食歌咏問民所疾苦以弟呼之公禮益謙然意有不合

輒盡言不少避君子以為各得其道戊午春九思以庶

吉士送幼子道河內入其竟民咸樂道之至其庭吏縮

首立如植視其室服食器用泊如也乃賀曰可謂不負

公字予曰敬夫克吾志須吾民子孫世世思之斯其可

耳當道方有旌薦乃明年己未夏以母喪歸百姓走送

涕泣欲留其輶以去後之思公拒不可竟日乃始別去

三年喪畢辛酉夏改任徽郡歙縣郡考亭故里雖稱文

獻然俗好氣健訟好交結貴人爭地數尺乃起訟連歲

費千百金求勝不勝不止又豪家大族搖動禍福公至

持之以靜事求可不枉道徇人父乃自定民有據險不  
輸賦者且五十年公出榜招之曰不來且死乃懼輸賦  
乃坐重役示罰于是諸租賦無敢後期至者郡有殺人  
者父不可得乃以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  
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死者棺事中  
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  
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  
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  
縱觀之乃一人嗟歎其側者父之因扼其吭遂絕是時  
公已教隸卒覘舉措矣覘者以告遂執而抵于法蓋殺

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復來扼吭耳于是縣中稱  
爲神明歌頌之今少保臯蘭彭先生故叅政廣東何子  
敬相繼守郡咸禮重公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問勞而  
舉薦甲子及北上考績比歸之明年乙丑吏部以風憲  
起公贖饋一無所受學士經生隱逸之老以其德政播  
諸詩歌聯爲巨軸附之行李具在家傳不可勝書書其  
大者併于河內比蹟循良俟觀風者采焉正德丙寅春  
公行未至有命授吏部稽勳主事丁卯調文選是時權  
貴用事公既無干謁亦不矯激惟知自守既乃厭棄求  
歸尚書許公勸留乃止己巳考績上上于是天子勅封



其父倫承德郎文選主事贈母王氏安人褒嘉之尋陞  
稽勳署員外郎是時張尚質為尚書欲起拜公公不可  
張怒陞公湖廣按察僉事督學實左遷也庚午春益  
湖廣會當鄉試而湖山闊遠兼之卑濕公且病且愈于  
是校定諸士不能徧歷或合數處群試之場屋事竣方  
施教約乃明年辛未言者以公簡出為辭遂改督屯河  
南然鑒別之精予奪之公諸士實心服焉于其去也咸  
惜之而言者乃爾不知其何說也至河南數日復以繼  
母王氏之喪歸癸酉喪畢挾其子平畢姻京師有勸公  
部見復官者不聽而還甲戌春部檄改公陳睢一年積  
贖罪米粟千石及數百金儲諸府庫立之卷籍以為官  
需至于黜貪汙之吏革濫稅之關威令赫然行矣乃乙  
亥秋有詔罷陳睢兵備帶銜河南聽用公浩然而歸而  
是時封君病見公喜甚吏部尋檄公督屯河南乃封君  
竟老病卒公得以侍醫藥躬殯葬無遺憾焉豈非天  
祐之純孝哉己卯喪畢復改山西督屯是時屯田子粒  
負欠三四年併徵實難公謀諸撫按許他物相準即以  
給諸士卒甫三月完十六七撫按咨嗟歎異共推其賢  
庚辰夏以三載考績告行其實托以西歸也既歸之明  
年辛巳擢山西按察副使公尚堅臥親朋勸進至曰安

石不起如蒼生何公以天子新即位不敢虛負努力復行既至未久入賀萬壽聖節即上疏乞休蓋自陳睢後嘗兩上疏不許至今乃許之公先是買田長安城東為歸畊之園築望秋之樓建獨笑之堂引濯纓之流構弄月之亭竒葩異草珍果之植簞簞之林紛列雜布備遊樂焉未能也而今乃得之喜可知矣歸未久嘉靖壬午繼母杜氏又卒既葬乃與朋好日遊城東飲酒賦詩公每賦詩搜抉竒巧不驚人不已故平生文章詩所得不少然類非世俗所能也至其愛親友弟曲盡衷悃好賢疾邪擇交寡合通達浴體學堪經濟風流慨慷翛然物表蓋當世之英三秦豪傑之才也然一僉事十三年不得調既調即歸歸五年乃遂不起距生天順戊寅七月十九日壽六十九歲痛哉公乎竟若是已矣公配李氏繼徐氏皆贈封為安人焉然皆無子置側室四人竟亦無子于是以應昌之子平後于公公卒後二日而側室劉氏者燕人也乃自經死殉公別有志又族子驢嘗及事公公亦愛之驢自誓與其妻孥事徐安人終身以報于公也嗚呼亦于此可知公之化深矣然平為咸寧縣學生授禮記有名足繼公志生有子女二人子曰穆家而其女弟亦公夫婦育之嫁為長安縣學生楊宗輝妻

公子此亦可以無憾云平來送公世行且告葬夫公子  
九思所以教愛之者一話一揖亦恐或愆况其大者乎  
情猶兄弟義兼師友知公宜莫如予又公命銘其敢辭  
第以筆路荒蕪不能揄揚盛德為可愧也乃灑泣為之  
銘曰

英英馭湖舉世好同而公則殊文以奇癖行卓而孤經  
國之財世則我迂彼同而腴我殊而枯東苑歸咍其樂  
于于吁嗟馭湖彼腴而汗我枯而愉清風灑然萬世之  
譽

明故奉議大夫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致

仕李君墓志銘

予同君為舉子三走禮部其後在翰林君為御史居同  
巷予罷壽州取道河南是時君在陳留冒暑走五十里  
會予朱仙鎮又十年君亦致仕歸蓋數會焉嘉靖丁亥  
秋八月予過興平見其容稍損問之乃微告予曰近忽  
嘔血即止覺少差矣予執其手曰老且至其善自持然  
亦以為無患也未幾報君捐館舍矣予始未之信尋知  
竟以嘔血至此嗚呼悲哉蓋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  
也距生天順癸未十月十二日壽六十五歲卜以明年  
戊子冬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城南新塋啓其配康孺人

之非與合葬孺人之葬也予為銘至是次子時並復述  
君世行以請嗚呼予何忍而不銘君也君諱紀字維之  
興平人也少年神骨清聳人為學官弟子受尚書數  
年學成舉成化丙午鄉試年二十四矣其後五走禮部  
竟不第弘治壬戌以父母老于是不得已謁選為鹿邑  
知縣鹿邑城復于隍久盜賊橫起竊府庫劫掠富民往  
往有之君至不兩月先為築城城完乃下令捕盜乃均  
徭役撫寒餓勸農桑理獄訟之民安富由此息矣乃  
飭學校課諸生彬彬然考德問業充乎其有得焉又  
之教化行民俗成歌頌興夫于是撫按及藩臬諸公咸  
謂邑小不盡其才奏移祥符乃鹿邑之民亦北走之智  
未及至而命下矣啓行之日民無老幼貴賤爭走攀  
送有泣下者然自壬戌抵甲子涖政財兩年耳而民仰  
慕之深至乎正德己巳猶磨石書其德政而去思之碑  
焉君至祥符人見前令無能保終者咸為君慮蓋縣附  
藩省令日跨馬受約束于所轄少不可即訶叱甚則鞭  
朴之又送往迎來飲食常失節至乎獄訟租賦之事暮  
夜始據案舉燭了理漏下三二鼓以為常此非大有才  
氣鮮不仆者君于是先其大者急者職事當為者種  
種有緒矣掃門一錢不入久之猶夫受約束也所轄者

從而禮貌之加舉薦焉猶夫送往迎來也飲食以時猶夫暮夜了理公事也多暇與賢士大夫飲射之若是者三年會武宗新即位君亦政成于是北上考課既歸之明年丁卯召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戊辰春巡視通州諸倉未幾以父喪歸庚午闕瑾事敗君以同鄉并左遷知縣大學士野亭劉公陳留人也雅重君請于吏部得陳留云是時諸郡盜起守令多棄城走獨陳留以君完今少保幸庵彭公總制兵馬奏君治行為河南第一在陳三年而癸酉秋擢寧海知州在寧海一年化頑民擒盜威惠流海濱矣撫按諸公又以郡小才不克盡奏

移臨清臨清南北要衝送迎無虛日又鎮守太監兵備副使聞徹諸主事供億敏系費且盜賊後居民凋敝處之亦甚難也乃以委君君出自祥符以其盤根錯節之餘舉手揮之即迎刃而解聲稱藉甚吏部兩擬僉事擬君不果踰三年丙子以母喪歸喪畢稍遷前軍都督府經歷一年擢山東按察僉事奉勅提督畿內屯田其地多權貴侵漁小民君不顧一切繩之以法乃嘉靖壬午竟因此起謗君乃投劾不待報徑歸予每會君見其為樂甚歡以爲期願可得也不意其至此嗚呼悲哉君自曾祖彥才祖英文壽家世爲農至君以文學興在祥符績

最得勅封其父文林郎祥符知縣母繼母兩張孺人及  
配康孺人皆贈封焉康孺人生四男子時芳秦王典膳  
時華太學生時茂時蔚俱縣學生時茂先卒一女適郭  
瑞君尚有側室張氏生男子時芳時蔭又有孫男三人  
女五人君入爲御史時瑾尚未顯用事甫一年而君以  
憂歸予知之固未與識也比瑾敗咸謂君無故乃一御  
史祥符人爲舉子時君甚愛之乃號于衆曰如李某與  
平字破不得遂有陳留之後然未久而御史者殫酒不  
四十死無後而君蹤跡明官至大夫壽瀕古稀子孫勃  
然興焉天道果何如也此亦足爲妄言者之戒銘曰

巷伯有言彼譖人者亦已大甚有如李君歸潔其身亦  
惟于譖彼蒼者天矜此勞人蹟而復伸有德有年有子  
有孫其樂孔殷既飫而終來即玄宮銘以無窮

漢陂集

卷十五之十六

漢陂集卷十五

誌銘表



明故朝議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叅議定峰閩君墓誌銘

弘治丙辰君之父竹泉先生為御史京師予為庶吉士往拜其門蓋先生嘗為庶吉士有名予故請問焉而是時見君甫十六七清瑩如玉可愛方從句容曹來鳳授胡傳春秋再踰年戊午報君捷鄉試矣予聞謂竹泉先生有子往賀焉而曰當不止此蓋君又游重慶劉衡仲之門而其仲父蓬州守允中嚴督弗懈故知不若是止



也正德戊辰果舉進士而北方舉春秋者莫或先焉是時竹泉先生以四川右叅議家居予在翰林賀君謂先生乃今真有子矣明年己巳秋君被選為吏科給事中予是時左遷文選主事實見其文蓋嘗歎息以為俊異者云辛未以竹泉先生之喪西歸而是時予復左遷壽州及癸酉還任吏科乙亥遷河南按察僉事兵備信陽而予已家居皆未能弔賀焉然中懷耿耿未嘗不在君也庚辰春君疏乞致仕詔進河南布政司右叅議以歸隴去鄠杜數百里謀會不果嘉靖癸未春以予與其仲父允中契也書來請予銘允中之墓尋復以所述樂府

諸作寄予予亦聞其為樂日日甚歡乃己丑秋報君病不起矣蓋八月廿四日也予其惜之距生成化庚子十月十七日壽五十歲卜卒之明年庚寅冬十一月十日葬州西岍山之原以元配師孺人祔其弟郡庠生銓具書幣蓬州公子郡庠生翻述狀命其姪郡庠生司衡來請予銘君諱欽子明其字居嘗自謂定峰故人皆稱之云君在吏科前後凡七年其始不肯阿附孽寺以此不及于禍嘗抗疏勸教皇帝視朝為視朝數日諸凡封駁不避權貴人而同列彈劾諸疏多出其手其終有漏言者當道媿之乃稍遷河南云而兵備信陽者五年功最

多蓋嘗推演武侯八陣圖爲九曲新書刊布以訓戰士  
募義勇黜老弱修城塹謹烽堠遠近恃以爲安南陽汝  
寧護衛官軍橫其擾民殆不可制君請入操王不可竟  
入操而其患遂息汝寧兄弟爭田各誣其子不法而  
其子皆學舉者法當黜君以數語決之而兄弟感悟不  
爭而退而其子皆完無事羅山豪張輔者殺其妾之母  
死妾母族訟諸縣吏輔又誣以他事陷獄死乃以病告  
君知狀執輔抵死信陽貧富兩民爭田里中二惡少素  
怨富民乃誘貧者殺之而自殺貧者以滅口誑其守曰  
自相殺耳君按之曰一人先死後死者殺之誰也具得

惡少斬之以拘劉學恒者汝寧大盜也陰養死士肆行  
劫掠無敢言者通賄郡吏伺動止屢捕不獲君乃假以  
公事過其地執而論之死其黨解散數百人于是遠邇  
駭歎稱君爲神明相戒不敢犯君君又嘗擒南召之盜  
有功詔賜白金十兩又嘗奮擊商南山陽諸盜蓋斬首  
二十餘級擒僭號者渠魁八人餘黨百人詔賜白金綵  
帛擢用不次歲嘗大旱君禱雨即大雨決境遂以有年  
大夫士詩歌之信陽士固多奇然舉者亦甚少君于城  
外西北隅建仕學書院擇其奇者居之親爲課業乃兩  
科而舉者十有三人焉蓋駸駸乎盛矣于是申州之墟

盜息民安風教大行撫按前後凡六論薦超拜可跂足待也乃蒙叢菲之謗以歸用不究其才識者以是爲歎君瀟灑偉人也略無幾微形于言面養母以志教諸弟姪因材而施乃今各有成焉暇則誦詩讀書旁及群籍嘯歌泉石其樂陶陶書爲述作彙成卷帙蓋雖未臻耄耄其所獲亦非細矣君家世隴州人也曾祖諱瓚舉鄉榜五任縣學教諭贈右副都御史祖諱仲實河南右叅政進階大中大夫竹泉先生諱份磊落不羈條然物表不慕聲利者也母王氏封恭人生四男子君其次子也兄鈍早卒君奉嫂氏視諸孤恩禮備至君配師氏繼蹇

氏皆贈封爲孺人焉蹇孺人生男子司紹司御而司繼司禮司射司書則側室出也共六男子師孺人生一女子適通渭舉人王德光蹇孺人生者三長適郡學生李瀾次適平涼護衛指揮毛麟其次與側室所出三人者俱幼未聘方君之在身王恭人夢日射其懷五老造其室已而誕君故資稟特異焉人以為吳嶽降神爾也顯其光倏其隕滅殆亦返其初乎是未可知也銘曰

吳嶽真真靈鍾靈爾族爾族克承以遐爾福五世多賢以引以續藩伯宮保維慶斯篤文行彬彬竹泉蓬州維君似之益弘厥猷厥猷奕奕先民是匹夕郎憲臬乃言底

漢陽集卷五  
續誰其構我讒人罔極既歸且樂既飫而息乃父乃祖  
同歸窀穸高岸爲谷打茲銘石

康生子寬墓誌銘

嗚呼康生其何以至是邪康氏武功人其六世祖尚書  
公永樂時有大功德于世子孫未能厚食其報至生父  
太史公德涵雖曰大魁天下然未久即以讒廢及生穎  
悟絕人人見其如此以爲麟角鳳毛英英然所以振康  
氏之業者其在斯人矣嗚呼孰意其遽至是也初太史  
公配安人尚氏生子輒夭既爲翰林修撰居京師而正  
德戊辰十月十日生乃即薨太史公喜即以報予明日

予往賀焉已命名昭胤矣後名曰栗年十六而冠字曰  
子寬入爲武功縣學生受毛詩世其業十七而娶吾女  
女亡繼娶靈寶楊氏爲方伯叔安之女嘉靖己丑五月  
太史公書來言生病傷寒未久當愈予方使人問之亦  
以爲愈矣尋得報以是月二十二日卒年僅二十二嗚  
呼惜哉予昔聞生之才未見也既入甥館以古定相貧  
視其所不取論試之操觚立就縱橫數百言大類止齋  
予則大奇之以示諸生無不駭歎稱服者比兩入試乃  
竟不第以死謂非命哉然于舉子業雖爲之非其甚好  
也顧好古歌辭近體諸詩不刻意往往有似李杜者蓋

百餘篇生卒後太史公爲刻諸木俾後世有知生者生  
爲不死矣生豪宕好氣人也又負才儕輩皆出其下以  
此嶽嶽未肯輕下人然其在予則益甚敬又能樂道人  
善至于酌酒游蕩凡諸膏梁氣習則刻絕弗爲好事者  
見其氣岸不可近遂以狂悖加之是不知生者也語曰  
觀人先其大者蓋太史公嘗病劇生乃徒跣走泣籲天  
乞以身代太史公其繼母張夫人之始至也有女奴出  
嫚言無禮不恭生怒箠之幾死罵之曰此代吾母爲者  
汝主也奴輩敢若是耶其孝敬如此其後群小譖言無  
實生亦惑之或有時怒尋復解悟曰人之爲言胡得焉

亦不深蓄也故其卒張夫人哭之甚痛口出血下至奴  
僕亦無不哀哭者曰主雖待我嚴然甚恤我吾女生子  
不育楊氏亦無子而太史公更無次男遠邇大夫士以  
此爲歎夫康氏植德所由來遠太史公光明磊落好德  
疾邪雖年踰五十而神完氣壯若三四十人焉是豈終  
無子也生以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合窆吾女許西祖  
塋之側予哀而爲之銘銘曰

嗟嗟蒼天胡畀爾粹而奪之遄爾有好言盈百其篇既  
久而傳爾身殂矣其名不刊

康烈婦楊氏墓誌銘

予壻武功康生栗子寬既卒且葬予爲誌其墓矣乃其繼室楊氏飲藥死殉生其父太史公德涵使人走報予且曰新婦至此痛徹心骨殆何忍言然不可無誌敢復以累兄予聞之泫然出涕不能已猶吾女之亡嗟乎世復有此女乎康生素靳非辟不正之行嘗曰姦汙殘賊天道未有弗與還者故行年二十二曾無非禮之動乃今至是天其有意報之也以良妻卑之而烈烈若是乎亦此女天資之美有得于父兄之教者不可誣也蓋楊氏世爲弘農人出漢太尉震之後其高祖仕爲都御史祖監察御史其父布政使叔安配安人許氏許安人者

吏部尚書襄毅公女也生四子四女烈婦其季女也烈婦生正德壬申正月二十二是時布政公爲僉事浙江聞陞四川副使遂名曰升容云性喜誦詩聞善言其父及諸兄爲講古烈女至聞死節事未嘗不歎慕焉而曰何古今人不相及也年十七而嘉靖戊子歸康生繼吾亡女明年己丑五月生遽疾且殆顧謂烈婦曰即我不幸死如爲一擲容三柩我與王氏之女二矣其一汝也能從之乎烈婦泣諾曰吾意正如此不從何爲不數日生果不起烈婦堅志必以死殉其姑張夫人及諸女輩見其如此乃相與日夜防衛極續密也而家人毒鼠

藥誤遺室中烈婦潛服數七賴覺之早投救護免張夫人知其志不可回言之太史公而使張夫人及諸女因諷之歸寧父母冀或以愛奪也乃悔恨彌切日夜號泣欲西其父母不得已令其兄宋與其嫂送之來且以有心計者一嫗與俱烈婦至則伏柩哭已乃入內謁其姑殊有喜色曰吾謂夫已葬乃猶未也張夫人度其意必有變復言太史公公曰謹防衛耳翌日與諸防衛者相處極歡有出者必曰勿去吾甚恐衆見其如此以爲無故矣獨張夫人者不以爲然益嚴環守既數日而十一月七日巳亥晨起膏沐畢詒言宿飯作渴索醢湯卧內

飲乃以砒霜三二兩吞下之已乃登廁登廁歸覺毒作不能支復詒其守者曰適入廁見崇頗不快又索醢湯令極煖連飲三碗曰稍可矣張夫人入見其色大驚疑搜其袖中遺砒在焉亟呼家衆相與投救之烈婦徐曰妾此來欲以死從夫子遊地下耳前所囊物曰金珠者砒霜也恐姑疑我我故假言之乃今盡服之矣人言醢下砒霜百藥不可解我恐解而壞吾志故爲此今勿解無益徒撓人耳惟呼吾嫂來治後事衆不聽呼其兄嫂至以盃藥予之不納逼之甚則嚙其盃立破復予之藥皆不納而堅合其齒于是楔以鐵箸箸且曲矣齒終不

可啓也既而曰已矣吾與飲此藥吾不食砒霜矣凡吾所以爲以死爲樂生爲苦也柰何以苦事逼我其嫂啓篋出衣皆近所手製以送死者無不備且精也于是不得已爲着之着畢而絕顏貌安舒略無倉卒豈鬼神者陰以相之使其毒不內撓正色以斃也嗟乎方生之初逝也情激心裂痛莫可制其死或易至于歸謝其父母又三月餘矣父母劬勞之恩眷屬繾綣之意顧不能一移其初志而不迫不怒從容就死如此古之達人志士未足與之先也然方其西也各以二履爲其父母壽比見其舅姑亦各壽以二履以今視之蓋永訣耳其初未之知也其用意精密志久而恒如此此豈嘗從事于學問若士大夫孳孳噩噩者邪嗟乎孰謂十八女子而能至于斯也脂膏之士懷二心之臣聞其風可以愧死兒女子弗足言矣聞奏表閭則有司存向者康生約與同墓乃今果不負幽壤之下可以無憾爲之銘曰

魏州之山青且崇大河北注波溶溶含精毓粹鍾鉅公  
維揚暨許閩閩雄金昆玉季婚媾同包羅正氣枚化工  
乃生烈媛世所空悅仁甘義春拍胸鴻毛一死何從容  
遊魂直與霄漢通九疑寥廓湘娥從下視濁世如蟻封  
許西高塚嘉樹叢鬼神長爲環幽宮三光凋落名其終



明故河南按察司經歷閻公配孺人王氏墓誌

銘

孺人壽八十五歲嘉靖辛卯九月九日告終其子儲卜  
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菰蒲祖塋啓經歷公之兆  
與合塋屬孺人從孫郡庠生釗述狀介其壻太學生王  
客來請予銘予往年在京師嘗拜經歷公是時公爲鴻  
臚序班其遷河南也實餞之而公亦敬視予甚愛公從  
子參議知州二君俱辱交予蓋嘗爲予稱孺人之賢也  
是宜予銘孺人姓王氏父曰處士王政家世隴州通星  
曆術而好義慷慨經歷公諱仲容父爲濟源教諭教諭  
公爲諸生時常與處士往來甚愛也比罷官歸病甚而  
急爲經歷公妯婚妯及孺人處士雅重教諭公又經歷  
公頭角非凡者亟諾焉而孺人以是歸經歷公歸旬日  
而教諭公不幸卒矣是時經歷公有兄弟四人伯兄夫  
婦當室嫂鄭裁制嚴切孺人以姑事之視其顏面爲憂  
喜焉若采薪采蔬諸勞苦之事隨所指使敝衣枵腹未  
嘗敢以色愠姻黨道之至今以爲難能云其後析處經  
歷公方苦于學家務悉委孺人以勤儉御之無不  
當意者仲兄葵庵公是時爲考功京師經歷公蓋嘗遊  
學焉乃累舉不第成化甲辰援例貢入太學弘治癸亥

仕鴻臚進階登仕佐郎正德己巳乃遷河南云而家務  
伸縮悉主孺人公得以盡心國事克稱其職者孺人內  
助力也在河南四年以子脩病卒官邸公及孺人痛甚  
懇求西歸歸二年甲戌經歷公亦卒孺人稱未亡人者  
十有五年矣而嘉靖癸未病目不視子儲爲州陰陽學  
典術備極孝養罔不順適其意長子脩嘗學舉進士爲  
郡學生以爲事親者不可不知醫問亦學焉而孺人在  
河南時病甚奇醫罔可療脩聞而趨視之藥之即愈人  
以爲孝感所致也不獨藥也孺人二子之行如此脩不  
不幸無子儲有三男一女長男鐵次曰鈞鏗而鐵生有

二男一女俱幼孺人有女五人長適蘇源者早卒以其  
遺子桂命儲子之今有室矣次適萊蕪縣丞李勲次適  
華亭縣學生薛銓次殤次來請銘者王各其壻也孺人  
賦性溫厚不獨善事兄嫂即諸從子婦亦有恩禮蓋成  
化弘治中叅議知州二君先後遊校庠而王恭人張宜  
人者相與萃處姑事孺人孺人不以婦視也禮之若賓  
焉而曰二淑媛豈久居人下者邪其早識如此至其教  
子則小過必責無少貸使脩不夭折死寧讓諸伯仲乎  
儲今處衣冠華胄植其德操爲郡偉丈夫而諸孫又方  
駉駉焉進而上也孺人固可以無恨死初孺人之歸也

夢在林麓一媪語之曰某年某月某日是汝生日是矣  
曰是則八十五歲壽異哉竟如其言銘曰

壽以神貴以夫君繁祉以子孫嗟嗟孺人我銘以求存

明故李母鮑氏墓誌銘

君子之行肇自閨門世有以豪傑自負而徃徃困于妻  
子蓋亦有取也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豈虛語哉豈虛  
語哉故工部尚書隴郡李公諱善有二室曰鮑氏卒郡  
庠王生璠與述狀予得以觀焉于是益知公之樹立非  
在外者之難也乃其在閨門者難弗可及也蓋鮑氏者  
京師鮑指揮女也年及笄歸尚書公公配周夫人是時

已生子守經矣而公爲行人出使四方甚勞周夫人曰  
不可無我副以是有鮑氏鮑事周夫人甚敬也其于守  
經子之若所出焉而周夫人喜嘗曰是我副是不可無  
者然周夫人後竟不復有子而鮑亦生子輒天子是周  
夫人勸公再納焉公弗肯鮑贊于夫人曰今惟守經及  
一女不可不及時圖之無令後有悔周夫人懇勸公乃  
復納劉氏劉氏之入也尤故事周夫人而與鮑處甚宜  
無芥蒂其後劉生子曰守純守紱守維及一女周夫人  
以鮑氏無子乃以守純與之鮑于守純固甚愛也于諸  
子女婚嫁皆與盡力無弗當意者而其孫男若女無不

撫抱諸子婦無不矜愛周夫人見之未嘗不樂也故公之仕也無內顧得以專力焉而陟華躋要綽有勳譽爲世偉人其退而居于家其樂陶陶遐齡考終君子曰于是可知公之化深矣周夫人先卒守經相繼而逝嘉靖乙酉公亦卒正寢守純于是奉鮑氏于堂孝養備至而曰母氏鞠我不敢忘辛卯秋守純赴試鄉闈矣聞鮑病棄而奔歸視醫藥焉乃九月二十三日竟亦不起距生天順癸未五月十五日壽六十九歲云守純以爲慈母極盡情禮與其二弟卜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合葬尚書公州城北原新阡于是以二生述狀命其子珙問銘

于予予徃在京師聞鮑氏家世植善則其有德而賢固公之化亦其所由來遠矣未易以京師人目之鮑自生有二女長適鳳翔叅政張公繼之子珂先卒次適同郡閻佳閻佳者重慶府知事仲寧公之子也舉正德癸酉鄉試乃不幸死女誓死不更適人舅姑欲奪之乃欲自經死遂已今孀居二十年餘矣州司白諸憲使行當旌其里閭云而鮑氏之賢至其女而益彰况又尚書公也是宜銘銘曰

嬪虞觀內娥皇女英仲氏淋慎亦顯于經於惟司空厥德允成于二室是徵合窆于冥于君子曰是式是寧

妻贈孺人趙氏繼室封孺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趙孺人予鄭趙先生女也先生諱孟儒仕爲河東王教  
授往時游校庠與先大夫中憲府君同受尚書又同硯  
席甚愛以此結婚姻云而弘治己酉孺人歸予予是時  
已鄉舉侍先大夫宦游大梁矣越明年庚戌子瀛生又  
二年壬子予北上卒業大學挈孺人以往比注選吏部  
已以先大夫及太恭人思念不已而甲寅冬復歸于大  
梁丙辰予會試禮部舉進士被選爲庶吉士入翰林讀  
中秘書取孺人子瀛來京師僦屋以居居逾年丁巳夏  
孺人病嗽屢藥屢嗽蓋是時有娠醫者云免身當勿藥

愈九月免身得一男然嗽復如故又三逾月矣參政求  
壽楊宗德是時爲行人言一醫秦人奇甚來即應手愈  
予見其父病數更醫體貌日羸冀其速愈也聞而惑之  
迎之來幸其奇中乃與藥八九粒云吞之下汗穢即愈  
吞之果下予大喜以爲奇中矣顧愈益甚飲食不下悔  
之復迎他醫無及矣竟不救以卒其九月所得男亦同  
日夭殤死蓋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嗚呼痛哉是時  
瀛八歲矣先大夫教授南陽諸弟少無力不能歸其喪  
予乃援例給假歸送幼子因以明年戊午夏五月初三  
日塋孺人六老庵祖塋其年秋遂聘問張孺人云而庚

申夏六月乃始來歸蓋孺人者七品散官咸寧張公之女也公諱臻服賈揚州生孺人揚州旅舍而公弟侍郎公爲御史京師甚愛予以此結婚而歸之愆期者是時予授檢討有職弗克親迎云爾歸之明年辛酉予考績三載孺人得受勅封云而先年戊午冬趙孺人已蒙恩受贈勅矣又四年甲子予援例歸省挈孺人而西而乙丑冬以纂修敬皇帝實錄復北上逾四年而正德己巳夏實錄成予左轉吏部主事庚午秋閣瑾伏其辜予坐與鄉里爲吏部郎中有權出爲壽州同知復同入壽州其明年辛未冬諫官奏除瑾黨塞天變予得致仕歸其

鄉歸之明年癸酉先大夫棄養孺人同予哭焉又十三年嘉靖丙戌夏太恭人不幸棄養孺人又同予哭焉而其年秋九月康氏女產難卒于鄠孺人痛甚與幾死竟由此病而庚寅三月病足痿不履醫藥遠邇無所不致至至其年冬少差矣乃十一月廿二日夜僕隸不戒于火厩焚救者謹諫其忘其孺人驚也驚即口眼閉喉中忽忽作聲若鼾睡者醫視之大恐百方不能救于廿七日乃遂不起嗚呼痛哉是時瀛已鄉舉仕爲羅江知縣生有一男一女男曰良木女許嫁西安後衛應襲指揮白椿而孺人生男渭爲秦王引禮舍人女歸康氏卒者

壻武功學生栗乃亦相繼卒矣渭亦生男山木及一幼女及瀛友渭之善此孺人皆已知之而瀛以辛卯春遷順天府通判此則未之知可恨也然自瀛婚娶及鄉舉諸事趙孺人皆未之知也豈不甚可恨乎初趙孺人之歸也堂上饌具必親焉衣服縫紉澣濯必親焉往來京師道途之苦辛服惡茹淡暮夜燈火之需勸督之勤未嘗一日忘予也幸予舉進士且有復矣而一簪未及着身以死嗟乎天邪命邪孺人病且革顧謂予曰其善視吾兒及張孺人歸瀛甫十有一歲然視之甚善不子戚也其親饌具堂上者猶夫趙也其縫紉澣濯諸苦辛之事則無有焉蓋趙處其儉難張處其豐易趙育其子易而張撫其遺子則爲難也至于佐之以仁扶之以義接之以禮篤之以恩俾予得以無歉于孝友焉則二孺人同也嗟乎今皆已矣痛何以言痛何以言趙孺人生成化丁亥六月十五日至其卒僅三十一歲張孺人次十有三年而生爲成化己亥九月初八日至是五十二歲卒比趙孺人則爲得壽者云瀛自羅江奔歸率渭卜以張孺人卒之又明年壬辰十一月十六日啓趙孺人之柩與合葬而趙孺人葬時固未有銘瀛請予曰二母恩我均必大人銘我母予于是泣而合爲之銘銘曰

嗟二孺人合窆于斯宮左右翼而虛其中俟予以考終  
其終同

明故承直郎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東君墓表  
自予先大夫與考功東先生同舉于鄉其後兩世三人  
又輒同舉又以姻婭之歡予故與主事東君通家相愛  
稱兄弟焉君舉進士及爲知縣考績又超拜爲主事予  
皆在京師賀焉其卒也哀哭之焉當是時君之仲兄弟希  
曾請予表君之墓會惟變故有淮上之役乃至乎今君  
之墓木拱矣始能爲之辭東氏其先輩昌人也有商州  
守良惠元季兵亂自商徙華遂爲華州人良惠生驥驥

生商河縣丞公諱昇昇生四川按察副使公諱思忠副  
使公配夫人薛氏生五男子君其季子也君且暮會副  
使公有四川之役自都城出居于野故名曰野及冠字  
希孟云君三歲喪父五歲讀書學禮十五從師而受尚  
書二十舉于鄉明年舉進士又明年爲陳留知縣陳留  
去藩服近民多健訟輒赴臺省不于縣吏縣吏顧無  
可柰何君至爲聽其大者剝者而于細事以義遣之無  
留滯焉于是皆仰戴君呼君爲神明而于大且剝者不  
復赴臺省惟赴朔于君其一切細故輒相解釋無敢以  
煩君者河濫于縣北害于耕稼君乃謀諸治河者築堤



拒河河之舊汚于是爲桑麻之地百里焉流亡之民皆復來歸君貸之各有業焉蓋戶口增以千計邏卒趙獻者有讎讎夜入刺獻死匿去弗可得衆以爲弗得也君竟得之縣故多盜于是盡散去爲農無復敢爲盜者陳州俠劉某者都指揮之子也嘗懷千金爲俠俠嘗殺典史善賂自脫事故久不決事下君法當往閱死者君與期曰某日當往乃謬謂有他不往矣蓋是時指揮已伏數百人劫俠聞不往即散君竟往得窮其事殺俠于是河朔數百里之間又皆仰戴君呼君爲神明皆欲赴愬于君向者學舍諸生惟知有科舉書不復知有古文遺書諸史子集也于是購得之俾誦習焉而又設小學擇師傳教童子親爲校閱勤懇甚備也開封轄縣三十餘先是言破敝者必于陳留至是沃野綿亘耒耜相望風雨之會又適其時年穀屢登盜賊稀少歌誦之聲徧于鄉邑東西行過是縣者罔不改視易聽而都御史御史按察使文章論薦問勞之使結轍于道正德丁卯秋吏部以御史起君君年不當爲御史乃爲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云其年冬視獄獄中夜三四起視獄未久疾病猶視獄中既代出旬日乃遂不起十一月十四日也矩生成化壬寅十月七日僅二十有六歲配孺人王氏

生男子曰頤壽君卒之明日乃生一女子云伯兄希旦  
自京師歸其喪以卒之二年己巳月日葬其地先塋之  
次君少子性又早慧美貌如畫而又先諸兄以興故薛  
夫人所以憐愛君者甚至君亦能周旋左右奉母氏之  
歡至于諸兄亦善相愛也是皆可老壽不夭者也然竟  
夭以死豈非命哉豈非命哉予爲之表曰主事東君墓  
于斯君子之藏過者其式焉

明故七品散官張公墓表

嗚呼此吾外舅張公之墓也公諱臻字仲毅西安咸寧  
縣人也父諱約母趙氏公生正統辛亥七月初三日而

弘治乙丑其月某日壽七十五而卒配楊氏無子乃有  
側室四人焉王氏生一女子適西安費欄徐氏生一男  
子三女子男曰瑋長女爲九思繼室封孺人者也次適  
同邑馬負圖又次適揚州衛指揮徐良臣得封爲淑人  
焉王氏生三男子長曰瑋次曰珊珊後于公第刑部左  
侍郎東川先生者爲奉主引禮舍人又次曰璫女子一  
人適同邑國子監生邢謙亨盧氏生男子曰瑄瑄先卒  
女子二人一適州某人一適同邑李世昌孫男子六  
人女子一人先是公母趙夫人生子泰及公而卒而李  
夫人繼之李夫人生子鳳及東川先生而又卒于是繼

之者爲王夫人而生子曰騫公自上世皆隱于賈賈益  
至公益昌其業與兄弟泰鳳西走河東東至于遼陽北  
至于甘涼之墟浮淮海而南率以鹽賈成化中乃挈其  
家卜揚州居焉獨東川先生是時已舉進士爲今後又  
爲御史赫然京師而公與諸兄弟者益以賈顯于是關  
中人賈揚州者皆推戴公蓋數百人皆公綱紀之婚喪  
及諸不平皆往質公客中大作會公未至不敢舉觴此  
不獨以財雄也蓋公之爲人也慷慨自許急人之難義  
所宜施揮金不吝蓋嘗輸粟邊庭助天子伐匈奴授七  
品散官于是破數千金大作屋宇日與朋舊置酒高會

當是時咸寧張克讓亦賈揚州以財勝而居其東人  
爲東張東張儉士之好義者不歸焉而獨尊尚公稱爲  
西張老子云公事兩繼母如母其孝皆得其父之歡處  
諸弟如兄之同胞也而于東川先生尤愛敬之蓋自爲  
諸生舉進士官至按察副使皆取費于公而東川故得  
稱爲廉吏云兄泰及他諸弟相繼凋謝其遺孤子女皆  
公與婚嫁于此以見公之內行修備不獨其外也已公  
居揚州三十年既老日夜思歸然竟卒揚州東川先生  
歸其喪而以卒之明年正德丙寅某月某日葬陝城東  
南孟村祖塋塋十有七年而嘉靖元年壬午諸子賈石

請予書公世行本末刻之而樹諸墓以詔來裔俾有以  
考云

明故錦衣衛冠帶總旗授七品散官李正之墓

表

南京工部尚書隴州李公在南京時欲致其政而歸其  
子守經聞之而曰大人歸田無樂樂在山水之間乃于  
居後隙地構亭曰堪樂之亭有水有竹有假山花卉又  
于城西勝處買地鑿池構亭其中曰一鏡之亭亭中可  
備歌咏者十事又于汧河之西買田作墅因山為形環  
之巖洞築亭其中曰卧雲之亭亭成而公歸以游以咏

陶然其樂蓋十有五年于茲人皆曰公為名臣乃其子  
又克孝養若是豈非今世所罕能薄俗之僅見也忽一  
日公使報予曰子守經不幸死予為泣下守經字正之  
蓋嘗從予受易慷慨有大志既乃棄去後以尚書公軍  
功蔭序錦衣衛冠帶總旗尋復輸粟邊庭助天子伐匈  
奴授七品散官正之既棄進士業不學去學幹蠱通陶  
朱術積之二十年蓋田以畝計禾黍之田四百祀紐之  
田二百屋以間計為堂為寢若干居商賈積貨財者若  
干城內外游樂者若干牛羊以角計若干馬若干蹄果  
最盛者栗胡桃水磴二園蔬池魚鷄豚之畜克庠倉穀

積以石計若干子是富甲一郡李氏自正之曾祖昇為  
按察副使祖溥由國子生仕為庾宰至于尚書公世守  
廉白正之乃能自致至此又能孝養尚書公及母周夫  
人甚至以至歲時伏臘祀先之具儀物兼備築垣先塋  
樵牧不入居嘗歎息曰丈夫義氣耳多財何為于是親  
者疏而賢者貧輒施之不吝陳朝義者郡人也累世行  
役于外貧窮來歸會有例輸金發身以告正之正之為  
輸金發身令得為縣丞云初周夫人無子祈子得正之  
乃更無子其後庶出者三子正之事庶母乃又甚至與  
其三子者煦煦愉愉同胞弗如也尚書公壽八十二歲

不老人言正之嘗得吳嶽道士千金祕方為公服食至  
此此或有之然公前歲亦嘗遘病甚危正之籲天以身  
代公之死公果起無事未數月也周夫人又病正之又  
籲天代死甚苦然夫人竟亦不起于是正之日夜號哭  
人或不忍聞先是侍疾尚書公已不勝備乃今又若此  
又日夜營葬事罄竭心力遂由此病逾年醫藥不回嘉  
靖癸未九月二十三日乃遂不起距生成化戊戌八月  
二十日享年四十六歲云正之配唐氏無子乃有側室  
三人曹氏生子曰瑋女曰淋媛許聘州人錦衣閩百戶  
之子繁張氏生子曰珙孫氏生子曰瑨曰琇曰琛及二

女俱幼尚書公始為按察僉事而予為舉子俱在大梁  
蓋正之受易時也公嘗指正之歎息謂予曰某行年五  
十獨此子奈何是時正之十七八貌甚偉進止甚雅顧  
眇一目後竟由此不肯舉進士然未嘗一日廢書不觀  
詩格清麗學晚唐元人人益以此敬慕樂與之游蓋不  
徒以背予于是思公往年謂予歎息者今乃至是而瑯  
奉其祖命請予表其父墓予據鳳翔進士王仁瑞所撰  
世行為具序述焉而正之以明年甲申十二月初七日  
塋州城北原新塋之次嗚呼為其子孫者倡續令德尚  
有考予斯

明故迪功郎山西孟縣縣丞程公合塋墓表

山西孟縣縣丞程公夫婦之墓在鳳翔郡城外東臯祖  
塋其子進士緒卜公卒之二年嘉靖丁亥正月十七日  
啓公配常孺人之藏與合窆而公之卒也在嘉靖乙酉  
十月十九日先是弘治癸亥六月初五日常孺人卒孺  
人生正統丁卯九月二十三日得壽五十七歲其正統  
癸亥正月初一日實生公蓋壽八十三歲云公夫婦有  
男子三人繼綸幹豐緒舉進士為襄陵知縣不久當為  
諫官孫男子五人多學舉進士者女子一人孫女子七  
人曾孫女子一人歸者字者皆名家云而公夫婦懿德

世行載諸誌銘可信世不朽亦可瞑目不恨矣進士緒  
曰誌銘揜諸幽東臯之陽不有表焉樵牧弗戒罪則曷  
歸是用告于九思九思爲之表曰縣丞程公者諱童字  
達之寶鷄人也家鳳翔東關其先蓋醴泉人是爲關西  
世家五世祖以下代有隱德父諱宣母曰邵夫人外內  
合德播于鄉評是爲善門所由來遠公生七歲而孤乃  
能仰奉母訓攻苦如淡孜孜務學經明業修升于辟廱  
善友天下有文學之譽家道中衰乃能變約以豐獲彼  
廩祿甘旨奉母母沒慎終慕父不忘有君子之孝出佐  
古孟與學作士賦均訟理植善鋤惡威惠並流士民歌  
誦予不負丞有循吏之績未老歸田甘肥遯之志剷是  
非之路重郡守之禮賓鄉飲之席有不願乎外之守安  
車蒲輪至于襄陵坐以水竹之堂饌以汾魚之鱠觴以  
梨花之春聲以鶴南飛之曲舞以萊子之綵有迎養之  
樂踰八望九有耄耋之壽夫公之爲人可謂挺乎自立  
光前振後備享五福者矣孺人之爲處子也幽閑性其  
德父母鍾其愛其爲婦也姑悅其孝夫子賴其成林氏  
感其義妯娌化其讓姻鄰沐其仁其爲母也元子承其  
家中子承其曾季子承其學其比德于公也蓋律呂之  
相和琴瑟而靜好者也夫孔子聖人也見冕者過之必

趨以其貴也魏文侯侯也式段干木之廬以其德而賢也公孺人之賢岐山楊中丞郡人也蜀行人王子觀風之使也爲述狀曰賢而郡人曰不知焉則吾未之信也緒器識宏遠者也卿相之位可立而待泝厥本源天子是予追贈之典有勅有誥音及泉壤光于蒿萊蓋指曰事也東西行過是者或不知敬焉是無耳目人也嗚呼尚式旃哉

明勅封文林郎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

公子獻舉進士拜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未滿三年天子追崇恭穆獻皇帝禮成詔兩京文臣得贈封其父母于是勅封公文林郎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公配岳氏封孺人云嘉靖戊子十月初一日公病卒正寢其明年已丑十月某日卜葬九峻山之陽新塋獻述公世行請予表其墓公諱才字有能咸陽人也咸陽城北原曰畢郢之原周文武諸王陵在焉公先世本渭南倉頭鎮人洪武初徙守周王園陵舜卿者始徙祖也家九峻下乃遂爲咸陽人曾祖十祖三父整母沈氏生子五公其第四子也公生十三年不幸沈夫人卒是時公尚有少妹少弟也少弟以父命後于叔父泰未久諸兄皆壯析居



公獨與其父及少妹處焉家貧其凡所以日用養生之具皆取足公公極力營致不缺比長受命其父自具禮娶岳孺人岳孺人固甚賢公與朝暮努力作業家用漸裕于是治裝歸妹于李其後父老病卒公具棺殮器物享祀卜地啓沈夫人合塋諸兄若無聞也公不求亦不自以爲德云公嘗貸官署金販木隴西諸山乃數年多息戶之長媳之坐重役困公公毅然當之曰民有力不給供上情法何如既數年果困公懼乃償富者金顧息不入公謂富者曰能無校乎曰不校也知有媳之者故至此雖然如蒼天何如蒼天何子其有後矣子姪行之

公于是買田數畝朝夕以餬口不三十年御史君起赫然果如富者說云公性坦直無他腸與人當言即言不咕囁耳語人有過輒面數之久知其爲人亦無怨者里有社田爲有力者所奪人莫敢言公從容言曰奪人之田利子孫尚謂不可况可奪之神乎其人感悟歸社田里有毆人死者死者父止一子死甚痛將訟之官過公公曰使毆子死者死而毆死子可復生乎不可乎訟凶事往往破家子死復破家而使毆子死者死亦有益乎汝乎且毆子死者素無惡聲藉亦誤耳今不若無訟則毆子死者不死家不破而不死者愛戴汝必厚報汝是

汝雖不幸亡子猶得保其家終身故訟不訟利害相去  
遠甚汝其度之無悔其人泣謝即止不訟其毆子死者  
父聞欲往謝公公力拒不可諸凡鄰里族部婚喪不舉  
者公輒助之固薄然天性樂施非以要譽爲也公厚讓  
不爭者人亦無敢或欺未嘗入官府作訟事官府敬重  
公鄉飲酒禮邀公爲上賓表其德云御史君旣貴公卿  
大夫東西行過者罔不禮于其廬陝之撫按藩臬諸公  
西安郡守歲時候問起居南都鄉大夫交御史君者仰  
慕公畫圖歌詩壽公咸陽縣令而下每謁公如謁御史  
君其敬鄉里以爲榮而公躬被命服謙謙如子未貴時

頽面皓髮長身玉立望之若黃綺安期之流咸以爲百  
歲不止乃一旦卒距生景泰庚午二月初五日享年七  
十九歲男子四人長森次即御史君器識疑重秩位未  
可量次安次猷先卒女子一人適董震孫男子六人道  
寬道純森子道正道直皆學舉進士御史君子也道平  
安子道誠猷子孫女子六人長適史繼宗次許聘者陳  
志朝劉朝宣及縣學生侯維垣餘與曾孫男子二人俱  
尚幼也御史君曰始吾祖自渭南來家九峻下乃今葬  
吾父復卜吉九峻可謂不背其本予曰瑩域大乎誥贈  
之碑享祀之堂儀列之器石神道之碑將次第豎也姑

述此以表于墓告諸行道者

漢陂集卷十六

傳

狀

張附羽傳

張附羽者字于霄整屋人也年三十而舉于鄉又二年而病死京師族舍中初附羽與弟附翹同學而相繼以舉然附羽長而舉獨後也於是人曰附羽兄也舉進士樹名宜先附羽也乃不幸死附羽有心計而口不喜言獨時時與附翹可否學問見他人恒不與言而有所謀慮首度口吻中雖附翹亦不與言而人亦往往踈附羽附羽病附翹勸之藥不肯而問之則不言竟不藥以死

至死不言身後

太史氏曰予家去盤屋近附羽蓋異士也其世次行業康先生已有志不論論其遺者云人說附羽舉進士樹名而考其為至不飲藥死不言身後豈非亢厲矯俗之士哉

### 孝女傳

夫孝者至行通于神明觀六經載籍孔孟所述茲曷以加諸太史司馬公有言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今世縉紳先生稱述或已甚故曰聲聞過情君子耻之至于閨壺婉婉至柔弱者也

顧其行烈士弗如豈非天性至孝哉嘗讀古列女睹其論傳行事未嘗不歎息焉而緹縈曹娥諸女以孝稱太史公曰予至壽州有安豐鄉蓋古屬縣唐董生召南其故里舍云其地多陂池好田物產饒故老長者稱說董生猶能傳其行事董生後八九百年安豐又有孝女予聞其行可異焉其傳曰孝女武氏壽州安豐鄉人也父曰武翁有三女此其少女也武翁憐愛少女不欲遠去我入贅同郡俞綱號贅壻蓋二年所武翁一旦病泄痢疾甚久藥百方固不愈更劇貼于危曰暮且死醫工自度不可迺懼吐實言其家人曰吾技窮無能為我

其去矣言未竟即下階走呼之不顧拜跪遮道留竟不顧走家人相對哭泣顧無可柰何迺與治棺斂送死之具而翁亦自分必死時孝女蓋二十三歲矣暮夜仰天告曰願身救吾父父不死吾死即無所恨即引刀割左肱方寸而歸自為藥明日進之其父曰醫言飲此藥愈不聽強飲之飲之果愈孝女又不欲露恐傷老父之意而曲為蓋藏其母弗見也其夫見之始知而為之泣曰何乃自苦如此孝女曰不然當是時不痛不血迺弗知其何自苦為也于是武翁聞之大呼曰痛哉吾兒吾何忍食其肉後孝女生三子二女蓋五十六歲病死夫家

夫子今六十三歲無恙迺弗更取長子澤授朱傳毛詩列于郡校才高而聞博蓋一方豪傑之士云夫天道福善禍淫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孝女不百歲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于公高大門間容駟馬高蓋車曰吾子孫必有興者果然然天道弗僭矣不于其身于其子孫申包胥曰天定勝人孝女不百歲所謂天者其定否邪夫天定澤其興乎

### 漢陽太守傳

夫賢者于世固以利益百姓佐天子起太平也其功行至不細矣然往往莫之盡烈夫嶢嶢志士不屈多擯斥

死予於是盖有激焉述漢陽太守君傳

漢陽太守君者姓尚氏諱衡字一中同州人也身長六尺四歲能誦古詩十七授尚書爲州學弟子二十而孤善事母又善兄弟嘗讀書華山雲臺觀教授與子者三十八舉於鄉後舉進士拜工科給事中嘗出閱山海關諸路邊餉邊人誦焉清寧宮災乃上封事以爲天子不能慎位如初故至此凡十二條敬皇帝下詔求直言乃復上四事尋又奉詔陳四事焉其後天子作延壽塔祝釐兩宮又上封事其辭曰臣聞大德必壽建塔延壽無是理也陛下初即位誅戮妖僧罷法王去佛子此盛德也

臣愚以爲事既惡於昔必不好於今必有左右之人希恩信恠妄傳神異誑惑聖聽故至此異也漢明梁武貽笑後世陛下法堯舜邁湯武而欲踵二君累大德臣愚爲陛下不取也夫多言取禍自默保身臣豈不知也然可使臣無此身不可使陛下有此過惟陛下察焉天子覽奏改容爲罷其役戶部尚書佾鐘其子受賕事覺乃劾罷鐘遷吏科右給事中未幾遷戶科左給事出閱大同諸路邊餉是時虜大舉入寇上命保國公朱暉都御史琳率衆數千人擊之師久無功于是劾奏焉皇上新即位又上封事二十條多直言極諫盖徃時已忤

當路者乃又若此遂遷浙江左叅議浙俗健訟日受數百牒剖決如流連歲大饑賑貸活數千人嘗入賀萬壽聖節會劉瑾用事當入見瑾瑾惡人高憤或勸其勿高憤者不聽其自立類如此遷浙江左叅政復改山西分滎河東道居平陽平陽多藩邸其下多馮藉以攘取民下車禁止盜王常聚衆西山乃計擒殺常散其餘黨後乃移守冀寧道道在省城財殫事倍又遊民蕩子侮法敗風固將有以爲也會流賊入寇河東薄太原甚急當是時城中官軍先已守備澤潞諸處居民大驚恐爭走避匿君募壯士與諸寮城守人當一門君獨在南門南

門者盜衝也又移檄指揮賈虎設伏盤馱坂下賊由是懼走入冀南君跨馬欲追擊之然無兵不果會官軍歸自澤潞君受臺檄即往追賊賊聞乃自壺關遁去巡按御史素不善君劾君玩盜宜置于理君亦自太原奏書訟寃然竟左遷漢陽旬日疽發背卒漢陽君四子長子班爵最知名

太史氏曰予罷壽州入關直漢陽太守君齒豁髮鬚白然氣嶽嶽罵御史不休謂不餒且起然竟已爾澤則存其子

懷遠將軍傳

懷遠將軍者姓陳氏諱銘字德新而仕為右護衛指揮使其先蓋昌平順義縣人也元末兵亂而其祖勝挈家而南依舒城孔氏孔氏者湯元帥部下士也未久孔絕而勝即代之勝蓋身長六尺多智略善騎射善辯有口居嘗歎息曰嗟乎丈夫策功萬里獨奈何居人下軍中皆笑目之為狂人會高皇帝兵臨河北而勝仗劔歸附從經數百戰有功即軍中拜為千戶而勝身攻東阿破之攻東平汶上又破之後戰齊眉山乃不幸與其子賢力不屈死帝聞而歎曰可惜失吾壯士于是贈勝指揮僉事云而其子斌襲為指揮同知隸薊州衛其後改隸

西安前衛焉而西安陳氏蓋自茲始斌豪邁人也嘗曰守官不能敬是不忠也不能度越前人非孝也于是自致為都指揮而將軍其長子也乃襲為西安前衛指揮同知云將軍蓋世受射命中自以為李廣可敵也而射獵南山下逐獸獸輒應弦倒從旁觀者奇甚而將軍笑曰是未足以盡我也當道者聞之推守靈州北邊諸將善射者注緡錢與較乃將軍日日得緡錢也于是諸將咸懼辟謝弗敢較也將軍得緡錢多乃歎曰不聞古趙將李牧之為將乎所得賞賜租入盡以予麾下饗士而我獨不然哉乃日出緡錢令軍士自相較射也士



利其緡錢也乃人人日學射父之而無不善射者匈奴  
聞之終將軍之守蓋數年不敢近靈州邊及代歸而通  
姻藩邸例當調調直定衛且行而秦惠王曰如陳將軍  
者奈何使去可使護衛我乃奏書言之天子天子許之  
未幾而遷爲指揮使云其後惠王薨簡王立簡王者好  
德樂善明習禮樂達于古今之宜使人不求備蓋嘗曰  
陳將軍孤之干城腹心也先王之所屬也當是時也御  
史河南李伯起來按關中李伯起者直御史也藩臬諸  
郡縣無有不畏也諸衛長貳者未有不督過也唯獨喜  
陳將軍絕愛之使之決疑獄疑獄明捕山寇山寇平百

姓安又聞其善射曰陳將軍將材也欲薦陳將軍簡王  
曰不然夫陳將軍者孤之干城腹心也而先王之所屬  
也奈何使去我于是乃止不薦弘治中將軍年六十餘  
請老簡王不許固請乃許之而下令曰陳將軍有勞于  
我藩多歷年所恪慎朝夕終始惟一心予甚嘉之乃以  
老乞休予不忍違其志其令有司歲時存問給廩後庶  
稱予所以待舊老之意又二十年而正德十六年蓋壽  
八十卒配淑人費氏先卒有女行事在墓志語中而生  
子光祖襲爲指揮使而通習經術與學士大夫游士蓋  
多譽之者光祖子曰大策大壽大策少年爲武舉首亦

治文學肖其父游于士人也將軍又有側室子三人曰  
清源濟而三人者生子有九人焉皆持行爲陳將軍子  
孫

太史氏曰語云丈夫龍變方勝之困而歎息軍中指笑  
之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然傳之三世而陳將軍四  
子十孫以老壽終豈非其澤未斬天其有意報之也身  
死而慶流苗裔與國咸休勝其烈丈夫哉勝其烈丈夫  
哉

揚烈婦傳

揚烈婦者戶部郎中武功康德充女也適靈寶楊宋宋

爲縣學生有名嘉靖己丑宋妹適武功學生康栗者殉  
夫死而宋奔走哀慟嘔血止而復嘔蓋若是者三年而  
辛卯十月十五日竟嘔血死當宋病亟時烈婦許以死  
殉舅姑知之舅者布政使叔安姑許安人則吏部尚書  
襄毅公女也至是共勸慰焉至于再至于三大意以爲  
可無死也于以事舅姑終其身立節顯名未爲不美也  
何硜硜必死而後爲有名乎况又有少女也汝無意邪  
烈婦荅曰我不知其名知有吾夫而已我死且不恤乃  
更說少女乎反復百餘言終勸不許舅姑見其如此相  
向涕泣顧無可奈何但令侍者密與防護而已侍者以

爲無慮也。即有變，亦何從得藥物？邪舅姑亦信之，而不知自宋之病時，已買有砒霜矣。乃是月二十日，乘間潛以水吞下，而卧侍者不知也。久之，見其目暴，面發赤，呼之不應。始覺有變矣，急走報許安人，衆至以藥投解之，竟不救，以死。其年二十三也。嗚呼！烈哉！其預爲衣物，送死之具，割恩就義，意態之從容，不悖不亂，而正容以逝。若有鬼神相之者，無弗類于康烈婦也。豈不異哉！豈不異哉！天康楊世婚，乃二女俱殉夫死，事固有相觀而成者。然亦其稟賦之粹均耳。不然，躋惠同產而行殊，何也？况兩家女子乎？夫兩家者，今名流萬世矣。

太史氏曰：嗟乎！人孰無死，等死耳。有輕于鴻毛，有重乎泰山。夫范質、宋之元臣也，太宗賢之，乃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吁！可愧哉！視烈婦何如？故烈婦者，扶輿之精英，曠世而間有乎。

### 陳本初行狀

本初姓陳，諱淵，字本初，京師宛平人也。其先山陽人，泗州同知。文中生至善，至善生銘，銘生貞。國朝永樂初，貞以間右實京師，遂爲宛平人。貞生二子，其仲子曰顯，顯生四子，本初其長子也。母曰常氏，本初年十六七，治周易爲學。官弟子學，官弟子未有如本初者。然無能識本

初少師洛陽劉公則奇之府丞畢公嘉會亦有以奇之也弘治乙卯舉順天府鄉試第二人丙辰會試禮部第一人天子策問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官翰林院編修其年年二十四也又二年以父喪歸又三年復其官供奉經筵已而考其功稱贈其父翰林院編脩母封太孺人壬戌同考禮部會試舉人其年冬預修大明會典成晉修撰後二年甲子太孺人終又以喪免喪畢會天子新即位爲正德丙寅詔復其官修孝宗皇帝實錄其明年丁卯八月五日病卒年三十五配蔡氏一子二女子曰田田生六歲矣然能哭其父也自本初及第至于今蓋

十又二年矣居官者半中又病其半則喪居然以後且有適也孰意其死死之日甚貧蓋祿之所入者盡以養其家餘二十口又葬其親又爲其二弟取婦又歸其二妹故間嘗有稱貸焉然其處人倫者與其所守可知也且其貌豐粹有威儀又慎其口皆可不死先是星者云死相者云死果死死矣恨其太早耳蓋其科舉之文式之者衆後乃脫去爲古文又能古文爲詩又能詩當其爲之也沉思久而後下雖一字不苟至于一突一譚皆有思慮使不死豈能若是已也方其病也予往問焉後又往問焉曰愈矣又數日也以爲愈且起乃一旦死矣

所與厚者會哭盡哀聞者歎息其弟某等卜以是年九月二十一日葬于都城北溝泥河之原以九思爲行狀請執事爲墓志銘惟采擇焉

正議大夫南京刑部左侍郎張公行狀

公諱撫字世安寶鷄人也祖榮父聰聰取趙氏生四子公其仲子也祖至伯兄輔爲醫學訓科三世公幼慧過兩兄甚去讀書邑里塾中正統初有侍郎魏公使蜀道寶鷄里塾師率諸生出迎謁侍郎侍郎試諸生文得公而大駭乃命爲邑學生曰張童子奇可大用公初治尚書一不舉而景泰庚午春改治禮記其年秋乃舉後又

改治周易舉成化壬辰進士進士往治蜀王墳民以無損乙未授刑部湖廣司主事而都督同知王義廣寧侯劉銓有罪衆莫敢決決之進員外郎山西司山西鎮守少監石岩都督同知劉寧有罪衆又莫敢決決之進郎中山東司當是時浙江按察副使張憲罪惡彰聞矣使者畏其口莫敢決又往決之進四川按察副使弘治戊申蜀大饑出俸金易米三百斛賑之進湖廣按察使湖廣盜劇病民公下令城中曰獲盜者予俸金于是有獲盜者予俸金盜由是息進雲南右布政使居雲南三年都御史御史交薦于朝進貴州左布政使其行也百姓

留之涕泣居貴州二年都御史御史又交薦之進南京  
太僕寺卿無何進右副都御史督儲南京南京儲缺三  
年居逾年督完每詣闕奏議孝宗皇帝多俞行之乞致  
仕不可尋進南京刑部左侍郎其明年復乞致仕始得  
命命葉傳歸其鄉歸其鄉三年正德丁卯正月二十四  
日卒距生宣德丁未壽八十一歲計聞今上皇帝賜諭  
祭命有司營葬其鄉公于吏事精多有善政不盡書書  
其大者至于廉且苦天下皆知有張公也公方應舉時  
縣令餽諸生諸生受公獨卻不受公妹夫餽公馬又卻  
不受故曰貧視其所不取公博極群經靜中徃徃自得  
不以語人貌又朴見人唯唯如無能故人鮮克知之然  
咸知張公長者初起讀書人或未之奇至是始服魏侍  
郎知人矣公侍郎滿三年贈其祖與父侍郎祖母徐氏  
及配趙皆淑人配趙淑人生一女適為杜壘婦趙淑人  
無子子其弟子重重蔭補國子監生而以公卒之某年  
某月某日卜葬乞國老先生銘墓不朽俾九思狀公行  
伏候采擇之焉

先公行實

王氏鄆縣人也其先蓋河南人而由河南來仕高陵乃  
遂占籍為高陵王氏今有墓在高陵者十二人稱王大

使家墓云其謚諱不可盡知可知者諱元享或即始來者與其子孫不可知元享以後有同出者三人諱繼祖繼容繼先或元享所出與否亦不可知元末關中兵起渭而西避匿鄠縣終南山其後海內平定徙城中北街道東爲鄠縣王氏繼祖長子諱克誠克誠長子諱敬仁敬仁長子諱琰少時人異其相奪起讀書舉進士後乃歲貢太學仕爲山西大寧山東長清知縣廉直顯名固將大有遷秩矣乃不幸卒長子諱鉉寬大博厚長者而文讀書善知事實決平里中里中人人服焉蓋卒年八

十一往時孝宗新即位詔民高年有行誼者予冠服故持與焉夫人李氏生三子長子諱儒字文宗是爲先公者也先公隆頊竒頊雙目炯然背厚若負蓬蓬容止非禮不行蓋年十五而游學于山東師尊布衣蘇先生授祭傳尚書三年而明會大指弱冠而領悟旁及經慕先聖之遺風游歌孔林沾濡禮樂之化既乃上鄒嶧登泰山瞻望東海歷覽齊魯之勝霸王之迹充乎其有得也于是西歸而爲學官弟子員三十而當成化七年舉于鄉顧進士連科不舉蓋嘗感激發憤白吾長清公之元孫也昔者長清公烈烈英英瓌竒之資而振古之豪

傑也然莫舉進士顧嘗命予曰是在爾小子矣今我必  
舉進士吾不舉進士異日其何可報之地下乎四十而  
當十四年之春乃又不舉舉副榜當爲教諭于是歎曰  
嗟乎壯士今若是矣其命也夫命也夫吾父母老然由  
是以獲升斗之祿顧不可已邪遂爲四川保寧巴縣教  
諭然終非其好也過家奉父入蜀李夫人以道險弗往  
期年父還每當具書奉問起居及父母誕日伏臘歲時  
東嚮拜而泣焉當是時巴人舉科者蓋亦鮮然徃徃英  
俊可教訓也乃因材視質而嚴科條蚤作晚罷月課季  
試率怠興滯雖風雨靡有間也蓋連舉者三人是後繁

二十年又茂聞焉而人材豈今昔殊也亡教訓使然也  
二十有一年關中大饑報至急使使歸寧父母召仲弟  
至多予俸金歸養其心則固甚弗寧也其後就養者蓋  
三十人諸父弟子則與共朝夕族黨里鄰推貲令其質  
易餬口顧已益困則又固甚樂也關中既熟會官滿先  
發就養者然後乃歸比歸諸生攀送哭泣竟日始舍去  
云弘治二年又教諭河南祥符祥符距家近父母就養  
宜來乃弗許告休又弗許其心固已歎弗樂矣乃又藩  
省終日奔走揖拜勞苦髮益白而又甚貧然暇即授業  
諸生諸生固又多貧者其婚葬又各予賻贈焉居祥符



七年用教人功遷教授南陽府諸生又送哭泣信宿弗能別既別又多問訊南陽者南陽距家又近然父母年皆已八十而就養又以老弗能來矣決意罷歸會學校副使燕山車先生至郡投狀告休感激泣數行下車先生曰不然茲郡教法廢弛久教授前在祥符名有師道今且方有賴豈宜自便也固弗肯聽父母聞之亦拒弗許于是不獲已乃又復留南陽流風遠士多茂秀異等之材然亦多剛悍而怙勢縱逸凌侮其先生時時有之此固勿欲以嚴治也乃終日捶楚故嫉忿怨謗者日至顧事勢如此歸計愈益甚乃投狀叅政顧公顧公蘇州

人填撫茲郡先固已有聞而報書曰先生其何適矣詩不云乎愠于群小盖傷之也彼固雖賢聖猶或弗免焉寧獨先生也夫違俗者駭衆導道者被讒斯固烈夫志士特立獨行超世之盛節也先生其亡辭焉居無幾會諸生咸亦悔悟相率靡然尚風矣踰三年父卒痛恨自擊其面諸生于是乃又走吊會哭以為弗忍其去也及歸葬父已于是事母李夫人愉愉劬劬靡朝夕違焉是時李夫人八十一歲已亦六十一歲矣豈非至性純粹終身弗忘之孝也既歸三年長子九思任官考績于是天子下詔即封翰林院檢討階徵仕郎其後母卒免喪

蓋與邑中故舊置酒高會會朔望而樂洋洋有廣受之  
風焉正德六年少子九峰以病歸自京師七年而九思  
罷官歸自壽州蓋甚喜未久疾病乃怏怏弗樂其明年  
冬乃遂不起蓋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壽七十有五  
歲云配吾母劉氏封孺人生四男子而九思長九思者  
任繆蹇劣不才之子也蓋檢討九年纂修孝宗實錄成  
轉吏部主事遷自外郎即中有罪同知壽州會天變乃  
又罷去云九叙甲子舉人九臯朴茂勤實然弗能幹干  
蠱先公之所屬也九峰河南道監察御史孫男子五八  
瀛癸酉舉人潭漣渭美女子八人其已嫁者壻邑子揚

顯蓋屋徐永圖俱學官弟子員曾孫女子一人其塋以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墓在鄆北六老庵之原夫完德  
厚行閭巷固宜有之非必尊官盛位也然莫可一二數  
蓋利慾之鑠人鮮有弗化者斯賢士君子世固所愛慕  
焉先公之行蓋可睹矣太史公有言士砥行立名者非  
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弗  
稱焉先公于世皎皎自樹立者其敦薄化漓雖百世可  
知也先公視其子而教非不亟然至也然昏昏冥冥莫  
或首焉而于道故闕如也蓋九思罷官壽州會盜起弗  
果行先公賜之書諭諸道開其心焉其辭曰蓋聞萋斐

之讒詩人歎息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此古今萬世而天下所聞睹也故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此非過語也蓋其有見言之也天古之君子竭忠其主非有不盡也修身慎行其越人非不多也然卒以罹于讒是故屈原放而離騷興賢者必不貴矣今其辭悲婉憤厲讀之蓋颯颯焉固不泣下沾衿也而小子何爲哉古曰弭謗莫如自修固嘗秦教于君子矣天地日月巍乎煥然仰而觀之俯而察之亦求亡愧于斯斯可矣而又何惑焉夫賢者有一世之絀負百世之名此其道固云爾矣吁嗟小子其將何爲哉其將何爲哉先公文章不多僅至百篇俱在家傳不錄錄其訓不肖者附著之俾後有觀焉

求太恭人墓誌銘狀

太恭人姓劉氏不肖孤九思之母也劉氏鄆縣美泉里人也居城西丈八村家世爲農吾外祖諱聚配李氏生太恭人生十有八年歸我先大夫中憲府君府君諱某字某是時年二十二爲縣學弟子我曾祖長清府君是時已棄養焦夫人在堂吾祖高年府君及祖母李夫人所以事之者甚至也焦夫人性甚嚴李夫人亦甚嚴也又高年兄弟四人同井而居又叔氏二人年甚少長昏之具尊卑之節處之實難太恭人周旋其間曲盡情禮

然李夫人時有督過之辭焦夫人爲解之曰新婦少耳  
然猶若此使至爾年寧當異若是已邪是時去長清之沒  
雖未久然家無厚蓄泉鮮僮婢并曰之勞太恭人實躬  
任之成化辛卯中憲府君舉鄉榜丁酉契家卒業太學  
戊戌舉副榜例爲教諭府君悔恨幾不能生太恭人委  
曲慰解以爲舅姑老寧知異日事乎今姑籍此盡救水  
之奉亦未爲不孝也府君意始稍釋其後寓蜀會關內  
大饑太恭人具麥麩脯肉載入關奉舅姑其族鄰隣里  
流來者隨其親疎多寡日與之餼府君告成而已九載  
滿歸多出衣幣首飾爲李夫人壽然前此在蜀時已嘗

有寄而李夫人喜是時焦夫人已棄養久李夫人乃歎  
曰姑氏之言不我欺也弘治己酉府君改任祥符丙辰  
遷南陽府學教授己未高年府君棄養中憲府君痛恨  
不能侍藥侍棺殮乃自擊其面欲死太恭人曰君獨不  
念母氏乎君固至孝倘以此病當奈母氏何府君悟乃  
止不擊面其後抵家所以事李夫人者蓋無不盡先是  
二叔氏以高年治命析產其屋宇之多及諸田畜善者  
悉以予叔氏矣太恭人謂府君曰吾數子且幸有成立  
者固不藉是府君喜曰吾意正如此蓋是時不肖已在  
翰林爲庶吉士矣然吾母所以教諸不肖者其嚴也當

其在蜀時不肖年十四五太恭人以府君多事不暇恐廢學乃告諸府君遣以從師受易日暮少懈嬉戲太恭人即筆楚詞罵以爲常府君堂試諸生亦及不肖不肖或入更衣太恭人恐其竊取舊文即命僮僕守之及出乃已其後教九叙九峰率多類此弘治甲子不肖以翰林檢討歸省膝下一日過飲失禮太恭人怒正色叱之跪謝然後乃已正德癸酉冬府君棄養是時不肖已罷歸九叙以舉子家居九峰爲御史病在告而不肖及九叙皆已二毛太恭人御之猶若幼穉時也稍有過皆跼踖不敢進蓋旨嚴如此嘉靖甲申九峰在山西爲按察

副使太恭人病思之不置其明年乙酉春九峰乃致仕歸相聚甚歡矣未幾太恭人病臻其年冬乃九峰亦病藥百方不効于是太恭人憂慮愈益病甚明年丙戌四月初八日乃遂棄養然九峰未久于六月十八日亦竟不可起矣天平天平何至是邪何至是邪太恭人生正統癸亥十一月二十八日壽八十有四歲先以九思官得封孺人其後九峰爲金華知府得贈府君爲中憲大夫乃太恭人受今封云太恭人有不肖子四人獨九臯業農嘗輸金受義民爵孫男子七人長瀛羅江知縣次潭早卒次漣渭漢沔海女子十人長適同邑楊顯次適

整屋徐永圖次適咸寧陳文奎次適同邑張師孟次許  
聘興平劉珙俱縣學生次許聘同邑何錦次適武功縣  
學生康栗乃不幸卒矣次許聘同邑何某次許聘咸寧  
邢宜次未聘曾孫男子一人曰山木女子一人許聘西  
安後衛應龍指揮白椿茲卜太恭人卒之明年丁亥十  
一月初十日塋六老庵先塋與中憲所君合焉先府君  
之塋已辱太史公勒銘不朽惟太恭人懿德慈訓所以  
賁幽壤詔來世者敢復乞于門下惟不鄙加之意焉幸  
甚幸甚謹狀

### 跋漢陂先生集

昔在

敬皇帝海內全盛鮮見金華學士大夫思以文獻潤色  
鴻業藻飾大猷維時空同濬其源大復沂其流浚  
川橫其柱莖泉障其川昌國迴瀾對山揚舩復虞  
夏商周之文講班馬曹劉之業庶幾乎一代之宗  
匠矣由茲文人咸幸憑附繩度標旨裁範音格幽  
深者探其微沉渾者祖其雅循沿者模其規組織  
者則其麗而我漢陂先生輩彬彬濟濟爭鳴翬翔  
鳳噦鸞吟蟬蛙息響乃弘治正德間詞賦文章爲

之一變肆今新學小生直崇西京殘視江左出門  
合轍不左周轅則數先生開導之功殘以加云獻  
也游先生之門夙授陶鑪媿於膚近乃荷不鄙爰  
受是集思遠調高音節爾雅蓋炎漢之博綜曹魏  
之雋永

皇明之巨翰李何之並彥也壬辰之歲按使西晉時分  
巡上谷張子瀛見之深用賞焉爰謀舊守臯命工  
梓刻之河左于以遠覃邦國弘敷人代碩茲敏蹇  
用僭數辭敢曰知言式存揚摧嘉靖癸巳正月上  
旬門人南澧王獻跋